

馮承鈞撰

西域南海史地

考證論著彙輯



内部发行

统一书号：11018·25

定 价：1.50 元



馮承鈞撰

西域南海史地
考證論著彙輯

中華書局

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論著彙輯

馮承鈞撰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復興門外翠微路2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號

中國工業出版社第二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全國新華書店經售

850×1168毫米 1/32 20 7/8 印張·248,000字

1957年2月第1版

1983年3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數: 1,001-8,750 定價: (9) 1.50元

新華書店 018 26 57.11. 2型

79 67 3 9

序

馮承鈞先生於一九四六年二月逝世，至今整整十一年。生前翻譯以及著作的專書和論文約有百餘種，孜孜不倦，以至沒世。他將法國近代幾個漢學大家的著作，系統地轉法爲漢，介紹給我們學術界，使我們受益非淺。爲了說明馮先生的工作，現在將他的譯述，擇要介紹如下：

先生翻譯的專書，屬於一般性質者，有沙畹的中國旅行家，也是他最早的一部翻譯作品；有荷蘭史勒格的中國史乘中未詳諸國考證，都遠在三十年以前就和讀者見了面。關於南洋古代史地方面：如費鄉的崑崙及南海古代航行考和蘇門答臘古國考，馬伯樂的占婆史，鄂魯梭的秦代初平南越考，伯希和的交廣印度兩道考，都是南海古代史地研究中的名著，一直到今天，還是研究這些方面的重要資料。鄭和下西洋考是二十多年前伯希和集“鄭和研究”的大成之作。先生譯伯氏此文，在自序中又舉出自己和朋友的一些新發現，以補足伯氏之不足，所以漢譯本鄭和下西洋考遂成爲東西學者研究這一問題必不可少的書籍。他對於南海古代的史地研究，不僅在翻譯方面有不可泯滅的貢獻，並且他自己也寫了一部中國南洋交通史，除採用前人的考證以外，也加入了不少個人的心得。趙汝适的諸蕃志，馬歡的瀛涯勝覽，費信的星槎勝覽，黃省曾的西洋朝貢典錄，謝清高的海錄，爲研究十三世紀以後南海古代史地的原始資料，除諸蕃志有夏德柔克義的譯注本，瀛涯勝覽有兌溫達的重

新考訂的馬徽專文討論外，其餘各種，西洋學者只不過作了一些零星的考據，先生綜合各家之說，予以取舍，並據所能看到的各種本子，比較校勘，各成校注，使治南海古代史地者獲得了不少的方便。

先生於佛學及語言學自謙為門外漢，所以關於印度學方面譯著不多，但所譯佛學研究，大孔雀經藥叉名錄輿地考，正法念處經閻浮提洲地校勘錄，法住記及所記阿羅漢考，雖是印度學專家譯此，亦未能過。他所譯的關於吐火羅語論文，生前只發表了一部份，今年也由他的學生整理，編成吐火羅語考出版了。裏面遂譯烈維及伯希和的論文各兩篇，都是西洋學者在吐火羅語論戰中，不同時期的總結性作品，對於研究中西交通史有不少的幫助。沙腕的西突厥史料是一部不朽之作，此書不僅在西域史的研究上有很大的貢獻，對於世界史也增加了不少的資料。但是原書寫成頗歷時日，又以隨時採取新的考證，遂致前後往往失去聯絡，所採史文，亦多遺漏，以後雖有補編之作，仍然有不少的錯誤和遺漏，先生遂譯沙腕此書，儘可能將原作的錯誤和遺漏，予以補正，新舊考訂紛歧之處，亦儘量整理一致，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先生遂譯關於西域南海的名家論文甚多，分別編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之內，生前發表的已有四編，近兩年他的學生整理遺稿，又連續出版了五六兩編，這些碎金片玉，都是研究西域南海古代史地的珍貴資料。據聞尚有七八兩編亦將刊出，對於研究這方面歷史的人，却是值得高興的消息。東西學者關於中亞古輿地考證既多，爲了便於翻檢，先生曾編著了西域地名一冊，將西域古地的同名異譯以及古今沿革，一一爲之註明，出版後極爲國內外學者推重。此書因匆匆草成，未能十分詳盡。先生時時想重新編成一部較詳細的西域地名辭典，但終爲歲時所忌，不幸未能實現，馮先生已去世了，這部辭典的編撰，我們是應該考慮擔負起來的。

元史的研究，特別是西域汗國的歷史方面，在中國歷史科學中還是很薄弱的一環，主要的原因：一在於語言；二在於西域方面的史料。西域史家著作，多用波斯阿剌伯等文，能閱讀者較少，因之一般不能不惜重多桑的蒙古史。洪鈞的元史譯文證補開闢了清代治元史的新局面，但所依據的主要的還是多桑的書，以後柯劭忞的新元史，屠寄的蒙兀兒史記也都如此，不過是轉引日本田中萃一郎的譯本而已。多桑書卷帙過鉅，一般翻譯者視為畏途，日本田中氏譯此，也僅譯了前三卷，至今尚未能全部譯出。先生却排除艱苦，以二三年時間，審慎用力，悍然的將全書譯完，使出版了百餘年的多桑蒙古史，得與中國學者發生了直接關係，他的功績，真是值得我們紀念的。

譯多桑書同時，爲了便于通俗閱讀之用，又將法國格魯賽所著極東史中的蒙古部份譯出，名爲蒙古史略。多桑書譯畢，他又譯了布哇的帖木兒帝國，也可以說是多桑蒙古史的續編。

除了翻譯的以外，他自己還作了一本元代白話碑，從金石書畫以及方志內哀集了元代的白話聖旨碑，成爲一書，並對於元代白話語法加以研究討論。他寫的成吉思汗傳，原來目的是想對屠寄蒙兀兒史記的太祖本紀和西域列傳作一糾誤，結果成了一部專書，但亦非其他專寫成吉思汗傳者所能及了。

元帝國時期，歐洲有不少的旅行家到過中國，他們歸國以後大都寫有行記，其中以馬可波羅的記載最爲詳細，爲研究元史者所珍重。西洋學者在這方面作了不少的研究工作，僅僅譯註的本子就有幾十種，以伯希和穆爾合譯的註本爲最後出。馮先生翻譯時，因伯氏的譯註本尚未出版，感到沙海昂的譯註本在當時尚較完備，遂予以遂譯。沙氏原書舛錯之處，一一爲之訂正，原註未詳者，亦爲之補註不少。馬可波羅行記，在中國現有五種譯本：張亮塵先生據

玉爾和科狄譯註的馬哥孛羅遊記導言和第一卷，林紓魏易合譯的馬哥博羅遊記；張亮塵先生又據邦內戴拖譯註的馬哥孛羅遊記，李季據科曼洛夫的馬哥孛羅遊記，和先生的譯本。五種譯本仍然推先生所譯沙海昂譯註本最審慎最完備。

伯希和的蒙古與教廷，是一篇關於考證元代與教廷關係的傑作，先生早在一九四一年譯出，其原稿最近才輾轉尋出，不久將刊印出版。

他在考古學方面，翻譯了法國色伽蘭的中國西部考古記，闕宣化（原作牟里，後改）的東蒙古遼代舊城探考記，沙腕伯希和的摩尼教流行中國考，和郭魯柏的西域考古記舉要。在舉要內又附譯格魯賽極東史中的中亞佛教藝術一章。

他所著的景教碑考，袁集近代歐洲漢學家的考證綜為一書，參考價值可與夏鳴雷和日本佐伯好郎的著作媲美。

在他所有的譯著中，還有一部費賴之的入華耶穌會士列傳，裏面所包括的教士，凡有四百多人，為研究明清之際天主教傳佈中國的重要資料。全書共分十卷，僅發表了前三卷，希望以後有人能將全書出版，使研究近代史和近代中西文化交通史的人，能多得一些參考文獻。另外他譯的卜彌格傳，也有不少明末的史料，不能認為是一個教士的個人傳記而予以忽視。

先生所著論文數十篇，晚年作品論證精鑿，用力更勤。本編彙輯的二十二篇論文，大都是他晚年時發表在各種舊雜誌或報刊上的。年時逾久，不易尋覓。現在收集一起，以供研究這方面歷史的人的參考。

我和先生認識在一九三一年，後因出國以及抗戰，一別十餘年。一九四六年先生去世，我在昆明的文訊上寫了一篇悼念他的文章。自一九四六年到今十一年，又為他的論文彙輯寫這一序文。

十一年的變化，使人有無限的感觸，先生如能活至現在，看到祖國的日新月異，繁榮幸福，學術上也在欣欣向榮，其高興興奮將是不言而喻的。

一九五七，七，十六

向達序於北京

目 錄

序	1
鄯善事輯	1
樓蘭鄯善問題	25
高車之西徙與車師鄯善國人之分散	36
高昌事輯	48
高昌城鎮與唐代蒲昌	84
迦膩色迦時代之漢質子	96
王玄策事輯	102
唐代華化蕃胡考	129
中亞新發現的五種語言與支白安康尉遲五姓之關係	158
附：論龜茲白姓(向覺明)	161
再說龜茲白姓	164
附：論龜茲白姓兼答馮承鈞先生(向覺明)	169
論龜茲白姓答劉盼遂先生(向覺明)	172
何滿子	176
大食人米撒兒行紀中之西域部落	184
遼金北邊部族考	188
元代的幾箇南家台	200
嘉慶丙寅上諭中之賀清泰	217
安南書錄	225

曇無讖與所譯大般涅槃經前分	244
大藏經錄存佚考	249
歷代釋藏譯經存佚考（後漢及三國部份）.....	257
評中西交通史料彙編	317
評元祕史譯音用字考	327
評田中譯多桑蒙古史	331

鄯善事輯

國人積習，往往以古名稱今地，偶合者固有之，謬誤者亦復不少，尤以四裔爲甚。百年來考證西域輿地之學者輩出，特以方法未能謹嚴，遂致錯訛叢出。夫考證此類地名者，必須首先明瞭原來語名，所謂名從主人也。復次必須明瞭當時漢名譯字之音讀，古人譯寫有例可尋，不似今人之率爾從事。新疆設治六十餘年，各縣名稱多有襲用古名者，近似者固有之，張冠李戴者亦有若干。于闐國治在和闐西二十里，乃遠置于闐縣治於克里雅城，殊不知其地爲古戎盧國地。溫宿國治在今烏什，乃置溫宿縣治於阿克蘇，殊不知其地爲姑墨國境。鄯善國治在今卡克里克，乃誤以其爲婁羌國治，而設婁羌縣，遠在北距鄯善千里之關展設置鄯善縣治，殊不知其地爲唐代之蒲昌縣治。余久有志仿沙畹西突厥史料之例，裒輯西域各國史料，以供將來修新疆新志者之參攷。鄯善史料，斯坦因在 *Serindia* 第九章中所輯太簡，遺漏甚多。例如魏書北史鄯善傳中沮渠安周退保之東城，足以勘正水經注之錯簡，早識之，對於鄯善國治之方位必不至遲疑不決。余乃先其所急，首輯斯編。

鄯善本名樓蘭，張騫第一次奉使時（前一三八至一二六）始知有之，其立國必遠在騫出使之前。元鳳四年（前七七）始改名曰鄯善。法顯經行其地時，國王率佛法，可有四千餘僧。證以近年所發現之壁畫寫本，其地佛教盛行，實不始於此時。根據出土之簡牘，知其國人用佉盧字寫印度俗語。佉盧書之盛行早於梵書，因知其地土人或在紀元前三世紀時從印度遷來。西亞與印度西北藝術之東漸，即由天山南路轉販而來，其地先有移民可知。尼雅河流入沙磧處爲古代之精絕國，唐代之尼壤城，所出簡牘與鄯善國所出之簡牘同，因知古代移民先曾蒞此。

晚至魏太平真君七年(四四六)國王被執，始夷爲魏之鎮戍。魏太和十七年(四九三)前，國被丁零殘破，人民散盡，始以其地委之吐谷渾。魏神龜元年(五一八)宋雲、惠生經行其地時，鄯善城主乃是吐谷渾王第二子寧西將軍。隋大業五年(六〇九年)破吐谷渾，始置鄯善縣。鄯善國人在太平真君三年(四四二)已有半數隨其國王西奔且末。丁零殘破以後，餘衆多北走伊吾(今哈密)，而於伊吾西南百二十里築城以居；鄯善人自稱曰納職，貞觀四年(六三〇)因置納職縣焉。其後不久，康國首領康贊與東來居此城，胡人隨之因成聚落。上元二年(六七五)改爲石城鎮。始在廣德元年(七六三)後淪入吐蕃。吐蕃以後，回紇繼之，然皆不爲載籍著錄。其地累經變亂，種族混雜，則欲一攷古代種型，非求之於古墓墓中不可云。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命九兒先銘筆受訖。

(1) 史記卷一二三大宛傳：「……而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樓蘭、姑師，小國耳，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時時巡擊使西國者。使者爭徧言外國災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以故遣從驃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至匈河水，欲以擊胡，胡皆去。其明年，擊姑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還封破奴爲浞野侯。王恢數使，爲樓蘭所苦，言天子。天子發兵，令恢佐破奴擊破之，封恢爲浩侯。於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門矣。……」(註一)

註一：鄯善原名樓蘭，車師原作姑師。正義引括地志云：「蒲昌海原名瀚澤，一名鹽澤，一名輔海，亦名牢蘭，亦名臨海，在沙州西南。」牢蘭與樓蘭應是同名異譯，近年在故樓蘭城發現之簡牘，有 Kroraina 名稱，應是國名海名之所本。今羅布淖爾，蓋昔鹽澤之遺跡也。集解引徐廣註，趙破奴封侯事在元封三年(前一〇八)，王恢封侯事在元封四年(前一〇七)，與史記卷二十建元以來侯者年表所誌合。並參看漢書卷六十一張騫傳。漢書卷九六下，車師後國傳，天漢二年(前九九)開陵侯將樓

蘭國兵始擊車師，不利引去。征和四年（前八九）復遣開陵侯將樓蘭、尉犁、危須凡六國兵別擊車師，車師王降漢。

(2) 漢書卷九六上鄯善傳：(註二)鄯善國本名樓蘭，王治扞泥城。去陽關千六百里，去長安六千一百里。戶千五百七十，口萬四千一百，勝兵二千九百十二人。轄國侯、卻胡侯、鄯善都尉、擊車師都尉、左右且渠、擊車師君，各一人；譯長二人。西北去都護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至山國千三百六十五里，西北至車師千八百九十里。地沙鹵少田，寄田仰穀旁國。國出玉，多葭葦、煙柳、胡桐、白草。民隨畜牧，逐水草。有驢馬，多橐它。能作兵與婁羌同。初武帝感張騫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諸國。使者相望於道，一歲中多至十餘輩。樓蘭、姑師當道苦之，攻劫漢使王恢等。又數爲匈奴耳目，令其兵遮漢使。漢使多言其國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武帝遣從票侯趙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擊姑師。王恢數爲樓蘭所苦，上令恢佐破奴將兵。破奴與輕騎七百人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暴兵威以動烏孫、大宛之屬。還封破奴爲泥野侯，恢爲浩侯。於是漢列亭障至玉門矣。樓蘭既降服貢獻，匈奴聞發兵擊之。於是樓蘭遣一子質匈奴，一子質漢。後貳師軍擊大宛，匈奴欲遮之。貳師兵盛，不敢當。即遣騎因樓蘭候漢使後過者，欲絕勿通。時漢軍正任文將兵屯玉門關，爲貳師後距，捕得生口，知狀以聞。上詔文便道引兵捕樓蘭王，將詣闕，簿責王。對曰：小國在大國間，不兩屬無以自安；願徙國人居漢地。上直其言，遣歸國。亦因使候伺匈奴，匈奴自是不甚親信樓蘭。征和元年（前九二），樓蘭王死，國人來請質子在漢者欲立之。質子常坐漢法，下蠶室宮刑，故不遣。報曰：侍子天子愛之，不能遣，其更立其次當立者。樓蘭更立王，漢復責其質子；亦遣一子質匈奴。後王又死，匈奴先聞之，遣質子歸，得立爲王。漢遣使詔新王，令入朝，天子將加厚賞。樓蘭王後妻，故繼

母也，謂王曰：先王遣兩子質漢，皆不還，奈何欲往朝乎。王用其計，謝使曰：新立國未定，願待後年入見天子。然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乏水草，常主發導負水擔糧，送迎漢使；又數爲吏卒所寇，懲艾不便與漢通。後復爲匈奴反間，數遮殺漢使。其弟尉屠耆降漢，具言狀。⁴元鳳四年（前七七），大將軍霍光白遣平樂監傅介子往刺其王。介子輕將勇敢士，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爲名。既至樓蘭，詐其王，欲賜之。王喜，與介子飲醉。將其王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殺之；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讞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誅王，當更立王弟尉屠耆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自令滅國矣。介子遂斬王嘗歸首，馳傳詣闕，縣首北闕下。封介子爲義陽侯。乃立尉屠耆爲王，更名其國爲鄯善。爲刻印章，賜以宮女爲夫人，備車騎輜重。丞相將軍率百官送至橫門外，祖而遣之。王自請天子曰：身在漢久，今歸單弱，而前王有子在，恐爲所殺。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填撫之。其後更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鄯善當漢道衝，而通且末七百二十里。自且末以往，皆種五穀，土地草木畜產作兵略與漢同，有異乃記云。」

註二：此傳言武帝、昭帝兩代通鄯善之事甚詳。武帝感張騫言，欲通大宛諸國，其事應在元狩四年（前一一九）以後。趙破奴等滅樓蘭王，破姑師，據史記卷二十建元以來侯者年表，應在元封三年（前一〇八）。貳師軍擊大宛，據漢書卷六武帝紀爲太初元年（前一〇四）秋季至太初四年（前一〇一）春季間事。至元鳳四年（前七七）立尉屠耆爲王，始改樓蘭國名爲鄯善。傳中所誌城名二：一曰打泥，一曰伊循。漢書卷七九馮奉世傳「送大宛諸國客至伊循城。」師古曰：「伊循城在鄯善國，漢於其中置屯田吏士也。」伊循、伊脩，必有一誤，未詳孰是。打泥爲王都，攷其方位與都護治所（今布古爾）、山國（今星格爾）、車師（今雅爾）之距離，祇有

今之卡克里克足以當之。其地薄瘠不及密蘭(古之伊循)之肥沃，與傳語皆合。伊循既爲漢時屯田之所，當在敦煌、扞泥之間；舊攷惑於水經注之錯簡，而謂扞泥居東，伊循居西，大誤。至若浦昌海北故樓蘭城之建設，似在伊循屯田以後。漢時之玉門關，據史記大宛傳，李廣利第一次伐大宛(前一〇四至一〇三)，不下，引兵還至敦煌，武帝大怒，使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似尙在敦煌之東。又據漢書西域傳，自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漢使西域者益得職。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似玉門關自此逐漸西移，而遠至小方盤城。

(3) 漢書卷七十傅介子傳：「……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復而不誅，無所懲艾。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曰：龜茲道遠，且驗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爲名，至樓蘭。樓蘭王(註三)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卽出金幣以示譯，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胸立死。其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當更立前太子質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動滅國矣。遂持王首還詣闕，公卿將軍議者咸嘉其功。上迺下詔曰：樓蘭王安歸常爲匈奴間，候遮漢使者，發兵殺略衛司馬安樂，光祿大夫忠，期門郎遂成等三輩，及安息、大宛使，盜取節印獻物，甚逆天理。平樂監傅介子持節使誅斬樓蘭王安歸首。縣之北闕，以直報怨，不煩師衆。其封介子爲義陽侯，食邑七百戶；士刺王者皆補侍郎。……」

註三：樓蘭王名，此傳兩見並作安歸。卷七昭帝紀，元鳳四年(前七)四月「平樂監傅介子使持節誅斬樓蘭王安歸首，縣北闕，封義陽侯，」

亦作安歸。惟鄯善傳(文2)獨作管歸,應誤。

(4) 後漢書卷一下光武紀, (註四) 建武十四年(三九)九月,「莎車國、鄯善國遣使奉獻。」建武二十一年(四五)冬,「鄯善王、車師王等十六國皆遣子入侍奉獻,願請都護。帝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乃還其侍子,厚加賞賜。」卷五順帝紀漢安二年(一四三)二月丙辰,「鄯善國遣使貢獻。」

註四: 後漢書本紀誌鄯善事,僅此三條,疑有脫簡。

(5) 後漢書卷一一八西域傳總叙:「……會匈奴衰弱,莎車王賢誅滅諸國。賢死之後,遂更相攻伐。小宛、精絕、戎廬、且末爲鄯善(註五)所并。……永初元年(一〇七)……詔罷都護,自此遂棄西域。北匈奴即復收屬諸國,共爲邊寇十餘歲。敦煌太守曹宗患其暴害,元初六年(一一九)乃上遣行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以招撫之。於是車師前王及鄯善王來降。數月,北匈奴復率車師後部王共攻沒班等,遂擊走其前王。鄯善逼急,求救於曹宗。宗因此請出兵擊匈奴,報索班之恥,復欲進取西域。……」

註五: 後漢書無鄯善傳,其事散見各傳中。

(6) 後漢書卷一一八于闐傳:「……明帝永平(五八至七五)中,于闐將休莫霸反莎車(註六),自立爲于闐王。休莫霸死,兄子廣德立,後遂滅莎車,其國轉盛,從精絕西北至疏勒十三國皆服從,而鄯善王亦始強盛。自是南道自葱嶺以東唯此二國爲大。……」

註六: 後漢初年,莎車稱霸西域,至莎車王賢在位時(三三至六一)更強大。永平四年(六一),于闐王廣德滅莎車,遂與鄯善分有南道:且末、小宛、精絕、戎廬並入鄯善,渠勒、皮山、疏勒並入于闐。參看文(6)文(7)。

(7) 後漢書卷一一八莎車傳:「……『莎車王賢』詐稱大都護,移書諸國,諸國悉服屬焉,號賢爲單于。賢浸以驕橫,重求賦稅。數

攻龜茲諸國，諸國愁懼。二十一年(四五)冬，車師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獻其珍寶。及得見，皆流涕稽首，願得都護。天子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是時賢自負兵強，欲并兼西域，攻擊益甚。諸國聞都護不出，而侍子皆還，大憂恐。乃與敦煌太守檄，願留侍子以示莎車；言侍子見留，都護尋出，冀且息其兵。裴遵以狀聞，天子許之。二十二年(四六)，賢知都護不至，遂遣鄯善王安書，令絕通漢道。安不納，而殺其使。賢大怒，發兵攻鄯善，安迎戰，兵敗亡入山中。賢殺略千餘人而去。其冬，賢復攻殺龜茲王，遂兼其國。鄯善、焉耆諸國侍子久留敦煌，愁思皆亡歸。鄯善王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都護不出，誠迫於匈奴。天子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註七)

註七：可並參看文(6)文(8)。莎車王賢時代，幾兼並南北兩道諸國，賢死之後，莎車國勢遂衰，輿為旁國之附庸矣。

(8) 後漢書卷七七班超傳：「……『永平』十六年(七三)，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為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固以為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况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為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

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椽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爲質。……」

(9) 後漢書卷七七班勇傳：(註八)「……元初六年(一一九)敦煌太守曹宗遣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車師前王及鄯善王皆來降班。後數月，北單于與車師後部遂共攻沒班，進擊走前王，略有北道。鄯善王急求救於曹宗，宗因此請出兵五千人擊匈奴，報索班之恥，因復取西域。鄧太后召勇詣朝堂會議。……勇上議曰：……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疆鄯善于闐心胆，北扞匈奴，東近敦煌，如此誠便。尙書問勇曰：今立副校尉，何以爲便？又置長史屯樓蘭，利害云何？勇對曰：昔永平之末(七三)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將居敦煌，後置副校尉於車師。既爲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有所侵擾。故外夷歸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還，漢人外孫，若匈奴得志，則尤還必死。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若出屯樓蘭，足以招撫其心，愚以爲便。……延光二年(一二三)夏，復以勇爲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明年(一二四)正月，勇至樓蘭，以鄯善歸附，特加三綬。……」

註八：此傳樓蘭鄯善並舉，足證樓蘭非國名，而所指者爲蒲昌海北之樓蘭城。後漢書七八楊終傳云：「建初元年(七六)大旱數貴。終……乃上疏曰：……加以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頻年服役，轉輸煩費。又

遠屯伊吾樓蘭車師戊己。民懷土思，怨結邊城。……復上書曰：……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久而未還，非天意也。……」此樓蘭亦指樓蘭城；蓋自樓蘭國改名鄯善，迄於建初元年，已有一百五十三年，不應復名樓蘭也。此蒲昌海北之樓蘭城，在後此所錄前涼西域長史李柏致焉普王書中，名稱海頭。水經注卷二云：「河水又東逕注賓城南，又東逕樓蘭城南而東注，蓋墾田土所屯，故城禪國名耳。」明言樓蘭城，而城禪國名，可以互證終矣。

(10) 三國志卷二：黃初三年(二二二)二月「鄯善龜茲于闐王各遣使奉獻。詔曰：西戎即叙，氏羌來王，詩書美之。頃者西域外夷並款塞內附，其遣使者撫勞之。是後西域遂通，置戊己校尉。」(註九)

註九：三國志卷十六倉慈傳云：「……太和(二二七至二三三)中遷熾太守。郡在西陲，以喪亂隔絕，曠無太守二十歲。大姓雄張，遂以爲俗。……又常日西域雜胡欲來貢獻，而諸豪族多逆斷絕。既與賓遷，欺詐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勞之，欲詣洛者，爲封過所欲；從郡還者，官爲平取，輒以府見物與共交市；使吏民護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稱其德惠。數年卒官，吏民悲感，如喪親戚；圖畫其形，思其遺像。及西域諸胡聞慈死，悉共會聚於戊己校尉及長吏治下發哀；或有以刀畫面，以明血誠；又爲立祠遙共祠之。……」流沙摩簡王國維序會節引此文，並云：「長吏二字，語頗含混。漢末西域除戊己校尉外別無大官，魏當仍之。則長吏二字必長史之訛。」其說是也。戊己校尉舊居高昌壁，西域長史應居樓蘭城，治下應指此二城。

(11) 三國志卷三十註引魏略西戎傳曰：「……南道西行且志國，小宛國，精絕國，樓蘭國，皆並屬鄯善也。戎廬國，扞彌國，渠勒國，皮冗國，皆並屬於于闐。……」(註一〇)

註一〇：文(5)後漢書西域傳云：小宛精絕且末戎廬爲鄯善所并。此傳鄯善所屬無戎廬國而代以樓蘭國，此樓蘭應指故樓蘭城。且志應是且末之誤。

(12) 晉書卷三武帝紀：太康四年(二八三)四月「鄯善國遣子入侍，假其歸義侯。」(註一一)

註一一：晉書無鄯善傳，本紀記錄朝貢之文僅此一見，然不能謂晉與西域之關係僅限於此。斯坦因在尼雅北古城發現諸簡，中有二殘簡，一題「晉守侍中大都尉奉大侯親晉鄯善焉書龜茲疏勒……」(見古和闐附圖一一三頁)，一題「于闐王寫下詔書到……」，(同書附圖一一二頁)。王國維在流沙餘簡補遺中以爲「二簡文義相屬，書跡亦同，今定爲一書之文。」其說不爲無見，惟以簡題官爵分屬五國國王，似乎武斷。沙畹在古和闐附錄五三七頁以屬焉耆國王龍會，其說較長。晉書卷九七焉耆傳云：「會有膽氣壽略，遂霸西胡，葱嶺以東，莫不牽服。」可以證也。此外別有一簡上題：「泰始五年十月戊午朔二十日丁丑敦煌太守都……」一行(古和闐附圖一一二頁)，則在晉書本紀記錄鄯善國遣子入侍之前十四年(二六九)敦煌太守之命令已遠及於尼雅北方之古城(精絕國)矣。

(13) 晉書卷八六張駿傳：(註一二)「……自軌據涼州，屬天下之亂，所在征伐，軍無寧歲。至駿境內漸平，又使其將楊宣率衆越流沙伐龜茲鄯善，於是西域並降。鄯善王元孟獻女，號曰美人，立賓遐觀以處之。……」

註一二：晉書諸傳年代最難攷覈。駿傳繫此事於咸和初(三二六)以後，石勒殺劉曜(三二八或三二九)之前，中間並曾置高昌郡事。同傳在此條前云：「西域長史李柏請擊叛將趙貞，爲貞所敗。」又在此條後云：「初戊己校尉趙貞不附於駿，至是駿擊擒之，以其地爲高昌郡。及石勒殺劉曜，……」徐堅初學記卷八引願野王輿地志：「晉咸和二年(三二七)置高昌郡立田地縣。」似楊宣伐鄯善應在置高昌郡之前，惟資治通鑑卷九五繫於咸康元年(三三五)下，不知其何所本。其文亦龜茲鄯善倒置，蓋西行者先至鄯善，然後至龜茲，決不至先伐龜茲而於回兵時伐鄯善也。後漢書卷七七班勇傳，當時焉耆國王名元孟，晉書張駿傳鄯善國

王亦名元孟；時間相距二百年，南北兩道二國國王名稱相同，似非純出偶然也。

(14) 西域長史李柏致焉耆國王書：「五月七日，西域長史關內侯李柏頓首口口。關久不相聞，口懷思想，不知親相念口口見忘也。詔家見遣口使來慰勞諸國，月二日來到海頭。不知王問，邑邑。天熱，想王國大小平安。王使口，遂俱共發，從北虜中與嚴參事往，未知到來？今口使苻太往通消息。書不盡意。李柏頓首頓首。」(註一三)

註一三：日本學者橋瑞超在故樓蘭城得書表四通，其中二紙較全，此其一也。別有一紙言同一事，文較簡略。茲亦並錄於此：「五月七日口口西域長史關內侯李柏頓首頓首。口口口口恒不去心。今奉臺使來西，月二日到此（此字旁註有海頭二字）。未知王消息，想國中平安。王使迎復羅從北虜中與嚴參事往，想是到也。今遣使苻太往相聞通知消息。書不悉意。李柏頓首頓首。」前一紙闕文有數字可據此紙補之。別有一紙殘存三行，蓋為表文殘稿，中有一行存「臣柏言焉耆王龍……」七字。因是推測前二紙為致焉耆國王書稿，時焉耆王龍會稱霸西域，與西域長史應有書使往來也。惟可異者，書中所言之海頭，應是故樓蘭城；從故樓蘭城至焉耆國都（今四十里城），應沿庫魯克河或寬車河往，其程較近，緣何取道北虜中，誠不可解。

(15) 晉書卷一一三苻堅載記上：「……鄯善王車師前部王來朝：大宛獻汗血馬；肅慎貢楛矢；天竺獻火浣布；康居于闐及海東諸國凡六十有二王皆遣使貢其方物。……」(註一四)

註一四：苻堅載記未言何年，僅位其事於太元七年（三八二）前。高僧傳卷二鳩摩羅什傳云：至建元十七年（三八一）二月，鄯善王前部王等又說堅請兵西伐，似鄯善車師王來朝事在三八一年。然晉書苻堅載記記二王請西伐事，則位在太元七年（三八二）中。

(16) 晉書卷一一四苻堅載記下：「太元七年（三八二）……車師

前部王彌寔鄯善王休密馱朝于堅。堅賜以朝服，引見西堂。寔等觀其宮宇壯麗，儀衛嚴肅，甚懼，因請年年貢獻。堅以西域路遙不許，令三年一貢，九年一朝，以爲永制。寔等請曰：大宛諸國遂通貢獻，然誠節未純，請乞依漢置都護故事；若王師出關，請爲鄉導。堅於是以前部王呂光爲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與陵江將軍姜飛輕騎將軍彭晃等，配兵七萬以討定西域。……明年（三八三）呂光發長安。……加鄯善王休密馱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西域諸軍事，寧西將軍；車師前部王彌寔使持節，平西將軍，西域都護；率其國兵爲光鄉導。……」（註一五）

註一五：出三藏記集卷八道安摩訶鉢羅若波羅密經抄序云：「建元十八年（三八二）正（此下疑脫月字）車師前部王名彌第來朝……」。此彌第即符堅載記之彌寔。又出三藏記集卷十四鳩摩羅什傳云：「建元十九年（三八三）即遣驍騎將軍呂光將兵伐龜茲及焉耆諸國。」足證請伐西域爲三八二年事，而呂光等發長安則在三八三年。

（17）晉書卷八七李暠傳：（註一六）「……鄯善前部王遣使貢其方物。……」

註一六：暠傳未繫年月，當然爲隆安四年（四〇〇）以後事。又同傳云，隆安四年，「晉昌太守唐瑒移檄六郡，推玄盛（暠字）爲大都督大將軍涼公。……又遣宋綏東伐涼興，並擊玉門已西諸城皆下之。遂屯玉門關，廣田積穀，爲東伐之資。」當時玉門應尙未遷回敦煌以西，玉門以西諸城，除樓蘭高昌等城莫屬。高昌在前涼後涼時代並爲中國郡縣，呂光時曾遣子覆鎮高昌（晉書卷一二二）。樓蘭高昌既下，則樓蘭附近之鄯善與高昌附近之車師遣使入貢西涼，爲時必不甚遠。

（18）法顯行傳：（註一七）「……法顯等五人隨使先發。復與寶雲等別敦煌，太守李浩供給度沙河。沙河中多有惡鬼熱風，遇則皆死，無一全者。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望極目，欲求度處則莫知所

擬。唯以死人枯骨爲標幟耳。行十七日，計可千五百里，得至鄯善國。其地崎嶇薄瘠。俗人衣服粗與漢地同，但以氈褐爲異。其國王奉法，可有四千餘僧，悉小乘學。諸國俗人及沙門盡行天竺法，但有精麤。從此西行所經諸國，類皆如是。唯國國胡語不同，然出家人皆習天竺書天竺語。住此一月日，復西行十五日到焉夷國。……」

註一七：現存法顯行傳、舊題佛國記或法顯傳皆誤。此傳不專言佛國，並及往來行程，其非佛國記可知。又未誌及出發前與歸國後事，亦非法顯傳可知。隋書卷三三經籍志於佛國記法顯傳兩本外，並著錄有法顯行傳一卷，應是現存之本。此傳所錄年月微有訛誤。發足年歲千支作弘始二年（四〇〇）己亥（三九九），歸國作義熙十二年（四一六）甲寅（四一四）。二年應是元年之誤，十二年二字應衍。傳中之李浩，即前條之李嵩，顯於弘始二年（四〇〇）過敦煌，時嵩尙未稱涼公也。當時鄯善國人共有八千餘家（參合魏書卷一〇二沮渠傳與宋書沮渠傳語），而奉佛法之沙門多至四千餘人，可謂衆矣。「國國胡語不同」，與大唐西域記所記合，今已由新疆出土之各種語言寫本證明矣。

(19)魏書卷九九沮渠傳：「……罽賓沙門曰曇無讖（註一八），東入鄯善。自云能使鬼治病，令婦人多子。與鄯善王妹曼頭陀林私通，發覺，亡奔涼州。蒙遜寵之，號曰聖人。曇無讖以男女交接之術教授婦人，蒙遜諸女子婦均往受法。世祖聞諸行人言曇無讖之術，乃召曇無讖。蒙遜不遣，遂發露其事；拷訊殺之。……」

註一八：曇無讖，諸經錄無亦作摩，讖亦作讖。僧祐出三藏記集卷十四，慧皎高僧傳卷二皆有傳；兩傳同出一源，祐傳較簡，然亦有未經皎傳採錄之文。皎傳略曰，讖本中天竺人，後往罽賓，齎諸經本，東適龜茲。頃之，復進到姑臧，譯寫大涅槃等經。義和三年（四三三），讖固請西行，更尋涅槃後分。遜忿其欲去，密遣刺客於路害之。春秋四十九。根據皎傳，讖爲有道術之高僧，祐傳有一節流露讖氣量褊狹。兩傳皆言讖

明解呪術，後隨王入山，王渴乏須水不能得，讖乃密呪石出水。王悅其道術，深加優寵。頃之王意稍歇，待之漸薄。以下敘本接言出罽賓。祐本多四十餘字云：「讖怒曰：我當以鬩水詣池，呪龍入鬩，令天下大旱。王必請呪，然後放龍降雨，則見待何如。遂持鬩造龍。有密告之者，王怒捕讖，讖悔懼誅」乃齋經本奔龜茲。總之，兩傳皆言讖從龜茲進到姑臧。茲據魏書此傳，又知其中間曾經假道鄯善。根據出三藏記集卷八載闕撰人名大涅槃經記，知其復又從鄯善進至敦煌。蒙遜滅西涼（四二一），始召之至涼州。講經之年，最早應在玄始十三年（四二四）以後。余對此別有攷。

(20) 高僧傳卷三智猛傳：（註一九）「……以偽秦弘始六年甲辰之歲（四〇四），招結同志沙門十有五人，發跡長安。……遂歷鄯善龜茲于闐諸國。……」

註一九：同傳言以甲子歲（四二四）發天竺。前條引大涅槃經記智猛曾暫憩高昌。其赴姑臧，或會取道故樓蘭城也。

(21) 魏書卷四上：世祖太延元年（四三五）六月丙午高麗鄯善國並遣使朝獻。——太延三年（四三七）三月癸巳……鄯善諸國各遣使朝獻。——太延四年（四三八）三月庚辰鄯善王弟素延耆來朝。——太延五年（四三九）四月丁酉鄯善……諸國遣使朝獻。……是歲鄯善……等國並遣使朝貢。

(22) 魏書卷四下：世祖太平真君三年（四四二）四月[沮渠]無諱走渡流沙，據鄯善；李暉孫寶據敦煌，遣使內附。——太平真君六年（四四五）八月壬辰[萬]度歸以輕騎至鄯善，執其王真達，以詣京師，帝大悅，厚待之。——太平真君八年（四四七）十二月鄯善遮逸國並遣子（註二〇）朝獻。——太平真君九年（四四八）五月甲戌以交趾公韓拔為假節征西將軍領護西戎校尉鄯善王，鎮鄯善；賦役其民，比之郡縣。

註二〇：鄯善國前王比龍已於四四二年走且末，後王真達已於四四五年執獻京師，四四七年入朝之鄯善王子，未詳為何人之子。

(23) 魏書卷一〇二西域傳總叙：(註二一)「……涼州既平(四三九)，鄯善國以爲唇亡齒寒，自然之道也；今武威爲魏所滅，次及我也。若通其使人，知我國事，取亡必近；不如絕之，可以支久。乃斷塞行路，西域貢獻歷年不入。後平鄯善(四四五)，行人復通。……」

註二一：魏書此卷原闕，後人取北史卷九七西域傳補之。

(24) 魏書卷一〇二鄯善傳：(註二二)「鄯善國都扞泥城，古樓蘭國也。去代七千六百里。所都城方一里。地多沙鹵，少水草，北卽白龍堆路。至太延初，始遣使來獻。四年(四三八)遣其弟素延耆入侍。及世祖平涼州(四三九)，沮渠牧犍弟無諱走保敦煌。無諱後謀渡流沙，遣其弟安周擊鄯善(四四一)。王比龍恐懼欲降，會魏使者自天竺屬賓還，俱會鄯善，勸比龍拒之，遂與連戰。安周不能尅。退保東城。後比龍懼，率衆西奔且末(四四二)。其世子乃應安周。(此下應有關文)鄯善人頗剽劫之，令不得通。世子詔散騎常侍成周公萬度歸乘傳發涼州兵討之(四四五)。度歸到敦煌，留輜重，以輕騎五千渡流沙。至其境時，鄯善人衆布野，度歸勅吏卒不得有所侵掠。邊守感之，皆望旗稽服。其王真達面縛出降，度歸釋其縛。留軍屯守，與真達詣京都。世祖大悅厚待之。是歲(四四八)，拜交趾公韓拔爲假節征西將軍領護西戎校尉鄯善王以鎮之，賦役其民，比之郡縣。」

註二二：此傳亦據北史卷九七西域傳補寫。「世子應安周」下，應有脫誤：蓋不檢西域傳總叙將不知鄯善人剽劫何人，斷塞何地也。「是歲」二字亦誤：據文(22)萬度歸平鄯善是四四五年事，韓拔鎮鄯善爲四四八年事。韓拔此傳作韓牧，亦有刊本作韓枝者，疑皆爲韓拔之誤：韓拔之名在本紀中凡兩見。安周退保之「東城」，應是古之伊循，今之密蘭，緣

其爲敦煌赴鄯善必由之路也。水經注之「東故城」，應亦指此城，其注意在伊循下，不知何人妄移寫於扞泥下，遂令後人誤以伊循在西，扞泥在東。後王真達與前王比龍不知有何關係，不知是否降應安周之世子。據宋書卷九八且渠蒙遜傳；「李氏（西涼李恂）由是遂亡，於是鄯善王比龍入朝，」是知比龍在位年間最遲應始於四二一年。至四四二年奔且末後，不知所終。

(25) 魏書卷一〇二且末傳：（註二三）「且末國，都且末城，在鄯善西，去代八千三百二十里。真君三年（四四二），鄯善王比龍避沮渠安周之亂，率國人之半奔且末。後役屬鄯善。……」

註二三：此傳亦據北史卷九七補寫。宋書卷九八且渠蒙遜傳：「……〔元嘉〕十八年（四四一）……于時虜兵甚盛，無諱衆饑懼不自立，欲引衆西行。十一月遣弟安周五千人伐鄯善，（此下應脫鄯善二字）堅守不下。十九年（四四二）四月，無諱自率萬餘家棄燉煌西就安周。未至，而鄯善王比龍將四千餘家走，因據鄯善。初，唐契自晉昌奔伊吾，是年攻高昌，高昌城主闕爽告急，八月無諱留從子豐周守鄯善，自將家戶赴之。……」因知當時鄯善國人應有八千餘家，較之前漢時多逾五倍矣。據魏書卷九九沮渠傳，留守鄯善者，乃無諱弟安周，而此作從弟豐周。魏書卷三十車伊洛傳又有「無諱卒（四四四），其弟天周奪無諱子乾壽兵……」語，天周早（四四一）在酒泉被執殺，應亦爲安周之誤。

(26) 魏書卷九九沮渠傳：「……無諱遂謀渡流沙，遣安周西擊鄯善。鄯善王恐懼欲降，會魏使者勸令拒守，安周遂與連戰不能克，退保東城。三年（四四二）春，鄯善王比龍西奔且末。其世子乃從安周。鄯善大亂。無諱遂渡流沙，士卒渴死者大半，仍據鄯善。先是高昌太守闕爽爲李寶舅唐契（註二四）所攻，聞無諱至鄯善遣使詐降，欲令無諱與唐契相擊。無諱留安周住鄯善，從焉者東北趣高昌。……」

註二四：唐契附見其弟唐和傳，參看魏書卷四十三。李寶魏書卷三

十九有傳。

(27) 魏書卷三十王建傳：「建曾孫」(註二五)「安都襲，降爵爲侯。世祖(四二四至四五二)拜爲太子庶子，出爲鄯善鎮將。高宗(四五二至四六五)時爲內都大官卒。」

註二五：其人疑與韓拔同時出鎮鄯善，參看文(22)。韓拔鎮鄯善止於何時，魏書未著錄。惟卷七上高祖(四七一至四九九)本紀載延興元年(四七一)十月庚寅：「以征東大將軍南安王楨爲假節，都督涼州及西戎諸軍事，領護西域，校尉，儀同三司，鎮涼州。」因是知韓拔已不復爲「領護西域校尉」，而代以南安王楨矣。同卷載延興二年(四七二)：「正月乙卯，統萬鎮胡民相率北叛，詔寧南將軍交趾公韓拔等追滅之」。是時韓拔官爵並與前異，足證其人不在鄯善。自是以後，鄯善似不爲重鎮，僅以鎮遠將軍(四品)一人鎮之，參看後條。

(28) 魏書卷三二高湖傳：「湖孫」猛虎鄯善(註二六)鎮錄事。……」——「湖侄孫」幹，歷南青州征虜府司馬，威遠將軍，鄯善鎮遠府長史。……太昌初(五三二)卒。」

註二六：此二人官鄯善時不可攷，要在太和十七年(四九三)前，參看輔仁學誌第十一卷第一第二期合刊之高車之西徙與車師鄯善國人之分散十二頁附錄。魏書卷三十樓伏連傳載：「伏連侄曾孫(毅)「後轉都督涼二州鄯善鎮諸軍事，涼州刺史。車駕南伐(四九三)，毅表諫……」。此河人或爲最後都督鄯善軍事之人，惟不兼領護西戎校尉。最後領護西戎校尉者似爲南安王楨子英，魏書卷十九下並有傳。

(29) 南齊書卷五九芮芮傳：「……益州刺史劉俊遣使江景玄使丁零，宣國威德，道經鄯善于闐。鄯善爲丁零所破，人民散盡。于闐尤信佛法。丁零僭稱天子，勞接景玄，使反命。……」(註二七)。

註二七：南齊書卷三武帝紀，永明九年(四九一)正月甲午以劉俊爲益州刺史；十一年(四九三)二月丙午以王文和代之。江景玄使丁零時，應在此兩年中。此處丁零，即指高車，余於高車之西徙一文中另有

致。由是觀之，至四四八年，鄯善不復有本國國王；在四九三年前，人民復又分散，鄯善名存而已。

(30)魏書卷一〇一吐谷渾傳：(註二八)「……拜伏連籌使持節，都督西垂諸軍事，征西將軍，領護西戎中郎將，西海郡開國公，吐谷渾王。……地兼鄯善且末。——」

註二八：魏書此傳原闕，亦取北史補之，據魏書卷七下高祖本紀，太和十七年(四九三)正月丙子，以伏連籌爲吐谷渾王。則自丁零殘破以後，卽以鄯善且末委之吐谷渾。於是吐谷渾兼有鄯善，約百餘年，而爲西方之一大國，與嚙噠分有天山南路。梁書卷五十四河南國(吐谷渾)傳識其疆界云：「東至壘川，西鄰于闐，北接高昌，東北通秦嶺，方千餘里。」

(31)洛陽伽藍記卷五引宋雲惠生行記：「……從吐谷渾西行三千五百里至鄯善城。其城自立王，爲吐谷渾所吞。今城內主是吐谷渾第二息寧西將軍，總部落三千，以禦西胡。從鄯善西行一千六百四十里至左末城。……」(註二九)

註二九：日本新修大藏經本第五十一函八六六頁所錄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記云：「……又西行二十日至吐谷渾國。又西行三千五百里至鄯善城。又西行千六百里至且末城。……」應是從洛陽伽藍記節出，而將國名城略爲修改。此記所錄里數多於其他行記。鄯善且末間，玄奘所記僅千餘里，賈耽所記僅七百里。總之宋雲等經行鄯善時(五一八)，其地已屬吐谷渾矣。

(32)水經注(註三〇)卷二……釋氏西域記曰：阿耨達山西北有大水，北流注牢蘭海者也(今車爾成河)。其水北流，逕且末南山，又北逕且末城西。國治且末城，西通精絕二千里，東去鄯善七百二十里；種五穀，其俗略與漢同。又曰：且末河東北流，逕且末北，又流而左會南河(今塔里木河)。會流東逝，通爲注濱河(今庫魯克河)。注濱河又東逕鄯善國北治伊循城(此應指故樓蘭城或海頭城，

「治伊循」三字應爲錯簡），故街蘭之地也。……敦煌索勵，字彥義，有才略。刺史毛奕表行貳師將軍，將酒泉敦煌兵千人，至樓蘭（即故樓蘭城）屯田起白屋。召鄯善焉耆龜茲三國兵各千，橫斷注濱河。河斷之日，……水乃迴滅，灌浸沃衍，胡人稱神。大田三年，積粟百萬。威服外國。其水東注澤，澤在樓蘭（此樓蘭應作鄯善解）國北。扞泥（應是伊循之誤）城，其俗謂之東故城。……釋氏西域記曰：南河自于闐東，於北三千里至鄯善，入牢蘭海者也。北河自岐沙東分南河，即釋氏西域記所謂二支北流逕屈茨（龜茲）焉夷（焉耆）禪善（鄯善）入牢蘭海者也。……河水又東逕注濱城（今營盤）南，又東逕樓蘭城（故樓蘭城）南而東注。（上文應是經，下文應是注），蓋樓蘭田士所屯，故城禪國名耳。河水又東注于渤澤，即經所謂蒲昌海也。水積鄯善之東北，龍城之西南。龍城，故姜賴之虛，胡之大國也。蒲昌海溢，盪覆其國。城基尚存而至大：晨發西門，暮達東門。澮其崖岸，餘溜風吹，稍成龍形，西面向海，因名龍城。地廣千里，皆爲鹽而剛堅也。行人所逕，畜產皆布氈臥之。掘發其下，有大鹽方如巨枕，以次相累。類霧起雲浮，寡見星日，少禽多鬼怪。西接鄯善，東連三沙，爲海之北隘矣。故蒲昌，亦有鹽澤之稱也。……」

註三〇：鄯道元水經注所錄古遺書最多，然多未詳其成書年代。而且傳抄錯訛，經注夾雜，讀是篇者竟不辨何者爲經，何者爲注，何者爲注中之注。今姑將錯誤之甚者分註於各條之下。道元在五二七年被害，成書年代未詳，故次其文於宋雲惠生行記後。索勵未詳爲何代人。敦煌索姓大姓也，徙居敦煌時，年代似甚古；余且疑爲粟特人。其先至者姓索，後至者姓康。索勵治水事可以代表當時人開拓西域之遺跡。漢書卷九十四下匈奴傳，楊雄上書言及白龍堆，註引孟康註曰：「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高大者二三丈，埤者丈餘，皆東北向相似也，在西城」

中」。此乃古鹽澤之湖牀，湖水遷徙，積鹽成塊，土人不識，訛爲龍堆。由龍堆故事，復衍爲龍城故事。東故城應爲古之伊循，可以文(26)沮渠安周退保之東城證之。因水經注之錯簡，致使徐松誤解於先，沙畹附會於後，而誤以汙泥在東，伊循在西。

(33)周書卷五十鄯善傳：(註三一)「鄯善，古樓蘭國也，東去長安五千里。所治城方一里。地多沙鹵，少水草，北卽白龍堆路。魏太武時爲沮渠安周所攻，其王西奔。且末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日有熱風，爲行旅之患。風之欲至，唯老駝知之，卽鳴而聚立，埋其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爲候，亦卽將氈擁蔽鼻口。其風迅駛，斯須過盡，若不防者必至危斃。大統八年(五四二)，其兄鄯米率衆內附。」

註三一：此傳與北史卷九七所本之源同，惟彼詳而此略耳。傳尾十二字似爲周書新增之文。大統是西魏年號，其時鄯善地屬吐谷渾，不復成國。所謂「其兄鄯米」，疑是從居伊吾納職等處之鄯善國人。可參看舊唐書卷四十地理志。

(34)隋書卷二九地理志鄯善郡：「大業五年(六〇九)平吐谷渾(註三二)置，置在鄯善城，卽故樓蘭城也；并置且末西海河源，總四郡；有蒲昌海鄯善水」(以上原註)。統縣二：顯武濟遠。——且末郡「置在古且末城，有且末水薩毗澤」(以上原註)。統縣二：肅寧伏戎。

註三二：據隋書卷八三吐谷渾傳；鐵勒兵襲吐谷渾，隋兵出澆河西平以掩之，吐谷渾主伏尤南遁於山谷間。「其故地皆空，自西平臨羌城以西，且末以東，祁連以南，雪山以北；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爲隋有。置郡縣鎮戍，發天下輕罪徒居之」。鄯善至是，始置郡縣。後因隋亂，其地遂廢。唐貞觀中(六二七至六四九)粟特人(康國人)徙居其地。可參看沙州圖經。

(35)元和郡縣志卷四十：「伊州……及周又有鄯善人來居之。隋大業六年(六一〇)得其地以爲伊吾郡。隋亂又爲羣胡居焉。貞觀四年(六三〇)，胡等慕化內附，於其地置伊州。」——「管縣三：伊

吾柔遠納職。」——「納職縣（原註云東北至州一百二十里）貞觀四年置，其城鄯善人所立，胡謂鄯善爲納職，因名縣焉。」

(36) 舊唐書卷四十一地理志：伊吾「後魏後周鄯善戎居之。隋始於漢伊吾屯城之東築城爲伊吾郡。隋末爲戎所據。貞觀四年（六三〇）款附，置西伊州。」——納職「貞觀四年於鄯善胡所築之城置納職縣」。（註三三）

註三三：(35) (36) 二文最可注意者「胡謂鄯善爲納職」「後魏後周鄯善戎居之」二語。納職古讀若 Napčik，後一音應是語尾變化，猶言 Nap 人或地之意。證以密蘭等地出土之西藏語寫本之 Nob 名稱，與近代之蒙古語 Lop（羅布）名稱，皆有相連之關係。今哈密西有回莊名拉布楚喀（Lapčuk），後一音亦爲語尾變化，所餘之 Lap，與前三名似應亦有關連。則胡語藏語蒙古語東突厥語（回語）四名皆同出一源，僅韻母有開合之異，聲音有泥來之別而已。納職與樓蘭同爲一地名稱，不知是否同出一種語言？隋唐之納職縣治，當然祇有今之拉布楚喀可以當之。此皆伯希和教授所持之說，非余之創獲也。舊唐書既云後魏後周鄯善戎居之，則當丁零殘破鄯善以後，鄯善國人除先有四千家奔且末外，其餘似多逃往伊州。可參看沙州圖經。——舊唐書卷一九八吐谷渾傳，載貞觀十五年（六四一）吐谷渾丞相王作亂，國王諾曷鉢「率輕騎走鄯善城，其威信王以兵迎之，鄯州刺史杜鳳舉與威信王合兵擊丞相王破之」，此文頗不可解，吐谷渾都城在青海附近，鄯善城（今卡克里克）在其西，鄯州（今樂都縣治）在其東，兵頗不易「合」也。檢新唐書卷二二一上吐谷渾傳，作「輕騎走鄯城」（今西寧縣治），乃知舊唐書衍善字；去此一字，意自明矣。同傳，貞觀九年（六三六）李靖等爲西海積石鄯州且末赤水鹽澤六道行軍總管，討吐谷渾；冊府元龜卷九八五，鄯州道作鄯善道，證以且末鹽澤等道名，鄯善道名似不誤。當時追擊至且末西境，鄯善道可謂名附其實，舊唐書此處鄯州又誤。

(37) 大唐西域記卷十二：「……至折摩馱那故國，卽沮末地也，

城郭巍然，人煙斷絕。復次東北行千餘里，呈納縛波故國，即樓蘭地也。……」（註三四）

註三四：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五亦云：「……至折摩馱那故國，即沮沫地也。又東北行千餘里，至納縛波故國，即樓蘭地。……」因是知鄯善梵名納縛波。惟奘師所記甚簡，不知在貞觀十八年（六四四）經行時，康國僑民是否已經徙居其地也。

(38)新唐書卷四三下引賈耽入四夷道里云：「……自蒲昌海南岸西經七屯城，漢伊循城也。又西八十里，至石城鎮，漢樓蘭國也，亦名鄯善；在蒲昌海南三百里，康艷典爲鎮使以通西域者。又西二百里至新城，亦謂之弩支城，艷典所築。又西經特勒井，渡且末河，五百里至播仙鎮，故且末城也。……」（註三五）

註三五：此文頗有脫誤，應取斯坦因、伯希和、二氏先後在敦煌千佛洞所得沙州圖經寫本殘卷正之。

(39)沙州圖經：「鄯善之東一百八十里有屯城，即漢之伊循。」……「胡以西有鄯善大城，遂爲小鄯善，今屯城也。」……「古屯城在屯城西北。」——「石城鎮東去沙州一千五百八十里，去上都六千一百里，本漢樓蘭國。漢書西域傳云，地沙鹵，少田，出玉。傅介子既殺其王，漢立其地更名鄯善國。置鄯善鎮，隋亂其城遂廢。貞觀中（六二七至六四九）康國大首領康艷典東來居此城，胡人隨之，因成聚落，亦曰典合城。其城四面皆是以沙漠，上元二年（六七五）改爲石城鎮，隸沙州。」——「鄯善城周迴一千六百四十步，西去石城鎮二十步，漢鄯善城見今摧壞。」——「新城東去石城鎮二百四十里。康艷典之居鄯善，先修此城，因名新城，漢爲弩之城。」——「播仙鎮故且末國也」。——「沮末河河源從南山大谷口出，其源去鎮城五百里，經且末城下過，因此爲名。」——「納職，右唐初有土人鄯伏陁，屬東突厥，以徵稅繁重，率城人入磧奔鄯善。至并吐渾居住。歷焉

善，又經高昌，不安而歸。胡人呼鄯善爲納職，既從鄯善而歸，遂以爲號耳。」(註三六)

註三六：據圖經知鄯善伊循胡稱大小鄯善，與西藏語寫本之大小 Nob 相對。又知新唐書七屯城是古屯城之誤。其他尙有訛奪，可以圖經之文正之。胡名鄯善城曰典合城，如在元代，此名可對基督教名 Denha；蓋元代也里可溫有譯此名作典合或天合者。然合字爲入聲字，在唐代應讀若 Cthap，不能作此解也。駑之與西域記卷一之拔赤達 (Najkand) 皆爲胡語之同名異譯，駑之拔赤，猶言新，建者城也。又據圖經云：「大周天授二年(六九一)臘月得石城鎮將康拂耽延弟地舍撥狀稱，其蒲昌海水舊來濁黑混雜；自從八月以來，水清明澈底。……」因知七世紀末葉石城(鄯善)鎮將尙爲康國人。廣德元年(七六三)吐蕃陷河隴，石城播仙等鎮應亦隨之淪沒。此時樂特移民或仍居其地，或再徙他所，皆未可知矣。自是以後，鄯善故地不見於載記千一百餘年。清光緒末增設新疆州縣，竟數典忘祖，於古鄯善故都(卡克里克)設婁羌縣治；於唐蒲昌縣城(關展)設鄯善縣治。可參看新疆圖志卷一〇四新疆巡撫饒應祺會奏新疆增設政府廳州縣各缺摺。

補 錄

(一)宋書卷九五索虜傳：「芮芮(註三七)……部衆殷強，歲時遣使請京師與中國亢禮。西域諸國焉耆鄯善龜茲姑墨東道諸國並役屬之。……」

註三七：芮芮即柔然。魏書卷一〇三蠕蠕傳無此語。當時柔然雖強大，與嚙噠分有天山北路，然其勢力似未及山南。疑爲傳聞之誤。

(二)隋書卷十五音樂志：「龜茲樂」[……其歌曲有鄯善摩尼；(註三八)解曲有婆伽兒；舞曲有小天，又有疏勒鹽。……]

註三八：此處鄯善應指鄯善；摩尼，梵文猶言珠；曲名意爲鄯善珠，與

疎勒鹽正相對也。大唐西域記卷十二瞿薩旦那國（于闐）內有勃伽夷城，應爲此婆伽兒之同名異譯，亦以地名爲曲名。鄯善國名附見於史者，本編未嘗輯錄：如後漢書卷七七班超傳永元六年（七四）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討焉耆，班勇傳延光四年（一二五）發鄯善疏勒車師前部兵擊後部之類是已。尙有不明書者，如前漢書卷七十常惠傳本始三年（前七一）後惠發西國兵二萬人，令副使發龜茲東國二萬人，烏孫兵七千人，從三面攻龜茲之類，東國兵應含有鄯善兵在內。此類附見之例，書不勝書。今獨錄此鄯善者，因其寫法特別。釋藏經傳除禪善外，因亦有書作善善者，且有書作鄯鄯者，然皆爲傳寫之誤，故亦不備錄。

樓蘭鄯善問題

樓蘭鄯善問題，我前年在天津人民日報中曾經發表了一篇小小研究；不幸印刷太壞；不能將我的意思完全表出，現在將他重再提出。然而我要預先聲明，我這篇研究祇算法國人所稱呼的「面壁輿地學家」(géographe en chambre)的假定，還要等待實地探考的學者證明，不能保我不錯。

考證西域古國今地，往往一件簡單問題，變成極複雜的問題，樓蘭就是一例。樓蘭疆域有多大？都城在何處？現在假定雖有幾說，尙無定讞。我以為樓蘭或鄯善的境界，東近陽關，南接古之婼羌，西盡巴什杜里(Vash shahri)，北邊移民也曾到過哈密關展，他的都城就在現婼羌縣治。這篇研究，就是證明我這一說的。

漢書卷九六上云：「鄯善國本名樓蘭，王治扞泥城，去陽關千六百里。」「西北去都護治所(昔烏壘今輪臺縣治布古爾)千七百八十五里，至山國千三百六十五里，西北至車師千八百九十里。」元鳳四年，(紀元前七七年)傅介子刺殺樓蘭王，「乃立尉屠耆爲王，更名其國爲鄯善。」「王自請天子曰，身在漢久，今歸單弱，而前王有子在，恐爲所殺；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填撫之，其後更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鄯善當漢道，西通且末七百二十里。」

漢書的車師，史記卷一二三大宛列傳作姑師，此處所指的當然

是王治交河城（今雅爾和屯 Yar-khoto）的車師前國，山國三國志卷三 | 魏略西戎傳作山王國，水經注卷二作墨山國，漢書注師古曰：「此國山居，故名山國。」核以方望，應在今庫魯克塔克山（Kuruk tagh）西部，且末後別有說。漢書既說樓蘭在前七七年時改名鄯善，所改的當然是國名，同唐代改拔汗那（Farghana）爲寧遠國，改史國（Kesh）爲來威國（新唐書卷二二一下）的例子一樣，並未別建都城，尉屠耆所治的，當然仍是扞泥城，扞泥究竟在何處，漢書未說，水經注說在今羅布泊（Lop nor）南。

水經注卷二：「其水（且末水今車爾成河 Charchan daria）東注澤，（鹽澤一名蒲昌海，今羅布泊）。澤在樓蘭國北，扞泥城謂之東故城，去陽關千六百里，西北去烏壘千七百八十五里，至墨山國千三百六十五里，北去車師千八百九十里。」

水經注所誌的道里，同漢書一樣，不過有兩條新材料，一條是「澤在樓蘭國北」，一條是「扞泥城謂之東故城」。史書中的「國」，大致指國都，澤在樓蘭國北，就是說在樓蘭國都城北，這個都城既然名東故城，可見西方必定有一個西新城，此條可與後引的唐代史料相參證。水經注這部書，訛字錯簡太多，有時幾難句讀；不過他是六世紀初年的作品，其可貴者在此。現在再取七、八世紀的著作來作參證。

大唐西域記卷十二云：「從此（觀貨羅 Tukhara 故國）東行六百餘里，至折摩馱那故國，即沮末地也，城郭巋然，人烟斷絕，復此東北行千餘里，至納縛波故國，即樓蘭地也。」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五，所誌文略異，而內容則同。折摩馱那曾經有人還原爲 Calmadana，後經新疆出土的文件，證明是不錯，梵語寫法同于閩語寫法大概是一樣，漢代且末一名大概是出於此。納縛波有人還原爲 Navapa，還原的方法雖不錯，可是現在尚

未見有證實他的文件；法國沙畹 (E. Chavannes) 見此名中有 nava-，曾經把他誤作新唐書地理志中之新城 (見河內遠東法國學校校刊 B. E. F, E-O. 卷三，宋雲行紀箋註)，其實新城還在納縛波之西且末之東；西域記的覩貨羅故國，經斯坦因 (Stein) 考查，在現在的于闐且末兩縣之間，今名安得悅 (Endere)，新疆東南部有吐火羅種所建之國，這是一種很可注意的事情，可惜還無人注意及此。漢之且末與扞泥相距七百二十里，西域記折摩馱那與納縛波相距千餘里，初視之，好像古地非今地，其實不然，從前人的行紀所誌道里，不是有準的，同一路程兩行紀中常不一律；現在姑將西域記所記的里數。與新唐書地理志卷四三賈耽所記的同一路程里數，拿來比較。玄奘自奔那伐彈那 (Pundravardhana) 至迦摩縷波 (Kamarupa) 九百里，賈耽所誌自迦摩波 (Kamarupa) 至奔那伐檀那 (Pundravardhana) 六百里，賈耽路程少於玄奘路程三分之一 (此外還有他例，此處姑舉一種)，可見玄奘的道里，比別人短，所以比別人多，拿九百與六相比，同千餘里與七百二十里之比，同是超出三分之一，則其不足為扞泥且末即是納縛波和折摩馱那考訂之障礙矣。

以前所引諸文，還未說到伊循，伊循他書也有作伊脩者，古籍中脩循婆娑等字互相錯用的例子頗不少見，現在還無法證明此城是伊循或是伊脩。唐代有三種史料，對於伊循特有說明：一種是斯坦因先在敦煌所得的一部沙州都督府圖經寫本；一種是伯希和 (Pelliot) 後在敦煌所得的八八六年沙州都督府圖經寫本；一種是賈耽所撰的入四夷道里述，原書已佚，此文幸尚為新唐書地理志卷四三下所保存。現在把他分別列舉於後：

斯坦因本沙州都督府圖經云：「鄯善之東一百八十里有屯城，即漢之伊循。」

伯希和本云：「屯城西去石城鎮一百八十里，鄯善質子尉屠耆歸單弱，請天子，國中有伊脩城，城肥美，願遣一將屯田積穀，得依其威重，漢遣司馬及吏士屯田依脩以鎮之，即此城是也。胡以西有鄯善大城，遂爲小鄯善，今屯城也。」後云：「古屯城在屯城西北。」

沙州圖經的新材料，則說石城鎮同鄯善城在同一地方，又說伊脩城胡名小鄯善。

斯坦因本云：「石城鎮東去沙州一千五百八十里，去上都（長安）六千一百里，本漢樓蘭國；漢書西域傳云：地沙鹵，少田，出玉，傅介子既殺其王，漢立其地更名鄯善國，置鄯善鎮，隋亂其城遂廢。貞觀中（六二七至六四九），康國大首領康艷典東來居此城，胡人隨之，因成聚落，亦曰典合城；其城四面皆是沙漠，上元二年（六七五）改爲石城鎮，隸沙州。」

伯希和本云：「鄯善城周迴一千六百四十步，西去石城鎮二十步，漢鄯善城，見今摧壞。」

上舉圖經關於鄯善之文，可知鄯善，除石城鎮一名外，尚有窣利（Sulika）語之典合城一名，古鄯城就在今城東二十步，衡以斯例，古屯城必在屯城西北不遠。

斯坦因本云：「新城東去石城鎮二百四十里，康艷典之居鄯善，先修此城，因名新城，漢（疑爲胡之訛）爲弩之城。」

此新城似是康艷典重新修繕之城，不是開始建築之城，觀水經注東故城一名，可以知之。徐松後漢書西域傳補註說，東故城是對伊循而言，是錯誤的，因爲伊循在東故城之東。

伯希和本云：「播仙鎮，故且末國也。」「沮末河河源從南山大谷口出，其源去鎮城五百里，經且末城下過，因以爲名。」又云：「蒲昌海在石城鎮東北三百二十里，其海周廣四百里。」

前一文中的新證，證明鄯善在蒲昌海西南三百二十里，又證明

凡末在且末河旁。

新唐書地理志所誌賈耽入四夷道里云：「又一路自沙州壽昌縣西十里至陽關故城，又西至蒲昌海南岸千里，自蒲昌海南岸西經七屯城，漢伊愖城也；又西八十里，至石城鎮，漢樓蘭國也，亦名鄯善；在蒲昌海南三百里，康艷典爲鎮使以通西域者，又西二百里至新城，亦謂之弩支城，艷典所築；又西經特勒井，渡且末河，五百里至播仙鎮，故且末城也。」

上文顯有脫誤，「又西八十里至石城鎮」，核以圖經之文，應作一百八十里；七屯城應是古屯城之訛，「蒲昌海南三百里」似應作蒲昌海西南三百里；「渡且末河五百里至播仙鎮」，應是且末河源去鎮五百里，非渡河五百里至播仙鎮也。觀圖經與賈耽之文，皆說鄯善在蒲昌海之南或西南，足見水經注澤在樓蘭國北一語並非錯簡。

綜合唐代的證據，皆說當時的鄯善就是古時的樓蘭。此外唐人所修的史書，周書異域傳同北史西域傳皆云：「鄯善國都，扞泥城，古樓蘭國也。」

還有許多旁證，不過太簡略，不能拿他來證明樓蘭的方位；此處姑引兩條，以見一般：

法顯傳云：從敦煌行十七日，計可千五百里，得到鄯善國。復西北行十五日，到僂夷國。

法顯是從三九九年出發，他的路程同別人不同，僂夷應是僧傳中的烏耆，也就是史傳裏的焉耆。

洛陽伽藍記卷五引宋雲行紀云：「從吐谷渾西行三千五百里至鄯善城，其城自立王爲吐谷渾所吞，今城內主是吐谷渾第二息，寧西將軍，總部落三千以禦西胡，從鄯善西行一千六百四十里至左末城。」宋雲等是五一八年出發的，他所經行的路程是假道青海到鄯善。行紀中之左末城應是且末，他的里數比玄奘更多，可見諸行紀

中之[里]是無標準的。

現在把從前所引諸文中的地名綜合起來，就不難知道他的今地所在了。下面這個表是由近及遠的，從賈耽一直上溯到漢書：

賈耽	圖經	玄奘	水經注	宋雲	法顯	漢書
七屯城	屯城 小鄯善		伊循城			伊循
石城鎮	典舍城 大鄯善	納縛波	扞泥城 東故城	鄯善城	鄯善國	扞泥
弩支 新城	弩之 新城					
播仙鎮	播仙鎮	折摩馱那		左末城		且末

上表所列的地名，是自東至西，我們再把斯坦因新撰的 *Innermost Asia* 所附的地圖對照一下，對照的結果如下。伊循是今之彌朗 (Miran)。扞泥可當今之婁羌縣治卡克里克 (Charklik)。新城可當今之巴什仕里 (Vash-shahri)。且末可當今之且末縣治車爾成 (Charchan)。

從上述的考證結果看起來，樓蘭都城即是鄯善都城，其城在羅布泊南北三百餘里；可是有幾種異說不能不糾駁一下。

二十多年前，瑞典學者斯文赫定 (Sven Hedin)。在羅布泊北發現了一座古城，並發現了許多魏末晉初的木簡，城在格林威治線北緯四十度三十分東經八十九度四十五分之間。後來斯坦因又在其地發現了好幾個城，得了不少材料，並在寫本之上發現了一個 *Kroraina* 名稱，曾假定是樓蘭的對音；就算是對音不錯，也不能說發現地名的地方是樓蘭，若是僅有這一說，力量也不算大。不料中國載籍裏面，也有幫他證明之文，考漢書西域通道祇有兩道，到了三世紀魚豢撰魏略之時，又成三道，旁證的材料就在魏略之中，其文如下：

三國志魏志卷三十引魏略西戎傳云：「從敦煌玉門關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從玉門關西出，經婁羌，轉西越葱嶺，經縣度，入大月氏，爲南道；從玉門關西出，發都護井，回三隴沙北頭，經居盧倉，從沙西井轉西北，過龍堆，到故樓蘭，轉西詣龜茲，至葱嶺，爲中道；從玉門關西北出，經橫坑，辟三隴沙及龍堆，出五船北，到車師界戊己校所治高昌，轉西與中道合龜茲爲西道。凡西域所出有前史已具詳，今故略說，南道西行且志國，小宛國，精絕國，樓蘭國，皆並屬鄯善也。」

魏略的記載，有可以注意的兩點，中道別有「一故樓蘭」，南道鄯善所屬又有一樓蘭國。這樣看來，樓蘭鄯善好像是二國了。所以沙畹曾經假定紀元前七七年樓蘭改名鄯善之時，便遷都了。（見通報一九〇五年刊魏略西戎傳箋註）這一說完全是未細勘史文的錯誤。魏略中的且志國，是且末之誤，沙畹的改正是不錯的。不過南道中的樓蘭國三字，怕是衍文。何以見得呢？魏略列舉國名的次序，是按照漢書的，看他的後文「戎盧國，扞彌國，渠勒國，皮穴（應作山)國，皆並屬于閩」一段，可以知之。漢書精絕戎盧二國中，並未列舉他國，想是魚豢因樓蘭鄯善兩個國名，誤把樓蘭加在裏面；就算是別有一個樓蘭國，也不應該列在精絕國之後。漢書設精絕國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二十三里，西通扞彌四百六十里，扞彌大概在今于闐縣治之北 Uzun tati 地方，則精絕國似在哈喇木倫同尼雅兩河之間。我們要是盡信魏略，豈不要把這個樓蘭國位置於尼雅同克里雅兩河之間嗎，這當然是不對的。剩下來中道的故樓蘭，這個樓蘭上加故字，下無國字，我想所指必是樓蘭之一舊城，不是樓蘭國都。

鄯善遷都之說，可以拿水經注來附會，卷二伊循條下又說，「注濱河又東逕鄯善國北，治伊循城，故樓蘭之地也。」看這一條，好像

伊循是鄯善國的都城，但是我覺得水經注此處必有脫訛。縱然不誤，也祇能假定鄯善都城六世紀初年在伊循，而不能證明五百多年前的樓蘭遷都。

由此看來，魏略的記載不能補助赫定羅布泊北樓蘭國一說了。除此以外，我想祇有把陵谷變遷的話來搪塞，這一說表面上似乎可以主張。史記卷一二三大宛列傳云，「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姑師就是車師，車師前部王治交河；交河就是今吐魯番縣治西之雅爾和屯（西域水道紀作雅爾湖），鹽澤就是羅布泊，似乎古時羅布泊在北方了。其實臨鹽澤的話，是指車師國境，不是指交河都城。當時車師國境，可以南抵鹽澤，鄯善移民亦曾北至伊吾，我們不能因此說鹽澤在哈密附近。羅布泊遷徙是或有的事，證以鄯善在蒲昌海南或西南之文，與現在婁羌縣治之方位，可以推之。然陵谷變遷不能如是之遠。

考漢時樓蘭境界，北接匈奴。匈奴在西域佔的地方，據後漢書卷一一八說：「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間，專制西域，共爲寇鈔。」蒲類應指昔之蒲類海，今之巴里坤湖（Barkul nor）。秦海李賢注謂：「大秦國在西海西故曰秦海」，是錯誤的。核以漢書卷九六下車師後國下，「焉耆國近匈奴」一語，秦海應指今焉耆縣之博斯騰湖（Bostang 今地圖作 Bagratch），因爲匈奴西邊還有烏孫。何以知道樓蘭與匈奴接境，可以下文證之。

漢書卷九六上鄯善條云：「初武帝感張騫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諸國，使者相望於道，一歲中多至十餘輩，樓蘭姑師當道苦之，攻劫漢使王恢等。又數爲匈奴耳目，令其兵遮漢使，漢使多言其國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武帝遣從票侯趙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擊姑師，王恢數爲樓蘭所苦，上令恢佐破奴將兵，破奴與輕騎七百人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暴兵威以動烏孫大宛之屬。還封

破奴爲泥野侯，恢爲浩侯，於是漢列亭障至玉門矣。樓蘭既降服貢獻，匈奴聞，發兵擊之，於是樓蘭遣一子質匈奴，一子質漢。後貳師軍擊大宛，匈奴欲遮之，貳師兵盛，不敢當；卽遣騎因樓蘭候漢使後過者，欲絕勿通。時漢軍正任文將兵屯玉門關爲貳師後距，捕得生口，知狀以聞。上詔文便道引兵捕樓蘭王，將詣闕，簿責王。對曰，小國在大國間，不兩屬無以自安，願徙國入居漢地。上直其言，遣歸國，亦因使候伺匈奴，匈奴自是不甚親信樓蘭。」

上文說：「破奴與輕騎七百人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可見虜樓蘭王之地，不在羅布泊南，而在吐魯番東之一地。又云：「小國在大國間，不兩屬無以自安，」當時樓蘭國境，設若僅限於羅布泊南，此語則不可解；若是其地近匈奴，而抵哈密闐展一帶，則不難解之；可以取證於下引諸文也。

元和郡縣志卷四十云：納職縣「貞觀四年（六三〇）置，其城鄯善人所立，胡謂鄯善爲納職，因名縣焉。」又云：「東北至伊州（哈密）一百二十里。」

舊唐書卷四十伊吾下云：「後魏後周鄯善戎居之，隋始於漢伊吾屯城之東築城爲伊吾郡，隋末爲戎所據，貞觀四年款附，置西伊州治於此。」又納職下云：「貞觀四年，於鄯善胡所築之城，置納職縣。」

新唐書卷四十伊州納職下云：「貞觀四年，以鄯善故城置。」

觀上引諸文，可見從四世紀末年起，鄯善的領地已經到了哈密。可是有一異說。

八六六年寫沙州圖經云：「納職縣東去州一百二十里」。「右唐初有土人鄯伏陁，屬東突厥，以徵稅繁重，率城人入磧奔鄯善，至并吐渾居住，歷焉耆，又投高昌（哈刺和卓），不安而歸；胡人呼鄯善爲納職，既從鄯善而歸，遂以爲號耳。」

圖經之文似以納職名稱之起源在唐初，不過要注意的，「土人鄯伏陁」五字，既然是土人，必是居於本地之人。既然以鄯爲姓同當時歸化中國的蕃胡以國爲姓之例正合，可見其是鄯善人。雖有圖經之文，我仍取舊唐書「後魏後周鄯善戎居之」一說，我以爲鄯善戎在漢晉時早已到了此地。現在再將納職的名稱考究一下。

元和郡縣志同沙州圖經皆說胡謂鄯善爲納職，可見納職是個譯名，本於何種胡語，這就很難說了。鄯善國除開假定原有的土著之外，還有吐火羅人康國人吐谷渾人吐蕃人同其他種種「胡」人。在西域的語言尙未研究整理告一段落以前，我們不敢斷定他屬於何種。不過我們知道納職唐人讀法等若 *napcik* 而已。他的方位既在哈密西南或西一百二十里，我想祇拉布楚克 (*Lapchuk*) 一地可以當之。楚克 (*chuk*) 是突厥語的接尾詞，新疆現在的地名，用的不少。比方：巴爾楚克 (*Barchuk*) 此言有虎地，現今的巴楚縣治，雖然在瑪喇爾巴什 (*Maral bashi*)，可是用的是巴爾楚克的省稱。碩爾楚克 (*Shorchuk*)，今屬焉耆縣，此言有硝地。拉布楚克 (*Lapchuk*)，拉布無義。

由拉布 (*Lap-*) 我就聯想到羅布 (*Lop*) 來了。我想樓蘭鄯善與羅布泊的名稱很有關係，不是拿國名作湖名，便是拿湖名作國名。水經注卷二引釋氏西域記名羅布泊爲牢蘭海，這個牢蘭與樓蘭，恐怕也是同名異譯。吐蕃語，別言之西藏語，名羅布泊爲 *Nob*，名大鄯善城爲 *Nob-chen*，名小鄯善城爲 *Nob-chung*，國與湖名同一稱呼。西藏人的譯法，向來是謹嚴的，可見羅布泊原來的發音用 *N*，後來一轉而爲 *L*，這樣看起來 *Lap*, *Lop*, *Nob* 諸名，都是指的羅布泊或鄯善國。唐朝的納職 (*Napcik*) 是 *N* 字發音還未變作 *L* 字發音時的對音，也是指的是鄯善，*-cik* 或者也是同 *-chuk* 一樣的接尾詞。

以前所說的，無非證明樓蘭鄯善的北界很遠，而他的都城好像始終在羅布泊南；不能因為在泊北發現了一座古城，便來翻案。又況泊北的樓蘭鄯善人的居地不止一處，設若有人到拉布楚克去發掘，也許得着不少的史料。魏略同水經注的記載必有訛文錯簡，這個弊病傳鈔一兩千年的古書，皆恐難免。試再舉一個例子來說：魏略中有阿蘭國，又有柳國，後漢書西域傳將這兩國合成一國，又把柳字寫成聊字，一變而為「阿蘭聊」；這類錯誤非互相對勘，不能明白。我們不能拿古書中的一點異文孤證，便把他奉作金科玉律。我此次檢尋材料，發現了幾個古書傳寫印刷的錯誤，還有許多與本文無涉的，其中有一條與本文略微有點關係，姑把他附誌於此，以殿此文。

羅布泊昔亦名蒲昌海（括地志中還有幾個別名），我就聯想到蒲昌縣，先把新唐書地理志檢出一看。註云，「本隸庭州，後來屬，西有七屯城，弩支城，有石城鎮潘仙鎮」，這一段註子，使我迷離不明。庭州在今孚遠縣治北二十里，蒲昌縣既隸庭州，應該在博克達（Bogdo）山之北，那裏來的這些鄯善國的地名。後把舊唐書地理志檢出一看，纔曉得唐時的蒲昌縣在昔蒲類海，今巴里坤湖之西北。修新唐書的人把蒲昌縣同蒲昌海混而為一，又把賈耽的入四夷道里中的幾個鄯善地名牽合附誌於後，所以有這樣不明地理的成績。地理志中既然有這樣的缺點，四裔傳可以類推。所以我們讀史書的四裔傳，尤其是北史新唐書明史的四裔傳，必須要特別注意。

此稿付校後，我又查出現在鄯善縣的土名關展，就是昔之蒲昌的今讀，唐時的蒲昌縣治恐在此處。

高車之西徙與車師鄯善國人之分散

魏書卷一〇三高車傳云：（註一）「高車蓋古赤狄之餘種也，初號爲狄歷，北方以爲勅勒，諸夏以爲高車丁零，其語略與匈奴同，而時有小異。或云其先匈奴之甥也。其種有狄氏表紇氏斛律氏解批氏護骨氏異奇斤氏。」此文牽涉種族之名甚多，赤狄狄歷姑不論，丁零早見史記卷一一〇匈奴傳，而寫作丁靈，三國志卷三十引魏略作丁令；勑勒卽後之鐵勒。元魏時高車丁零勑勒並見魏書紀傳。當時內附之丁零多姓翟（註二）與高車似有別，然傳謂其種有狄氏，意者高車強盛之時，丁零亦爲高車所役屬。內附之翟氏卽高車之狄氏歟？

註一：魏書卷一〇三原闕，後人取北史九八高車傳補之，然北史皆採輯諸史之文而成，安知後人所補者非魏收之原文歟，故本文除引證異文外不錄北史。

註二：古代翟狄通用，唐代敦煌多翟姓，疑來自西域故改音宅，以別於古之狄。魏書卷三太宗紀：泰常三年（四一八）正月丁酉，「詔護高車中郎將薛纂率高車丁零十二部大人衆北略至弱水……」足證高車丁零部族有別。

高車種有表紇氏，同傳後云「北襲高車餘種袁紇」，又云「高車不願南行，遂推表紇樹者爲主」；又卷二太祖紀登國五年（三九〇）「帝西征次鹿渾海襲高車袁紇部大破之」，則表紇袁紇必有一誤。隋書卷八四鐵勒傳云：「鐵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種類最多，自西海

之東，依據山谷，往往不絕。獨洛河北有僕骨同羅韋紇拔也古覆羅。……」韋紇舊唐書卷一九五作迴紇，新唐書卷二一七上作回紇回鶻。則魏書之表紇袁紇應皆爲韋紇之誤：回紇曾一度附屬於高車也。（註三）

註三：新唐書卷二一七上回紇傳云：「袁紇者，亦曰烏護，曰烏紇，至隋曰韋紇。……臣于突厥。……韋紇乃并僕骨同羅拔野古叛去，自爲俟斤，稱回紇。」王君靜如曾據此文而辨回紇韋紇烏紇（烏護）爲三種。（見輔仁學誌第七卷第一二期突厥文回紇英武威遠毗伽可汗碑譯釋。）以烏紇別於回紇，吾意與之同，並擬與遼史之烏古部比附。然以袁紇當碑文中之十姓回紇，立說雖巧，然余未敢贊同。蓋新唐書哀集諸名，以多爲貴，而符其「事增於舊」之本旨，殊不知「袁」字傳寫之誤，宋初已然。

高車種有斛律氏，北齊書卷十七斛律金傳：「金字阿六敦，朔州勅勒部人也。高祖倍俟利，以壯勇有名塞表，道武時率戶內附。」同書卷二神武紀，高歡病危時「使斛律金作勑勒歌」；又謂世子曰：「庫狄干鮮卑老公，斛律金勑勒老公，並性適直，終不負汝。」足證斛律種屬勑勒。倍俟利魏書高車傳作斛律部部帥倍俟利，「俟」字疑誤：倍俟利疑爲突厥語 *bāg quli* 之對音。唐代鐵勒十五部（註四）無斛律名，疑已同化於中國。

註四：舊唐書卷一九五迴紇傳；新唐書卷二一七下回鶻傳。

高車種有解批氏，隋書卷八四鐵勒傳，焉耆之北榜白山有契弊，是即唐代鐵勒十五部中之契苾，亦曰契苾羽者是也。疑皆爲同名異譯，惟唐譯名獨用有 -t 聲尾之苾字爲異耳。

高車種有護骨氏，隋書卷八四鐵勒諸部在焉耆之北有紇骨，疑爲其同名異譯。惟異奇斤氏未悉爲何種云。

以上六氏，除內附者外，後來多附突厥，所謂勑勒鐵勒，似僅限於此類部族。然此皆非高車之本族也，魏書高車傳云：「高車之族

又有十二姓：一曰泣伏利氏，二曰吐盧氏，三曰乙旃氏，四曰大連氏，五曰窟賀氏，六曰達籛干氏，七曰阿崙氏，八曰莫允氏，九曰俟分氏，十曰副伏羅氏，十一曰乞袁氏，十二曰右叔沛氏。」是爲高車十二姓，與前此所舉之諸客部有別。高車之與諸部，猶之突厥與鐵勒諸部，回紇九姓與歌邏祿拔悉密等部，關係相同耳。高車盛時所役屬之部族或不止此。魏書卷二太祖紀，天興二年（三九九）太祖分命諸將大襲高車：「二月丁亥朔，諸軍同會，破高車雜種三十餘部，獲七萬餘口，馬三十餘萬匹，牛羊百四十餘萬。驃騎大將軍衛王儀督三萬騎別從西北絕漠千餘里破其遺迸七部，獲二萬餘口，馬五萬餘匹，牛羊二十餘萬頭，高車二十餘萬乘，并服玩諸物。」則當四世紀末年高車所役屬者，至少有三十餘部。魏討高車不止一次，而以此役受創爲最深。嗣後又敗於柔然（亦作蠕蠕，芮芮，茹茹），遂被柔然所役服。

高車是否出於丁零，已無從考證。惟據史記匈奴傳，丁零在匈奴北；又據魏略，三國時似已徙居康居北，去匈奴庭七千里，不類四世紀時仍居漠北之高車也。高車之稱，則以其「車輪高大，輻數至多」，蓋以善造大車而得名，與唐代之黑車子，元代之康里，得名之理同；似爲他種人指稱此種之名，至其自稱似已爲高車之名所掩。

高車本族十二姓皆不可考，其中僅有副伏羅氏延存較久，隋書鐵勒傳之覆羅，即指此族。（註五）魏書高車傳云：「先是副伏羅部爲蠕蠕所役屬，豆崙之世，蠕蠕亂離，國部分散，副伏羅阿伏至羅與從弟窮奇俱統領高車之衆十餘萬落。太和十一年（四八七），豆崙犯塞，阿伏至羅等固諫不從，怒率所部之衆西叛至前部西北，自立爲王。國人號之曰候婁匍勒，猶魏言大天子也。窮奇號候倍，猶魏言儲主也。二人和穆，分部而立：阿伏至羅居北，窮奇在南。豆崙追討之，頻爲阿伏至羅所敗，乃引衆東徙。十四年（四九〇），阿伏

至羅遣商胡越者至京師，以二箭奉貢云：蠕蠕爲天子之賊臣，諫之不從，遂叛來至此，而自豎立，當爲天子討除蠕蠕。」

註五：北史卷九九鐵勒傳脫羅字。舊唐書卷一九五迴紇傳亦作覆羅。魏書卷九肅宗紀，「正光三年（五二二）夏四月庚辰，以高車國主覆羅伊旬爲鎮西將軍西海郡開國公高車王。」伊旬是窮奇子，足證副伏羅覆羅並是同名異譯。伊旬疑是突厥語 Ilb'g 之對音，蓋官號也。

據上文知高車十二姓中之副伏羅氏於太和十一年（四八七）率所部西叛至車師前部（今吐魯番）西北自立爲王，後三年入貢於魏。魏書卷七下高祖紀太和十年（四八六）十二月壬申「蠕蠕犯塞」；十一年（四八七）八月壬申「蠕蠕犯塞，遣平原王陸叡討之，事具蠕蠕傳」。然檢魏書卷一〇三蠕蠕傳，則謂太和十六年（四九二）八月「高祖遣陽平王頤左僕射陸叡並爲都督，領軍斛律桓等十二將七萬騎討豆嵩，部內高車阿伏至羅率衆十餘萬落西走自立爲主」。似高車西走事在太和十六年，而非太和十一年。魏書卷七下所載與蠕蠕傳合，亦云十六年八月己未詔陽平王頤左僕射陸叡督十二將七萬騎北討蠕蠕。魏書卷四十陸叡傳記討蠕蠕凡三次：初以叡爲北征都督擊蠕蠕大破之；蠕蠕又犯塞，詔叡率騎五千餘討之，蠕蠕遁走，追至石碛，擒其帥赤阿突等數百人而還；十六年（四九二）與陽平王頤等北征，率步騎十餘萬討蠕蠕。魏書卷十九上陽平王頤傳僅載與陸叡同破蠕蠕事。然則究以何年爲是？余以爲高車西走應在太和十一年，而不在太和十六年。魏書蠕蠕傳載豆嵩立於太和九年（四八五），性殘暴好殺，曾殺諫其勿侵中國之臣石洛侯。阿伏至羅等固諫，疑在同時。太和十四年（四九〇）遣使至京師，已云「諫之不從，遂叛來至此。」則在太和十六年（四九二）不應有阿伏至羅等諫阻事。意者太和十六年討蠕蠕之役用兵較多，史官不察，誤以阿伏至羅叛走事繫於此年之下也。

關於高車西徙之年代錯誤，不僅限於此也。魏書卷一〇一高昌傳，太平真君中(四四二)，沮渠氏據高昌。和平元年(四六〇)爲蠕蠕所併，以闕伯周爲高昌王。太和(四七七至四九九)初，伯周死，子義成立。歲餘，爲其兄首歸所殺，自立爲高昌王。五年(四八一)，高車王可至羅殺首歸兄弟，以敦煌人張孟明爲王。高昌傳之可至羅，應是蠕蠕高車兩傳之可伏至羅。太和五年蠕蠕可汗予成尙在位，其子豆崙尙未繼立，安有高車西遷之事。此處太和五年疑是太和十五年(四九一)之誤，如是諸傳之說始能調和。

蠕蠕常所會庭在敦煌張掖之北，(註六)則與阿伏至羅西遷之地，相距不遠，然則曷不遠徙歟？是亦有說也。當時嚙噠之勢正強，天山南路諸國多役屬之。(註七)天山北路自龜茲以北，西抵伊麗河下流，似爲悅般國人居地，而此悅般之「風俗言語與高車同」。(註八)四十年前悅般曾請魏師夾擊蠕蠕。(註九)則悅般與蠕蠕爲仇敵，故高車移其部衆就之。由此推測，高車所徙之地，似在今迪化一帶。其語言似爲一種突厥語，觀其稱號中之匄(bäg) 勒(ilig) 伊(il) 彌俄突(Baqatur?)等譯名可以知之。至若蠕蠕之語言，誠如伯希和(P. Pelliot)教授之說，爲一種蒙古語。(註一〇)魏書蠕蠕傳，始光元年(四二四)被軍士射殺之於陟斤，與蒙古時代之斡赤斤，似皆爲 Otčigin 之同名異譯，乃最幼子之稱；成吉思汗幼弟鐵木哥卽有此號也。

註六：魏書卷一〇三蠕蠕傳。

註七：魏書卷一〇二嚙噠傳：「其人凶悍能鬥戰，西域康居于闐沙勒安息及諸小國三十許皆役屬之。號爲大國，與蠕蠕婚姻。」梁書卷五四滑國傳：「元魏之居桑乾也，滑爲小國，屬芮芮。後稍強大，征其旁國，波斯盤盤罽賓焉耆龜茲疏勒姑墨于闐句盤等國，開地千餘里。」

註八：魏書卷一〇二悅般傳云：悅般國在烏孫西北，漢時「走康居，其

羸弱不能去者住龜茲北。地方數千里，衆可二十餘萬」。同卷烏孫傳云：烏孫「數爲蠕蠕所侵，西徙葱嶺山中」。又同卷車師傳：「其地北接蠕蠕。」因知蠕蠕盛時，兵力抵於伊麗流域，高車西徙時，烏孫舊境似屬悅般。而此悅般不見後來史傳著錄，疑已併入鐵勒諸部。

註九：魏書卷四下世祖紀：太平眞君九年（四四八）六月丁卯「悅般國遣使，求與王師俱討蠕蠕，帝許之」。並參看卷一〇二悅般傳。

註一〇：見所撰漢語突厥名稱之起源，譯文見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續編。

則當高車西徙之後，其新居地東有蠕蠕，西有悅般；悅般之西與天山之南，盡屬嚙噠。天山南路東部，僅吞併車師未久之高昌，與或尙未爲吐谷渾所吞併之鄯善而已。車師鄯善二國，雖皆亡於五世紀中葉，然其遺民尙存。高車西徙以後，兵禍遂及於二古國，其殘餘之土著，由是散亡。

車師後部滅亡似已久矣。然前部在四世紀時尙盡流傳佛經之責。出三藏記集卷九闕撰人名四阿鎔暮抄序云：「有外國沙門，字因提麗（Indriyasena），先齎詣前部國，祕之佩身，不以示人。其王彌第（註一一）求得諷之，遂得布此。余以壬午（三八二）之歲八月，東省先師寺廟，於鄯寺令鳩摩羅佛提（Kumarabuddhi）執胡本，佛念佛護爲譯，僧導曇究，僧叡筆受至冬十一月乃訖。」又卷八道安撰摩訶鉢羅若波羅蜜經抄序云：「建元十八年（三八二）正月車師前部王，名彌第來朝，其國師字鳩摩羅跋提，獻胡小品一部，四百二牒，言二十千失盧。」

註一一：晉書卷一一四下苻堅載記：「車師前部王彌眞鄯善王休密歇朝于堅……。眞等請曰：大宛諸國雖通貢獻，然誠節未純，請乞依漢置都護故事。若王師出關，請爲鄉導。堅於是以前將軍呂光爲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與陵江將軍姜飛輕騎將軍彭晃等配兵七萬以討定西域。」並參

看高僧傳卷二鳩摩羅什傳。案彌第彌真應是同名異譯，疑爲梵語彌勒 (maitreya) 之吐火羅語譯名之對音。休密歇亦頗類梵語 Sumitra 之對音，此言善友。

沮渠無諱襲據高昌 (四四二)，與車師前部國境相接，遂不免於爭戰。魏書卷一〇二車師傳載真君十一年 (四五〇) 車師王車夷落遣使上書云：「臣國自無諱所攻擊，經今八歲，人民饑荒，無以存活。賊今攻臣甚急，臣不能自全，遂捨國東 (疑爲南之誤) 奔，三分免一，即日已到焉耆東界。思歸天闕，幸垂賑救。於是下詔撫慰之，開焉耆倉給之。」車夷落魏書卷三〇有傳，作車伊洛。傳載兩國爭戰事甚詳，(註一二)知正平元年 (四五 -) 車伊洛遣子歇入朝。次年車伊洛身自入朝，興安二年 (四五三) 卒。歇襲爵，延興三年 (四七三) 卒，子伯主襲爵。(註一三)

註一二：參看魏書卷四三唐和傳。

註一三：據近年洛陽出土車師前部王車伯生息鄯月光墓銘，證明魏書伯主是伯生之誤，而月光卒於孟始二年 (五〇五)。月光緣何姓鄯，不可解。原拓本未見，茲據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十一頁所引之文。

車夷落或車伊洛上書既云捨國東奔，三分免一，具見車師王朝雖亡，人民尙有三分之二留居國內。闕氏王高昌時代，車師遺民，似隸於高昌。太和十五年 (四九一) 高車王可伏至羅滅闕氏，以敦煌人張孟明爲王。在位六年，爲國人所殺，立馬儒爲王。兩年後高昌人又殺儒而立麴嘉。嘉既立，又臣於蠕蠕。「及蠕蠕主伏圖爲高車所殺，嘉又臣高車。初，前部胡人悉爲高車所徙，入於焉耆。焉耆又爲嚙噠所破滅，國人分散。衆不自立，請王於嘉，嘉遣第二子爲焉耆王以主之。熙平 (應是永平之誤) 元年嘉遣兄子私署左衛將軍田地太守孝亮朝京師，仍求內徙，乞軍迎援。於是遣龍驤將軍孟威發涼州兵三千人迎之，至伊吾失期而反。」(註一四)

註一四：魏書卷一〇一高昌傳。

據上文，「前部胡人」，實言之，車師遺民，悉爲高車所徙入於焉耆。然則應在何時？上引魏書之文，所記年代前後顛倒。高車徙前部胡人事應在先，似在可伏至羅滅闕氏後。前部胡人既徙，高昌人不自安，所以馬儒麴嘉皆請內徙。遣孟威發兵迎嘉事，又在其後。高車殺蠕蠕主伏圖，又在孟威兵抵伊吾之時。嚙噠破焉耆，嘉遣第二子爲焉耆王一事，更在其後。

茲先考證孝亮朝京師請求內徙之年。魏書北史皆誤作熙平元年（五一六），熙平爲肅宗年號，是年固有高昌朝獻請求內徙事，然爲八年後之第二次請徙。魏書高昌傳蓋誤永平爲熙平。魏書卷八世宗紀永平元年（五〇八）下云：「是歲高昌國王麴嘉遣其兄子私署左衛將軍孝亮奉表來朝，因求內徙，乞師迎接。」則孝亮入朝請求內徙，確在永平元年，惟魏書本紀未著月日，冊府元龜九九九繫其事於永平元年十月。遣孟威往迎，應在十月以後。考宋史卷四九〇高昌傳，王延德往使高昌之行程，往來皆需時一年，則孟威兵至伊吾，最早應在次年秋季。魏書卷一〇三高車傳云：高車主「彌俄突尋與蠕蠕主伏圖戰於蒲類海北，爲伏圖所敗，西走三百餘里，伏圖次於伊吾北山。先是高昌王麴嘉表求內徙，世宗遣孟威迎之，至伊吾，蠕蠕見威軍怖而遁走。彌俄突聞其離駭，追擊大破之，殺伏圖於蒲類海北，割其髮送於孟威。又遣使獻龍馬五匹金銀貂皮及諸方物」。 魏書卷八世宗紀，永平三年（五一〇）十月戊戌，高車遣使貢獻，應爲此次之遣使。

高車既破蠕蠕，麴嘉遂臣高車。至若嚙噠破滅焉耆，似距斯時不遠。嘉第二子焉耆時，前部胡人被徙者，應尙留居焉耆。車師本土應爲高昌國人所據。然當時高昌國內，究爲何種人居住；高昌諸城皆有華人，其事無疑，然爲數恐甚少。周書卷五十高昌傳云：「服

飾丈夫從胡法，婦人略同華夏。兵器有弓箭刀楯甲稍，文字亦同華夏，兼用胡書。有毛詩論語孝經，置學官弟子以相教授。雖習讀之，而皆爲胡語。」足證胡法胡語頗佔優勢。梁書卷五四高昌傳云：「國人言語與華略同，有五經歷代史諸子集。面貌類高麗，辮髮垂之於背，着長身小袖袍縵襦袴。女子頭髮辮而不垂，著錦縵纓絡環釧。」此處又證明當時高昌人辮髮，從山北游牧部落之服飾，與焉耆等國之剪髮者不同也。突厥強盛時，高昌又附突厥。麴斌造寺碑有云：「突厥強盛……乃欲與之交好遂同盟結婚。」此碑建於建昌元年（五五五），國王麴寶茂號俟利發，令尹麴乾固號輸屯發，可見其與突厥關係之深。隋書卷八四高昌傳載：大業八年（六一二）冬伯雅歸蕃，下令國中解辮削衽。「然伯雅先臣鐵勒，而鐵勒恒遣重臣在高昌國，有商胡往來者則稅之，送於鐵勒。雖有此令取悅中華，然竟畏鐵勒不敢改也。」

綜合上引諸文，足證高昌國內多胡人，故用胡書胡語；所謂胡人，應指土著。高昌北有強國，不能不依附而自存，所以歷附蠕蠕高車突厥鐵勒，而用其官號，從其服飾。國王與突厥通婚姻，臣民自亦難免。則西域變爲「突厥斯單」之動機早已肇於六世紀中葉，不必等待九世紀中葉回紇抵其地之時也。

鄯善初名樓蘭，立國之古亦不晚於車師。據近年之發掘，初似爲印度僑民所居之地，所用之胡語爲印度俗語（prakrit），所用之胡書爲佉盧（kharostri）書。佛教亦大行於國中。晉隆安四年（四〇〇）法顯從敦煌抵鄯善（今婁羌縣治卡克里克），其行傳有云：「其地崎嶇薄瘠。俗人衣服麤與漢地同，但以氈褐爲異。其國王奉法，可有四千餘僧，悉小乘學。」其國運與車師同，王朝之廢與人民之分散，殆與車師同時。且渠無諱未據高昌時，先據鄯善（四四二），鄯善王比龍率國人之半四千餘家西奔且末。（註一五）已而無諱趣高

昌，鄯善王真達主國事。太平真君六年(四四五)，魏遣萬度歸襲鄯善，執其王真達以謁京師。九年(四四八) 魏以交趾公韓拔爲假節征西將軍領護西戎校尉鄯善王鎮鄯善，賦役其民，比之郡縣。(註一六)其後未久，北魏似將鄯善鎮放棄，而以地屬吐谷渾。(註一七)

註一五：魏書卷九九且渠傳，又一〇二鄯善傳且末傳。宋書卷九八且渠傳。

註一六：魏書卷四下世祖紀。

註一七：魏書卷七上高祖紀延興二年(四七二)正月統萬鎮胡氏相率北叛，詔寧南將軍交趾公韓拔等進滅之。——又卷七下高祖紀太和十七年(四九三)正月丙子，以吐谷渾伏連籌爲其國王。——又卷一〇一吐谷渾傳，拜伏連籌使持節都督西垂諸軍事征西將軍領護西戎中郎將西海郡開國公吐谷渾王。同傳又云「地隸鄯善且末」。

神龜二年(五一九) 宋雲等經行鄯善時，其城已爲吐谷渾之一屯戍：「從吐谷渾行三千五百里至鄯善城。其城自立王，爲吐谷渾所吞。今城內主是吐谷渾第二息寧西將軍，總部落三千以禦西胡。」(註一八)此記未言其城是否尙有土著，然據吾人所知別一史料，宋雲等經過鄯善之前約三十年時，鄯善遺民業已散盡矣。

註一八：洛陽伽藍記卷五。

南齊書卷五九芮芮傳：「益州刺史劉俊遣使江景玄使丁零，宣國威德。道經鄯善于闐：鄯善爲丁零所破，人民散盡；于闐尤信佛法。丁零僭稱天子，勞接景玄，使反命。芮芮常由河南道而抵益州。」俊南齊書卷三七有傳，未明載其何年爲益州刺史。然同書卷三武帝紀曾明白著錄：永明九年(四九一)正月甲午以劉俊爲益州刺史；十一年(四九三)二月丙午以王文和爲益州刺史。則俊於永明九年正月初一日爲益州刺史，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以王文和代之，合計在

任僅兩年五十四日。遣江景玄使丁零應在此時間中。所謂丁零，證以魏書高車傳「諸夏以爲高車丁零」一語，應指高車。蓋從益州假河南道（青海）而赴吐魯番西北之丁零王庭，固須經過鄯善國境，然無須遠至于闐（和闐）。又一方面，不得謂此丁零爲嚙噠，若赴嚙噠，則所經過之地尚多，不僅鄯善于闐而已，可取宋雲行記覆按也。意者景玄在道聞知「于闐尤信佛法」，並未親蒞其境。總之鄯善人民散盡，應係事實。其事或在高車盡徙前部胡人之後。高車既破車師前國，南下越庫魯克山抄略鄯善國境，亦意中必有之事。其時疑在太和十七年（四九三）前，北魏罷鎮戍，或卽爲此，所以拜伏連籌爲護西戎中郎將，而吐谷渾由是「地兼鄯善且末」。

鄯善人民散盡，然有一部分可以尋其踪跡也。五世紀中葉國王比龍率領西走且末之四千家或者散居且末一帶。留居國內之四千家，似有一部分北走伊吾，舊唐書卷四十伊吾（今哈密）條下云：「後魏後周鄯善戎居之」；又納職（哈密西南之拉布楚克）條下云：「貞觀四年（六四〇）於鄯善胡所築之城置納職縣」。（註一九）光啓元年十二月（八八六年二月二日）寫本沙州圖經納職縣條下云：「右唐初有土人鄯伏陁，屬東突厥，以徵稅繁重，率城人入磧奔鄯善。至并吐渾居住。歷焉耆，又投高昌，不安而歸。胡人呼鄯善爲納職，既從鄯善而歸，遂以爲號耳。」

註一九：參看元和郡縣志卷四十納職條；新唐書卷四十納職條。

既云「後魏後周鄯善戎居之」，則鄯善人民之來伊州，應上溯至五世紀末年。至唐初時，鄯善故地已爲吐谷渾人之居地，故鄯伏陁復返納職。「既從鄯善而歸」，歸字應作來字解，蓋其地之名納職，應早在鄯伏陁重來此地之前也。又據圖經，貞觀四年，伊吾羣胡慕化，伊吾城主石萬年率七城內附，因於其地置西伊州。又可見當時居留伊州者尚有昭武九姓之人。唐於伊州置三縣：曰伊吾，曰柔

遠，曰納職。納職一城獨置一縣，具見其城之重要，今拉布楚克之廢城尚存也。

由高車覆羅部之西遷，遂致車師鄯善兩國遺民之分散，世事之轉達有如此者。西域人種分併離合之例若此者尚不知有若干，今天山南路已無 *Homo Alpinus* 之純粹種型，此治新疆人種學者所不可不知者也。

補 錄

魏書卷三十王安都傳：世祖(四二四至四五—)拜爲太子庶子，出爲鄯善鎮將；高宗時(四五三至四六五)爲內都大官卒。其人應與韓拔同時出鎮鄯善。同書卷三二高湖傳，湖孫猛虎，鄯善鎮錄事。湖侄孫幹，歷青州征虜府司馬，威遠將軍，鄯善鎮遠府長史，大昌初(五三二)卒。傳文甚簡，未著拜官年月。高湖四子，猛虎爲第二子各拔之子。湖第三子謚爲高歡之祖，因是生卒年皆可考見。謚爲四二八至四七二年間人；謚長子樹生(北齊書本紀僅作樹)，爲四七二至五二六年間人；樹生長子歡爲四九六至五四七年間人。猛虎與幹，似均年長於樹生；假定猛虎等長於樹生十歲，官鄯善時，得在三十歲左右。則又可間接證明江景玄經過鄯善(四九二至四九三年間)前，丁零殘破鄯善時，其地或尚有元魏鎮戍。四九三年拜伏連籌爲吐谷渾王，領護西戎中郎將，蓋以西陲委之。韓拔伏連籌皆拜征西將軍(第二品)，而高幹時僅置鎮遠將軍(第四品)，具見當時已不重視鄯善矣。

高昌事輯

西陸交通樞紐，在有文獻可徵以前，似爲敦煌。敦煌似譯音，漢書應劭注：「敦，大也，煌，盛也，」望文生義，未足據也。漢書息夫躬傳，烏孫有地名彊煌，亦爲相類之譯名，訓爲壯盛可乎？古代蘇勒河似注入蒲昌海，後之白龍堆，乃鹽澤之遺蹟，湖水遷徙，鹽澤積而成堆。海之西岸又有塔里木河東注。古之行旅卽沿河湖行，是一天然孔道，因知必止於敦煌。張騫擊空以後，開四郡，列兩關，置亭燧，屯田於渠犂，漢威由是西展。顧當時匈奴勢未衰，必須置戍卒以守通道。於是敦煌以西有樓蘭城，是爲當時漢威西漸之中心。此城之南有伊循城（今密蘭），西有注濱城（今營盤），北有高昌壁，皆爲當時屯戍援應之地。其後樓蘭、伊循、注濱先後荒廢，僅有高昌一地延存至於元代。其初八百餘年間，中國文化移植西域，僅在斯地饒有成績，則研究其沿革變遷，亦東西交通史中之一重要章節也。

高昌之建置凡三變，其始也爲戊己校尉屯駐之所，始漢初元元年（前四八）迄晉咸和二年（三二七），是爲高昌壁時代。前涼張駿於其地置郡縣，始咸和二年，迄魏太平眞君三年（四四二），是爲高昌郡時代。沮渠無諱據其地而立國，始沮渠氏承平元年（四四三），迄麴氏延壽十七年（六四〇）而爲唐所滅，是爲高昌國時代。高昌壁時代，中國與山北遊牧種族互爭其地，史文記錄最簡。高昌郡時代史文亦簡，然有釋藏記傳可以補充。高昌國時代，吾人所知較詳。沮渠氏凡二王十八年（四四二至四六〇）而滅於蠕蠕。麴氏繼之，凡三王三十一年（四六〇至四九一）而滅於高車。次張氏立五年（四九一至四九六）爲國人所殺。次馬氏在位三年（四九六至四九九）亦爲國人所殺。最後麴氏享國最久，凡十王，

傳一百四十一年(四九九至六四〇)而滅。唐滅高昌置郡縣，貞元七年(七九一)沒入吐蕃。六十年後又爲回紇所據，立國迄於元時。

自漢迄元，高昌中心應在今哈喇和卓之東，阿斯塔納之南，夷都護城廢址之中。歷代雖有和州、火者、霍州、水州諸名，或於此名之上加以哈刺(此言黑)之號，然皆爲高昌二字重譯之訛。元末明初土魯番興，似徙國於今之哈喇和卓地方，而爲土魯番所并。明史卷三二九火州傳云：「火州又名哈刺(此下應脫火州二字)，在柳城(古柳中，今魯克沁)西七十里，土魯番東三十里(里數誤，應作土魯番東百里，蓋同卷土魯番傳云，「土魯番在火州西百里」)東有荒城即高昌國都，」可以證已。

是編專就有文可徵者輯之，至若語言、宗教、藝術，別有專書在，未能傍及也。——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四日命九兒先銘筆受訖。

(1) 漢書卷九六下車師傳：「……元始(一至五)中，車師後王國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門關，往來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開以省道里半，避白龍堆之隄。車師後王姑句以道當爲挂置，心不便也。地又頗與匈奴南將軍地接，普欲分明其界，然後奏之。召姑句使證之，不肯，繫之。姑句數以牛羊贖吏，求出不得。姑句家矛盾生火，其妻股紫陬謂姑句曰：矛盾生火，此兵氣也，利以用兵。前車師前王爲都護司馬所殺，今久繫必死，不如降匈奴。即馳突出高昌壁，(註一)入匈奴……」

註一：高昌壁之稱始見於此，因此元始中戊己校尉即居高昌壁。漢書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云：戊己校尉元帝初元元年(前四八)置。卷九六上西域傳總叙云：自元帝時(前四八至三三)復置戊己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似戊己校尉之置不始於元帝時，其實非也。同傳言神爵二年(前六〇)始置都護，并護南、北二道。「於是徙屯田於北胥鞬，披莎車之地；屯田校尉始屬都護。」是知戊己校尉初名屯田校尉，元帝時復置屯田校尉，特改名爲戊己校尉而已。「莎車」應是車師之誤，蓋莎車在今葉爾羌，遠去千數百里外，常時不應有屯田之事。兩漢書莎車、車師互

誤之事，不祇一見。後漢書卷七七班超傳云：「初月氏嘗助擊車師有功……因求漢公主。」檢同傳。先是超擊莎車，康居引兵救之。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超乃賂遺月氏王，曉示康居罷兵。則助超擊莎車有功，與車師無涉。此處誤莎車爲車師，與前文誤車師爲莎車之例正同。車師傳：「車師後王國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門關」一語，疑有訛誤。當時玉門關在今敦煌西之小方盤城，出西域者必經此。五船固不能確指爲今之何地，要在庫魯克山中。「徐普欲開以省道里半，避白龍堆之隄，」其意欲言前者從玉門關赴車師前王庭，須越白龍堆至蒲昌海北之樓蘭城，然後北車師；今改用新道，可省道里之半。與天山北之車師後國毫無關係，此條「車師後王國」疑係涉下文車師後王而致誤。當時車師前後國關係密切。徐普之時「前王爲都護司馬所殺」，疑後王姑句兼攝前國事，故普召使證之。傳抄者以事涉車師後王，因誤以新道經過車師後國中，於是改前國爲後國，殊不知與地理方位皆不合也。沙州圖經殘卷，高昌國通道中有大海道，「出柳中界，東南向沙洲一千三百六十里，常流沙，人行迷誤。有泉井，鹹苦，無草。行旅負水擔糴，履踐沙石，往來困敝。」此道疑是今從魯克沁（柳中）南通六十箇泉、又東南通敦煌之支道。新疆圖志卷八十（四頁），注云：「若干程未知其詳。光緒三年（一八六七）陝回餘匪數百人，由敦煌掠糴出此道，至破城子休息。逾旬，西合於安集延，而哈密吐魯番守兵皆不知覺。」徐普所欲通者或卽此道。總之，當時赴西域各國者，皆出玉門，不經伊吾（哈密）。而屯田車師前王國之屯田校尉或戊己校尉應居高昌壁。不僅徐普之時惟然也，古之高昌壁，似與後之高昌郡治高昌國並在今哈喇和卓東之廢址中。歐陽玄高昌使氏家傳云：「高昌者，今哈刺和綽，」元人早已有此考定。近年出土寫本有 Qoco，乃回鶻語譯寫之高昌名稱，是知高昌一地經過千四百年，方位未遷徙也。

(2) 後漢書卷一一八西域總敘：「……自敦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餘里。自伊吾北通車師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後部金滿城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門戶也。故戊己校

尉更互屯焉。……」(註二)

註二：漢書卷九六上西域傳總叙云：「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僅錄南北兩道之起迄點，未言自敦煌循何道至鄯善、車師。細繹漢書之文，似其始也出陽關，經婼羌西北至鄯善。其後玉門關西徙，而於故樓蘭城置屯戍，似南北兩道皆出玉門。西行至故樓蘭城，或由此城北通高昌壁，或由此城南通鄯善，或由此城西北通焉耆、龜茲：此城蓋爲通西域之樞紐。至後漢時（七三年）與匈奴爭伊吾，由是又關伊吾西通高昌壁一道；然此道自漢迄隋不常爲中國有。根據後漢書西域傳文，似出玉門涉鄯善而後北通伊吾，然與地勢不合，疑文有脫誤，今小方盤城（古之玉門）以西，不聞有路北通伊吾，赴哈密（古之伊吾）者，今皆從安西（唐之瓜州）西北出猩猩峽。然敦煌亦有支路北通此道之大泉子。後漢書西域傳原文似言自敦煌北通伊吾千餘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九字疑爲錯簡。今之哈喇和卓（古之高昌）在哈密西，傳言「北通」亦誤。

(3) 後漢書卷一一八西域傳總敘：「〔永元〕三年（九一），班超遂定西域，因以超爲都護，居龜茲；復置戊己校尉領兵五百人，居車師前部高昌壁……。」(註三)

註三：以此文與漢書車師傳文合觀之，足證戊己校尉始終屯駐高昌壁也。後漢書卷七八楊終傳有「遠屯伊吾、樓蘭、車師、戊己」語。此樓蘭所指者應是蒲昌海北之故樓蘭城，而非海南之鄯善國都。此戊己當然是戊己校尉所治之高昌壁。先是，匈奴、車師圍戊己校尉（七五），次年漢兵大破車師於交河城。章帝不欲疲敝中國，乃迎還戊己校尉。楊終上疏即在此年。後至班超定西域，遂復置戊己校尉。永初元年（一〇七）西域背畔，又棄西域。延光二年（一二三）班勇進屯柳中，破平車師，應復置戊己校尉於高昌壁。可參看後漢書卷七七班勇傳與卷一一八車師傳。

(4) 三國志卷二：「黃初三年（二二二）二月，鄯善、龜茲、于闐王各遣使奉獻。詔曰：西戎即敍，氏，羌來王，詩書美之。頃者西域外夷並款塞內附，其遣使者撫勞之。是後西域遂通，置戊己校尉。」（註四）

註四：三國志卷十六倉慈傳，太和（二二七至二三三）中，慈遷城煌太守，勞撫西域諸胡。及慈死，西域諸胡悉共會聚於戊己校尉及長吏治下發哀。流沙墜簡王國維序會節引此文，並云長吏二字必長史之訛，其說是也。則當時戊己校尉與西域長史自班勇以來屯駐故樓蘭城，至前涼張駿時（三二四至三四六）尙然。可參看鄯善事輯引文十四。

(5) 三國志卷三十引魏略西戎傳：「……從玉門關西北北經橫坑，辟三隴沙及龍堆，出五船北，到車師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轉西與中道合龜茲爲新道。……」（註五）

註五：晉書卷十四地理志載，魏時復分雍州爲涼州，刺史領戊己校尉，護西域如漢故事，至晉不改。證以此文，足見戊己校尉仍治高昌。可與前文(1)所錄車師傳文參看。

(6) 晉書卷八六張駿傳：「……西域長史李柏請擊叛將趙貞，爲貞所敗。議者以柏造謀致敗，請誅之。駿曰：吾每以漢世宗之殺王恢，不如秦穆之赦孟明，竟以減罪論。羣心咸悅。……初戊己校尉趙貞不附於駿，至是駿擊擒之。以其地爲高昌郡。……」（註六）

註六：晉書紀傳既經改訂，往往有年代不明或年代顛倒之病。駿傳繫此二事於咸和初（三二六）以後，石勒殺劉曜（三二九）之前，而於中間夾敘有楊宣伐龜茲、鄯善，分西界三郡置沙州等事。資治通鑑卷九五繫楊宣伐龜茲、鄯善事於咸康元年（三三五）。又卷九七繫分敦煌等三郡等沙州事於永和元年（三四五）。皆未詳何所本。然攷初學記卷八引顧野王輿地志：「晉咸和二年（三二七）置高昌郡，立田地縣，」則高昌郡之設置應在三二七年也。李柏敗後，擊擒趙貞者，似爲楊宣，擬與西伐龜茲鄯善同時，得高昌後，始置郡縣。晉書卷十四地理志載「敦煌晉昌西

域都護張茂以校尉玉門大護軍三郡三營爲沙州」二十五字語意不明。張茂(三二〇至三二四)已早死，與置沙州事無涉，應是傳抄之誤。三營似西域都護爲一營。案自班勇以後，西域祇設長史，晚至呂光時始有都護之命，此處西域都護猶言西域長史。長史居地，證以橘瑞超在故樓蘭城所得西域長史李柏致焉養國王書，名曰海頭，應是故樓蘭城之別名。一營隸校尉，此二字上晉志有脫文，疑脫戊己二字，或西胡二字，蓋當時有西胡校尉楊宣，並見元和郡縣志、資治通鑑著錄也。一營隸玉門大護軍，應駐玉門關一帶。三郡祇錄其二，尙闕一郡。洪亮吉十六國疆域志卷七斷爲西海郡。案西海郡在張掖郡北，應屬涼州，不應隔酒泉郡而遙隸沙州也。若論地勢，所闕之郡應是高昌。如作此解，晉書駿傳之文，始可得明。蓋駿即位以後，戊己校尉趙貞叛於高昌，西域長史李柏近在海頭，以兵討之。柏失利後，駿乃命西胡校尉楊宣討之。高昌既平，改置郡縣，於是論功行賞，合三郡三營置沙州，以楊宣爲刺史。自是以後，高昌壁一變而爲高昌郡，戊己校尉之職似廢。田地縣應在高昌東南五十里之柳中，晚至貞觀十四年(六四〇)滅高昌時，其名尙存也。

(7) 晉書卷一一二呂光載記：「……堅聞光平西域，以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玉門已西諸軍事、安西將軍、西域校尉，道絕不通。光旣平龜茲，有留焉之志。時始獲鳩摩羅什，羅什勸之東還，語在西夷傳。光於是大饗文武，博議進止，衆咸請還，光從之。以駝二萬餘頭，致外國珍寶及奇伎異戲殊禽怪獸千有餘品，駿馬萬餘匹。而苻堅高昌太守楊翰說其涼州刺史梁熙距守高桐伊吾二關，熙不從。光至高昌，翰以郡迎降。……」(註七)

註七：資治通鑑卷一〇六：太元十年(三八五)九月，「呂光自龜茲還至宜禾，秦涼州刺史梁熙謀閉境拒之。高昌太守楊翰言於熙曰：呂光新破西域，兵強氣銳，聞中原喪亂，必有異圖。河西地方萬里，帶甲十萬，足以自保。若光出流沙，其勢難敵。高梧谷口，險阻之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旣窮渴，可以坐制。如以爲遠，伊吾關亦可拒也。度此二

阨，雖有子房之策，無所施矣。熙弗聽。」胡三省註曰：「高梧谷口當在高昌西界；「伊吾縣，晉置，屬晉昌郡，有伊吾關。」載記谷口作高桐。通鑑作高梧。此名若爲音譯，則未知孰是；若爲漢名，似應以高桐爲是，胡桐爲西域特產，梧桐決不能移植於南疆也。胡三省註如不誤，高桐谷口應在脫克遜南；伊吾關或在今安西境內，蓋不可必伊吾關卽是古之伊吾盧也。呂光用兵來去皆經高昌，歸時且至玉門，所循者應是唐代柳中、敦煌間之大道。由此文可知前秦時仍置高昌郡也。

(8) 晉書卷一二二呂光載記：「……羣議以高昌雖在西垂，地居形勝，外接胡虜，易生翻覆，宜遣子弟鎮之。光以子覆爲使持節鎮西將軍，都督玉門已西諸軍事，西域大都護，鎮高昌；命大臣子弟隨之。……」(註八)

註八：晉書繫其事於太元二十一年(三九六)前。資治通鑑卷一〇八繫其事於太元十九年(三九四)七月。具見後涼時高昌仍置郡，並爲西方重鎮。

(9) 法顯行傳：「……於是還與寶雲等共爲焉夷國人不修禮義，遇客甚薄。智嚴、慧簡、慧嵬遂返向高昌，欲求行資。法顯等蒙符公孫供給，遂得直進西南。……」(註九)

註九：是爲弘始二年(四〇〇)庚子年事。是年西涼建國，然法顯經過敦煌時，李嵩(行傳作李浩)尙爲太守。此處焉夷，諸本多誤爲夷，卽焉耆也。時在呂光用兵十六年後，無怪其遇秦土沙門甚薄。

(10) 出三藏記集卷二：「方等檀持陀羅尼經四卷，晉安帝時(三九七至四一八)，高昌郡沙門釋法衆所譯出。」(註一〇)

註一〇：晉安帝時，適當西涼立國之時，由此可見西涼亦置有高昌郡。法衆譯經所在，大唐內典錄卷三引竺道祖晉世雜錄，謂在張掖；開元釋教錄卷四並引寶唱錄云：「在高昌郡譯，未詳孰是。」當時張掖、敦煌、高昌等郡皆有譯場，法衆既是高昌人，譯經本郡，亦爲意中必有之事。當時高昌人尙有道普法盛等遊歷西域，撰有行傳。此二人皆附見高僧傳

卷二曇無讖傳。

(11) 宋書卷九八且渠傳：「……高祖踐阼（四二〇），以歆爲使持節都督高昌、敦煌、晉昌、酒泉、西海、玉門、堪泉七郡諸軍事護羌校尉征西大將軍酒泉公。」（註一一）

註一一：歆，西涼王李暠子。宋高祖踐阼之年，即李暠敗亡之年。十六國疆域志卷九所錄西涼諸郡名二十有一，然無高昌、玉門、堪泉。高昌爲郡，已見前條。晉書卷八七李暠傳，暠被推爲涼公後，「又遣宋繇東伐涼與，並擊玉門已西諸城，皆下之；遂屯玉門、陽關，廣田積穀，爲東伐之資」。疑當時曾置玉門郡，而史有闕文。晉昌郡有淵泉縣，歆在位時或曾分置一郡，而經唐人避諱，改作堪泉，抑堪泉爲湛泉之誤歟？——晉書卷一二九沮渠蒙遜傳載蒙遜以隗仁爲高昌太守。當時高昌尙屬西涼，此高昌疑爲晉昌之誤。北涼并西涼後應仍置高昌郡。魏書卷九九沮渠傳有高昌太守闕爽，可以證已。

(12) 高僧傳卷三曇無竭傳：「……嘗聞法顯等躬踐佛國，乃慨然有妄身之誓，遂以宋永初元年（四二〇）招集同志沙門僧猛曇朗之徒二十五人，發跡此土，遠適西方。初至河南國，仍出海西郡，進入流沙到高昌郡。經歷龜茲沙勒諸國。……」（註一二）

註一二：攷其行程，與法顯等大同小異，似從吐谷渾境逾山至張掖，然後進至敦煌，出玉門，逕赴高昌。

(13) 出三藏記集卷八大涅槃經記：「……其胡本本是東方道人智猛從天竺將來，暫憩高昌。……河西王遣使高昌取此胡本，命曇無讖譯出。……」（註一三）

註一三：出三藏記集卷十五智猛傳，猛於弘始六年（四〇四）招結同志沙門十有五人發跡長安，至涼州城。既而西出陽關，入流沙，遂歷鄯善、龜茲、于闐諸國而抵天竺。後於甲子歲（四二四）發天竺，唯猛與曇無讖獨還涼州。證以此文，大涅槃經翻譯之時，最早應在四二四年冬季。然則高僧傳卷二曇無讖傳謂大涅槃前分係由讖自己携來，誤矣。出三

藏記集卷二謂「偽河西王沮渠蒙遜玄始十年（四二一）十月二十三日譯出，」亦誤。

(14) 出三藏記集卷十五沮渠安陽侯傳：「……少時嘗渡流沙到于闐國。……既而東歸，於高昌郡求得觀世音彌勒二觀經各一卷。及還河西，即譯出禪要，轉爲漢文。……」（註一四）

註一四：出三藏記集卷二又著錄云：「前二觀先在高昌郡，久已譯出，於彼齋來京都。」安陽侯名京聲，蒙遜之從弟也，涼亡（四三九）後奔宋。

(15) 出三藏記集卷二賢愚經十三卷：「宋元嘉二十二年（四四五）出。」「宋文帝時（四二四至四五三），涼州沙門釋曇學威德於于闐國得此經胡本，於高昌郡譯出。」（註一五）

註一五：曇學亦作曇覺，威德亦作成德。高昌郡應從大唐內典錄卷四作高昌國，蓋沮渠無諱業已建國高昌，出經之年，爲其承平三年也。然內典錄「於高昌國天安寺譯」一語微誤。出三藏記集卷九賢愚經記云：「……河西沙門釋曇學威德凡有八僧，結志遊方，遠尋經典。於于闐大寺遇般遮于瑟之會。……於是競習胡音，析以漢義，精思通譯，各書所聞。還至高昌，乃集爲一部。既而踰越流沙齋到涼州。……元嘉二十二年，歲在乙酉（四四五），始集此經。京師天安寺沙門釋弘宗者，……隨師河西……躬踏其事……。」則天安寺在建康不在高昌也。當時高昌有一尼寺名都郎中寺，見寶唱比丘尼傳卷四馮尼傳。略云：「馮尼者，本姓馮，高昌人也。時人敬重，因以姓爲號。年三十出家，住高昌都郎中寺。……時有法慧法師，精進邁羣，爲高昌一國尼依止師。馮後忽謂法慧言……罽梨可往龜茲國金花寺帳下直月聞當得勝法。……馮年九十六，梁天監三年（五〇二）卒。」此傳專言靈異，故不列爲專條，僅附識於此。

(16) 魏書本紀卷七下：太和二十一年（四九七）十二月己卯「高昌國遣使朝貢」。——卷八永平元年（五〇八）是歲高昌國王麴嘉遣其兒子私署左衛將軍孝亮奉表來朝，因求內徙，乞師迎接。」——永平二年（五〇九）正月乙未，「高昌國遣使朝貢」。六月，「高昌國遣使

朝獻」。八月戊申，「高昌……諸國并遣使朝獻」。——永平三年（五一〇）二月丙午，「高昌鄧至國并遣使朝獻」。——延昌元年（五一二）十月，「……高昌……諸國并遣使朝獻」。——延昌二年（五一三）三月丙寅，「高昌國遣使朝獻」。——卷九延昌四年（五一五）九月庚申，「高昌……諸國并遣使朝獻」。——熙平元年（五一六）四月戊戌，「高昌陰平國并遣使朝獻」。七月乙酉，「高昌國遣使朝獻」。——神龜元年（五一八）五月，「……高昌諸國并遣使朝貢」。——正光二年（五二一）六月己巳，「高昌國遣使朝貢」，十一月乙未朔，「高昌國遣使朝貢」。——卷十，建義元年（五二八）六月癸卯，「以高昌王世子光爲平西將軍瓜州刺史，襲爵秦臨縣開國伯高昌王」。——卷十一，太昌元年（五三二）九月丙辰，「高昌國遣使朝貢」。——永熙二年（五三三）十月癸未，「以衛將軍瓜州刺史秦臨縣開國伯高昌王，麴子堅爲儀同三司，進爵郡王」。〔註一六〕

註一六：魏書本紀於四九七、五〇八、五〇九、五一〇、五一二、五一三、五一五、五一六、五一八、五二一、五二八、五三二、五三三等等年下，著錄有高昌朝貢之事。唯在五〇九年著錄三次，五一六與五二一年各著錄二次。冊府元龜卷九六九尙著錄有五三三年六月一次。高昌王名見於魏書本紀者三人：曰麴嘉，曰麴光，曰麴堅。證以近年高昌出土墓碑，嘉年號重光（五〇〇至五二三），光年號未詳（五二四至五三〇），堅年號章和（五三一至五四八）。羅振玉高昌麴氏記年云：「江西李氏藏敦煌石室所出高昌人書維摩義記，卷二末署甘露二年正月二十七日沙門靜志寫記。不署干支，初不知當何代。高昌嗣君即位，皆踰年改元，疑甘露爲光紀元。」案：歷代年號甘露可攷者有五：漢宣帝（前五三至四九）；三國魏高貴鄉公（二五六至二六〇）；三國吳主孫皓（二六五至二六六）；前秦苻堅（三五九至三六五）；遼東丹王（九二六至九二七）。余疑此甘露是苻堅年號，前涼不奉中興正朔，張駿會於咸和五年（三三〇）稱臣於石勒（晉書卷七）；張玄靚稱臣於苻堅，其事亦有可能也。余初亦採用羅

說，近復檢出苻堅年號，並識於此，以俟續考。

(17)魏書卷一〇一高昌傳：(註一七)「高昌者，車師前王之故地，漢之前部地也。東西二百(原誤千，從北史改)里，南北五百里，四面多大山。或云，昔漢武遣兵西討，師旅頓斃，其中尤困者因住焉。地勢高敞，人庶昌盛，因云高昌。亦云其地有漢時高昌壘，故以爲國號。東去長安四千九百里。漢西域長史戊己校尉並居於此。晉以其地爲高昌郡，張軌、呂光、沮渠蒙遜據河西，皆置太守以統之。去敦煌十三日行。國有八城，皆有華人。地多石磧。氣候溫暖。厥土良沃，穀麥一歲再熟。宜蠶，多五果，又饒漆。有草名羊刺，其上生蜜，而味甚佳。引水溉田。出赤鹽，其味甚美。復有白鹽，其形如玉，高昌人取以爲枕，貢之中國。多蒲桃酒。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國中羊馬牧在隱僻處以避寇，非貴人不知其處。北有赤石山，七十里有貪汙山，夏有積雪。此山北，鐵勒界也。世祖時(四二四至四五二)，有闐爽者，自爲高昌太守。太延中(四三五至四三九)，遣散騎侍郎王恩生等使高昌，爲蠕蠕所執。真君中(四四〇至四五二)，爽爲沮渠蒙遜所襲，奪據之。無諱死，弟安周代立。和平元年(四六〇)爲蠕蠕所并，蠕蠕以闐伯周爲高昌王。其稱王自此始也。太和初(四七七至四九九)，伯周死，子義成立。歲餘，爲其兄首歸所殺，自立爲高昌王。〔十〕五年(四九一，原作五年，今補〔十〕字，說詳後。)高車王阿伏至羅(原作可至羅，今改正，說後詳。)殺首歸兄弟，以敦煌人張孟明爲王。後爲國人所殺，立馬儒爲王，以鞏顧禮、麴嘉爲左右長史。二十一年(四九七)遣司馬王體玄奉表朝貢，請師迎接，求舉國內徙。高祖納之，遣明威將軍韓安保率騎千餘赴之。割伊吾五百里，以儒居之。至羊棗水，儒遣禮嘉率步騎一千五百迎安保；去高昌四百里而安保不至。禮等還高昌，安保亦還伊吾。安保遣使韓興安等十二人使高昌，儒復遣顧禮將其世

子義舒迎安保至白棘城，去高昌百六十里。而高昌舊人情戀本土，不願東遷，相與殺儒而立麴嘉爲王。嘉字靈鳳，金城榆中人。既立，又臣於蠕蠕那蓋。顧禮與義舒隨安保至洛陽。及蠕蠕主伏圖爲高車所殺（五〇九），嘉又臣高車。初，前部胡人悉爲高車所徙，入於焉耆。焉耆又爲嚙噠所破滅，國人分散，衆不自立，請王於嘉，嘉遣第二子爲焉耆王以主之。永平元年（五〇八，原誤熙平元年，今改，說詳後），嘉遣兄子私署左衛將軍田地太守孝亮朝京師，仍求內徙，乞軍迎援。於是遣龍驤將軍孟威發涼州兵三千人迎之。至伊吾，失期而反。於後十餘遣使獻珠像、白黑貂裘、名馬、鹽枕等，款誠備至。惟賜優旨，卒不重迎。三年（五一〇），嘉遣使朝貢，世宗又遣孟威使詔勞之。延昌中（五一二至五一五），以嘉爲持節平西將軍瓜州刺史秦臨縣開國伯，私署王如故。熙平初（五一六），遣使朝獻。詔曰：「卿地隔關山，境接荒漠，頻請朝援，徙國內遷。雖來誠可嘉，卽於理未帖（原作帖，從北史改。）何者，彼之毗庶，是漢、魏遺黎，自晉氏不綱，困難播越。成家立國，世積已久，惡徙重遷，人懷戀舊。今若動之，恐異同之變爰在肘腋，不得便如來表。」神龜元年（五一八）冬，孝亮復來求援內徙，朝廷不許。正光元年（五二〇），肅宗遣假員外將軍趙義等使於嘉。嘉朝貢不絕。又遣使奉表，自以邊遐不習典誥，求借五經諸史，并請國子助教劉燮（原作燮，從北史改）以爲博士，肅宗許之。嘉死，贈鎮西將軍涼州刺史。子堅立。於後關中賊亂，使命遂絕。普泰初（五三一），堅遣使朝貢。除平西將軍瓜州刺史秦臨縣伯，王如故，又加衛將軍，至永熙中（五三二至五三四），特除儀同三司，進爲郡公。後遂隔絕。」

註一七：魏書此卷原闕，用北史補。此據商務印書館影印百納本轉錄，惟增二字，改四字。高昌東西距離，北史原作二百里，周書、隋書并作三百里，千字應誤，從北史改。唐代東西疆域較廣，亦不過八百里，魏

時不應有二千里。高車王殺首歸兄弟，原作太和五年（四八一），今考魏書卷一〇三高車傳，太和十一年（四八七）豆嵩犯塞，阿伏至羅等固諫不從，怒率所部之衆西叛至前部西北自立爲王。太和五年蠕蠕可行予成尙在位，其子豆嵩尙未繼立，則高車尙未西遷，焉有殺高昌王兄弟事，五年上應奪一「十」字。余在輔仁學誌第十一卷高車之西徙與車師鄯善國人之分散一文中別有考，茲不重述。高車王名原作可至羅，應有脫誤，魏書紀傳皆作阿伏至羅，今改正。永平元年（五〇八）原誤熙平元年（五一六），北史誤同。案季亮入朝請求內徙，魏書本紀繫於永平元年下。即據本傳下文，有「世宗又遣孟威使詔勞」語。熙平（五一六至五一七年八月）是肅宗年號，永平（五〇八至五一二年三月）是世宗年號。季亮請徙之年如爲熙平元年，則其後不得有世宗又遣孟威事，又後更不得重言「熙平初」也。「於理未帖」，帖字原作怙，意雖勉強可通，究不如帖字之妥。劉寔原作劉變，並據北史改正。——高昌之立國始於沮渠無諱，無諱已稱王，不自鬲伯周始也。伯周與爽似爲同族，然未詳其親屬關係。義成之立，似在四七七年，首歸殺義成，似在四七八年。阿伏至羅殺首歸而立張孟明，應爲四九一年事。高昌人殺孟明而立馬儒，若據元和郡縣志卷四十，事在太和二十年（四九六）。次年（四九七）請求內徙，魏書本紀書高昌國遣使朝貢，事在是年十二月己卯。是年十二月甲寅朔，小建，己卯爲二十六日，則太和二十一年僅餘三日。資治通鑑卷一四一書馬儒請內徙，魏遣使迎之，至立麴嘉爲王等事於太和二十一年內，時間未免太速。黃文弼高昌麴氏紀年據所得高昌「墓表所署之重光年號及干支推算，則魏景明元年即重光元年。高昌制度多同中國，新君卽位，踰年改元，如賈茂、伯雅、文泰皆然。是知景明之前一年，即太和二十三年，爲嘉立之年，次年即改元爲重光也，與周書嘉立、太和末之說亦相合。」其說是也。則儒立三年而被殺，嘉立於四九九年，而於次年改元重光。當時王高昌者逼於北方強鄰，多不自安，故請內徙。既知內援不足恃，遂歷臣於蠕蠕高車突厥以自保。馬儒時，與嘉同爲左右長史之鞏顯禮，隨儒子義舒至洛陽後，似又降蠕蠕。魏書卷一〇三蠕蠕傳，熙平二

年(五一七)朝魏之蠕蠕使臣中有顧禮名,應屬一人也。

(18) 魏書卷九九沮渠傳:「……太平真君三年(四四二)春,鄯善王比龍西奔且末,其世子乃從安周,鄯善大亂,無諱遂渡流沙,士卒渴死者大半,仍據鄯善。先是,高昌太守闕爽爲李寶舅唐契所攻,聞無諱至鄯善,遣使詐降,欲令無諱與唐契相擊。無諱留安周住鄯善,從焉耆東北趣高昌。會蠕蠕殺唐契,爽拒無諱。無諱將衛興奴詐誘爽,遂屠其城,爽奔蠕蠕。無諱因留高昌。五年(四四四)夏,無諱病死,安周代立。後爲蠕蠕國所并。」(註一八)

註一八:先是,西涼亡(四二一),晉昌太守唐契率其甥李寶奔伊吾(四二三),臣於蠕蠕。北涼亡(四三九),沮渠無諱走鄯善(四四二),寶自伊吾南歸敦煌,又臣於魏。蠕蠕討唐契,契乃西圖高昌。闕爽因求救於無諱,無諱襲據其地,仍建國號曰涼。次年(四三三)改元承平。中村不折所藏高昌寫本佛經有「承平十五年歲在丁酉」,又「歲在己丑涼王大且渠安周所供養經」等題記。己丑是太平真君十年(四四九),丁酉是天安三年(四五七),因知無諱年號安周仍相沿未改。德國考察團在高昌故址得有承平三年(四四五)刻石,上題「涼王大且渠安周造象記」,又證其國號仍曰涼也。

(19) 魏書卷四三唐和傳:「……李氏爲沮渠蒙遜所滅,和與兄契攜外甥李寶避難伊吾。招集民衆二千餘家,臣於蠕蠕,蠕蠕以契爲伊吾王。經二十年,和與契遣使來降。爲蠕蠕所逼,遂擁部落至于高昌。蠕蠕遣部帥阿若率騎討和,至白力城,和率騎五百先攻高昌,契與阿若戰歿。和收餘衆奔前部王國,時沮渠安周屯橫截城,和攻拔之,斬安周兄于樹。又尅高寧、白力二城,斬其戍主。遣使表狀,世祖嘉其誠款,屢賜和。和後與前部王車伊洛擊破安周,斬首三百。世祖遣成周公萬度歸討焉耆,和與伊洛率所領赴度歸……。」(註一九)

註一九：此傳關係高昌之史地甚巨，余在中央亞細亞創刊號高昌城鎮與唐代蒲昌一文中別有考證，茲僅言其大略而已。白力城應是文(17)高昌傳之白棘，梁書高昌傳之白刀，今之闐展。橫截城似今之勝金。高寧城應是今之罕都。「和率騎五百先攻高昌」，高昌應從北史卷二七唐和傳作高寧。和先攻高寧，聞契戰歿，乃收餘衆奔前部王國。中途攻拔橫截，與車師取得聯絡，復率衆東攻，連下高寧、白力二城。由是高昌國北境與東境皆爲和據，其後不久安周得蠕蠕之助奪回故地，並滅車師。可參看後條。

(20)魏書卷三十車伊洛傳：「車伊洛，焉耆胡也，世爲東境部落帥。恒脩職貢，世祖錄其誠款。延和中(四三二至四三四)，授伊洛平西將軍，封前部王；賜絹一百匹，綿一百斤，繡文一具，金帶鞞帽。伊洛大悅。規欲歸闕，沮渠無諱斷路，伊洛與無諱連戰破之。時無諱卒(四四四)，其弟天周(應是安周之誤)奪無諱子乾壽兵。規領部曲，伊洛前後遣使招喻，乾壽等率戶五百餘家來奔，伊洛送之京師。又招喻李寶弟欽等五十餘人送詣敦煌。伊洛又率部衆二千餘人伐高昌。討破焉耆東關七城，虜獲男女二百人，駝千頭，馬千匹；以金一百斤奉獻。先是，伊洛征焉耆，留其子歇守城，而安周乘虛引蠕蠕三道圍歇，并遣使謂歇曰：爾父已投大魏，爾速歸首，當賜爾爵號。歇固守，連戰久之，外無救援，爲安周所陷，走奔伊洛。伊洛收集遺散一千餘家歸焉耆鎮。世祖嘉之，正平元年(四五二)詔伊洛曰：歇年尙幼，能固守城邑，忠節顯著，朕甚嘉之，可遣歇詣闕，伊洛令歇將弟波利等十餘人赴都。正平二年(四五三)伊洛朝京師，賜以妻妾奴婢田宅牛羊，拜上將軍，王如故。興安二年(四五三)卒。……」(註二〇)

註二〇：車伊洛，後條車師傳作車夷落。無諱佔高昌前，車師朝貢見於魏書本紀者，僅太延元年(四三五)二月一次，太延三年(四三七)三月

一次。此傳延和（四三二至四三四）似爲太延（四三五至四三九）之誤，然車師傳 車夷落上書有其亡父「遣使表獻不空於歲」語，是知史有闕文。無諱弟天周早死，此傳文天周應是安周之誤。宋書卷九八渠傳書天周死事較魏書紀傳爲詳，據云元嘉十八年（四四一）「七月拓跋燾遣軍圍酒泉。十月城中饑，萬餘口皆餓死。天周殺妻以食戰士，食盡城乃陷。執天周至平城殺之。」無諱尙有一弟，宋書作儀德，不知所終。魏書卷三十奚眷傳作宜得，據云：「無諱與宜得奔高昌，獲其二城。」則伊洛傳之天周，得亦爲宜得之誤也。據此傳與車師傳，伊洛似爲無諱兄弟所逼，先走焉耆而留其子歆守交河；已而歆亦奔焉耆。時焉耆已在太平真君九年（四四八）爲高度歸所破，伊洛父子依附魏兵以自存。其後魏兵退，伊洛遣歆先入朝（四五二），次年（四五三）身自入朝。逾年（四五四）死於洛陽。四五四年魏分東西，東魏遷鄴，車氏一族似尙留居洛陽。據伊洛傳，知歆有子名伯生（原誤伯主，據墓銘改）；又據洛陽出土車師前部王車伯生息鄴月光墓銘，知伯生有子名鄴月光。車師國已在太平真君十一年（四五〇）并入高昌，墓銘之「車師前部王」蓋爲魏之封號；六百年來見於載籍之車師，至是已名存而實亡矣。

(21) 魏書卷一〇二車師傳：（註二一）「……沮渠無諱兄弟之渡流沙也，鳩集遺人破車師國。真君十一年（四五〇），車師王車夷落遣使琢進薛直上書曰：臣亡父僻處塞外，仰慕天子威德，遣使表獻，不空於歲。天子降念，賜遺甚厚。及臣繼立，亦不闕常貢。天子垂矜，亦不異前世。敢緣至恩，輒陳私艱。臣國自無諱所攻擊，經今八歲。人民饑荒，無以存活。賊今攻臣甚急，臣不能自全，遂捨國東奔，三分免一。即日已到焉耆東界。恩歸天闕，幸垂賑救。於是下詔撫慰之；開焉耆倉給之。正平初（四五二）遣子入侍，自後每使朝貢。」

註二一：此卷用北史補。傳中之車夷落，即前條之車伊洛。觀其上書，知夷落先世歲有表獻，而魏書本紀失載，則所闕遺者多矣。無諱攻

擊，延有八載，可見車師、高昌年年皆有爭戰。「捨國東奔」，東字應爲南字之誤；焉耆在交河西，然從交河赴焉耆，先須南行入山，出銀山後西行；東奔須經高昌、蠕蠕疆界，爲事實所不許也。車伊洛傳載正平元年（四五二）遣子歇入朝，二年（四五三）伊洛自身入朝。羣族內徙，本國已爲高昌所并，何來使臣入朝。「自後每使朝貢」，蓋李延壽想像之詞也。

(22) 魏書卷一〇三高車傳：（註二二）「……彌俄突既立，復遣朝貢。……世宗（原文誤世祖，今改）詔之曰：卿遠據沙外，頻申誠款，覽揖忠志，特所欽嘉。蠕蠕、嚙噠、吐谷渾所以交通者，皆路由高昌，犄角相接。今高昌內附，遣使迎引，蠕蠕往來，路絕姦勢，不得妄令群小敢有陵犯，擁塞王人，罪在不赦。……」

註二二：此卷亦用北史補。補者常將北史中之謚號改爲廟號。北史高車傳此處世祖（四二四至四五二）作宣武，宣武是世宗（五〇〇至五一五）謚號，因知世祖乃世宗之誤。魏書卷八世宗紀，永平元年（五〇八）高昌國王鞠嘉求內徙，乞師迎接。又同書高昌傳遣孟威發涼州兵三千迎之，則此詔爲五〇八年詔也。彌俄突是豆嵩從子。

(23) 宋書卷五文帝紀，元嘉十九年（四四二）「六月壬午以大沮渠無諱（註二三）爲征西大將軍涼州刺史。」——二十一年（四四四）「九月甲辰以大沮渠安周爲征西將軍涼州刺史，封河西王。」——卷六孝武帝紀，大明三年（四五九）十月「戊申河西國遣使獻方物。庚戌以河西王大沮渠安周爲征虜將軍涼州刺史。」

註二三：無諱雖在四四二年得宋册封，然在次年改元承平，自號涼王。安周亦自稱爲大涼王，可參看文（18）沮渠傳後所引佛經題記與造象記。

(24) 宋書卷九八沮渠傳：（註二四）元嘉十八年（四四一）十月，「……執天周至平城殺之。于時虜兵甚盛，無諱衆饑，懼不自立，欲引衆西行。十一月，遣弟安周五千人伐鄯善，堅守不下。十九年（四四二）四月，無諱自率萬餘家棄敦煌西就安周，未至，而鄯善王

比龍將四千餘家走，因據鄯善。初，唐契自晉昌奔伊吾（四二三），是年攻高昌。高昌城主闕爽告急，八月，無諱留從子豐周守鄯善，自將家戶赴之。未至，而芮芮遣軍救高昌，殺唐契。部曲奔無諱。九月，無諱遣將衛焜夜襲高昌，爽奔芮芮。無諱復據高昌，遣常侍汜儒奉表使京師獻方物。太祖詔曰：往年狡虜縱逸，侵害涼土。西河王茂虔遂至不守。淪陷寇逆。累世著誠，以爲矜悼。次弟無諱克紹遺業，保據方隅，外接鄰國，內輯民庶，係心闕庭，踐修貢職。宜加朝命，以褒篤勳，可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涼、河、沙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西夷校尉，涼州刺史，河西王。無諱卒，弟安周立，二十一年（四四四）詔曰：故征西將軍河西王無諱弟安周，才略沈到，世篤忠款，統承遺業，民衆歸懷。雖亡士喪師，孤立異所，而能招率殘寡，攘寇自今，宜加榮授，垂軌先烈，可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涼、河、沙三州諸軍事，領西域戊己校尉，涼州刺史，河西王。世祖大明三年（四五九），安周奉獻方物。」

註二四：此傳可補魏書沮渠傳之闕遺。魏書沮渠傳留守鄯善者是無諱弟安周，而此傳作從子豐周，未知孰是。沮渠氏與北魏爲敵，南聯宋國以拒之，所以宋書識其事較魏書爲詳。芮芮卽魏書之蠕蠕，尙有茹茹，皆柔然之別稱。且渠氏初據高昌時曾假其力以滅車師，嗣後不知緣何與芮芮失和，國爲芮芮所并，而以闕伯周爲高昌王。闕伯周爲闕爽之親屬，假芮芮力而報十八年前襲據之舊怨歟？

(25) 梁書卷五四高昌傳：(註二五)「高昌國闕氏爲主，其後爲河西王沮渠茂虔弟無諱襲破之。其王闕爽奔于芮芮，無諱據之，稱王一世而滅。國人又立麴氏爲王，名嘉，元魏授車騎將軍司空公，都督秦州諸軍事，秦州刺史金城郡開國公，在位二十四年卒，諡曰昭武王。子子堅，使持節驃騎大將軍散騎常侍都督瓜州諸軍事，瓜州刺史，河西郡開國公，儀同三司，高昌王嗣位。其國蓋車師之故

地也，南接河南，東連敦煌，西次龜茲，北鄰勒勒。置四十六鎮，交河、田地、高寧、臨川、橫截、柳婆、滄林、新興、由寧、始昌、篤進、白刀等，皆其鎮名。官有四鎮將軍及雜號將軍、長史、司馬、門下校郎、中兵校郎、通事舍人、通事令史、諮議、校尉、主簿。國人言語與中國略同。有五經，歷代史，諸子集。面貌類高麗，辮髮垂之於背。著長身小袖袍，纓襠袴。女子頭髮辮而不垂，著錦纈櫻珞環釧。姻有六禮。其地高燥，築土爲城，架木爲屋，土覆其上。寒暑與益州相似。備植九穀，人多噉麩及羊牛肉。出良馬、蒲陶酒、石鹽。多草木，草實如罌，罌中絲如絛纒，名爲白纒子，國人多取織以爲布。布甚軟白，交市用焉。有朝烏者，旦旦集王殿前爲行列，不畏人，日出然後散去。大同（五三五至五四六）中，子堅遣使獻鳴鹽枕、蒲陶、良馬、毼毼等物。」

註二五：此傳與周書高昌傳，在高昌墓磚未發現前，皆爲研究高昌官制者取材之源。而其獨有之資料，厥爲高昌十二鎮名。高昌城鎮，魏書有城八，周書十六，隋書十八，唐書二十二，通典作三十二，疑爲二十二之誤。梁、周時代相錯，高昌鎮不至多至四十六，「四」字疑衍。諸城今地所在，余已在高昌城鎮與唐代蒲昌一文中別有攷。茲僅言：交河在今吐魯番西二十里之雅爾，田地在今魯克沁，篤進在脫克遜，高寧疑在罕都，橫截疑在勝金，新興疑在阿斯塔納，白刀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作白力，應是魏書高昌傳之白棘與通典卷一九一之東鎮城，祇有今之關展足以當之；唐於始昌置天山縣，核以元和郡縣志卷四十所識之距離，應在脫克遜之東不遠；由寧，南史作寧由，疑是傳寫之誤；證以高寧之例，此應作由寧也。可參看文(19)。

(26)續高僧傳卷十二道判傳：(註二六)「……保定二年（五六二），達於京邑。武帝賞接崇重，仍令於大乘寺厚供享之。經逾兩載，上表乞循先志。又蒙開許，勅給國書，并資行調。西度沙磧千

五百里，四顧茫然，絕無水草。乘飢急行，止經七夕，便至高昌國，是小蕃附庸突厥。又請國書，至西面可汗所。……不令西過，乃給其馬乘，遣人送還。……」

註二六：此條足資攷證者無多。惟證明突厥初興時，高昌即與修好，與延昌十五年（五七五）魏斌造寺銘所稱「見機而作，乃欲與之交好，永固邦疆。……遂同盟結婚」等語正合。又一方面證明當時西突厥可汗尙未識佛教。道判經行其地時，似在保定五年（五六五），下距造寺銘刊建之年僅十年矣。

(27) 周書卷四明帝紀：武成元年（五五九）閏五月，「庚申，高昌遣使獻方物」。卷五武帝紀保定元年（五六一）正月「癸酉，吐谷渾、高昌并遣使獻方物」。

(28) 周書卷五十高昌傳：（註二七）「高昌者，車師前王之故地。東去長安四千九百里。漢西域長史及戊己校尉並治於此。晉以其地爲高昌郡，張軌、呂光、沮渠蒙遜據河西，皆置太守以統之。其後有闕爽及沮渠無諱，並自署爲太守。無諱死，茹茹殺其弟安周，以闕伯周爲高昌王。高昌之稱王自此始也。伯周之從子首歸爲高車所滅。次有張孟明、馬儒相繼王之，並爲國人所害，乃更推立鞠嘉爲王。嘉字靈鳳，金城榆中人，本爲儒右長史。魏太和末（四九九）立。嘉死，子豎立。其地東西三百里，南北五百里，國內總有城一十六。官有令尹一人。比中夏相國；次有公二人，皆其王子也：一爲交河公，一爲田地公。次有左右衛；次有八長史：曰吏部、祠部、庫部、倉部、主客、禮部、民部、兵部等長史也。次有建武、威遠、陵江、殿中、伏波等將軍，次有八司馬，長史之副也。次有侍郎、校書郎、主簿、從事。階位相次，分掌諸事。次有省事，專掌導引。其大事決之於王，小事則世子及二公隨狀斷決。平章錄記，事訖即除，籍書之外，無久掌文按。官人雖有列位，並無曹府，唯每旦集於牙

門評議衆事。諸城各有戶曹、水曹、田曹。每城遣司馬侍郎相監檢校，名爲城令。服飾：丈夫從胡法，婦人略同華夏。兵器有弓箭刀楯甲稍。文字亦同華夏，兼用胡書。有毛詩、論語、孝經。置學官弟子以相教授，雖習讀之，而皆爲胡語。賦稅則計輸銀錢，無者輸麻布。其刑法、風俗、婚姻、喪葬，與華夏小異而大同。地多石磧，氣候溫暖，穀麥再熟，宜蠶，多五果。有草曰羊刺，其上生蜜焉。自嘉以來，世修蕃職。於魏大統十四年（五四八）詔以其世子玄喜爲王。恭帝二年（五五五）又以其田地公茂嗣位。武成元年（五五九），其王遣使獻方物。保定初（五六一），又遣使來貢。自燉煌向其國。多沙磧，道里不可準記，唯以人畜骸骨及駝馬糞爲驗。又有魍魎怪異，故商旅來往多取伊吾路云。」

註二七：此傳識高昌官制獨詳，證以近年所發現之碑銘墓磚，多與傳合。惟八部長史司馬，碑表有田部都官，而無史部祀部，疑史官誤記。將軍有建武、威遠、殿中，而無陵江、伏波，別有奮威、廣威、虎威、冠軍、寧朔、振武、建義等號。諸城有戶曹、田曹、而無水曹，別有客曹、兵曹、賊曹、雜曹，凡六曹。通典卷一九一高昌傳云：平高昌國，下其郡三，縣五，城三十二（應爲二十二之誤）。城主之外應有郡守、縣令。魏書高昌傳有田地太守；麴斌造寺碑有橫截太守；高昌諸墓磚上書交河郡者殆有十磚，則應亦有交河太守。同一造寺碑有橫截令、新興令，張延衡墓表有滄林令（斯坦因亞洲腹地攷古記第二冊一〇三五頁）。城主名稱，范羔墓表有之（同書一〇四三頁）。據此傳，吾人又知魏嘉立於太和末年，參合梁書高昌傳在位二十四年之文，與踰年改元之例，可知其在位年代爲五〇〇至五二三。黃君文弼所得墓磚，確定嘉之年號爲重光，其元年卽爲魏景明元年（五〇〇），足以訂正通鑑之誤。又一方面此傳識有二王名，一爲世子玄喜，一爲田地公茂。玄喜北史作玄嘉，應誤，決無祖孫同名之理。以墓磚證之，玄喜年號永平，在位二年（五四九至五〇〇）。茂，麴斌造寺碑作寶茂，年號建昌（新疆圖志卷八九誤作延昌），墓磚千

支證其在位六年（五五五至五六〇）。中間尙有一和平年號（五五一至五五四）應別屬一王。麴斌造寺碑有云：「又願昭武王已下五王之靈，濟愛欲之河，登解脫之岸」等語。昭武爲麴嘉謚號，見梁書高昌傳；合光堅、玄喜祇有四王，所闕一王，應是改元和平者。其名不見中國史書，或因在位不久，未會朝貢中國。此佚名之王與其後王寶茂，似爲兄弟行。蓋此傳云：「官有令尹一人比中夏相國；次有公二人，皆其王子也；一爲交河公，一爲田地公。」又云：「其大事決之於王，小事則世子及二公隨狀斷決。」因知高昌制度以世子爲令尹，其他王子爲二公。寶茂既以田地公嗣位，疑是兄終弟及，於是舊唐書高昌傳伯雅爲嘉六世孫，始得其解。麴斌造寺碑題名首高昌王麴寶茂，次高昌令尹麴口固；此人應是寶茂世子，寶茂後襲位者應卽斯人。高昌年號尙有延昌，必屬此王；推算墓碑所書之干支與年數，在位四十一年之久（五六一至六〇一）在位時應已朝貢中國，特史佚其名而已。新疆圖志錄麴斌造寺碑：寫其名作麴純固，願圖志訛誤甚多，不能必其是也。大谷光瑞西域攷古圖譜卷下有佛說仁王般若波羅蜜經卷上殘卷一紙，後有題記云：「延昌三十三年癸丑歲八月十五日白衣弟子高昌王胤口。」麴字下一字殘闕，又下一字漫漶不明。法國馬伯樂教授在亞洲腹裏攷古記（第二册六一九頁，又九八六頁）中根據斯坦因所得般若波羅蜜經第十八卷殘卷卷尾延昌三十九年（五九九）題記，識其王名爲麴韓固。兩字人名而上一字用韓字者罕見，似亦不可從。最後日本大谷勝真教授在高昌麴氏王統攷（京城帝國大學文學論叢第五輯一至四二頁）中，比較拓本與題記，斷爲乾固，蓋乾字得省寫爲軋，其說似較長。余欲證舊唐書伯雅爲嘉六世孫之說不誤，曾假擬玄喜與其後王爲兄弟，然延昌三十三年（五九三）殘卷題記有「願七世先靈考妣往識濟……」語；自嘉迄乾固，恰爲七世，若世作世代解，似又爲父死子繼，頗難決也。

(29) 續高僧傳卷二達摩笈多傳：「……又經二年，漸至高昌，客遊諸寺。其國僧侶，多學漢言。雖停二年，無所宣述。又至伊吾，便停一載。值難避地西南，……達于瓜州。……尋蒙帝旨，延入京

城，處之名寺，供給豐渥。即開皇十年（五九〇）冬十月也。……上（註二八）

註二八：笈多以五九〇年至京師，停留高昌似爲五八五至五八七年間事。停留伊吾，似爲五八七至五八八年間事。所值之難，疑指開皇八年（五八八）突厥可汗處羅侯西征阿波事。「其國僧侶，多學漢言」，足證當時漢語流行佛寺，不盡爲胡語也。根據此傳，笈多有大隋西國傳一部，隋書經籍志未著錄，則在唐初已佚而不傳矣。

(30) 隋書卷三煬帝紀，大業三年（六〇七）六月己亥，「吐谷渾、高昌並遣使貢方物。」（註二九）——五年（六〇九）四月壬寅「高昌、吐谷渾、伊吾并遣使來朝。」六月壬子，「高昌王麴伯雅來朝，伊吾吐屯設等獻西域數千里之地，上大悅。」……景辰「上御觀風行殿，盛陳文物，奏九部樂，設魚龍曼延，宴高昌王伊吾吐屯設於殿上，以寵異之。其蠻夷陪列者三十餘國。」——卷四，八年（六一二）十一月己卯「以宗女華容公主嫁于高昌王。」

註二九：高昌朝貢於隋，不始於煬帝時，文帝（33）開皇六年（五八六）已有獻聖明樂曲事。隋書卷二高祖紀仁壽四年（六〇四）有「嘗令左右送西域朝貢使出玉門關」語，高昌最近，貢使中應有高昌使臣。

(31) 隋書卷八三高昌傳：（註三〇）「高昌國者，則漢車師前王庭也。去敦煌十三日行。其境東西三百里，南北五百里，四面多大山。昔漢武帝遣兵西討，師旅頓斂，其中尤困者因住焉。其地有漢時高昌壘，故以爲國號。初，蠕蠕立闕伯周爲高昌王，伯周死，子義成立，爲從兄首歸所殺。首歸自立爲高昌王，又爲高車阿伏至羅所殺。以敦煌人張孟明爲主。孟明爲國人所殺，更以馬儒爲王；以鞏顯麴嘉二人爲左右長史。儒又通使後魏，請內屬。內屬人皆戀土，不願東遷，相與殺儒立嘉爲王。嘉字靈鳳，金城榆中人。既立，又臣于茹茹。及茹茹王爲高車所殺，嘉又臣于高車。屬焉者，爲挹怛

所破，衆不能自統，請主於嘉。嘉遣其第二子爲焉耆王，由是始大，益爲國人所服。嘉死，子堅立。其都城周迴一千八百四十步。於坐室畫魯哀公問政於孔子之像。國內有城十八，官有令尹一人，次公二人，次左右衛，次八長史，次五將軍，次八司馬，次侍郎、校郎、主簿、從事、省事。大事決之於王，小事長子及公評斷。不立文記。男子胡服；婦人羣襦，頭上作髻。其風俗政令與華夏略同。地多石磧，氣候溫暖，穀麥再熟，宜蠶，多五果。有草名爲羊刺，其上生蜜，而味甚佳。出赤鹽如朱，白鹽如玉。多蒲陶酒。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國中羊馬牧於隱僻之處，以避外寇，非貴人不知其所。北有赤石山，山北七十里有貪汚山，夏有積雪。此山之北，鐵勒界也。從武威西北有捷路，度沙磧千餘里，四面茫然無有蹊徑。欲往者，尋有人畜骸骨而去。路中或聞歌哭之聲，行人尋之，多致亡失，蓋魑魅魍魎也。故商客往來多取伊吾路。開皇十年（五九〇）突厥破其四城，有二千人來歸中國。堅死，子伯雅立。其大母本突厥可汗女，其父死，突厥令依其俗。伯雅不從者久之，突厥逼之，不得已而從。煬帝嗣位，引致諸蕃。大業四年（六〇八）遣使貢獻，帝待其使甚厚。明年，伯雅來朝，因從擊高麗，還尙宗女華容公主。八年（六一二）冬歸蕃。下令國中曰：夫經國字人，以保存爲貴。寧邦緝政，以全濟爲大。先者以國處邊荒，境連猛狃，同人無咎，被髮左衽。今大隋統御，宇宙平一，普天率土，莫不齊向。孤旣沐浴和風，庶均大化。其庶人以上，皆宜解辮削衽。帝聞而甚善之。下詔曰：彰德嘉善，聖哲所隆。顯誠遂良，典謨貽則。光祿大夫丹國公高昌王伯雅，識量經遠，器懷溫裕，丹款夙著，亮節遐宣。本自諸華，歷祚西壤。昔因多難，淪迫獯戎。數窮毀冕，翦爲胡服。自我皇隋平一宇宙，化偃九圍，德加四表。伯雅踰沙忘阻，奉貢來庭。觀禮容於舊章，慕威儀之盛典。於是襲纓解辮，削衽曳裾，變夷從夏，義光前載。可

賜衣冠之具，仍班製造之式，并遣使人部領將送。被以采章，復見車服之美；棄彼氈毳，還爲冠帶之國。然伯雅先臣鐵勒，而鐵勒恒遣重臣在高昌國，有商胡往來者則稅之送於鐵勒。雖有此令取悅中華，然竟畏鐵勒而不敢改也，自是歲令使人貢其方物。」

註三〇：此傳前半幾盡錄前史文。而且連綴前史之文，未加整理：同一柔然，在前名曰蠕蠕，在後名曰茹茹。後半僅錄有高昌王伯雅名，而謂其爲堅子。中間闕玄喜，寶茂，乾固，與玄喜後年號和平者凡四王。此四王中姑無論有無兄終弟及之人，伯雅要爲堅之四五代孫。據高昌墓磚，伯雅在位時，兩次改元，一曰延和（六〇二至六一三），一曰義和（六一四至六二三），開高昌國未有之先例。或因伯雅朝隋以後，響慕華風，變夷從夏與民更始，而再改元歟？伯雅大母本突厥可汗女，其父死，突厥令依其俗。」此與延昌十五年（五七五）麴斌造寺銘同盟結婚之語合。伯雅大母應是寶茂之妻。突厥俗，父死子妻其羣母。則寶茂死，乾固曾妻之；乾固死，突厥又逼伯雅妻之。寶茂之死（五六〇）下距乾固之死（六〇一）已有四十一年，則此突厥可汗女應已老矣。高昌原附突厥，此云「先臣鐵勒」亦爲事實。隋書卷八四鐵勒傳：鐵勒諸部叛突厥處羅可汗（六一九至六二〇），而立契弊歌楞爲莫何可汗。莫何得衆心，爲隣國所憚：「伊吾、高昌、焉耆諸國悉附之。」然其後西突厥強盛時，復又隸屬於突厥。

(32) 隋書卷十四音樂志：「太祖輔魏之時，高昌款附，乃得其伎教習，以備饗宴之禮。及天和六年（五七一，應爲元年之誤），武帝罷接庭四夷樂。其後帝媼皇后於北狄，得其所獲康國、龜茲等樂，更雜以高昌之舊，並於大司樂習焉。採用其聲，被於鍾石，取周官制以陳之。」（註三一）

註三一：太祖指周太祖，西魏始大統元年（五三五），終恭帝三年（五五六），凡二十二年間，高昌王麴堅，與年號和平者，皆似未入貢於魏。僅玄喜、寶茂二王受魏冊封，則高昌樂伎輸入中國，應在五四八至五五

六年間。天和六年(五七一)應是天和元年(五六六)之誤，蓋皇后阿史那氏至自突厥，乃天和三年(五六八)三月癸卯日事，並見周書卷五五武帝紀與卷九阿史那皇后傳。至若罷按度四夷樂，周書卷四武帝紀天和元年五月甲午詔詞有「省事停樂」語，應指此事。則其事在天和元年無疑。否則年代顛倒矣。

(33)隋書卷十五音樂志「……開皇六年(五八六)高昌獻聖明樂，(註三二)帝令知音者於館所聽之，歸而肄習。及客方獻，先於前奏之，胡夷皆驚焉。……」

註三二：冊府元龜卷五七〇亦載有開皇六年高昌獻聖明樂事。隋書卷一高祖紀顯而不書。開皇六年為魏乾固延昌二十六年(五八六)，足證乾固在位時，高昌亦有貢獻矣。其事經過，似在達摩笈多停留高昌時，可參看文(29)。

(34)隋書卷六七裴矩傳：「……自敦煌至于西海凡為三道：……其中道從高昌……至波斯達于西海。……故知伊吾、高昌、鄯善，並西域之門戶也。總湊敦煌，是其咽喉之地。……帝復令矩往張掖，引致西蕃，至者十餘國。大業三年(六〇七)，帝有事於恒岳，咸來助祭。帝將巡河名，復令矩往敦煌。矩遣使說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啗以厚利，導使入朝。及帝西巡，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設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國謁於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歌舞誼譟。復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騎來填咽，周亙數十里，以示中國之盛。……」(註三三)

註三三：時西域諸蕃多至張掖與中國交市，煬帝令矩掌其使。矩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之。圖記已佚，其序已錄入矩本傳中。上錄前數語，乃節抄序中語。

(35)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高昌傳：「……時高昌王麴文泰使人先在伊吾，是日欲還，適逢法師，歸告其王。王聞，即日發使敕

伊吾王遣法師來。仍簡上馬數十匹，遣貴臣驅馳，設頓迎候。比停十餘日，王使至，陳王意，拜請殷勤。法師意欲取可汗浮圖過，即爲高昌所請，辭不獲免。於是遂行涉南嶺，經六日至高昌界白力城。時日已暮，法師欲停。城中官人及使者曰：王城在近，請進。數換良馬前去，法師先所乘赤馬留使後來。即以其夜半到王城。門司啓王，王敕開門。法師入城，王與侍人前後列燭，自出宮迎法師入後院，坐一重閣寶帳中。拜問甚厚，云：弟子自聞師名，喜忘寢食，量準塗路，知師今夜必至，與妻子皆未眠，讀經敬待。須臾，王妃共數十侍女又來禮拜。是時漸欲將曉，言久疲勩欲眠。王始還宮，留數黃門侍宿。方旦，法師未起，王已至門，率妃以下俱來禮問。王云：弟子思量積路艱阻，師能獨來，甚爲奇也。流淚稱歎，不能已已。遂設食解齋訖。而宮側別有道場，王自引法師居之，遣闍人侍衛。彼有象法師，曾學長安，善知法相，王珍之，命來與法師相見。少時出，又命國統王法師年逾八十，共法師同處。仍遣勸往，勿往西方。法師不許，停十餘日，欲辭行。王曰：已令統師諮請，師意何如？師報曰：留住實是王恩，但於來心不可。王曰：朕與先王遊大國，從隋帝歷東西二京，及燕、代、汾、晉之間，多見名僧，心無所慕。自承法師名，身心歡喜，手舞足蹈，擬師至止，受弟子供養，以終一身。令一國人皆爲師弟子，望師講授，僧徒雖少，亦有數千，並使執經，充師聽衆。伏願察納微心，不以西遊爲念。法師謝曰：王之厚意，豈貧道寡德所當。但此行不爲供養而來，所悲本國法義未周，經教少闕，懷疑蘊惑，啓訪莫從。以是畢命西方，請未聞之旨。欲令方等甘露不但獨灑於迦維；決擇微言，庶得盡霑於東國。波崙問道之志，善財求友之心，只可日日堅強，豈使中途而止。願王收意，勿以訊眷爲懷。王曰：弟子慕樂法師，必留供養，雖葱山可轉，此意無移。乞信愚誠，勿疑不實。法師報曰：王之深心，豈待屢言然後知

也。但玄奘西來爲法，法既未得，不可中停。以是敬辭，願王相體。又大王曩修勝福，位爲人主，非唯蒼生恃仰，固亦釋教攸憑，理在助揚，豈宜爲礙。王曰：弟子亦不敢障礙，直以國無導師，故屈留法師以引迷愚耳。法師皆辭不許。王乃動色攘袂大言曰：弟子有異塗處師，師安能自去？必定相留，或送師還國，請自思之，相順猶勝。法師報曰：玄奘來者，爲乎大法，今逢爲障，只可肯被王留，識神未必留也。因嗚咽不復能言。王亦不納，更使增加供養。每日進食，王躬捧盤。法師既被停留，違阻先志，遂誓不食，以感其心。於是端坐，水漿不涉於口三日。至第四日，王覺法師氣息漸微，深生愧懼。乃稽首禮謝云：任法師西行，乞垂早食。法師恐其不實，要王指日爲言。王曰：若須爾者，請其對佛更結因緣。遂共入道場禮佛，對母張太妃共法師約爲兄弟。任師求法，還日請住此國三年，受弟子供養。若當來成佛，願弟子如波斯匿王頻婆娑羅等與師作外護檀越。仍屈停一月講仁王般若經，中間爲師營造行服。法師皆許。太妃甚歡，願與師長爲眷屬，代代相度。於是方食，其節志貞堅如此。後日，王別張大帳開講，帳可坐三百餘人。太妃已下王及統師大臣等各部別而聽。每到講時，王躬執香爐自來迎引。將昇法座，王又低跪爲蹬，令法師躡上。日日如此。講訖，爲法師度四沙彌以充給侍。製法服三十具，以西土多寒，又造面手衣靴襪等各數事。黃金一百兩，銀錢三萬，綾及絹等五百疋，充法師往返二十年所用之資。給馬三十匹，手力二十五人。遣殿中侍御史歡信送至葉護可汗衙。又作二十四封書，通屈支等二十四國。每一封書附大綾一疋爲信。又以綾絹五百疋，果味兩車，獻葉護可汗。並書稱：法師者，是奴弟，欲求法於婆羅門國。願可汗憐師如憐奴，仍請敕以西諸國，給鄢落馬遞送出境。法師見王送沙彌及國書綾絹等至，慚其優餞之厚。上啓謝曰：……王報曰：法師既許爲兄弟，則

國家所畜，共師同有，何因謝也？發日，王與諸僧大臣百姓等傾都送出城西。王抱法師慟哭，道俗皆悲，傷離之聲，震動郊邑。敕妃及百姓等還，自與大德已下，各乘馬送數十里而歸。其所經諸國，王侯禮重，皆此類也。從是西行，度無半城篤進城後入阿耆尼國。舊曰焉耆，訛也。」（註三四）

註三四：玄奘發足之年，舊說並作貞觀三年（六二九），梁任公曾疑其誤。道宣，玄奘同時人也，所撰續高僧傳卷四中之玄奘傳有云：「時遭霜儉，下勅道俗，隨豐四出。辛因斯際，經往姑臧。」舊唐書卷二貞觀元年（六二七）八月「關東及河南隴右沿邊諸州霜害秋稼，」「是歲關中饑，至有鬻男女者。」三年無秋霜害稼事，對照二文，玄奘發足應在貞觀元年，茲再以玄奘年壽證之，唐人所撰傳狀銘錄，多以其壽六十五歲，斯蓋根據續高僧傳麟德元年（六六四）歿前告諸僧「行年六十五矣，必卒玉華」二語。若證以其詳所撰玄奘行狀，則作「今麟德元年六十有三」，似「五」為「三」之誤。慈恩寺傳識其發足之年歲云：「時年二十六也。」歿年既為六六四，上溯其生年應為仁壽二年（六〇二），貞觀元年（六二七）恰年二十有六。續高僧傳謂武德五年（六二二），二十有一，則亦證明其生於六〇二年也。玄奘西行至素葉城（唐書作碎葉城），逢西突厥統葉護可汗。據新唐書卷二一七下薛延陀傳，貞觀二年（六二八）葉護死。冊府元龜卷九七四云：貞觀元年（六二七）西突厥統葉護為伯父所殺。元龜頗有脫簡。其文不足據。總之，玄奘如在貞觀三年（六二九）首途，必不能見統葉護，彰彰明矣。貞觀十八年（六四四）玄奘還至于闐，上表有云：「歷覽周遊一十七載。」除貞觀元年八月至貞觀二年初行程在國內不計外，恰為一十七載。若作貞觀三年發足，縱加入在國內之一年計算，亦不過十有六載。諸書皆作貞觀三年發足者，蓋經傳抄者臆改，與大藏中凡焉耆皆改為烏耆之例正同。此外諸書中關於玄奘之年月歲數，經人改易者甚衆，余對此別有考。總之，玄奘為六〇二至六六四年間人；發足於貞觀元年八月；抵高昌時得在貞觀二年春間。（脫稿後，檢出女師大學）

術季刊一卷三期劉汝霖撰玄奘法師年譜，持論與余多合，亦主張其發足於貞觀元年。）

高昌王麴伯雅之歿年。資治通鑑卷一九〇作武德六年（六二三），與墓碑正合。舊唐書卷一九八高昌傳作武德二年（六一九），乃傳抄之誤，伯雅子文泰廢嗣位於武德六年，次年改元延壽。玄奘抵高昌時，當在延壽五年（六二八）。

可汗浮圖在天山北，後改庭州，在今準遠縣北。玄奘先欲踰山循北道西行，既經高昌延請，乃涉南磧。經六日至高昌界白力城。此城即魏書高昌傳之白棘，梁書高昌傳之白刀，通典高昌傳之東鎮城，余在高昌城鎮與唐代蒲昌一文中有所考。今自關展至哈喇和卓百餘里，從日暮時乘良馬前進，夜半到王城（高麗歲本夜半作夜鷄鳴時），坐未久天將曉，騎馳時間應有十餘小時，可推知為冬末春初事。

王云：「弟子思量，磧路艱阻，師能獨來，甚為奇也。」文泰當時頗重視磧路。舊唐書高昌傳，文泰聞唐師將至，謂所親曰，「磧路艱險，自然疲頓，吾以逸待勞，坐收其敝。」此即慈恩寺傳卷一之莫賀延磧，今苦水格子壘墩間之沙磧是已。玄奘記此磧云：是時四顧茫然，人馬俱絕，夜則妖魘舉火，爛若繁星，晝則驚風擁沙，散如時雨。」

王曰：朕與先王遊大國云云，則大業五年（六〇九）伯雅入朝時曾攜文泰與俱。伯雅尚華容公主宇文氏，伯雅死後似又嫁文泰。文泰之母張氏，似為伯雅之嫡妻。

侯君集下高昌時得戶八千，口三萬七千餘，則高昌國人口不逾四萬。王云：「僧徒雖少，亦有數千，」足見高昌佛法盛行。

文泰與玄奘約「還日請住此國三年，」不幸未如所期。玄奘於貞觀二年（六二八）離高昌，十八年（六四四）從南路東還，未經高昌；蓋文泰於貞觀十四年（六四〇）死，而國即隨亡矣。

鄔落馬，突厥語驛馬之謂也，後蒙古語滿洲語會襲用之。

玄奘從高昌西行，「度無半城篤進城後，入阿耨尼國，」阿耨尼即焉耆之梵名，當時都城在今珠勒都斯河西，不似今之焉耆縣治在河東。篤進

應爲今之脫克遜。新唐書卷四十西州註云：州西南有南平、安昌兩城。通典卷一九一高昌傳以始昌城爲天山縣，余疑始昌、安昌同爲一地，不知孰誤。南平城余疑卽慈恩寺傳之無半城，而此兩名亦必有一誤也。

玄奘後至屈支（古龜茲，今庫車），「有高昌人數十於屈支出家，別居一寺，寺在城東南。以法師從家鄉來，先請過宿，因就之。」則高昌有僧人留居屈支矣（見卷三）。貞觀十八年（六四四）遷至于闐，遣高昌俗人馬玄智奉表先聞，則高昌有在于闐經商者矣（見卷五）。麟德元年（六六四）「有弟子高昌僧玄覺因向法師自陳所夢」，則弟子中有高昌沙門矣（見卷十）。活國「卽葉護可汗長子坦度設所居之地；又是高昌王妹堵」（見卷二）則文泰與西突厥可汗有姻戚之關係，足證自麴寶茂（五五五至五六〇）至是歷代與突厥通婚矣。

(36) 舊唐書卷一高祖本紀，武德二年（六一九）七月，「西突厥 葉護可汗及高昌並遣使朝貢。」三年（六二〇）三月癸酉，「西突厥 葉護可汗高昌王麴伯雅遣使朝貢。」卷二太宗本紀貞觀三年（六二九）十一月丙午，「西突厥 高昌遣使朝貢。」卷三太宗本紀貞觀四年（六三〇）十二月甲寅，「高昌王麴文泰來朝。」八年（六三四），「是歲……高昌……遣使朝貢。」十三年（六三九）十二月丁丑，「吏部尚書陳國公侯君集爲交河道行軍大總管帥師伐高昌。……是歲……高昌……相次遣使朝貢。」十四年（六四〇）八月癸巳，「交河道行軍大總管侯君集平高昌，以其地置西州。九月癸卯，曲赦西州大辟罪。乙卯於西州置安西都護府。……十二月丁酉交河道旋師。吏部尚書陳國公侯君集執高昌王麴智盛獻捷于觀德殿，行飲至之禮。賜酺三日。」（註三五）

註三五：冊府元龜卷九七〇，尙有貞觀元年（六二七）閏三月，三年（六二九）二月，七年（六三三）七月，高昌朝貢事，舊唐書失載。

(37) 舊唐書卷一九八高昌傳：「高昌者，漢車師前王之庭，後漢 戊己校尉之故地，在京師西四千三百里。其國有二十一（應是二之

誤，新書誤同)城。王都高昌；其交河城，前王庭也；田地城，校尉城也。勝兵凡萬人。厥土良沃，穀麥歲再熟，有葡萄酒。宜五果。有草名白疊，國人採其花，織以爲布。有文字，知書計。所置官亦採中國之號焉。其王麴伯雅，即後魏時高昌王嘉之六世孫也。隋煬帝時入朝，拜左光祿大夫，車師太守，封弁國公。仍以戚屬宇文氏女爲華容公主以妻之。武德二年(六一九，應爲武德六年之誤，已詳文(35)註)，伯雅死，子文泰嗣。遣使來告哀，高祖遣前河州刺史朱惠表往弔之。七年(六二四)，文泰又獻狗，雄雌各一，高六寸，長尺餘，性甚慧，能曳馬銜燭。云本出拂菻國，中國有拂菻狗自此始也。太宗嗣位(六二七)，復貢玄狐裘，因賜其妻宇文氏花鏡一具。宇文氏復貢玉盤，西域諸國所有動靜，輒以奏聞。貞觀四年(六三〇)冬，文泰來朝。及將歸蕃，賜遺甚厚。其妻宇文氏請預宗親，詔賜李氏，封常樂公主，下詔慰諭之。時西戎諸國來朝貢者，皆塗經高昌，文泰後稍壅絕之。伊吾先臣西突厥，至是內屬，文泰又與葉護連結，將擊伊吾。太宗以其反覆，下書切讓。徵其大臣冠軍阿史那矩入朝，將與議事。文泰竟不遣，乃遣其長史麴雍來謝罪。初大業之亂，中國人多投於突厥。及頡利敗，或有奔高昌者，文泰皆拘留不遣。太宗詔令括送，文泰尙隱蔽之。又尋與西突厥乙昆設擊破焉耆三城，虜其男女而去。焉耆王上表訴之，太宗遣虞部郎中李道裕往問其狀。十三年(六三九)，太宗謂其使曰：高昌數年來朝貢賂略，無藩臣禮，國中署置官號，準我百僚，稱臣於人豈得如此？今茲歲首萬國來朝，而文泰不至，增城深塹，預備討伐。日者我使人至彼，文泰云：鷹飛于天，雉竄于蒿，猫遊于堂，鼠安于穴，各得其所，豈不活耶？又西域使欲來者，文泰悉拘留之。又遣使謂薛延陁云：既自爲可汗，與漢天子敵也，何須拜謁其使？事人關禮，離間隣好。惡而不誅，善者何勸？明年，當發兵馬以擊爾。是時薛延陁可汗表

請爲軍向導以擊高昌，太宗許之。令民部尚書唐儉至延陶，與謀進取。太宗冀其悔過，復下璽書，示以禍福。徵之入朝，文泰稱疾不至。太宗乃命吏部尚書侯君集爲交河道大總管，率左屯衛大將軍薛萬均及突厥契苾之衆步騎數萬以擊之。時公卿近臣皆以行經沙磧，萬里用兵，恐難得志。又界居絕域，縱得之不可以守，競以爲諫，太宗皆不聽。文泰謂所親曰：吾往者朝覲，見秦隴之北，城邑蕭條，非復有隋之比。設今伐我，發兵多則糧運不給；若發兵三萬以下，吾能制之。加以磧路艱險，自然疲頓。吾以逸待勞，坐收其弊，何足爲憂也？及聞王師臨磧口，惶駭計無所出，發病而死。其子智盛嗣立。既而君集兵奄至柳谷，進趨田地城。將軍契苾、何力爲前軍，與之接戰而退。大軍繼之，攻拔其城，虜男女七千餘口。進逼其都。智盛移君集書曰：有罪於天子者先王也，咎深讎積，身已喪亡。智盛襲位無幾，君有赦諸。君集謂曰：若能悔禍，當面縛軍門也。又命諸軍引衝車拋車以逼之，飛石雨下。城中大懼，智盛窮蹙出城降。君集分兵掠地：下其三郡，五縣，二十二城，戶八千，口三萬七千七百，馬四千三百匹。其界東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先是其國童謠云：高昌兵馬如霜雪，漢家兵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迴手自消滅。文泰使人捕其初唱者，不能得。初文泰與西突厥欲谷設通和，遺其金帛約有急相爲表裏。及聞君集兵至，欲谷設懼而西走，不敢救。君集尋遣使告捷，太宗大悅，宴百寮班賜各有差。曲赦高昌部內從軍兵士已上父子犯死罪，已下眷親犯流，已下大功犯徒，已下小功總麻犯杖罪，悉原之。時太宗欲以高昌爲州縣，特進魏徵諫曰：陛下初臨天下，高昌夫婦先來朝謁。自後數月，商胡被其遏絕貢獻（此處應有脫文）。加之不禮大國，遂使王誅載加。若罪止文泰，斯亦可矣。未若撫其人而立其子，所謂伐罪弔民，威德被於遐外，爲國之善者也。今若利其土壤，以爲州縣，常須千餘人

鎮守。數年一易，每及交番，死者十有三四。遣辦衣資，離別親戚。十年之後，隴右空虛。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穀尺布，以助中國，所謂散有用而事無用，臣未見其可。太宗不從，竟以其地置西州。又置安西都護府，留兵以鎮之。初西突厥遣其葉護屯兵於可汗浮圖城，與高昌相影響。至是懼而來降，以其地爲庭州。於是勒石紀功而旋。其智盛君臣及其豪右皆徙中國。麴氏有國至智盛凡九世，一百三十四年而滅。尋拜智盛爲左武衛將軍，封金城郡公。弟智湛爲右武衛中郎將，太山縣公。及太宗崩，刊石像智盛之形，列於昭陵玄闕之下。智湛，麟德中（六六四至六六五）終於左驍騎大將軍，西州刺史。天授（六九〇至六九二）初，其子崇裕授左武衛大將軍，交河郡王卒，封襲遂絕。」（註三六）

註三六：新唐書卷二二一上高昌傳文略省而事不多增。舊唐書討高昌者祇書侯君集、薛萬均二人，新唐書則云：「拜侯君集爲交河道大總管，左屯衛大將軍薛萬均、薛孤、吳仁副之；契苾何力爲葱山道副大總管，武衛將軍牛進達爲行軍總管；率突厥、契苾騎數萬討之。」貞觀十四年（六四〇）六月二十五日姜行本碑則云：「詔使持節光祿大夫吏部尚書上柱國陳國公侯召集交河道行軍大總管，副總管左屯衛大將軍上柱國永安郡公薛萬均，副總管左屯衛將軍上柱國通川縣開國男姜行本等。……並率驍雄，鼓行而進。以貞觀十四年（六四〇）五月十日師次伊吾時羅漫山……。」碑左側書「交河道行軍總管左驍衛將[中闕十字]吳仁領右軍[下闕三字]」。碑右側書「交河道行軍總管左武衛將軍上柱國[中闕二字]縣開國公牛進達領兵十五萬」（新疆圖志卷八八）。無契苾何力而有姜行本。舊唐書卷五九姜行本傳云：「高昌之役，以行本爲行軍副總管，率衆先出伊州。未至柳谷百餘里，依山造攻具。其處有班超記功碑，行本磨去其文更刻，頌陳國威德而去。遂與侯君集進平高昌。」碑文即記此事。

舊唐書僅言「進逼其都」，新唐書則云：「中郎將辛獫兒以勁騎夜逼其都。」舊唐書云：「城中大懼，智盛窮燈出城降，」新唐書則云：「城中大震，

智盛令大將麴士義居守，身與綰曹麴德俊謁軍門，請改事天子。君集諭使降，辭未屈。薛萬均勃然起曰：當先取城，小兒何與語，麾而進。智盛流汗，伏地曰：唯公命！此外新唐書增者魏徵褚遂良諫改高昌爲州縣語；智湛有子昭，好學，昭弟崇裕有武藝云云。

文泰逼絕貢道事，並見舊唐書卷一九八焉耆傳：「貞觀六年（六三二）[焉耆王]突騎支遣使貢方物。復請開大磧路以便行李，太宗許之。自隋末罹亂，磧路遂閉，西域朝貢者皆由高昌。及是，高昌大怒，遂與焉耆結怨，遣兵襲焉耆，大掠而去。……十二年（六三八）處月、處密與高昌攻陷焉耆五城，掠男女一千五百人，焚其廬舍而去。十四年（六四〇）侯君集討高昌，遣使與之相接。焉耆王大喜，請爲聲援。及破高昌，其王詣軍門稱謁。焉耆人先爲高昌所虜者悉歸之。」取道高昌而赴中國，乃循當時所稱之伊吾路。大蹟路即沙州圖經卷中之大海道，從柳中南行入庫魯克山，後東行至敦煌。

「徵其大臣冠軍阿史那入朝。」冠軍乃冠軍將軍之省稱，麴斌造寺碑中早已有此官號。阿史那是突厥種姓，而將軍輒領部事，可見當時高昌大官亦用突厥人。

田地城即昔之柳中，今之魯克沁，柳各應在闐展西進向魯克沁之途中。

唐平高昌置西州，亦分五縣。通典卷一九一云：「以交河城爲交河縣，始昌城爲天山縣，田地城爲柳中縣，東鎮城爲蒲昌縣，高昌城爲高昌縣。」新舊唐書地理志西州條皆有錯訛，僅有通典之文爲得其實。

「麴氏有國至智盛凡九世，一百三十四年而滅。」新唐書高昌傳年數同。唐會要卷九五作一百四十四年，皆誤。茲從黃文弼高昌麴氏年表，作一百四十一年。九世，質言之十王：一嘉，年號重光（五〇〇至五二三）；二光，年號未詳（五二四至五三〇）；三堅，年號章和（五三一至五四八）；四玄喜，年號永平（五四九至五五〇）；五闕名，年號和平（五五一至五五四）；六寶茂，年號建昌（五五五至五六〇）；七乾固，年號延昌（五六一至六〇一）；八伯雅，年號延和（六〇二至六一三）義和（六一四至六二三）。

九文泰，年號延壽(六二四至六四〇)；十智盛，未及改元而國亡。

(38) 舊唐書卷六九侯君集傳：「……高昌王麴文泰，時遏絕西域商賈，太宗徵文泰入朝，而稱疾不至，詔以君集爲交河道行軍大總管討之。文泰聞王師將起，謂其國人曰：唐國去此七千里，涉積巖二千里。地無水草，冬風凍寒，夏風如焚。風之所吹，行人多死。常行百人，不能得至，安能致大軍乎？若頓兵於吾城下，二十日食必盡；自然魚潰，乃接而虜之，何足憂也？及軍至積口，而文泰卒。其子智盛襲位。君集率兵至柳谷，候騎言文泰尅日將葬，國人咸集。諸將請襲之，君集曰不可。天子以高昌驕慢無禮，使吾恭行天罰，今襲人於墟墓之間，非問罪之師也。於是鼓行而前，攻其田地。賊嬰城自守，君集諭之不降。先是大軍之發也，上召山東善爲攻城器械者悉遣從軍。君集遂刊木填隍，推撞車撞其脾腕，數丈積穴，拋車石擊其城中。其所當者，無不糜碎。或張氈被用障拋石。城上守陴者不得復立，遂拔之。虜其男女七千餘口，仍進兵圍其都城。智盛窮蹙，致書於君集曰：有罪於天子者先王也。天罰所加，身已喪背。智盛襲位未幾，不知所以憊闕，冀尙書哀憐。君集報曰：若能悔禍，宜束手軍門。智盛猶不出，因命士卒填其隍塹，發拋車以攻之。又爲十丈高樓，俯視城內，有行人及飛石所中處，皆唱言之。人多入室避石。初文泰與西突厥欲谷設約，有兵至，共爲表裏。及聞君集至，欲谷設懼而西走千餘里。智盛失援，計無所出，遂開門出降。君集分兵略地，遂平其國。俘智盛及其將吏，刻石紀功而還。……」(註三七)

註三七：此文可與舊唐書高昌傳及姜行木碑文（新疆圖志卷八八之文頗多訛誤）參看。

高昌城鎮與唐代蒲昌

高昌一地，西漢早置屯戍。晉咸和二年（三二七）前涼張駿始立郡縣（註一），前秦後涼北涼因之。元魏太平真君三年（四四二）沮渠無諱從鄯善進據其地，建國稱王。嗣後歷關張馬麴凡五姓，而以麴氏傳國爲最久。據近年發現之碑銘墓磚，以及經論題記，傳位世次班班可考（註二）。唐貞觀十四年（六四〇）平高昌，重立郡縣；貞元七年（七九一）沒入吐蕃（註三）。嗣後歷經回鶻蒙古佔領，晚至清代始重列版圖。當晉魏周隋唐五朝，其地久被漢化，雖不免參用胡服胡語，然制度文物多同中國。其郡縣名稱與今地所在，應皆歷歷可考，殊知有不然者。卽以貞觀十四年所置之五縣例之，可以確知者三，尙難考證者二；尤使人迷離不明者，厥爲蒲昌縣治。本文研究之範圍，卽在尋求其方位。

註一：徐堅初學記卷八引顓野王（五一九至五八一）輿地志：「晉咸和二年置高昌郡立田地縣。」

註二：參看羅振玉高昌麴氏年表，見遼居雜著乙集；黃文弼高昌麴氏紀年，見高昌第一分本；大谷勝真高昌麴氏王統考，見京城帝國大學文學會論纂第五輯。

註三：似借見李吉甫（七五六至八一四）元和郡縣圖志卷四十著錄。疑以貞元六年庭州陷沒，因推測西州於次年陷吐蕃。

諸史高昌傳著錄高昌城鎮之數：魏書卷一〇一與北史卷九七謂「國有八城」；梁書卷五四謂「置四十六鎮」；周書卷五十謂「國內

總有城一十六」；隋書卷八四謂「國內有城十八」；舊唐書卷一九八與新唐書卷二二一上謂「國有二十一城」，然後作「二十二城」。梁周時代相接，高昌城鎮不應多至四十有六，梁書「四」字疑衍。通典卷一九一作城三十二，核以新舊唐書與元和郡縣志卷四十，應是二十二城之誤。載籍著錄城鎮之名，以梁書為最多，除高昌都城外，計有城名十二：交河、田地、高寧、臨川、橫截、柳婆（註四）、滂林、新興、由寧（註五）、始昌、篤進、白刃（註六）。他書著錄之城名重見者不再錄，新唐書卷四十載西州西南有南平安、昌二城，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有無半城。魏書高昌傳有白棘城，疑是白刃或白力之同名異譯。通典卷一九一有東鎮城，後別有說。茲於考證蒲昌今地以前，試先考求其他諸城所在。

註四：諸史地名常誤婆為婆，此名疑是柳婆之誤。

註五：南史卷七九高昌傳作寧由，此二由字疑均為田字之誤，史書田由互誤之例固甚多也。

註六：魏書卷四三唐和傳與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均作白力城。慈恩寺傳同卷卷末之無半城，如非音譯，得為新唐書南平城傳寫之誤。此二城名見後。

其中三城，歷年最久，考證較易。高昌在今哈刺和卓之西，三堡之南，西北距吐魯番六十里，業經東西考古諸家證明。交河自西漢迄元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四五〇）（註七）為車師前王庭，且渠安周在位之承平八年（四五〇）始并入高昌。故城在今吐魯番西二十里之雅爾，說見新疆識略卷一。田地之名亦古，前涼張駿時始置田地縣（註八）魏文泰時（五〇〇至五二三）有田地太守（註九）則已升為郡矣。貞觀十四年（六四〇）侯君集討高昌，先至伊吾（今哈密）（註一〇），而後進攻田地城，拔之，虜其男女七千餘口；進兵圍其都城（註一一）。所虜人數足當是時高昌全國人口五分之一，則為重

要城鎮可知，而其城必當伊西兩州往來之孔道也。今日吐魯番關展（註一二）兩縣境內，當東西孔道而足容七千餘人之城，除魯克沁之外莫屬。其地可當漢之柳中。後漢書卷七七班勇傳：「延光二年（一二三）夏復以勇爲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足證其地在漢時已爲屯戍之所，唐於其地置柳中縣，非無據也。

註七：參看魏書卷三十車伊洛傳。

註八：參看本文註一。西域圖志卷十四早以田地當柳中。

註九：見魏書卷一〇一高昌傳。

註一〇：參看姜行本碑，見新疆圖志卷八八金石一。

註一一：舊唐書卷六九侯君集傳。

註一二：關展爲今鄯善縣治所，清季學者以蒲昌海（今羅布泊）南之鄯善，當南距鄯善古都千數百里之關展，爲史地考證之一最大錯誤，故不稱鄯善，俾免混淆。

魏書卷四三唐和傳：西涼「李氏爲沮渠蒙遜所滅，和與兄契攜外甥李寶避難伊吾，招集民衆二千餘家，臣於蠕蠕，蠕蠕以契爲伊吾王。經二十年，和與契遣使來降，爲蠕蠕所逼，遂擁部落至於高昌（四四二）。蠕蠕遣部帥阿若率騎討和，至白力城，和率騎五百先攻高昌，（註一三）契與阿若戰歿，和收餘衆奔前部王國。時沮渠安周屯橫截城，和攻拔之，斬安周兒子樹；又尅高寧白力二城，斬其戍主。遣使表狀，世祖嘉其誠款，屢賜和。和後與前部王車伊洛擊破安周，斬首三百。」（註一四）

註一三：此處高昌二字應從北史卷二七唐和傳作高寧。

註一四：參看魏書卷三十車伊洛傳。

上引唐和傳著錄有白力高寧橫截三城名，可藉以考求其今地所在。高昌國境東西距離，魏時僅二百里，周隋時三百里，唐時八百里。其初境界大概東限白力，西抵篤進；嗣後逐漸擴張，東越赤

亭，西抵銀山；麴文泰（六二四至六四〇）時，國力或者東被伊吾，西境包括焉耆數城。唐時伊（哈密）西（高昌）兩州通道有南北兩道，北道自納職縣（今拉布楚克）西行三百九十里至羅護守捉（今七角井，七角疑爲赤谷之轉），又西南百九十里至赤亭守捉（今齊克塔木），與南道合（註一五）。西行至今之關展又分南北兩道：北道所經者罕都連木沁勝金，西至吐魯番境與南道合；南道經魯克沁洋赫哈刺和卓西行與北道合。侯君集進兵乃取南道。唐和之進兵則取北道，兵至白力（關展），和率騎先攻高寧，此高寧祇能爲關展西二十餘里之罕都，亦卽俗稱之漢墩也（註一六）。後聞唐契在白力戰歿，和乃率餘衆西奔雅爾（交河）。今自罕都赴雅爾之道途，須經連木沁蘇巴什勝金等城。比較諸城，勝金較爲重要，必是沮渠安周所守之橫截城無疑。既得勝金，與車師前部王庭（雅爾）取得聯絡，復率衆東攻，連下高寧白力二城。如是唐和傳往來用兵之地始得其解。

註一五：參看新唐書卷四十伊州條。

註一六：高昌諸城海拔以罕都爲最高（一〇七〇英尺），高寧之稱或本於此。

至若臨川，應以今之連木沁當之，古今對音約略相合，陶葆廉辛卯侍行記卷六早已有此比附也。唐和傳未舉其名，或係省略。柳婆（疑是柳娑），滄林似在哈刺和卓之南，愛丁庫勒（Aidin-köl）湖東，檉柳叢生，有古城二，一名大城（Chong-hassar），一名小城（Kichik-hassar），必有一城屬此柳婆；滄林疑在湖之附近。新興應是三堡，新興令麴斌造寺碑（註一七）已有證明。由寧（疑是田寧）今地未詳，核以梁書所載次序，似應在勝金之西。梁書所載十二鎮名，原列次序，疑是自東至西，首爲白刃或白力，或以名不雅馴，移置於末，而將或者原在臨川後之田地，由寧後之交河移置於前，蓋此二城在高昌國內頗爲重視也（註一八）。始昌似應位在脫克遜爲

宜，然梁書始昌篤進並列，而此並見於大慈恩寺傳之篤進(Tokčín)，必爲脫克遜(Toksun)今名之所本，可無疑也。今脫克遜城東二三十里有古城，或爲昔之始昌歟？南平安昌二城既在西川西南，則應在哈刺和卓脫克遜之間。慈恩寺傳之無半城，亦在此兩地間，惟玄奘所取之道未明，或遵今日驛道，經行吐魯番布幹臺而抵脫克遜，或逕由哈刺和卓西行，未能決也。

註一七：見新疆圖志卷八九金石二。圖志訛誤甚多，此碑題年應是建昌元年丁亥(五五五)，乃誤作延昌元年(五六一)。考高昌九王：一麴嘉年號重光(五〇〇至五二三)，二麴光年號疑是甘露(五二四至五三〇)，三麴堅年號章和(五三一至五四八)，四麴玄喜年號永平(五四九至五五〇)，第五王名未詳，年號和平(五五一至五五四)，六麴寶茂年號建昌(五五五至五六〇)，七麴乾固年號延昌(五六一至六〇一)，八麴伯雅年號延和(六〇二至六一三)，後改元義和(六一四至六二三)，九麴文泰年號延壽(六二四至六四〇)。麴斌造寺碑若刻於延昌元年，則不應題有高昌王麴寶茂名，而麴乾固(圖志誤作純固)，應爲當時之高昌王，結銜不得作令尹也。

註一八：周書卷五十高昌傳：「官有令尹一人，比中夏相國，次有公二人，皆其王子也，一爲交河公，一爲田地公」。

魏書卷一零一高昌傳：太和二十一年(四九七)(註一九)馬儒請「舉國內徙，高祖納之，遣明威將軍韓安保率騎千餘赴之。……儒遣禮嘉率步騎一千五百迎安保，去高昌四百里而安保不至。禮等還高昌，安保亦還伊吾。安保遣使韓興安等十二人使高昌，儒復遣願禮將其世子義舒迎安保至白棘城，去高昌百六十里；而高昌舊人情戀本土，不願東遷，相與殺儒而立麴嘉爲王。」

註一九：魏書卷七下作太和二十一年十有二月己卯。己卯爲二十六日，十二月小建。

此白棘城捨闕展外莫屬，古里較今里爲短，故超過今日距離四

分之一。茲再引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之文，以證白棘即爲白力之說。傳曰：「法師意欲取可汗浮圖（今孚遠縣北二十里）過，既爲高昌所請，辭不獲免。於是遂行涉南磧，經六日至高昌界白力城。時日已暮，法師欲停，城中官人及使者曰：王城在近，請進。數換良馬前去，法師先所乘赤馬留使後來。即以其夜半到王城。門司啓王，王敕開門。法師入城，王與侍人前後列燭，自出宮迎法師入後院。坐一重閣寶帳中，拜問甚厚。云弟子自聞師名，喜忘寢食，量準塗路，知師今夜必至，與妻子皆未眠，讀經敬待。須臾，王妃共數十侍女又來禮拜。是時漸欲將曉，言久疲勸欲眠。王始還宮，留數黃門侍宿。」玄奘抵伊吾時，應在貞觀二年（六二八）冬末春初，當時夜長日短。行六日至白力城，日已暮，數換良馬前行，夜半到王城，坐未久天將曉。則騎馳時間應有十餘小時，可當百餘里之距離，故余以爲魏書之白棘，即裴書傳之白力，亦即今之關展也。

高昌諸城鎮方位可考者已備述於前。貞觀十四年（六四〇）平高昌，下其三郡五縣二十二城。吾人已知魏書高昌傳有田地太守，麴斌造寺碑有橫截太守，三郡已得其二，所餘一郡似除交河莫屬。又據麴斌造寺碑，知新興橫截二城有令，餘皆無考。前此列舉之城名十六，尚餘六城未詳其名。今日吐魯番關展一帶之聚落，若木頭溝吐峪溝等處，皆有佛教遺蹟，洋赫雅木什等地皆屬繁盛村鎮，或者在此六城之內。唐於高昌置西州，領縣五，曰高昌（後改前庭）（註二〇）柳中交河天山蒲昌。舊唐書卷四十，新唐書卷四十，元和郡縣志卷四十並見著錄；除後二書高昌改前庭外，餘四縣名皆同。惟舊唐書於蒲昌縣下云：「貞觀十四年於始昌故城置。縣東南有蒲類海，胡人呼爲婆悉海。」其他四縣在何高昌故城設置，皆無說明。元和郡縣志曾列舉州治前庭與四縣之距離云：柳中縣西至州三十里；交河縣東南至州八十里；天山縣東至州一百五十里；蒲昌縣西南至

州一百八十里。所著錄之方里設若不誤，則舊唐書於始昌城置蒲昌縣一說大誤矣；蓋蒲昌既在西州或哈刺和卓東北，何以設置於西州西一百五十里之地，別言之，何以設置在脫克遜附近之始昌歟？

註二〇：高昌在寶應元年（七六二）改前庭，惟元和郡縣志作天寶元年（七四二）改，天寶應是寶應之誤。羅振玉云（見東方文庫中考古學零簡第一篇莫高窟石室秘錄）：西州志殘卷「所載凡六縣，曰高昌，曰前庭，曰柳中，曰蒲昌，曰大山，曰交河；高昌前庭並載，足正史志之誤」。案至德（七五六至七五八）以後，河隴淪沒，西域交通祇有回鶻一道，往來不便可知。居留邊陲之人，或誤以增置一縣，或抄胥誤將小註作正文，致使羅氏疑有六縣，其實非也。今本舊唐書卷四十四西州條下，每縣名上空一字，而於交河縣名獨接上文，初讀之，幾疑西州僅存四縣；又北庭都護府條下之伊吾軍，原置在甘露川，乃誤川爲州，於甘字上留一空白，使人誤以甘露爲州名，皆此例也。

杜佑（七三五至八一二）通典可以答此問也。卷一九一云：「十四年（六四〇）八月，交河道行軍大總管侯君集平高昌國，下其郡三，縣五，城三（應作二）十二，戶八千四十六，口（此下應脫「三」字）萬七千七百三十四，馬千三百匹。太宗以其地爲西州：以交河城爲交河縣，始昌城爲天山縣，田地城爲柳中縣，東鎮城爲蒲昌縣，高昌城爲高昌縣。」諸書所載高昌分置州縣之文，以此爲最明，則爲天山縣者乃始昌城，爲蒲昌縣者乃東鎮城，與元和志蒲昌縣西南至州一百八十里之文相符；惟元和志之里較小，與玄奘所計之里長度相同。此東鎮城祇有今之闕展可以當之。舊唐書地理志僅存始昌城，而傳抄者以蒲昌始昌並有昌字，致有此誤（註二一）。雖然，難題尙未完全解決也。

註二一：通典卷一七四蒲昌條下云：「與交河同置，東南有舊蒲類海，今名婆悉海」。是爲舊唐書「縣東南有蒲類海，胡人呼爲婆悉海，二語之

所本。案突厥語 Bars-köl 猶言「虎湖」，元和志卷四十伊州條下作悉厥海，漢代譯名蒲類，疑本於匈奴語，今之巴里坤湖 (Barköl) 是也。實在關展東北，天山之北。通典之誤亦有所本，說詳後文。

元和郡縣志卷四十庭州後庭縣條下云：「貞觀十四年 (六四〇) 於州南置蒲昌縣；長安二年 (七〇二) 改爲金蒲縣；寶應元年 (七六二) 改爲後庭縣。」此文之前云庭州「管縣三：後庭蒲類輪臺」。舊唐書卷四十庭州條下，後庭作金滿，餘二縣名同。新唐書卷四十庭州條下縣四：金滿輪臺後庭 (註云，本蒲類，隸西州，後來屬，寶應元年更名)西海 (註云，寶應元年置)。說各不同：元和志庭州有蒲昌縣，新唐書西州先有蒲類縣，後屬庭州。新唐書庭州條並云：「北庭大都護府本庭州，貞觀十四年平高昌，以西突厥泥伏沙鉢羅葉護阿史那賀魯部落置，並置蒲昌縣，尋廢。顯慶三年復置，長安二年爲北庭大都護府」。又同卷西州蒲昌條下云：「本隸庭州，後來屬；西有七屯城弩支城，有石城鎮播仙鎮。」竟似蒲昌原隸庭州後屬西州。茲於糾正其誤以前，先將上引諸文最明顯之錯誤標出。

金滿一名由來久矣：後漢書西域傳云：「自高昌壁北通後部金滿城五百里。」徐松西域水道記卷三云：「又東五十里爲濟木薩，西突厥之可汗浮圖城。唐爲庭州金滿縣，又改後庭縣，北庭大都護治也。元於別失八里 (註二二) 立北庭都元帥府，亦治於斯。故城在今保惠城 (今孚遠縣濟木薩治) 北二十餘里，地曰護堡子，破城有唐金滿縣殘碑。」以此證之，元和志金蒲應是金滿之誤，而濟木薩得爲突厥語金滿縣音讀之說也。

註二二：突厥語別失八里對音是 Besbaliq，此言五城，唐代早已有之。元和志庭州有五鄉；舊唐書卷四十庭州金滿條下云：「後漢車師後王庭，胡故庭有五城，俗號五城之地。」

前引新唐書蒲昌條後有云：「西有七屯城弩支城，有石城鎮播

仙鎮。|此是修史者誤錄曹耽入四夷道里，而誤以蒲昌縣爲蒲昌海。今本新唐書卷四三下之原文云：「自蒲昌海南岸西經七屯城，漢伊修城也。又西八十里至石城鎮，漢樓蘭國也，亦名鄯善，在蒲昌海南三百里；康艷典爲鎮使以通西域者。又西二百里至新城，亦謂之弩支城，艷典所築。又西經特勒井，渡且末河五百里至播仙鎮，故且末城也。」(註二三)

註二三：證以巴黎國民圖書館藏沙州圖經殘卷「屯城西去石城鎮一百八十里……漢遣司馬及吏士屯田依脩以鎮之，卽此城是也。」「古屯城在屯城西北」。則七屯城爲古屯城之誤；「又西八十里」，應作「又西一百八十里。」圖經又云：「播仙鎮故且末國也。」「且末河源從南山大谷口出，其源去鎮城五百里，經且末城下過，因以爲名。」則應是且末河源去鎮城五百里，非渡河五百里至播仙鎮也。鄯善問題疑難甚多，非稟輯載籍中所有關係鄯善之文，不能解決也。

通典元和志新舊唐書記載之誤，蓋亦有所本。後漢書卷四九耿恭傳云：「始置西域都護，戊己校尉，乃以恭爲戊己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李賢(六五三至六八四)註云：「金蒲城，車師後王城廷也，今廷州蒲昌縣城是也。」史籍中蒲滿之誤屢見不鮮，始由金滿訛爲金蒲，復因蒲昌蒲類首一字同，又誤以金蒲爲蒲昌；庭州既有蒲昌，於是不得不將蒲類位置在西州；終以與事實不符，乃以蒲類本隸西州，後屬庭州，蒲昌本隸庭州，後屬西州，而自圓其說。至通典不云以白刃城或白力城爲蒲昌縣，而謂以東鎮城置者，或亦因其名不雅馴而改此名。城在高昌東境，故云東鎮。

蒲昌在西州中爲最東之一縣，縣境似較大，可以西州志殘卷證之。(註二四)西州志列舉州境十一道，首赤亭新開花谷移摩薩捍突波六道，皆從西或西北出蒲昌縣界，合柳谷而向庭州；次大海道，出柳中縣界東南向沙州(今敦煌)；次烏骨道，出高昌縣界北而向庭

州；次他地白水澗兩道，並出交河縣界：前一道西北向柳谷通庭州，後一道西北向處月已西諸蕃：殿以銀山道，出天山縣界，西南向焉耆國。蒲昌縣界六道，第一赤亭道（註二五），應發自今之齊克塔木，餘五道未詳經行今之何地。今齊克塔木之西有道東北入山，經苦泉達坂，轉向西北行，西至山北之三箇泉，與鎮西古城之通道合，必爲此五道中之一道。今魯克沁有一道南行至新吉爾（Singer）折向東南行，至五顆樹逕向東行而赴沙州，應是出柳中縣界之大海道。西州志述此道云：「常流沙，人行迷誤，有泉井，鹹苦，無草；行旅負水担糧，履踐沙石，往來困弊。」與今道情形正合，所以今道幾廢。烏骨道似從今哈刺和卓入勝金口，向北入山北行之道。他地道應爲從雅爾北行經三山口泉子街濟木薩而抵護堡子之道。新唐書卷四十交河縣下註云：「自縣北八十里有龍泉館，又北入谷百三十里經柳谷，渡金沙嶺，百六十里經石會漢戍，至北庭都護府。」西州志有四百五十里，而此文僅有三百七十里，新唐書應有脫文。白水澗道應是今從吐魯番赴烏魯木齊之一道。既云「西北向處月已西諸蕃」，則處月居地不得在今之古城矣（註二六）。銀山道應是今從吐魯番西南行經脫克遜庫木什（突厥語猶言銀，此銀山之所本）而赴焉耆（今哈刺沙爾）之道。西州志有丁谷窟寺，「在柳中縣界，至北山二十五里丁谷中，西去州二十里。」所識者祇有今之吐峪溝北諸洞足以當之。

註二四：參看敦煌石室佚書本，鳴沙石室佚書本闕首八行，無赤亭新開二道。首八行之文殘闕不完，二行赤亭道，三行殘存「右道出蒲」四字；證以後文，應脫「昌縣界」三字，因知此兩道並出蒲昌縣界。

註二五：赤亭守捉見新唐書卷四十伊州納嶽縣註。舊唐書卷一九四上突厥傳：開元九年（七二一）秋，拔悉密臨突厥衙帳，期會之兵不至，懼而引退。突厥以兵蹙之。曷欲谷分兵間道先掩北庭，盡虜拔悉密之衆而

還。迴兵因而出赤亭以掠涼州羊馬。所還者應是此赤亭道。新疆圖志卷二云：「七克騰木(即齊克塔木，皆 Chik-tam 之對音)者，形勢險曠，安集延所據以抗官軍者也。」蓋一險要之地，故唐代在此置赤亭守捉。

註二六：參看沙畹(E. Chavannes) 西突厥史料譯本二十八頁註三十四。

唐代蒲昌縣治在今關展之考訂，如尙有所疑，可以宋史卷四九〇高昌傳王延德之行程證之。延德於太平興國六年(九八一)五月往使高昌，次年四月抵高昌，八年春循舊路還，雍熙元年(九八四)四月至京師。茲僅錄其從伊州高昌之行程如下：「次歷伊州，州將陳氏，其先自唐開元二年(七一四)領州，凡數十世；唐時詔勅尙在。……次歷益都，次歷納職城，城在大患鬼魅積之東，南望玉門關甚近。地無水草，載糧以行。凡三日至鬼谷口避風驛，用本國法設祭，出詔勅禦風，風乃息。凡八日至澤田寺。高昌聞使至，遣人來迎。次歷地名寶莊。又歷六種乃至高昌，即西州也」。澤田應是唐之赤亭，今之齊克塔木。寶莊應是唐之蒲昌，譯人語訛，一如今之訛爲關展。六種即漢唐之柳中，今之魯克沁。核以道里，證以音讀，莫不相符。唐賢誤解，可據此文一掃而空之。

余所持說，並非創獲；伯希和(P. Pelliot)教授曾識塞(Saka)語之 Phucamui 爲蒲昌之對音，並謂地在今之關展(參看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續編五三頁)；白棘白刃白力寶莊關展同爲一地，赤亭澤田皆在齊克塔木，早見辛卯侍行記卷六；今特取諸賢語焉未詳之說引而伸之而已。黃君文弼有高昌疆域郡域考(見北京大學國學季刊三卷一號)，今未見。姑據吾友向覺明(達)之評文(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六卷五號)窺之，除引前賢考證之說外，暗合者度必甚少。余所用地圖爲斯坦因(A. Stein) Innermost Asia 附圖第二八同第三一頁。明知學識疏淺，益以病中檢書甚難，姑罄所知，

以博鴻博之一祭云爾。一九四二年四月初十日命九兒先銘筆受
訖。

——中央亞細亞一卷一期——

迦膩色迦時代之漢質子

自漢以來，西域諸國常遣子爲質於中國，其例在兩漢書西域傳中舉不勝舉。惟從未聞有漢天子兒爲質於外國者；然在玄奘傳記中有之，是不可不詳究也。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二記玄奘至迦畢試國，「有一小乘寺名沙落迦，相傳是昔漢天子子質於此時作也。其寺僧言：我寺本漢天子兒作，今從彼來，先宜過我寺。法師見其殷重，又同侶慧性法師是小乘僧，意復不欲居大乘寺，遂卽就停。」

大唐西域記卷一迦畢試條云：「大城東三四里北山下，有大伽藍，僧徒三百餘人，並學小乘法教。聞諸先志曰：昔健馱邏國迦膩色迦王，威被鄰國，化洽遠方。治兵廣地，至葱嶺東。河西蕃維，畏威送質。迦膩色迦王旣得質子，特加禮命。寒暑改館：冬居印度諸國，夏還迦畢試國，春秋止健馱邏國。故質子三時住處，各建伽藍。今此伽藍，卽夏居之所建也。故諸屋壁圖畫質子容貌服飾頗同東夏。其後得還本國，止存故房，雖阻山川，不替供養。故今僧衆每至入安居解安居，大興法會，爲諸質子祈福樹善，相繼不絕，以至於今。」

又卷四至那僕底條云：「昔迦膩色迦王之御宇也，聲振鄰國，威被殊俗。河西蕃維，畏威送質。迦膩色迦王旣得質子，賞遇隆厚，三時易館，四兵警衛，此國則質子冬所居也。故曰至那僕底（註云：唐言漢封）。質子所居，因爲國號。此境已往，洎諸印度，土無梨桃，

質子所植，因謂桃曰至那你（註云：唐言漢持來）；梨曰至那羅闍弗明邏（註云：唐言漢王子）。故此國人深敬東土，更相指告語，是我先王本國人也。」

據前引三文，知迦膩色迦時代迦畢試國有一沙落迦寺，是漢質子所造。此質子冬居至那僕底國，夏還迦畢試國，春秋止健馱邏國。印度雖是傳說流行之地，玄奘雖是有聞必錄之人，此種傳說必有所本，一如義淨所記室利笈多時代在鹿園寺附近為支那國僧造支那寺（註一）之傳說也。

註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慧輪傳。

據後漢書卷一一八大月氏（註二）傳，吾人已知貴霜王朝第一王名丘就卻，第二王名閻膏珍。（註三）又據佛經，知其後有一王名迦膩色迦。繼其後者名胡毘色迦，婆藪提婆。第四王名未見中國載籍記錄，第五王應是三國志卷二太和三年（二二九）十二月癸卯遣使奉獻之大月氏王波調。

註二：後漢書大月氏傳後云：「諸國稱之皆曰貴霜王，漢本其故號言大月氏云。」似前漢時代之大月氏已同化於大夏土著，而此貴霜王朝為本地王朝。其後言大月氏者，皆為古名濫用。桑原鷺藏羽田亨伯希和諸教授早持是說，皆言之成理，今從之。

註三：伯希和教授曾以丘就卻為丘就却之誤，而閻膏珍亦應改作閻膏彌。可參看一九一四年亞細亞報，一九二八與一九二九年合刊通報。

根據史籍佛經與夫印度方面考古學之發現，吾人固知貴霜王朝最初有此五王，然考據諸家對此五王在位時代則幾人各一說。（註四）姑就迦膩色迦在位時代言，最近有二說：傅舍（Foucher）主張在紀元後八〇至一一〇年間；（註五）斯密（V. Smith）主張在紀元後一二〇至一六二年間。（註六）比較二說，似以傅舍之說較為近似。

註四：可參看英國王家亞細亞協會報一九一二年刊六六五與九一八頁，一九二二年刊九一一至一〇四二頁，一九一四年刊一〇一九頁。印度碑銘一九一七年刊一三〇頁。印度古物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刊二六一頁。

註五：希臘與佛教參合的藝術，一九二三年本，二冊，五〇五頁。

註六：牛津本印度史，一九一九年本，一四六頁。

若取傅舍之說，迦膩色迦在位，應位之於漢章帝建初五年（八〇）至漢安帝永初四年（一一〇）之間。所本之源應以後漢書紀傳爲多。西域記所言「治兵廣地至葱嶺東」，疑指後漢書卷七七班超傳永元二年（九〇）月氏用兵西域事。

班超傳曰：「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註七）有功，是歲（註八）貢奉珍寶符拔師子，因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永元二年（九〇）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嘗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耶？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

註七：車師應爲莎車之誤，蓋同傳曰：超攻疏勒國王忠，康居遣精兵救之。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相親，超力賂遣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罷兵。則助漢擊莎車有功，與遠處三千里外之車師無涉也。前漢書卷九六西域傳言神爵二年（前六〇），鄯吉都護南北兩道後，有「披莎車之地」語，此乃誤車師爲莎車，與前誤雖反而實同也。

註八：後漢書本紀卷三章和二年（八七）紀：「是歲西域長史班超擊莎車大破之。月氏國遣使獻扶拔師子。」

迦膩色迦之時代與其用兵西域之原因既明，試再進而考證此

質子問題。據上引班超傳，貴霜既求漢公主而不可得，此漢質子又從何處來耶？慈恩寺傳所謂漢天子兒之「漢」，在梵語中應爲 Cina 是即舊譯支那至那脂那等對音之所本。梵語固稱中國曰支那，然稱東夏印度中間之地亦曰支那。西域記明言河西蕃維，可以證已。當時河西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當然不成問題。所隱喻者應是漢代西域中之一國，而此國疆域應與貴霜領土接近。此國祇有疏勒足以當之。

疏勒國名與其相近之名稱以外，尚有種種別稱見諸載籍。最晚見者爲自宋以來迄於今日之 Kashgar，元祕史之乞思合兒，元史西北地附錄之可失哈耳，明陳誠西域蕃國記之哈石哈，明史之哈賓哈兒，清代之喀什噶爾，皆其對音也（註九）。

註九：見北京圖書館藏獨寤園叢鈔本，禹貢第二卷三四期會轉載，然頗有訛誤。

宋人尙有佉路數怛勒之稱，希麟續一切經音義卷三十地經音義疏勒條云：「梵語訛略也，正云佉路數怛勒，此翻爲惡性國，以其國人性多獷戾。或云彼國有佉路數怛勒山，因山立稱也。在北印度境也。」此名應是 Kharostra 對音，舊譯亦作佉盧瑟吒者是已。印度用梵書以前，曾用此佉盧瑟吒書，義譯作臚曆書。各國考查團在西域漢南道中發現不少寫本，多用此種文字寫印度俗語。法國烈維教授曾假擬此種文字出自疏勒（註一〇）。

註一〇：參看河內遠東法國學校校刊第二卷，二四六頁以後，又第四卷之佉盧瑟吒國與佉盧瑟吒書。

唐人寫本慧超往五天竺國傳云：疏勒「外國自呼名伽師祇離國」。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一百引往五天竺國傳作迦師佉黎，未詳孰是。有人還原作 Kasgiri，容或不誤。

大唐西域記卷十二云：佉沙國「舊謂疏勒者，乃稱其城號也，正

香宜云室利訖栗多底，疏勒之言猶爲謬也。」案照法國學者儒達還原方法應作 Srikritati。此與伽師祇離，應皆是其地梵名。

佉沙之稱與法顯行傳之竭叉，高僧傳卷三智猛傳之奇沙，應有關係。余疑爲梵名 Khasa 之對音。舊譯三本孔雀王經皆有此名：僧伽婆羅初譯作迦舍，義淨二譯與不空三譯並作疎勒。梵文原名亦是印度邊地之稱，故自法顯迄於不空皆識爲疎勒。

以上諸名與疎勒古名相距皆甚遠，別有沙勒一名較爲接近。此名並見高僧傳卷二鳩摩羅什佛陀耶舍兩傳，卷三法勇傳；續高僧傳卷二達摩笈多傳，洛陽伽藍記卷五宋雲慧生行記。核以古讀，似作 Šalek，此與慈恩寺傳之沙落迦(Šalaka)又頗接近也。

據西域記，佉沙國「文字取則印度，雖有刪謬，頗存體勢；語言詞調，異於諸國。」似疎勒自有其語言，與近年發現之龜茲語于闐語有別，然迄今尙未有人在西域所得諸寫本中有所發現。又一方面，吾人對於疎勒古讀亦未能確定其讀音。今姑假定其讀若 Šulek 或 Šulik，則與沙勒對音僅有一箇韻母之別耳。西藏語名疎勒曰 Šulig，末一收音聲母，與漢名雖有清濁之別，要皆本於同一古名也。梵名沙落迦距離雖較遠，然三箇聲母皆同，惟韻母不同，此可以外國語譯音變化解之。甲國名稱經乙國傳譯者，輒有變化：或爲韻母變化，或爲聲母變化，甚至有聲韻變位之事，此例甚多，舉不勝舉，然則梵語之稱疎勒曰沙落迦，亦無足異。

後漢書卷一一八疏勒傳確識有疏勒王族徙居月氏之事。據云：「安帝元初中(一一〇七至一二〇)，疏勒王安國以舅臣磐有罪，徙於月氏，月氏王親愛之。後安國死，無子，母持國政，與國人共立臣磐同產弟子遺腹爲疏勒王。臣磐聞之，請月氏王曰：安國無子，種人微弱，若立母氏，我乃遺腹叔父也，我當爲王。月氏乃遣兵送還疏勒，國人素敬愛臣磐，又畏憚月氏，即共奪遺腹印綬，迎臣磐立爲

王。更以遺腹爲磐橐城侯。後沙車畔于闐，屬疏勒。疏勒以強故，得與龜茲于闐爲敵國焉。順帝永建二年（一二七），臣磐遣使奉獻。帝拜臣磐爲漢大都尉，兒子臣勳爲守國司馬。臣磐前後有無他人質於貴霜，史無明文，而疏勒王族徙貴霜者祇此一見。余疑玄奘所聞建沙落迦寺之質子或卽此人。然則傅舍所擬之迦賦色迦在位年代應改作八七至一二〇年間矣。

西安景教碑敘利亞文地名中有 Sarag, 俞耳 (Yule) 曾引卜鐵 (Pauthier) 說，以爲所指者，卽是洛陽，並與陶烈美 (Ptolomé) 地志之 Serice 比附，(註一一)其說甚是。伯希和證明此二名之相同，並引義淨梵語千字文 (別本) 中之娑囉識 (註一二) 以爲補證。千字文此字梵文確爲 Saraga, 而下注漢語曰「洛」，則其指洛陽無疑。伯希和以爲洛字古讀 lak, 可對此名之後半，然對於前一「娑」字，未予說明。(註一三) 余以爲此娑囉識應是古代中亞人名稱疏勒之稱；玄奘之沙落迦，疑從中亞名稱轉出；蓋其與疏勒原名相距遠，而與中亞語名韻母皆同也。意者中亞人古稱疏勒曰娑囉識，晚至唐代，已忘其爲何地，及見囉識讀音與洛字相近，遂以娑囉識名洛陽云。

註一一：見契丹記程，第一冊，一〇九頁，一九六頁。

註一二：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五十四冊，一二〇一頁上欄第一行。

註一三：見一九二七及一九二八年合刊通報，九一至九二頁。

首見陶烈美書之 Serice 與散見其他古代希臘羅馬撰述中之 Seres, 似與吾人所研究之沙落迦娑囉識不無關係，然此問題過於繁複，非此短文所能詳，擬別爲文考證之。

王玄策事輯

中國同印度交際最活動的時間，從來無及唐初百年者。這箇時代出了一位玄奘大師，又出了一位建功異域的外交使臣王玄策。玄奘的事蹟盡人皆知，可是王玄策的事蹟被史官湮沒，幾乎不傳於後世。比較他同張騫的事蹟，我覺得張騫鑿空，事頗可疑。而玄策出使，事實顯著，兩唐書中反無專傳。在這一方面說，玄策不但不及古之張騫，而且不及同時共事的崔敦禮同蕭瀛。敦禮不過使了幾回北蕃，監製了一回長年藥，也沒有甚麼顯功。可是他的官做到了中書令，所以舊唐書(卷八一)新唐書(卷一〇六)皆有傳。不幸玄策官祇做到五品的朝散大夫，所以列傳中無他的位置。蕭瀛的事蹟，更平常了。可是他在舊唐書(卷六三)新唐書(卷一〇一)，附見於蕭瑀傳後。又因他是箇世家閥閱，新唐書傳贊說：「凡八葉，宰相名德相望。」他的兒子蕭嵩做過宰相，有張說替他做了一篇神道碑。所以我們現在不僅知道他那些平平常常的事蹟，而且知道他的生卒年月。玄策大概沒有這樣的兒子，所以後人僅僅知道他在六四三年到六五五年的事蹟。這些事蹟可不皆見於正史。要照史筆說，玄策的運氣還比玄奘佳，玄奘在舊唐書中雖有一篇小傳，乃在新舊兩書的天竺傳中，更較玄策輕描淡寫。但是研求歷史真相，不管甚麼史法的人，看法又同史官有別。

王玄策的姓名，在國內中學教科書裏面，或者還看不見。然而外國的漢學家則無人不知。因為印度的歷史，有一部份要靠中國

人的記載去補綴，有王玄策這樣的事蹟，他們豈肯輕輕放過？所以法國梵學名宿烈維 (S. Lévi)，在一九〇〇年亞洲學報 (Journal Asiatique) 裏面，首先將散見於法苑珠林中的中天竺行紀殘文哀輯。這篇研究我已轉爲漢文，題曰王玄策使印度記 (見史地叢考初篇)。嗣後伯希和 (P. Pelliot) 在一九一二年通報玄奘翻老子爲梵文事考證一文中，根據諸經要集法苑珠林集古今佛道論衡三書，補了三事，又在一九二三年通報六朝同唐時的幾個藝術家一文中，據冊府元龜檢出一事，並將從前希爾特 (Hirth) 早已檢出見諸歷代名畫記的一條加入。我現又在釋迦方志同法苑珠林檢出兩條，並在別的選述裏面搜集副料，得了若干旁證。綜計前後檢出的王玄策事蹟也不算少，所以我現在把他集合起來，作一篇有系統的供獻。我不敢說中國書籍裏面所見的王玄策事蹟僅限於此，這不過是迄於今日搜輯的一個段落。

要考王玄策的事蹟，當然最好去檢他所撰的中天竺國行記。此書已見四書著錄，現按各書成書的年代先後列舉於下：

法苑珠林卷一百中天竺國行記十卷，唐朝散大夫王玄策撰；

歷代名畫記卷三，中天竺國圖，原註云：有行記十卷，圖三卷，明慶三年 (六五八) 王玄策撰；

舊唐書卷四六經籍志，中天竺國行記十卷，王玄策撰；

新唐書卷五八藝文志，王玄策中天竺國行記十卷。

上面四部書，雖然皆著錄有這部中天竺行記，可是此書之圖三卷，大概在唐時早已不傳。行記十卷，大概在宋時已散佚了。現在我們所能見的，祇有釋迦方志中一條，諸經要集兩條，法苑珠林十幾條。此外採輯中天竺行記者，還有唐朝的一部官書。法苑珠林卷一百說：「依玄奘法師行傳，王玄策傳，及西域道城住士所宜，非無靈異，敕令文學士等總集詳撰，勒成六十卷，號爲西國志，圖畫四

十卷，合成一百卷。」又云，「西域志六十卷，畫圖四十卷，此二部合成一百卷，唐朝麟德三年（六六六）奉敕令百官撰。」這個西國志，便是西域志，可惜現在也不傳了。僅在法苑珠林中看見幾條。合計起來，中天竺行記我們直接間接所看得見的，祇有這二十多條，為數雖少，尚可考見玄策行記的大概。至若這部行記撰述的年代，大約是在第三次使印度之後，到西國志編纂之前。質言之，在六六一至六六六年之間。歷代名畫記所說的明慶三年，就是顯慶三年，也就是六五八年。此年王玄策尚在印度。他從顯慶二年（六五七）出發，至顯慶五年（六六〇）十月一日方從大覺寺動身回國，到次年春初方到長安。這個時代中間，無暇撰述。如此看來，歷代名畫記的題年是錯誤的。

按照後來所輯諸文說，王玄策的事蹟大致如下。先是玄奘至摩伽陀國（Magadha），國王尸羅逸多（Śīlāditya）在貞觀十五年（六四一）遣使上書中國，唐太宗命梁懷璉持節慰撫。尸羅逸多復遣使者隨入朝。太宗又命李義表為正使，王玄策為副使，送其使還國。是為王玄策之第一次奉使。奉使的年月是貞觀十七年（六四三）三月，同年十二月到摩伽陀國。至十九年（六四五）正月二十七日，玄策等建銘於耆闍崛山（Gr̥dhrakūṭa）。同年二月十一日立碑於摩訶菩提（Mahābodhi）寺。還國似在六四六年。

到了六四七年，王玄策為正使，蔣師仁為副使。再使印度時，尸羅逸多死，國大難，發兵拒玄策，玄策發吐蕃泥婆羅之兵，擒其王阿羅那順歸長安。貞觀二十二年（六四八）五月獻俘闕下。

到了六五七年；又命玄策送佛袈裟到印度。我們知道他在顯慶四年（六五九）至婆栗闍國（Vr̥jji）。顯慶五年（六六〇）九月二十七日到摩訶菩提寺，十月一日離此歸國。

合計起來，玄策到過印度三次，因為根據行記殘文，一則云「三

度至彼」，再則云「三迴往彼」，三則云「前後三度」，足證奉使只有三次。可是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玄照傳，有重詣西天追玄照入京之語。烈維一九一二年通報迦膩色迦(Kaniska)與王玄策一文中，遂假定玄策在六六三年第四次重往印度。

我對於以後所輯諸文，是按照各書成書先後時代排列的，對於官書或私人撰述不加區別。說到這裏，有幾部書的年代，似應附帶說說。我從前說過中天竺行記是撰於六六一年至六六六年之間的。可是開元釋教錄卷八說，釋迦方志是六五〇年撰，（與釋迦方志序謂「惟夫大唐之有天下也將四十載」語亦合。）其中就見有王玄策之文一條。嚴格說，似乎有點矛盾。諸經要集是在顯慶年間（六五六至六六一年二月初）所輯，似乎也不應該採有行記之文。又如法苑珠林李儼序云，「大唐總章元年（六六八）三月三十日纂集斯畢，」可是所引玄策行記，有一條說到咸亨二年（六七一）的年號，似乎也有些不對，也是不應該採錄的。但是我們要知道，唐人的撰述是寫本，隨時皆可增改，書題或序題的年月，不一定就是定本的年月，所以發現後幾年的事，亦不足為異。我們又要知道，王玄策來往印度，至少也有三次。他在國內，將他所見所聞，告訴道宣道世諸人，也是意中必有之事。道世在法苑珠林卷五引西國志一條後云「余見玄策具述此事，」足證法苑珠林等書所記也有出於從前耳聞，而非錄自行記的。如此看來，我們不必刻舟求劍，硬斷定序題年月就是成書的年月。

下面一條見釋迦方志卷上：

〔一〕「吠舍釐(Vaiśālī)國宮城西北六里寺塔，是說淨名 Vimalakirti 處，……寺東北四里許塔，是淨名故宅基，尚多靈神，其舍壘甃，傳云積石，即說法現疾處也。近使者王玄策以笏量之，止有一丈，故方丈之名因而生焉。」

案 Vimalakirti 的意譯，作淨名，亦作無垢稱，音譯有毘摩羅詰，維摩詰，維摩，維詰，諸名。此條並見法苑珠林卷二九，說是顯慶年事。一〇二〇年的釋氏要覽卷上，同一三〇年前後的能改齋漫錄，所載之文大概是直接間接本於行記。這就是辭典中「方丈」一名的出處。王玄策的遺事相傳至今的，祇這一點，可是用這個名詞的人，早已數典而忘祖了。這個淨名宅在王玄策量基以前，業見著錄，玄奘西域記卷七吠舍釐國下，曾說到毘摩羅詰故宅。最早見的，大概是水經注卷一引支僧載外國事，（晉時人撰）其中的吠舍釐作維邪離，淨名宅作維詰家。

下面兩條見諸經要集：

〔二〕卷一，引王玄策西國行傳，「唐顯慶二年（六五七）敕使王玄策等往西國送佛袈裟，於泥婆羅國（Népal）西南，至頗羅度來村，東坎下有一水火池，若將家火照之，其水上即有火燄於水中出，欲滅以水沃之，其燄轉熾。漢使等曾於中架一釜，煮飯得熟，使問彼國王。國王答使人云，曾經以杖刺著一金匱，令人挽出，一挽一深，相傳云，此是彌勒佛 Maitreya Bodhisattva 當來成道天冠，金火龍防守之，此池火乃是火龍火也。」

此條並見法苑珠林卷十六。此水火池玄奘西域記卷七尼波羅國下亦見著錄。取新唐書卷二二一上泥婆羅傳之文證之，可見這是第一次奉使時事。使臣的行程是取道吐蕃同泥婆羅。當時泥婆羅的國王是那陵提婆（Narendradeva）。其文云：「貞觀中遣使者李義表到天竺，道其國，提婆大喜，延使者同觀阿耨婆瀾池，池廣數十丈，水常益沸，共傳旱潦未始耗溢，或抵以物則生烟，釜其上少選可熟。」阿耨婆瀾之「瀾」，諸本亦有訛作「診」者。考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七七作「汙」，音泥禮反，則為「瀾」之省寫，傳抄誤作「診」。其梵文原名應是 agnipāniya。

〔三〕卷十四〔又王玄策行傳云：佛在世時，毘耶梨城 (Vaiśālī) 觀一切衆生，有苦惱者，即欲救拔。乃觀見此國有雞越吒 Kaivarta 二衆，總五百人，於婆羅俱末底河 Phalgumati 網得摩梨（一作竭）大魚，十有八首，三十六眼，其頭多獸，佛爲說法，魚聞法已，便即命終，得生天上，而爲天子，却觀本身是大魚，蒙佛說法，遂得生天，乃持諸種香花瓔珞寶珠從天而下，至佛供養。於時二衆，並發心悔過，即於俱末底河 (Phal)-gumati 北一百餘步，燒焚魚網，銅瓶盛灰埋之，向說法處於上起塔，尊像儼然，至今現在，雕飾如法，觀者生善。〕

案「雞越吒」此言漁人，「婆羅俱末底」就是梵本 Phalgumati 之對音。巴利 (Pāli) 本作 Vaggumudā。史記卷一二三正義引括地志中視爲恒伽河 (Ganga [恒河]) 的拔扈利水，或者也是此河之同名異譯。水經注卷一此名凡兩見，皆誤作「枝扈黎」。摩梨大魚，高麗藏作摩梨，似誤。宋元明藏皆作「摩竭」，這也是漢譯梵本常見的 makara 之對音。這件故事玄奘西域記卷七弗栗恃國 (Vrjji) 下亦見著錄，說此魚前生名叫劫比他 (Kapitha)。

此外賢愚經卷十(關於賢愚經翻譯的始末，可參考出三藏記集卷九賢愚經記)同摩訶僧祇 (Mahāsāṅghika) 律卷十四，皆誌有這件故事。因爲其文不同，特將此文轉錄於下，以資對照。

賢愚經云，「昔佛在世時，與諸比丘向毘舍離 (Vaiśālī) 到梨越 (Revati) 河，見人捕魚，網得一魚，身有百頭，有五百人挽不出水。是時河邊有五百人而共放牛，即借挽之，千人併力，方得出水。見而怪之，衆人競看。佛與比丘往到魚所，而問魚言，『汝是迦毘梨 (Kapila) 不？』魚答言『是。』復問魚言，『教汝匠者今在何處？』魚答佛言，『墮阿毘 (Avici) 獄。』阿難見已，問其因緣。佛告阿難，『乃往過去迦葉 (Kāśyapa) 佛時，有婆羅門生一男兒，字迦毘梨，聰明博

達，多聞第一。父死之後，其母問兒『汝今高明，世間頗有更勝汝不？』兒答母言，『沙門殊勝，我有所疑，往問沙門，爲我解說，令我開解，彼若問我，我不能答。』母即語言，『汝今何不學習其法？』兒答母言，『若欲習者，當作沙門，我是白衣，何緣得學？』母語兒言，『汝今且可僞作沙門，學達還家。』兒受母教，卽作比丘，經少時間，學通三藏，還來歸家，母復問兒，『今得勝未？』兒答母言，『由未勝也。』母語兒言，『自今已往，若其談論，儻不如時，便可罵辱，汝當得勝。』兒受母教，後論不如，卽便罵言，汝等沙門，愚騷無識，頭如獸頭，百獸之頭，無不比之，緣是罵故，今受魚身，一身百頭，駝驢牛馬豬羊犬等衆獸之頭，無不備有。阿難問佛『何時當得脫此魚身？』佛告阿難，『此賢劫 bhadrakalpa 中，千佛過去猶故不脫此魚身。』以是因緣，身口意業不可不慎。」

摩訶僧祇律云：「佛在跋祇國 (Vṛjji) 人間遊行，與比丘衆俱至一故河邊，時諸捕魚人捉網捕魚，諸比丘見已，白佛言，『世尊，是捕魚人不應作是事而勤作。』世尊因諸比丘問已，卽說偈言：『已得難得身，云何作諸惡，染愛著身故，命終入惡道。』時捕魚人捉大網沈石浮瓠順水而上，邊各二百五十人，叫喚挽網向岸。諸比丘見已，白佛言『世尊，此人若於佛法中如是精進者，大得法利。』爾時世尊因事說偈言『所謂勤精進，非名一切欲，謂能離衆惡，以法自活命，』如迦毘羅 (Kapila) 本生經中廣說。爾時衆魚墮網中，有一大魚有百頭，頭頭各具，世尊見之，便喚其字，卽應世尊，世尊問言，汝母在何處，答言某園廁中作蟲，佛言此大魚迦葉佛時作三藏比丘，惡口故受雜類頭報，母受其利養，故作廁中蟲，佛說此因緣時，五百人卽止網出家修道，皆得羅漢往跋渠 (Phalgu [mati]) 河邊。」

下面十餘條並見法苑珠林，其中有「王玄策傳」「王玄策行傳」「西國行傳」「西域行傳」種種名稱之不同，還有幾條說是出於玄奘

西域記。然考所標年月，皆在玄奘表上西域記之後。大約不是出於西域行傳，便是出於西域志的。因為同一事實三書並見，而皆有西域兩字的標題，所以就混淆不分了。此外西域志或西國志的幾條也附帶列入，因為這幾條很難同王玄策的行紀分開。我此次所標的卷數頁數皆是根據高楠順次郎等所修的新修大藏經本。

〔四〕卷四，二九六頁「王玄策西國行傳云：王使顯慶四年（六五九）至婆栗闍國（Vrjji），王爲漢人設五女戲，其五女傳弄三刀，加至十刀，又作繩伎，騰虛繩上，蓑履而擲，手弄三仗刀楯槍等種種關伎，雜諸幻術，截舌抽腸等不可具述。」

案與卷七六一條所言幻戲疑爲一事。考後漢書卷一一六揮國（緬甸）王獻幻人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又考新唐書地理志卷四三下，賈耽道里中有大秦婆羅門國，（伯希和說此國就是Manipura）一般考訂皆說大秦是地中海東部，可是賈耽道里之大秦婆羅門，明明白白在恒河東邊，我的假定以爲這兩個大秦，怕是達嚩（Dakṣiṇa）的別譯；這些幻人怕皆是從南印度來的。

〔五〕卷五，三一〇頁「西國志云：中印度在瞻波（Campa）西南山石洞中，有修羅（asura）窟，有人因遊山修道，遇逢此窟，人遂入中，見有修羅宮殿處，妙精華卉，乍類天宮，園池林果，不可述盡。阿修羅衆既見斯人希來到此，語云，『汝能久住此否？』答云，『欲還本處。』修羅既見不住，遂施一桃，與食訖。修羅語言『汝宜急出，恐汝身大，窟不得容。』言訖走出，身遂增長，形貌龐大，人頭纔出，身大孔塞，遂不出盡。自爾以來，年向數百，唯有大頭如三頭甕。人見共語，具說此緣，人愍語云：『我等鑿石，令汝身出，其事云何？』答云『恩澤！』人奏國王，具述此意，君臣共議；此非凡人，力敵千人，若鑿令出，儻有不測之意，誰能抗之！因此依舊，時人號爲大頭仙人。唐國使人王玄策已三度至彼，以手摩頭共語，了了分明。近有山內野

火，燒頭焦黑，命猶不死。西國志六十卷，國家修撰，奉勅令諸學士畫圖，集在中臺，復有四十卷。從麟德三年（六六六）起首，至乾封元年（六六六）夏末方訖，余見玄策具述此事。」

觀上文「余見玄策具述此事」一語，可見道世所記兼有聞諸玄策之語。

〔六〕卷八，三三二頁：「王玄策行傳云吐蕃國（Tibet）西南有一涌泉，平地涌出，激水高五六尺，甚熱，煮肉即熟，氣上衝天，像似氣務。有一老吐蕃云，十年前其水上激高十餘丈，然始傍散，有一人乘馬逐鹿直赴泉中，自此已來，不復高涌。泉中時時見人骸骨涌出，垂糞布水，須臾即爛，或名爲鑊湯。此泉西北六七十里，更有一泉，其熱略等，時時盛沸，殷若雷聲，諸小泉溫，往往皆然。今此震旦 Cinasthāna 諸處，多有溫湯，准此亦是鑊湯。故四分律 Dharmaguptavinaya 下文佛言王舍城 Rajagṛha 北，有熱湯從地獄中來，初出甚熱，後流至遠處稍冷，爲有餘水相和，所以冷也。」右此一驗出西國傳。

卷十六，四〇五頁有一條，是說泥婆羅水火池，因爲並見諸經要集，故不贅錄。

〔七〕卷二九，四九七頁：「玄奘西域傳云：迦畢試國（Kapisa）古王寺有佛頂骨一片，廣二寸餘，色黃白，髮孔分明。至唐龍朔元年（六六一）春初，使人王玄策從西國將來，今現宮內供養。」

案西域記卷一云：「伽藍亦名舊王，有如來頂骨一片，面廣寸餘，其色黃白，髮孔分明，」法苑珠林所錄西域記之語，祇能僅限於此，至唐龍朔以下云云，似出玄策行記。

〔八〕卷二九，五〇一頁：「玄奘西域傳云：於大唐顯慶年中（六五六至六六〇），勅使衛長史王玄策因向印度過淨名宅，以笏量基，止有十笏，故號方丈之室也。」

案此條似出玄策行記，或者原題西域行傳或西域志，遂誤會以爲出於玄奘西域志，而佛祖統紀乃硬斷其事在貞觀十七年（六四三）。

〔九〕卷二九，五〇二頁：「玄奘西域傳：摩揭陁（Magadha）有佛足跡，貞觀二十三年有使圖寫迹來。」

此處所言之使，應是第二次奉使之王玄策，貞觀以下云云，應是亦出玄策行記。

〔一〇〕卷二九，五〇二頁：「王玄策行傳云：西國瑞像無窮，且錄摩訶菩提（Mahābodhi）樹像云，昔師子（Simhala 或 Ceylon）國王名尸迷佉拔摩（原註：唐云功德雲）Śri Meghavarman，楚王遣二比丘來詣此寺，大者名摩訶誦（此云大名）Mahānaman，小者優波（此云授記）Upa-，其二比丘禮菩提 bodhi 樹金剛座 Vajrasana 訖，此寺不安置，其二比丘乃還其本國。王問比丘，『往彼禮拜聖所來靈瑞云何？』比丘報云『閻浮 Jambudvīpa 大地無安身處。』王聞此語，遂多與珠寶，使送與此國王三謨陁羅彌多 Samudragupta，因此以來，即是師子國比丘。又金剛座上尊像元造之時，有一外客來告大衆云，『我聞募好工匠造像，我巧能作此像。』大衆語云，『所須何物？』其人云，『唯須香及水及料燈油艾。』料既足，語寺僧云，『吾須閉門營造，限至六月，慎莫開門，亦不勞飲水。』其人一入，即不重出，唯少四日，不滿六月。大衆評章不和，各云此塔中狹窄，復是漏身，因何累月不開見出，疑其所爲。遂開塔門，乃不見匠人，其像已成，惟右乳上有少許未竟。後有空神驚誡大衆云，『我是彌勒菩薩。』像身東西坐，身高一丈一尺五寸，肩闊六尺二寸，兩膝相去八尺八寸，金剛座高四尺三寸，闊一丈二尺五寸。其塔本阿育王 Aśoka 造石鈎欄塔。後有婆羅門兄弟二人，兄名王主 Rajasvamin，弟名梵主 Brahmasvamin，兄造其塔，高百肘，帝（應作弟）造其寺，其像自

彌勒造成已來，一切道俗，規模圖寫，聖變難定，未有寫得。王使至彼，請諸僧衆，及此諸使人，至誠殷請，累日行道懺悔，兼申來意，方得圖畫，髣髴周盡。直爲此像出其經本，向有十卷，將傳此地，其匠宋法智等巧窮聖容，圖寫聖顏，來到京都，道俗競模。」

上一條同玄奘西域記卷八所說的大同小異，此條中之師子國王，應是大史 Mahāvamsa 中之 Meghavarna，此言雲色，殆即因此名之曰烏鴉王。大史說是三〇四至三二二年間人，漢譯迷佉拔摩應誤，考摩訶菩提寺有兩梵碑，上有 Mahānāman 一名，疑即此處之摩訶謠。別有 Upasena 一名，或是此處名稱不全之優波。惟優波斯那此言近軍，又與原註授記之意不合。宋法智圖寫之像，歸國後藏在宮內（可參照後引歷代名畫記一條）。圖寫的時間，大概在六四五年二月（參照後條）第一次奉使之時。因爲第二次與其說是奉使，不如說是遠征，第三次祇在摩訶菩提寺住了四天，皆無此從容圖寫的時間，而第四次奉使，祇有一條孤證，有無其事，還是一個問題。六四五年既然能在摩訶菩提寺立碑，當然有時圖像。匠人宋法智同書碑的魏才，大約就是李義表同王玄策帶去二十二人之二人。宋法智好像還會塑像，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十說：六六四年玄奘未死以前「又命塑工宋法智於嘉壽殿暨菩提像骨」，此人應是隨同王玄策等到印度的宋法智。

〔一一〕卷二九，五〇三頁：「王玄策傳云：此漢使奉勅往摩伽陁國摩訶菩提寺立碑至貞觀十九年（六四五）二月十一日，於菩提樹下塔西建立，使典司門令使魏才書。昔漢魏君臨，窮兵用武，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猶尙北勒闐顏，東封不到。（一作耐）大唐牢籠六合，道冠百王，文德所加，溥天同附。是故身毒諸國，道俗歸誠，皇帝愍其忠款，遐軫聖慮，乃命使人朝散大夫行衛尉寺丞上護軍李義表，前融州黃水縣令王玄策等二十二入，巡撫其國，遂至摩訶菩提

寺所。菩提樹下金剛之座，賢劫千佛，並於中成道，嚴飾相好，具若真容，靈塔淨地，巧窮天外，此乃曠代所未見，史籍所未詳。皇帝遠振鴻風，光華道樹，爰命使人，屈斯瞻仰，此絕代之盛事，不朽之神功，如何寢默詠歌不傳金石者也。乃爲銘曰：大唐撫運，膺圖壽昌，化行六合，威稜八荒，身毒稽顙，道俗來王，爰發明使，瞻斯道場。金剛之座，千佛代居，尊容相好，彌勒規模。靈塔壯麗，道樹扶疎，歷劫不朽，神力焉如。」

案後引酉陽雜俎一條說：「顯慶五年（六六〇）於寺立碑，」如果不是記錯年月，則王玄策所立者不止一碑。

〔一二〕卷二九，五〇四頁：「王玄策傳云：粵以大唐貞觀十七年（六四三）三月內，爰發明詔，令使人朝散大夫行衛尉寺丞上護軍李義表，副使前融州黃水縣令王玄策等，送婆羅門客還國。其年十二月至摩伽陁國，因卽巡省佛鄉，覽觀遺蹤，聖迹神化，在處感徵。至十九年（六四五）正月二十七日至王舍城，遂登耆闍崛山，流目縱觀，榜眺罔極，自佛滅度千有餘年，聖迹遺基，儼然具在，一行一坐，皆有塔記。自惟器識邊鄙，忽得躬覩靈迹，一悲一喜，不能裁抑。因銘其山，用傳不朽，欲使大唐皇帝，與日月而長明，佛法弘宣，共此山而同固。其辭曰：『大唐出震，膺圖龍飛，光宅率土，恩覃四夷，化高三五，德邁軒羲，高懸玉鏡，垂拱無爲，（其一）。道法自然，儒宗隨世，安上作禮，移風樂制，發於中土，不同葉裔，釋教降此，運於無際，（其二）。神力自在，應化無邊，或涌於地，或降於天，百億日月，三千大千，法雲共扇，妙理俱宣，（其三）。鬱乎此山，奇狀增多，上飛香雲，下臨澄波，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經過，存聖迹於危峰，峙遺趾於巖阿，（其四）。參差嶺嶂，重疊巖廊，鏗鏘寶鐸，氛氳異香，覽華山之神縱，勒貞碑於崇崗，弛大唐之淳化，齊天地之久長，（其五）。』」

案李義表登耆闍崛山銘並見全唐文卷一六二。

〔一三〕卷三五，五五九頁：「西域志云：娑羅雙林樹邊別有一牀，是釋迦佛塑像在上，右脇而臥，身長二丈二尺四寸，以金色袈裟覆上，今猶現在，數放神光。又王舍城東北是耆闍崛山，有佛袈裟石，佛在世時將就池浴，脫衣於此，有鷲鳥銜袈裟升飛，既而墮地，化成此石，縱橫葉文，今現分明。其南有佛觀田，命弟子難陀製造袈裟處，並數有瑞光現，大唐使人王玄策等前後三迴往彼，見者非一。」

〔一四〕卷三八，五八九頁：「西域志云：罽賓國(Kapiśa)廣崇佛教，其都城內有寺名漢寺，昔日漢使向彼，因立浮圖(stupa)，以石構成，高百尺，道俗虔恭，異於殊常。寺中有佛頂骨，亦有佛髮，色青螺文，以七寶裝之，盛以金匣。王都城西北有王寺，寺內有釋迦菩薩幼年齟齒，長一寸，次其西南有王妃寺，寺有金銅浮圖，高百尺，其浮圖中有舍利骨，每以六齋日，夜放光明，照燭遠承露盤，至其達曙。」

〔一五〕卷三八，五八七頁：「西域志云，波斯匿(Prasenajit)王都城東百里大海邊，有大塔，塔中有小塔，高一丈二尺，裝衆寶飾之，夜中每有光曜，如大火聚。云佛般泥洹五百歲後，龍樹(Nagarjuna)菩薩入大海化龍王，龍王以此寶塔奉獻龍樹，龍樹受已，將施此國，王便起大塔以覆其上。自昔以來，有人求願者，皆叩頭燒香奉獻華蓋，其華蓋從地自起，徘徊漸上，當塔直上，乃止空中經一宿變滅，不知所在。」

〔一六〕卷三八，五八七頁：「西域志云，龍樹菩薩於波羅奈國(Vārānasi)起塔七百所，自餘凡聖，造者無量，直於禪連河上建塔千有餘所，五年一設無遮大會。」

〔一七〕卷三九，五九七頁：「西域志云：烏菴國(Uddiyāna)西南

有檀特山，山中有寺，大有衆僧，日日有驢運食，無控御者，自來留食還去，莫知所在。」

案北史卷九七烏菟傳所誌檀特山事，與此條同，惟洛陽伽藍記卷五宋雲行紀作善持山，西域記卷二作彈多落迦山。

〔一八〕卷三九，五九七頁：「西域志云，王玄策至，大唐顯慶五年（六六〇）九月二十七日，菩提寺寺主名戒龍（Silanaga），爲漢使王玄策等設大會，使人已下各贈華鬘十段，並食器。次申呈使獻物龍珠等，具錄大真珠八箱，衆牙佛塔一，舍利寶塔一，佛印四。至於十月一日，寺主及餘衆僧餞送使人，西行五里，與使泣涕而別曰，會難別易，物理之然，況龍年老，此寺卽諸佛成道處，爲奏上於此存情，預修當來大覺之所，言意勤勤，不能已已。」

〔一九〕卷五五，七〇三頁：「卽如大唐太宗文皇帝及今皇帝，命朝散大夫衛尉寺丞上護軍李義表，副使前融州黃水縣令王玄策等二十二人，使至西域，前後三度，更使餘人，及古帝王前後使人，往來非一，皆親見世尊說經時處，伽藍聖迹，及七佛以來所有徵祥，靈感變應，具存西國志六十卷內，現傳流行，宰貴共知。」

〔二〇〕卷六四，七七〇頁：「從吐蕃國向雪山南界至屈露多（Kulūta）悉立等國，云從此驛北行，可以九日，有一寶山。山中土石並是黃金，有人取者，卽獲殃咎。」原註：「出王玄策西國行傳。」

此條之屈露多同西域記之譯名合，就是昔之 Kulūta，今之 Kulu。至若悉立國名，據伯希和之考訂，是西藏語 Gser-rabs 之對音，此言金氏，應是西域記卷四之蘇伐刺拏瞿哩邏國，也就是慧超往五天竺國傳之蘇跋那具怛羅。此二譯名皆是梵文 Suvarṇagotra 之對音，意亦金氏，不過玄奘等用的是梵文名，玄策用的是西藏語名。此悉立國在新唐書卷二二一上，附見天竺傳後，可是新唐書同傳中又說東女亦曰蘇伐刺拏瞿哩羅，爲之別立一傳。但是此傳所

言之國，是今日西康省內之一國，不是西藏西邊之金氏國，此金氏國必是梵本撰述中之女國 (Strirājya)，七拼八湊的新唐書西域傳，誤將此二國合爲一國，所以東女國傳就文不對題了。

〔二一〕卷七六，八五九頁：「唐貞觀二十年 (六四六)，西國有五婆羅門來到京師，善能音樂祝術雜戲，截舌抽腹，走繩續斷。又至顯慶 (六五六至六六一) 已來，王玄策等數有使人向五印度；西國天王爲漢使設樂，或有騰空走索，履屐繩行，男女相避，歌戲如常，或有女人手弄三仗刀稍槍等，擲空手接，繩走不落，或有截舌自縛，解伏依舊，不勞人功。如是幻戲，種種難述。」

此條疑與卷四婆栗闍國爲漢人設五女戲一事兩見。

〔二二〕卷九一，九六〇頁：「又依王玄策西國行記云：其王心知繼室姦宄，飲氣而怒捶，加刑繼室所。是時輔佐並流配雪山東北積鹵不毛之地，摩訶菩提寺聖僧名宴沙大阿羅漢，王聞高德，攜盲子具白前事，垂哀眼明，僧受王請，普告國衆，吾明晨說深法，人持器來，以盛淚。是日道俗競馳遠赴，聞說十二因緣時，衆悲傷泣血而已收淚總置金槃。師立誓曰，向所說法，其理若當，願以衆淚，洗王子目，令得復明，理若不當，盲目如故。於是將淚洗眼，眼遂平復，時王及子不勝喜慶，時衆咸悅，皆稱善哉，聖力乃爾！王子卽是拘那羅 (Kunala) 王，於今塔猶存焉。」

此條未經烈維伯希和檢出，所說的就是西域記卷三咀叉始羅國 (Takṣaśila) 下之無憂王 Asoka 太子拘浪拏緣。此緣梵本尙存，也就是阿育王 Asoka 經卷四的鳩那羅緣。可是阿育王經中無治眼事，考馬鳴 Asvaghosa 撰大莊嚴經論卷八之漢地王子緣，卽指此事，惟其人爲漢地王子，而非無憂王太子。也有治眼事，治眼的人，在大莊嚴經論同西域記中，皆作「瞿沙」Ghoṣa，法苑珠林之「宴沙」疑誤。

〔二三〕卷九二，九六三頁：「王玄策行傳云：摩伽陁國法，若犯

罪者、不加拷掠，唯以神稱稱之。稱人之法，以物與人輕重相似者，置稱一頭，人處一頭，兩頭衡平者，又作一符，亦以別物，等其輕重，即以符繫人項上，以所稱別物添前物，若人無罪，即稱物頭重，若人有罪，則物頭輕。據此輕重，以善惡科罪，剜眼截腕，斷指剔足，視犯輕重，以行其刑。若小罪負債之流等，並鎖其兩脚，用爲罰罪。」

〔二四〕卷九八，一〇一二頁：「王玄策行傳云：摩伽陁國菩提寺主達磨師，問漢勅使，知此佛法盛行。達磨師云，佛法當令盛在四方也，昔有迦羯 Karka, Kṛkin 王夢大海水中心濁，四邊清，請迦葉佛解云，後釋迦末代，佛法中天竺無，所以中濁也，總向四方，所以四邊清也。」

〔二五〕卷一百，一〇二八頁：「王玄策西域行傳云：摩伽陀國菩提寺大德僧除那去線陀，據經算出云，釋迦菩薩年至十九，四月十五日初夜出城，至三十成道，至七十九入般涅槃已來，算至咸亨二年（六七一），始有一千三百九十五年。」此條著錄咸亨二年的年號，可見不是王玄策行記成於六七一年，便是法苑珠林成於是年。

新舊唐書誌有迦沒路國 (Kāmarūpa) 童子王 (Kumāra) 請老子象事。觀其文氣，好像是六四八年第二次奉使時事。其實不然，因為根據下引道宣在六六一至六六四年間所撰的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丙中一文，可見此事是第一次奉使時事。唐書的迦沒路，就是西域記卷十的迦摩縷波，新唐書的尸鳩摩，同下文的童子王，就是西域記的婆塞羯羅伐摩 (Bhāskaravarman) (此言日胄)，拘摩羅 (Kumāra)，(此言童子)，此國就在今日印度 Assam 省中。

〔二六〕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丙云：「貞觀二十一年（六四七），西域使李義表還奏稱，東天竺童子王所未有佛法，外道宗盛，臣已告云，支那大國未有佛教已前，舊有得聖人說經，在俗流布，但此文不來，若得聞者，必當信奉。彼王言，卿還本國，譯爲梵言，我欲見之，

必道越此徒，傳通不晚。登即下敕，令玄奘法師與諸道士對共譯出，於時道士蔡晃成英二人，李宗之望，自餘鋒穎三十餘人，並集五通觀日別參議，詳覈道德，奘乃句句披析，窮其義類，得其旨理，方爲譯之。……」

這本譯爲梵文的道德經，是否送到迦沒路國，吾人不知，大概總是翻譯了的。

彥棕在六六二年所集的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四裏面，有一篇王玄策等議沙門不應拜俗狀，此狀並見全唐文卷二〇四（其下題誤貞觀二十二年作十二年），考舊唐書卷四，龍朔二年六月乙丑，「初令道士女冠僧尼等並盡禮致拜其父母」，則王玄策等上議狀在此時之前（彥棕言其事頗詳）。

〔二七〕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四：「右驍衛長史王玄策，騎曹蕭灌等議狀一首：『自佛教之興，始於天竺。臣經三使，頗有見聞，臣聞輪頭槽(Suddhodana)王是佛之父，摩訶摩耶(Mahāmāyā)是佛之母，僧優波離(Upāli)者，本王家僕隸，主親遍禮，敬同於佛。臣又見彼國僧尼，法不拜諸天神祠，亦不拜君王父母，君王父母皆禮僧尼，及諸道衆。臣經難彼僧曰「此之僕隸，始落髮披緇，殊無所識，即令君父致敬，大不近人情。」僧對曰，「雖初剃髮，形已同佛，復能震動魔宮，雖曰無知，豈不如涅槃木，涅槃木一立爲主像，縱博通貴勝，得不致敬。」僧不拜俗，亦已明矣。

『一、臣又親難彼僧曰，「維摩經：比丘亦禮維摩詰足，法華經：僧行普敬，此二經文拜俗明矣。何因比丘得不拜尊者？」僧曰，「佛制律經，乃是僧尼常軌，其維摩經比丘荷法，暫行曲里，法華經大士一時別行，何得以權時別行，亂茲恒典？」臣深然之。臣聞妻死鼓盆，環屍而歌，此亦一時別行，豈得預於喪服之制？

『一、臣於天竺經禮天像，彼王乃笑而問曰，「使等並是優婆塞，

何因禮天？」臣聞所由，答曰：「此優婆塞法不禮天，昔迦膩色迦（Kaniska）王受佛五戒，亦禮天像，像皆倒地，後至日天祠，事天者，恐王至禮天像倒，遂將佛像密置天頂。王三禮不倒，王怪令檢，於天冠內得一佛像，王甚大喜，歎佛神德。喜其智慧，大封賞邑，至今見在。」又云，「有外道受佛五戒，但供養天祠，而不頂禮，王責不禮之罪。」白王曰，「小子豈敢辭禮，禮恐損天。」王曰：「天損不關爾事。」「彼即禮拜，天像遂碎。」五戒優婆塞尚不得禮天，況具戒尼僧而令拜俗？

『臣玄策言。臣聞百王布軌，但禮制於寰中，大覺垂教，乃津梁於域外，莫不資真人以易俗，賴高僧而移風，遠得謐四海之波濤，脫三界之塵累。故漢帝不屈於河上，輪王遍禮於沙彌，此則道俗殊塗，豈得內外同貫。教許黃冠之輩，遊一道於寰中，緇衣之徒，駕五乘於方外，因循既久，助化益深，草偃風行，其來尚矣。臣聞聖人無常師，以主善者為師，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兆庶曩昔敬信歸依，今議令拜君父，實乖主善百姓之心。況褻袞異華俗之服，髡削非章甫之儀，崇之則福生，卑之則罪積，共知拜君無益於國，拜父不利於親。臣如寢默不言，豈得為忠為孝，臣望隨舊軌，請不改張，同太宗文皇帝故事。依前不拜，謹議。』

此處騎曹蕭灌，應是舊唐書卷六三及新唐書卷一〇一附見蕭瑀傳之蕭瓊，惟誤作瓊。傳云，祖珣，父鈞，瓊官至渝州長史，子嵩別有傳。考張燕公集卷二十五，贈吏部尚書蕭公神道碑，其人諱灌，字玄茂，大父珣，考鈞，灌年十八，明經高第，補代王功曹，王昇儲，改通事舍人，又換內直監，後轉渝州長史，歿於永淳元年（六八二），春秋五十有七，其孤嵩，云云。神道碑僅未言其為騎曹，餘皆與史合，則其人應生於六二六年，十八歲明經及第，應在六四三年，即貞觀十七年，案是年太子承乾廢，立晉王為皇太子，則昇儲者為

晉王，而非代王。代王爲太宗第十二子，名簡，歿於貞觀五年，同年國除，神道碑中之代王，應爲晉王之誤，轉騎曹應是換內直郎以後事，騎曹疑是右驍衛騎曹。又考金石錄卷二十六，及寶刻叢編卷六，所載神道碑文，皆作灌而不作瑾，且其人祖名珣，從祖名璵，名瑀，本人不應名瑾，新舊唐書瑾字皆誤無疑。（檢新唐書宰相世系卷七一上鈞子灌，字玄茂，足證吾說不誤。）

義淨在六九二年以前所撰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中有三條，關係王玄策的事蹟：

〔二八〕卷上玄照傳，「玄照法師者，太州仙掌人也，……以貞觀年中，乃於大興聖寺玄證師處初學梵語，於是杖錫西邁，……到吐蕃國，蒙文成公主送往北天，……住闍闍陀國(Jalandhara)，經于四載，……莫訶菩提(Mahābodhi)復經四夏，……後之那爛陀(Nalanda)寺留住三年，……遂往彌伽(Ganga)河北，受國王苾芻供養，住信者等寺復歷三年。後因唐使王玄策歸鄉表奏，言其實德，遂蒙降敕重詣西天，追玄照入京。路次泥波羅國，蒙王發遣，送至吐蕃，重見文成公主，深致禮遇，資給歸唐。於是巡涉西蕃，而至東夏，以九月而辭苾芻，正月便到洛陽，五月之間，途經萬里。于時麟德年中，駕幸東洛，奉謁闕庭，還蒙敕旨，令往羯溼彌囉國(Kāsmira)取長年婆羅門盧迦溢多。……」

案文成公主是在六四一年出嫁吐蕃；則玄照發足應在此年以後，計算他在各地停留的時間，已有十四年之久，若將旅行時間加入，至少也須十六七年，則王玄策見彼之時，應在第三次奉使中。上引之文，既說遂蒙降敕重詣西天追玄照入京，好像玄策又有第四次之奉使。上文又說麟德年中，駕幸東洛，考舊唐書卷四，麟德二年(六六五)就有幸東都之文。如此看來，又可證實玄策出使之事。不過祇有此一條孤證，而且玄照好像是一人歸國，又玄照重赴印度

後，傳有「見唐使人引盧迦多於路相遇」一語，此使人似非玄策，則前追玄照入京者，恐亦非玄策本人，所以我對於第四次奉使一說，未敢承認其是。

〔二九〕卷下僧伽跋摩傳云：「以顯慶年內奉敕與使人相隨，禮謁西國，到大覺寺（即摩訶菩提）……」

這個在顯慶年內到大覺寺的使人，當然就是第三次奉使的王玄策。

〔三〇〕卷上，「彼岸法師智岸法師，並是高昌人也，少長京師，傳燈在念，既而歸心勝理，遂乃觀化中天。與使人王玄廓相隨，汎舶海中，遇疾俱卒，所將漢本瑜伽及餘經論，咸在室利佛逝國（Srivijaya）矣。」

此處的王玄廓，當然是王玄策之訛，汎舶海中，好像是王玄策也是從海道歸國，然又像同使人相隨至印度，後來分途歸國，彼岸等走的是海道，如果同王玄策同行，則所將經本不必寄在室利佛逝了。此外卷下有一個智弘律師，「即聘西域大使王玄策之姪也，」此人是洛陽人，我們又可知道玄策的原籍地是洛陽了。

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大概是八四七年的撰述，他在卷三裏面所記會昌五年（八四五）折毀寺塔以前東西兩京寺觀的塑像同畫壁，中有說東京洛陽的敬愛寺一條，涉及王玄策者其文如下：

〔三一〕歷代名畫記卷三，敬愛寺「佛殿內菩薩樹（猶言菩提樹）下彌勒菩薩塑像麟德二年（六六五）自內出王玄策取到西域所圖菩薩像為樣。」原註「巧兒張壽宋朝塑，王玄策指揮李安貼金。」

這張圖樣必定是宋法智在摩訶菩提圖寫，而到京都道俗競模的那張圖樣，去年宋法智在嘉壽殿豎菩提像骨之時，大約也會用過。此處的宋朝，不知同宋法智是否一人，我們知道王玄策的事蹟，祇能到六六五年。

下面兩條見酉陽雜俎。段成式撰此書時大概在九世紀下半葉，其中王玄策的名字，在津逮秘書學津討原諸本中，皆誤作王玄榮，大概是誤寫策作榮。

〔三二〕酉陽雜俎卷七云，「王玄榮俘中天竺王阿羅那順以詣闕，兼得術士那羅邇（原註一有娑字）娑，言壽二百歲，太宗奇之，館於金鷄門內，造延年藥。令兵部尚書崔敦禮監主之。言婆羅門國有藥名呷茶佉水，……後死於長安。」

這個術士，在新舊唐書中皆作那羅邇娑婆寐。在全唐文卷七〇九李德裕方士論中，作那羅延娑婆寐，文苑英華卷七九三亦作延，足證他的原名是那羅延娑婆寐。梵文原名應是 *Nārāyaṇasvāmin*。後引冊府元龜一文還有他的事蹟。呷茶佉的原名或者是 *phāntaka*，新唐書作呷茶法水。阿羅那順有人以為是 *Arjuna* 的對音，則應改作阿羅順那，可是諸書皆無此寫法。

〔三三〕酉陽雜俎卷十八云，「菩提樹出摩伽陀國在摩訶菩提寺，……唐貞觀中頻遣使往，於寺設供，並施袈裟，至顯慶五年（六六〇），於寺立碑以紀聖德。」

案六四五年立碑之事，已見前引法苑珠林之文，據此文，好像六六〇年又立一碑。新唐書卷二二一上云，「高宗又遣王玄策至其國摩訶菩提洞立碑焉。」也說高宗時又立一碑，似可以證實酉陽雜俎之說。不過新唐書雜湊的西域列傳，是有些靠不住的，他在「天竺國或曰摩伽陀」一條下，說了尸羅逸多一大篇事情，又在後面別立「摩揭陀一曰摩伽陀」一條，前條說「四天竺皆北面臣之」，後一條說「本中天竺屬國」，好像知道尸羅逸多不是摩伽陀王。然而就應該將前一條的摩伽陀改作羯若鞠闍。我想修史的人恐怕還未知道這種判別。高宗立碑事就在後一條中，縱然有兩碑，現在也看不見了，現在所能見的，祇有五代同宋時的五種碑文。

最後著錄王玄策事蹟的，就是三部官書，一種是十世紀上半葉的舊唐書，一種是一〇一三年的冊府元龜，一種是一〇六〇年的新唐書。比較新舊唐書，好像是大同小異，其實兩書單見之文不少，新唐書固然是文省事增，可是任意穿插割裂。尤其不對的，抄撮了不少西域記的文字（我說的當然僅限於外國列傳），又不知比較歸納，所以一篇西域列傳，好像是廚夫烹調八珍，五味齊下，作成一種吃不得的筵席。我們拿以前分析的結果，同後引新唐書之文對照，就可以知道了。

〔三四〕舊唐書卷一九八天竺傳，「貞觀十五年（六四一）尸羅逸多（Harsa Śilāditya）自稱摩伽陀（Magadha）王遣使朝貢，太宗降璽書慰問，尸羅逸多大驚，問諸國人曰，『自古曾有摩訶震旦（Mahācinasthana）使人至吾國乎？』皆曰『未之有也。』乃膜拜而受詔書，因遣使朝貢。太宗以其地遠，禮之甚厚，復遣衛尉丞李義表報使，尸羅逸多遣大臣郊迎，傾城邑以縱觀，焚香夾道，逸多率其臣下東面拜受敕書，復遣使獻火珠及鬱金香菩提樹。貞觀十年（六三六），沙門玄奘至其國，將梵本經論六百餘部而歸。先是遣右率府長史王玄策使天竺，其四天竺國王咸遣使朝貢。會中天竺王尸羅逸多死，國中大亂，其臣那伏帝阿羅那順篡立，乃盡發胡兵以拒玄策。玄策從騎三十人與胡禦戰不敵，矢盡悉被擒，胡並掠諸國貢獻之物，玄策乃挺身宵遁，走至吐蕃（Tibet），發精銳一千二百人，並泥婆羅國（Nepala）七千餘騎，以從玄策。玄策與副使蔣師仁率二國兵進至中天竺國城，連戰三日，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赴水溺死者且萬人，阿羅那順棄城而遁，師仁進擒獲之，虜男女萬二千人，牛馬三萬餘頭匹。於是天竺震懼，俘阿羅那順以歸，二十二年（六四八）至京師，太宗大悅。命有司告宗廟而謂羣臣曰，『夫人耳目玩於聲色，口鼻耽於臭味，此乃敗德之源，若婆羅門不劫掠我使人，豈為俘虜耶？』

昔中山以貪寶取弊，蜀侯以金牛致滅，莫不由之。』拜玄策朝散大夫，是時就其國得方士那羅邇（應作延）娑婆寐（Nārāyaṇasvāmin），自言壽二百歲，云有長生之術，太宗深加禮敬，館之於金廳門內，造延年之藥。令兵部尚書崔敦禮監主之。發使天下採諸奇藥異石，不可稱數，延歷歲月，藥成服竟不効，後放還本國。太宗之葬昭陵也，刻石像阿羅那順之形，列於玄闕之下。五天竺所屬之國數十，風俗物產略同。有伽沒路國（Kāmarūpa），其俗開東門以向日，王玄策至，其王發使貢以奇珍異物及地圖，因請老子像及道德經。」

舊唐書所記六四八年一役最詳，且在卷三本紀中並將獻俘月日舉出，其文曰：貞觀二十二年「五月庚子右衛長史王玄策擊帝那伏帝國，大破之，獲其王阿羅那順及王妃子等，虜男女萬二千人，牛馬二萬餘，以詣闕，使方士那羅邇娑婆於金廳門造延年之藥，吐蕃贊普擊破中天竺國，遣使獻捷。」這一段記事可以注意的，一是五月庚子的月日，二是帝那伏帝的國名。因為在他處國名或作帝那伏，（見冊府元龜卷九七三，）或作那伏帝，皆非全名，證以昭陵石像所刻「娑羅門帝那伏帝國王阿羅那順」之文（見金石萃編卷一一三），可以見其不誤。根據伯希和的考訂，此帝那伏帝似是 Tirabhukti 之對音，此地就是今之 Tirhut。至若關係方士那羅延娑婆寐之記載，以下文為最詳。

〔三五〕冊府元龜卷四六：「顯慶二年（六五七）道王友王玄策奏言：『臣從西域使迴，將長年娑羅門至此，問其合藥之法，報臣必成，恩旨今若放還，恐失方術之士。』玄策退，帝謂侍臣曰：『玄策昨進對言，古人欲招天下賢哲，先市駿骨，固請留此娑羅門，朕觀其狼戾狷急，恐竟無益，口云合欲成，欲服時須斷食三日，服藥令吐，後還斷食，服藥遺三利，令人極瘦困，然後與藥，即換肌肉，始得長生。遍觀史籍，定無長生之理，昔者秦皇漢武慕神仙，求採藥物，勞役天

下，秦皇五十之餘即死，漢武末年，乃至國用糜費，功力不足，賴其早覺昔非，下制責躬，息兵止役，始得安靜，年踰七十，僅免滅亡。審念此等，必知無成，若有其實，長生之人，即今何在？』司空李勣對曰：『此婆羅門未曾經試來，容或不可諳悉，前已驗其無成，所以放去，今復更來，頭髮自白，衰老漸及，豈得仙之狀耶？玄策詭誕，何處即有所解，昨見其重來，羣情已甚驚怪，陛下知無所用，令更放去，臣等不勝喜躍。』』

看上文可以知道這個六五七年的長年婆羅門，便是六四八年的那羅延娑婆寐，如有所疑，可取資治通鑑卷二百之文證之。據載，玄策奏言時在顯慶二年（六五七）七月辛亥，並云王玄策破天竺得方士那羅邇娑婆寐以歸，後放還，高宗即位，復詣長安，又遣歸，玄策時爲道王友。後云娑婆寐竟死於長安云云。可見得前後是一人了。據郝處俊傳（舊唐書卷八四，新唐書卷一一五），唐太宗之死與此人似不無關係，可是高宗又令胡僧盧伽逸多（Lokaditya）合長年藥。

〔三六〕新唐書卷二二一上：「天竺國漢身毒國也，或曰摩伽陀，曰婆羅門，……分東西南北中五天竺。……中天竺在四天竺之會，都城曰茶鋪和羅，城濱迦毗黎河，有別城數百，皆置長，別國數十，置王。……武德（六一八至六二六）中，國大亂，王尸羅逸多勒兵戰無前，象不弛鞍，士不釋甲，因討四天竺，皆北面臣之。會唐浮屠玄奘至其國，尸羅逸多召見曰：『而國有聖人出作秦王破陣樂，試爲我言其爲人。』玄奘粗言太宗神武平禍亂四夷寶服狀。王喜曰：『我當東面朝之。』貞觀十五年（六四一）自稱摩伽陀王，遣使者上書。帝命雲騎尉梁懷璉持節尉撫，尸羅逸多驚問國人，『自古亦有摩訶震旦使者至吾國乎？』皆曰『無有！』戎言中國爲摩訶震旦。乃出迎，膜拜受詔書，戴之頂，復遣使者隨入朝，詔衛尉丞李義表報之，大臣郊迎

傾都邑縱觀。道上焚香，尸羅逸多率羣臣東面受詔書，復獻火珠鬱金菩提樹。二十二年（六四八）遣右衛率府長史王玄策使其國，以蔣師仁爲副，未至，尸羅逸多死，國大亂，其臣那伏帝阿羅那順自立，發兵拒玄策。時從騎纔數十，戰不勝，皆沒，遂剽諸國貢物。玄策挺身奔吐蕃西鄙，檄召隣國兵，吐蕃以兵千人來，泥婆羅以七千騎來，玄策部分進戰茶鉢和羅城，三日破之，斬首三千級，溺水死萬人。阿羅那順委國走，合散兵復陣，師仁禽之，俘斬千計，餘衆奉王妻息阻乾陀衛江，師仁擊之，大潰，獲其妃王子，虜男女萬二千人，雜畜三萬，降城邑五百八十所。東天竺王尸鳩摩（Śrī Kumāra）送牛馬三萬餽軍，及弓刀寶纓絡，迦沒路國獻異物，並上地圖，請老子像。玄策執阿羅那順獻闕下，有司告宗廟，帝曰：『夫人耳目玩聲色，口鼻耽臭味，此敗德之原也，婆羅門不劫吾使者，寧至俘虜耶？』擢玄策朝散大夫，得方士那邏遜婆寐自言壽二百歲，有不死術，帝改館使治丹，命兵部尚書崔敦禮護視，使者馳天下采怪藥異石，又使者走婆羅門諸國，……後術不驗，有詔聽還，不能去，死長安。』

新唐書將第一次奉使中迦沒路國獻圖請像事夾敘在第二次奉使戰役之後，或者因迦沒路國王曾送牛馬餽軍，所以附帶書及。可是新唐書又改稱曰東天竺王尸鳩摩，此名應是尸利鳩摩羅之省譯，也就是西域記卷十迦摩縷波國的拘摩羅王，同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丙中的東天竺童子王，這是新唐書增加的一事。在王玄策第一次奉使前，先有雲騎尉藥懷璣之奉使，事在六四一年，雲騎尉是勳官，疑是江夏王道宗從前的一個部下，是年隨着道宗送文成公主到吐蕃，便道去印度尉撫。這個使臣名字也是新唐書增入的一事。還有幾個地名，也是新唐書增入的。舊唐書說中天竺都城北臨禪連河，據下文所說的樹神同婆羅門爲夫婦，及阿育王累石爲宮闕，兩種故

事，好像說的就是恒河南岸的華氏城 (Pataliputra)。新唐書則謂都城曰茶縛和羅，城濱迦毗黎河，此河名同 Kaveri 的音，倒也相對，可是地方不對。紀利尼 (Gerini) 以爲是 Kauryala (Ghogra) 河，地雖相近，可是音不對。烈維說乾陀衛江疑是今之 Gandaki 河，連同伯希和帝那伏帝即是 Tirabhukti 的考訂，諸說皆難調和。因爲 Gandaki 在 Ghogra 同泥婆羅的中間，阿羅那順的餘衆決不致跑到那裏阻江而守。案戒日王 (尸羅逸多) 在六〇六年即位，徙都於曲女城，(就是西域記的羯若鞠闍國 [Kanyākubja])，當時的印度諸國國王奉他爲霸王，祇在六二〇年頃對於摩訶刺佉國 (Mahārāstra) 遮婁其 (Calukya) 朝的國王 Pulakesin 失敗過一次。所以西域記卷十一說，「今戒日大王東征西伐，遠賓邇肅，惟此國人獨不臣伏，屢率五印度甲兵，及募召諸國烈將，躬往討伐，猶未克勝。」可是此外的印度國家大致臣服，至若他不自稱羯若鞠闍國王，而稱摩伽陀王的原因，或者是因爲從前印度第一個帝國 (Maurya 帝國) 是從摩伽陀產生，他以此帝國的繼承人而自居，不然決不致取當時笈多 (Gupta) 王朝殘存的一個屬國摩伽陀國王而自名。至若帝那伏帝 (假定是 Tirabhukti 的話) 是摩伽陀北邊的一個小國，大概是戒日王死後諸國分立，王玄策經過此國時，貢物被此國國王阿羅那順剽劫，所以回頭到吐蕃同泥婆羅去發兵，此二國以兵助玄策事，新舊唐書吐蕃傳同泥婆羅傳皆已著錄。可是還有個章求拔國也發過兵的 (見新唐書卷二二一上摩揭陀傳後)。吐蕃西南有悉立國 (見前)，悉立西南有章求拔國，或曰章揭拔，後徙山西與東天竺接，「玄策之討中天竺，發兵來赴有功，由是職貢不絕。」

這是我所集的 (不如說大半是別人檢出的) 王玄策事蹟，其中還有幾個人，如從前奉使的梁懷璣，第一次奉使的李義表，同隨員魏才，第二次的副使蔣師仁，皆未詳爲何許人。我將新唐書的世系

表檢尋一過，尙未看見有這些名字，或者別書裏面還有可以搜集的材料，容續考之。

——清華學報八卷一期——

唐代華化蕃胡考

緒 言

唐代國威傳播極遠，亞洲各國，莫不受其羈縻。檢新舊唐書地理志，可以覘其盛矣。殊方既皆賓服，異族必多同化。且承五胡雜處之後，當時所謂漢族社會之中，參加之蕃胡必多。姑舉數例，以概其餘。

唐代外來宗教不少，除佛教外，有婆羅門、火祇、摩尼、景教、回回。舊唐書卷十八上，會昌五年八月制云：「勒大秦穆護祓三千餘人還俗。」則外國教師之多，從可知矣。

新唐書卷二十二禮樂志，謂有高麗、百濟、鮮卑、吐谷渾、部落稽、扶南、天竺、南詔、驃國、高昌、龜茲、疏勒、康國、安國，凡十四國之樂。唐之盛時，凡樂人音聲人太常雜戶子弟，隸太常及鼓吹署，皆番上，總號音聲人，至數萬人。自開元以來，歌者雜用胡夷俚巷之曲。則當時外國樂師之衆，又可知矣。

唐之李淵，是否系出蕃胡，暫時未能定讞。惟李氏之興，所假蕃胡之力不少，檢新唐書卷一百一十蕃將列傳，可以知之。安史之亂，叛者討者，多非中國之人。討安慶緒一役，所用者盡朔方安西回紇南蠻大食之兵（見新唐書卷六）。則軍隊中蕃胡之多，又可知矣。

元開撰唐大和尚東征傳，謂廣州有婆羅門寺三所，並梵僧居住。江中有婆羅門波斯崑崙等舶，不知其數，並載香藥珍寶，積載

如山。船深六七丈，師子國、大石國、骨唐國、白蠻、赤蠻等，往來居住，種類極多。則當時外國商賈之衆，又可知矣。

上述諸例，僅言其概。徧檢史傳、僧傳、文集、小說，其例之多，舉不勝舉。有唐一代，上自政治文學，下迄閹宦奴婢，在在皆有蕃胡。則當時不惟中國文化影響外國，而外國文化亦有時影響中國。唐人小說中，已留有梵化之印象不少矣。余屢欲摭摭其事，尋究唐代社會異族之成分。願作此種研究，非僅檢尋書本可以了事，必須於歷史、地理、種族、語言、譜錄各方面，同時著手，始能作全部問題之解決。願其事匪易，輒因長難而罷。然嘗試之心，無時或已。平時檢尋唐人撰述，在在與此問題相接觸，有所未解，輒尋其源。有若干條，已得片段之解決。茲先作一片段之研究，將新舊唐書中之系出蕃胡者，試爲檢出。嗣後續有所得，擬再取其他載籍綜合考之。

至此次嘗試之動因，即在尋求康太賓之籍貫。此名今人鮮有知之者，但其人在八世紀時，似爲唐代社會中極知名之胡人。按教坊記云：「內妓歌則黃幡綽贊揚之，兩院人歌則幡綽贊詠之。有肥大年長者，即呼爲屈突干阿姑。貌稍胡者，即云康太賓阿妹。」屈突干尙未確知爲何許人。按屈突爲代北複姓，似屬鮮卑。唐初有屈突通、屈突蓋兄弟，甚知名，蓋官勁正，有犯法者，雖親無有回縱。時有「寧食三斗艾，不見屈突蓋，寧食三斗葱，不逢屈突通」之謠（新唐書八十九）。屈突干非其同族，即爲屈突蓋之訛。蓋康待賓可作康太賓，屈突蓋亦可加鼻音而作屈突干也。至康太賓之歷史，檢尋較易。舊唐書卷八：開元九年（七二一）夏四月庚寅，蘭池州胡康待賓安慕容何黑奴石神奴康鐵頭攻陷六胡州。七月己酉，王峻破蘭池州胡，殺三萬五千騎。辛酉，討諸酋長，斬康待賓。其人蓋當時一極著名之胡人，故社會中知之。而「待太」之異，乃一聲之轉耳。唐

代稱外族爲胡爲蕃，胡乃北方西方諸族之概稱，蕃爲一切外族之通號，未確有所指也。此胡究竟爲何胡耶？新唐書卷三十七曰：調露元年（六七九），「於靈夏南境，以降突厥置魯州麗州含州塞州依州契州，以唐人爲刺史，謂之六胡州。長安四年（七〇四），併爲匡長二州。神龍三年（七〇七），置蘭池都督府，分六州爲縣。開元十年（七二二），復置魯州麗州契州塞州。十年（七二二），平康待賓，遷其人於河南及江淮。十八年（七三〇），復置匡長二州。二十六年（七三八），遷所遷胡戶置宥州。」唐書所謂胡戶，按以前文，似指降突厥也，其實不然。舊唐書卷八十四裴行儉傳謂調露元年（六七九），突厥阿史德溫傳叛，單于（都護府名）管內二十四州（突厥州）並叛應，行儉討平之。前之胡戶，應指此役降人。按突厥二十四州，置於貞觀二十九年（六四九），其衆必已叛歸骨咄祿。此役降人，必非突厥，而爲中亞諸國之人。然則何以知之？考諸叛人族姓，可以知之。自漢迄唐，中亞之人多以國爲姓，安息姓安，康居姓康，月支姓支，天竺姓竺，曹國姓曹。惟新疆諸族，疏勒姓裴，龜茲姓白，于闐姓尉遲，少變其例耳。諸叛人之姓，有康何安石四姓，是亦爲當時之國名。古之康居，魏時名悉萬斤，唐時名颯秣建，一名康國，永徽時（六五〇至六五五），置康居都督府，今之撒馬爾罕（Samarkand）是也。唐之何國，卽古之康居小王附墨城，唐時亦名屈霜備迦，或名貴霜匿（Koschana），永徽時，誤定名爲貴霜州者是也。安國亦曰布豁，又曰捕喝，顯慶時（六五六至六六〇），以其地爲安息州，今之布哈爾（Bokhara）是也。石國或曰柘支，曰赭時，亦卽魏時之者舌，顯慶三年（六五八）設大宛都督府，今之塔什干（Tashken）是也。以上諸國，皆在中亞，先屬突厥，後隸大食。突厥盛時，軍中中亞之人當然不少。突厥勢強則附之，屬衰則叛之，亦無足異。六胡州諸叛人，蓋先附突厥後叛中國之中亞種族，非突厥也。

余因尋研此中亞人種問題，初在新舊唐書中檢出十餘人，後又將兩書中之蕃胡悉爲檢出，共得一百數十人。此外唐人文集暨元龜會要等書中著錄者，亦復不少。茲編暫以兩唐書中著錄者爲限，其他容續考之。

據余檢尋之結果，謂能將唐書中之系出蕃胡者，盡量發見歟，尙未也。緣唐代系譜，僞造者甚多；益以冒姓通譜，氏族極爲混亂。茲惟錄其確係系出蕃胡者。至疑莫能決之氏族，如隴西之李、渤海之高、河西人、范陽人、朔方人等等，暫不著錄，以俟續考。其中亦有八九成屬外來血統者，如李白之例是也。李白傳，舊唐書作山東人；新唐書作興聖皇帝九世孫，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龍初（七〇五）遁還，天寶初（七四二）南入會稽，代宗立（七六二）以左拾遺召，而白已卒，年六十餘。唐書蓋取材於李陽冰太白集序。李白晚年往依陽冰，陽冰之說應較可信。據序云：「涼武昭王暠之後，謫居條支，神龍之始（七〇五），逃歸於蜀，復指李樹而生伯陽，驚姜之夕，長庚入夢。」按條支爲古之亞敘利亞（Assyria），李白之時，已屬大食，代宗初立（七六二）已卒，年六十餘。則其人不生於蜀，實生於大食也。上引諸文，不特不能證明李白爲李暠之裔，且亦不能證其爲山東隴蜀之人，與隴西成紀之李淵，皆可疑也。今小說戲曲中有李白醉草蠻書一事，或亦有所本。五代蜀時有李珣，本蜀中士生波斯（見鑿戒錄卷四），則李白之後有西域人生於蜀中，可以參證也。今爲慎重起見，疑而未決之人，暫不列入蕃胡之列。此外若降王及甫降即叛之人，亦不備錄，以示限斷。

尋研之前，有一語須預先聲明者：余研究之目的，在考其氏族所自出，並非剝其漢人名號。大凡少數人同化於多數，數世之後，其原有血統早同化於無形。埃及一地，歷經波斯希臘羅馬突厥侵佔，今日惟存土著之費拉（Fellah），而無侵入之人種，是其證也。中

國之經過亦然，此後所述之鮮卑，在唐時已早華化，除其少數代北姓氏之外，實與唐人無殊。就此點言，元稹之漢人程度，不能少於今日所謂漢人，而今日所謂滿人與漢人相差之程度，亦無幾矣。漢種猶之大海，鮮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滿洲皆如川流；諸川入海，尙有何川水海水之可辨耶？

一 雜種及種性

研尋唐代異族華化之先，應明「種族」之義。近人言今日中國種族，輒曰「漢滿蒙回藏」，而於居留中國最久之苗黎保僑些諸種，皆略而不言。就語言之便利言，居留之地域言，此五字不妨成爲五個名詞。第就科學方面言，實無確當之意義也。謂漢族爲漢代之種族歟？則漢之人與古之華夏異。謂漢種爲中國人種歟？則列名於諸氏族志者，不盡屬漢人之血統也。嚴格言之，同體格同血統者，始得別爲種族。質言之，惟天然人種，原始人種，始合此種條件。夫欲維持此種條件，非與異種斷絕關係不可。凡具有文化之種族，無一能保存其體格血統者也。易詞言之，科學人種爲下等人種，天然人種，動物學方面的人種；文化人種則爲混合人種，歷史人種，社會學方面的人種，總而言之，「雜種」是已。

今人習人輒言「雜種」。就社會習慣言，彼此名者，固爲可羞。但就文化高低歷史有無言，與其謂之爲習詞，無寧謂之爲譽詞。則吾人研究歷史，得下一公例：「凡歷史種族皆爲雜種。」

漢種爲歷史種族，則吾人研究中國歷史，又得下一公例：「漢種爲雜種。」

然則漢種與何種血統共躡合耶？此問題極爲複雜。關於古代之漢種原來說，惟有臆斷之假說，而無科學之明證。顧自有可靠之

史乘以來，羸合之跡，可得尋也。余今特取中國史中一過程之事，以證前說。有唐一代，上承五胡羸合之果，下啓突厥回鶻西域奚契丹等族羸合之因，其材料極多，而其事極著。

夫種族之羸合，有兩種現象可尋：一爲變化，一爲同化。變化者，兩種人數相等，種性不殊，久處同一環境之羸合也。同化者，未完全具有此三條件之羸合也。歷來異種與漢種之羸合，皆屬同化，而非變化。然則何以知之？曰，於漢種種性存在方面觀察知之。緣歷史種族既無血統維持其單純，而別於其他種族，應於血統之外，具有自存之特性。否則居住中國之人，亦可以古代之概稱，若蠻夷戎狄者名之，而不名曰漢族也。乃血統雖雜，而名稱仍舊，則此漢人必有異於非漢人者在焉。或曰：漢人之與非漢人異者，禮記王制篇已有區別矣。據云：「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夷夏之殊在此歟？曰：非也。今日西服而「英法大餐」者夥矣，世未嘗名之曰西人或「英法德人」也。其不同之點，乃在種性。種性者何？謂思想感情利害相同諸點也。漢種之種性，可以「忠孝」二字概之。前者爲封建社會之始基，後者爲家族社會之濫觴。由此二義，衍爲無數禮義科條。吾國古人視人之是否華夷，即以其人有無禮義科條爲斷。中國社會之根本組合點在此，故昔日惟有「歸化」之說，而無入籍之法。明乎斯義，始可研究唐代之華化諸人。長孫無忌、豆盧欽望、宇文士及、獨孤懷恩，觀其代北複姓，即知系出鮮卑，或鮮卑雜種。但漢人從未歧視之，因其獲有漢人種性也。元稹、源乾曜、于志寧、竇懷貞，亦皆鮮卑遺種，若不檢尋新唐書宰相世系表，鮮能知其非漢人。然有說者，諸人同化已久，鮮卑血統早已無存，其姓雖別於漢人，其人久已變爲漢人矣。願契丹種之李光弼，鐵勒種之渾瑊，安國之李

元諒，突厥之史大奈，皆華化未久，而唐人亦未歧視之者，即因其人能向化也。反乎是，姓名雖類漢種，王世充不失爲西域胡，安祿山不失爲雜胡，王廷湊不失爲回紇，李正己不失爲高麗，李寶臣不失爲奚，李懷仙不失爲柳城胡。則余研尋唐史，又得下一公例：「唐代漢人之特徵，不在血統，而在種性；同種性者，雖異種亦爲漢人，不同種性者，雖漢人亦視同夷狄。」

大凡歷史種族結合之久暫，視種性之存亡爲斷：種性存則種族存；種性亡則種族亦隨之瓦解，而爲他種族所滅，所吸收。古波斯羅馬之亡也以此，漢種之能存者以此。執此例以斷鮮卑之亡，已早亡於五世紀末年，「禁胡服，不得以北俗之語，言於朝廷」（見魏書本紀）之時；突厥之亡，亦早亡於「俗死則焚，今葬皆起墓，背父母命，慢鬼神」（見新唐書突厥傳）之日。以此例推之，回鶻吐蕃契丹女真，莫不皆然。

歷史人種既爲雜種，鮮卑突厥回鶻契丹諸種之中，當然包括有非本種之人，是亦游牧種族之通例。史書中所謂鮮卑突厥等等，須認爲廣義之名稱，證以後述之鮮卑氏族，可以舉一反三也。

二 鮮卑之氏族

漢種之家族制度，爲特殊之組織，而以姓氏爲表徵：姓者表其所由生，氏者記族所自出，又有地望以繫之，故古之姓氏有譜系可考。晉宋之時有譜學，其非某姓而冠以某姓者，或爲冒姓，或爲賜姓，不爲譜所錄。逮至元魏入主中國，始制「譯姓」，與中國固有之姓，遂混然而不可分。譯姓者，當時譜學所稱之虜姓也。新唐書卷一百九十九柳沖傳，引柳芳氏族論曰：「過江則爲僑姓；王謝袁蕭爲大；東南則爲吳姓，朱張顧陸爲大；山東則爲郡姓，王崔盧李鄭爲

大；關中亦虢郡姓，韋裴柳薛楊杜首之；代北則爲虜姓，元長孫宇文于陸源寶首之。虜姓者，魏孝文帝遷洛，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八氏十姓出於帝宗屬，或諸國從魏者；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世爲部落大人，並號河南洛陽人；郡姓者以中國士人差第閥閱爲之制。」則當時元魏已制有一百四十六姓。諸姓原譯鮮卑之音，與漢姓尙可辨識；自魏孝文省改以後，多與漢姓相同。茲將魏書官氏志所誌一百二十姓錄次於下，亦研究唐代華化異族所必知者也。

一、帝室十姓（按元和姓纂帝室諸姓中又有万俟，不見官氏志，疑經唐人改竄也。）

帝室改姓元氏

紇骨氏改爲胡氏

普氏改爲周氏

拓跋氏改爲長孫氏

達奚氏改爲奚氏

伊婁氏改爲伊氏

丘敦氏改爲丘氏

侯氏改爲亥氏

乙旃氏改爲叔孫氏

車焜氏改爲車氏

二、餘部諸姓

丘穆陵氏後改爲穆氏

步六孤氏後改爲陸氏

賀賴氏後改爲賀氏

獨孤氏後改爲劉氏

賀樓氏後改爲樓氏

勿忸于氏後改爲于氏

是連氏後改爲連氏

僕闌氏後改爲僕氏

若干氏後改爲苟氏

拔列氏後改爲梁氏

撥略氏後改爲略氏

若口引氏後改爲寇氏

叱羅氏後改爲羅氏

普陋茹氏後改爲茹氏

賀葛氏後改爲葛氏

是賁氏後改爲封氏

阿伏干氏後改爲阿氏

可地延氏後改爲延氏

阿鹿桓氏後改爲鹿氏

他駱拔氏後改爲駱氏

薄奚氏後改爲薄氏

烏丸氏後改爲桓氏

- 素和氏後改爲和氏
 胡古引氏後改爲侯氏
 谷渾氏後改爲渾氏
 俟力伐氏後改爲鮑氏
 牒云氏後改爲云氏
 叱利氏後改爲利氏
 那氏依舊那氏
 乞扶氏後改爲扶氏
 俟幾氏後改爲幾氏
 吐奚氏後改爲古氏
 庾氏依舊庾氏
 叱呂氏後改爲呂氏
 奚斗盧氏後改爲索盧氏
 出大汗氏後改爲韓氏
 扈地于氏後改爲扈氏
 紇干氏後改爲干氏
 是樓氏後改爲高氏
 沓盧氏後改爲沓氏
 解批氏後改爲解氏
 頡卜氏後改爲卜氏
 大莫干氏後改爲部氏
 蓋樓氏後改爲蓋氏
 渴單氏後改爲單氏
 叱門氏後改爲門氏
 秘邗氏後改爲邗氏
 屋引氏後改爲房氏
 吐谷渾氏依舊吐谷渾氏
 賀若氏依舊賀若氏
 匹婁氏後改爲婁氏
 吐伏盧氏後改爲盧氏
 是云氏後改爲是氏
 副呂氏後改爲副氏
 如羅氏後改爲如氏
 阿單氏後改爲單氏
 賀兒氏後改爲兒氏
 出連氏後改爲畢氏
 賀拔氏後改爲何氏
 莫那婁氏後改爲莫氏
 莫盧氏後改爲盧氏
 沒路真氏後改爲路氏
 莫輿氏後改爲輿氏
 俟伏斤氏後改爲伏氏
 屈突氏後改爲屈氏
 嗚石蘭氏後改爲石氏
 奇斤氏後改爲奇氏
 丘林氏後改爲林氏
 尔綿氏後改爲綿氏
 素黎氏後改爲黎氏
 壹斗眷氏後改爲明氏
 宿六斤氏後改爲宿氏
 土難氏後改爲山氏
 樹洛于氏後改爲樹氏

乙弗氏後改爲乙氏

三、東方諸氏

宇文氏

慕容氏

四、南方諸氏

茂眷氏後改爲茂氏

宥連氏後改爲雲氏

紇豆陵氏後改爲贛氏

侯莫陳氏後改爲陳氏

庫狄氏後改爲狄氏

太洛稽氏後改爲稽氏

柯拔氏後改爲柯氏

五、西方諸氏

尉遲氏後改爲尉氏

步盧根氏後改爲步氏

破多羅氏後改爲潘氏

叱干氏後改爲薛氏

俟奴氏後改爲俟氏

輾遲氏後改爲展氏

費連氏後改爲費氏

其連氏後改爲綦氏

去斤氏後改爲艾氏

渴侯氏後改爲緜氏

叱盧氏後改爲祝氏

和稽氏後改爲綏氏

冤賴氏後改爲就氏

嗑益氏後改爲溫氏

達勃氏後改爲襄氏

獨孤氏後改爲杜氏

六、北方諸氏

賀蘭氏後改爲賀氏

郁都甄氏後改爲甄氏

紇奚氏後改爲嵇氏

越勒氏後改爲越氏

叱奴氏後改爲狼氏

渴燭澤氏後改爲朱氏

庫褥官氏後改爲庫氏

烏洛蘭氏後改爲蘭氏

一那蕞氏後改爲蕞氏

羽弗氏後改爲羽氏

如上所錄諸虜姓，與漢姓多不可別。唐太宗時令高士廉等撰氏族志，以盛門爲右姓，退舊望，登新門，氏族愈亂。雖然，尙有少數虜姓蹤跡可尋。茲檢新舊唐書系出異族有源可考者，略舉數例

如下：

(1) 新唐書卷九十，舊唐書卷五十八，劉政會傳云：政會，滑州胙城人。兩傳所記，絕無異族之跡可尋。但檢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卷七十一上，其人蓋系出匈奴，而鮮卑化者也。表云：「河南劉氏，本出匈奴之族，漢高祖以宗女妻冒頓，其俗貴者皆從母姓，因改爲劉氏。」政會之名，即見表中。

(2) 新唐書卷九十五，舊唐書卷六十一，竇威傳，新唐書作岐州平陸人，舊唐書作扶風平陸人，要爲今日山西平陸人也。高祖李淵謂爲唐之叔孫通，其人似爲漢種；但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卷七十一下，謂其祖爲漢人，亡入鮮卑，爲沒鹿回部落大人，命爲紇豆陵氏，後改爲竇氏。此姓並見官氏志。

(3) 新唐書卷一三九，舊唐書卷一一一，房瑄傳，謂瑄爲河南河南人。檢宰相世系表卷七十一下：河南房氏本出清河，晉初有房乾使北虜，留不遣，虜俗謂房爲屋引，因改爲屋引氏，子孫隨魏南遷，復爲房氏，而河南猶有屋引氏。房瑄名見表中，此姓並見官氏志。

(4) 新唐書卷九十四，舊唐書卷六十九，侯君集，幽州三水人也。宰相世系表卷七十二中，謂家於北地三水，從魏孝武西遷，賜姓侯伏氏，又賜姓賀吐氏，其後復舊。又據官氏志云：「代人諸胄，先無姓族，雖功賢之胤，混然未分。」則賜姓不限於漢人，此侯姓疑即侯伏之省譯，亦即官氏志之胡古口引氏也。

(5) 新唐書卷一〇四，舊唐書卷七十八，于志寧，京兆高陵人。宰相世系表卷七十二下，謂自東海鄒縣徙代，改爲萬紐于氏，後魏孝文時復爲于氏，魏孝武入關，遂爲京兆長安人。此姓官氏志作勿紐于，要爲同名異譯也。

(6) 新唐書卷一二七，舊唐書卷九十八，源乾曜，相州臨漳人。宰相世系表卷七十五下，謂出於鮮卑秃髮氏，魏太武謂與同源，改

爲源氏。

(7) 宰相世系表卷七十五下，元氏出自拓跋氏，則唐書中之元姓，除元載姓景冒爲元氏外，皆爲鮮卑餘裔。

(8) 代北複姓見於唐書者不少：有長孫氏，出自拓跋，見官氏志；有宇文，匈奴之裔，爲鮮卑君長，世襲大人，見宰相世系表卷七十一下；有豆盧，本姓慕容，降魏，賜姓豆盧，見宰相世系表卷七十四下；有獨孤，出自劉氏，爲匈奴單于，其後裔從魏孝武徙洛陽，爲河南人，見宰相世系表卷七十五下；有屈突，代北複姓，見官氏志。

上舉八例，後四例尙易檢尋，前四例不對照別一部份史文，即無從知其系出異族。其未經世系表所錄者，尙不知有若干。此外史云「不知其鄉里」，「史失其何所人」，「自云」，「自言」，系出何地何人，多可疑也。不寧惟是，即唐高祖李淵來歷，亦甚不明。新唐書宗室世系表，列舉李氏人名甚夥，余以爲多出偽造依託。淵祖李虎，兄名起頭，弟名乞豆，起頭之子名達磨，達磨即梵文 Dhama 之對音，此言法也。當時人名梵化者甚多，如菩薩 (Bodhisattva) 金剛 (Vajra) 毘沙門 (Vaisramans) 之類，亦無足異。起頭乞豆，與印度似無關係，與鮮卑必大有淵源。可疑一也。唐室自以系出涼王李嵩。按歷代君主依託古代帝王神明，幾成通例（余於古代神話之研究一文中已有說明）；元魏尙能於山海經（今本卷十七）蚩尤神話中，尋出田祖叔均與之通譜，則「其先隴西成紀人」之李淵，欲求氏族較顯之所謂同姓，當然近宗李嵩，遠祖李廣，而託始於顓頊。可疑二也。考史記漢書李廣傳，廣有子三人：曰當戶，曰椒，皆先廣死；曰敢，爲霍去病射殺；未聞有弟有子。宗室世系表謂廣有子二人，長曰當戶，次曰敢；而無椒。敢生禹，禹生丞公云云，憑空杜撰。可疑三也。宗室世系表謂嵩孫歌生子重耳，是爲李淵之所自出；又謂嵩孫翻有子三人，而於嵩之子寶則不著其名。按李寶魏書有傳，

有子六人，與世系表三人之說不合也。竇既爲唐李之同族，何以高宗時又詔李竇等七姓十家不得自爲昏（新唐書卷九十五高士廉傳），自抑其宗族耶？可疑四也。太宗時，藉口山東士人尙閹閹「賣婚」，命長孫后之舅高士廉普貴天下譜牒，撰氏族志，退舊望，進新門，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爲九等（見高士廉傳），似與清高宗修四庫全書搜集藏書同一用意。可疑五也。當時北朝諸史，北齊書周書隋書北史，皆爲唐人包辦；惟魏收魏書，以殘闕不完獨存於今。魏澹魏書，張太素魏書，皆與十八家晉書並廢，唐人欲如何記述，卽如何記述，無對證也。雖然，尙有未能彌縫之點，留存於今。六朝及唐雖以門第相高，而附會攀援，動輒疎舛：白居易自敘世系，乃以楚白公勝、秦白乙丙一脈相承；劉禹錫亦自言系出中山。一代名士，尙且如此，則虎之爲李虎，爲大野虎，大野爲本姓，爲賜姓，尙屬疑案也。卽使李淵已成漢人，其子若孫，終不免鮮卑血統之屬合：淵二十二男，太穆皇后竇氏生建成世民玄霸元吉四人。竇氏，竇毅之女，竇威之同族，原姓紇豆陵之鮮卑也，則太宗爲鮮卑血統之混合種矣。李世民十四子，文德皇后長孫氏生承乾治泰三人，長孫氏，長孫晟之女，長孫無忌之妹，原姓拓跋之鮮卑也，則高宗亦爲鮮卑血統之混合種矣。此外異族與唐室和親尙主之例尙復甚多，謂唐室系出漢種，其誰信之！

三 唐代之鮮卑人

唐代鮮卑人云者，非謂唐時內屬之鮮卑，乃華化二三百年之鮮卑；其人與漢種同化，謂之系出鮮卑也可，謂之曰純粹外族，則遠於事實矣。按鮮卑一名詞中，包含種族不少。緣鮮卑曾居匈奴故地，被征服之民族，列名於官氏志中者甚多，不盡系出鮮卑，而當時概

以鮮卑目之。吾人於鮮卑語言一無所知，而官氏志中諸氏族，亦無人以科學方法詳爲分析，故余不特對於系出匈奴之獨孤氏，系出烏桓之烏丸氏，系出吐谷渾之乙弗氏，不能認爲狹義的鮮卑人；即對於載籍明言種屬鮮卑之慕容宇文乞伏吐谷渾諸氏，亦頗懷疑也。其種繁多，殆非鮮卑二字所能概括。故本篇能分析者分析之，否則附加說明於後。下引卷次，全依新唐書，至舊唐書則別爲標出。

卷一百四十三，元結，後魏常山王遵十五代孫。結自述其氏族曰：「河南元氏，望也。結，元子名也。次山，結字也。世業載國史，世系在家譜。」

卷一百七十四，元稹，河南河南人。其名並見卷七十五下宰相世系表，亦系出拓跋氏也。

卷一百九十四，元德秀，河南河南人。又卷一百九十五，元讓，雍州武功人。兩傳雖未明言系出何族，但爲鮮卑無可疑也。

卷二百，元澹，後魏常山王素蓮之後。卷二百零一，元萬頃，後魏京兆王子推裔，孫正修別有傳。

卷一百零五，長孫無忌，後魏帝室十姓之裔，已見前考。從父傲，從父弟操，子詮，族叔順德，皆有傳。

卷一百，宇文士及，京兆長安人。按宇文爲鮮卑東部氏族，見官氏志，但魏書本紀又作匈奴別部。又卷一百三十四，有宇文融，京兆萬年人。（舊唐書卷一百六十有宇文籍。）

卷九十五，竇威，世系表雖謂爲漢人亡於鮮卑，但鮮卑「先無姓族」，何以知其始爲漢人？蓋亦「自云」之類耳。表謂其世爲沒鹿回部大人，命爲紇豆陵氏，則爲鮮卑也。威兄子軌，軌弟琮，威從兄子抗，抗子靜、誕，抗弟璿，威從孫德玄，皆有傳。又卷一百零九，竇懷貞，德玄之子也。又卷一百四十五，竇參，誕四世孫。

卷一百零四，于志寧，京兆高陵（陝西今縣）人。于姓族系，已

見前考。曾諫太子勿與突厥達哥支相狎。曾孫休烈，別有傳。開元時（七三三），吐蕃金城公主請文籍，休烈上疏曰：「戎狄國之寇，經籍國之典也。」則已不以鮮卑自居矣。休烈曾孫琮，別有傳。

卷一百七十二，于頔，後周太師謹七世孫。頔名並見卷七十二下宰相世系表，系出萬紐于氏，與士寧同出一源。

卷二百零三，于邵，其先自代來，爲京兆萬年人。其名並見宰相世系表，亦系出萬紐于氏。

卷一百六十三，穆寧，懷州河內（河南沁陽）人。按穆姓後魏以前無聞，元和姓纂謂宋穆公之後，路史謂出炎帝後，皆臆說也。考魏書，穆姓皆代人。又官氏志，丘穆陵後改爲穆氏，似亦系出鮮卑。寧子贊、質、員，別有傳。

卷一百一十，尙可孤，東部鮮卑字文之別種也，世處松漠間。

卷一百十四，豆盧欽望，雍州萬年人。卷七十四宰相世系表，豆盧氏本姓慕容氏，燕北地惑王精降後魏，北人謂歸義爲豆盧，因賜以爲氏。魏書官氏志，吐伏盧氏後改爲盧氏，則爲豆盧之異譯也。欽望傳亦云：魏太和詔去豆姓著盧，貞觀中卒，復其舊姓。

卷一百七十一，石洪，其先姓烏石蘭，後獨以石爲氏。按官氏志作盟石蘭，對音同，似亦出鮮卑。

卷九十四，侯君集，已見前考，亦屬鮮卑。

卷八十九，屈突通，其先蓋昌黎徒河（遼寧錦縣）人，後家長安。按官氏志，屈突氏後改爲屈氏，先亦鮮卑部落也。弟蓋，附見本傳。

卷一百二十七，源乾曜，相州臨漳（今縣）人，已見前考，鮮卑秃髮氏之裔也。舊唐書卷一百二十七有源休。

卷八十九，尉遲敬德，朔州善陽（山西朔縣）人。按官氏志，西方諸氏有尉遲氏，後改爲尉氏。考卷二百二十一下于闐傳，于闐王姓尉遲，其人或原籍于闐，蓋鮮卑諸部，不限鮮卑一族也。但魏書

卷二云：「天興六年（六〇三）春正月辛未，朔方尉遲部別帥率萬餘家內屬，入居雲中。」則此尉遲又似爲北方種族，鮮卑柔然鐵勒之屬也。

卷一百三十五哥舒翰傳，有火跋歸仁。又卷二百十五上突厥傳，突厥降人有火跋頡利發石失畢，歸仁應爲其人之後裔。此火跋與官氏志之賀拔，應爲同名異譯。魏書卷八十有賀拔勝。唐有賀拔嗣，七一一一年始爲節度使。

卷一百九十二張巡傳，有賀蘭進明。考太平寰宇記，鮮卑族之居賀蘭山者，以山爲氏。官氏志北方諸氏有賀蘭氏，後改爲賀氏。

卷二百二十五上安祿山傳，有達奚珣。官氏志帝室十姓有達奚氏，後改爲奚氏。

卷二百十五下西突厥列傳有薩孤可孤。按薩孤應爲薛姑之異譯，北齊書卷十九有薛孤廷，代人也。則其人原始部族似出鮮卑。

卷二百十四劉從諫傳，大將李萬江，本退渾部，李抱玉送回紇道太原，萬江舉帳從至潞州。按卷二百二十一上，吐谷渾訛爲退渾。又魏書卷一百零一，吐谷渾本遼東鮮卑，徙河涉歸子，則其人非鮮卑，亦爲隸屬系出鮮卑之吐谷渾之酋長也。

四 唐代之匈奴遺裔

匈奴破滅之後，其遺民除西徙之外，必爲他部落所吸收。繼匈奴入居大漠南北者爲鮮卑，則鮮卑諸部之中，容有匈奴，亦無足異矣。

卷九十劉政會，已見前考。其七世孫崇望崇魯別有傳。

卷一百二十六，李元紘，其先滑州（河南滑縣）人，後世占京兆萬年，本姓丙氏，賜姓李。卷七十二上宰相世系表，漢騎都尉陵降

匈奴，裔孫歸魏，見於丙殿，賜氏曰丙，以避世祖李昝名，賜姓李氏。按卷二百十七下回鶻列傳：「黠戛斯自以李陵後，與唐同宗。」當時自稱系出李陵者，皆斯類也，其人似爲匈奴遺裔。

卷一百六十二獨孤及，河南洛陽人。按獨孤爲匈奴後，已見前考。官氏志謂獨孤氏後改爲劉氏。又卷二百零六，獨孤懷恩，隋元貞皇后弟。舊唐書卷一百六十八，獨孤郁。

卷八十七劉季真，離石（山西今縣）胡人，父龍兒，六一四年舉兵稱王，龍兒死，子季真降。按其人似爲匈奴遺裔。

卷一百三十九，房瑄，河南河南人。按此房氏系出北虜，前已有考。所謂出使之房乾，顯屬僞造之人。此姓疑爲鮮卑化之匈奴。瑄子孺，孫啓，族孫式，別有傳。

五 奚契丹柳城胡

史載奚爲東胡種，其地東北接契丹，西突厥，南白狼河（今大凌河），北響。契丹亦東胡種，東距高麗，西奚，南營州（熱河凌源），北靺鞨室韋。此二族所據之地，今皆可考。至史所稱之柳城胡，不知爲何種人。按柳城爲今之熱河凌源，胡爲昔日北方種族之種，唐時亦移以稱西域之人。宋高僧傳卷三彥琮論曰：「天竺經律傳到龜茲，龜茲不解天竺語，呼天竺爲印特伽國者，因而譯之，若易解者，猶存梵語，如此胡梵俱有者是。」則胡爲西域也。考唐書卷四十三下地理志：「突厥州二，奚州九，府一，契丹州十七，府一，靺鞨州三，府三，右初皆隸營州。」此柳城胡得爲奚契丹靺鞨高麗也，亦得爲雜胡如安祿山之類也。

卷一百四十八，張孝忠，本奚種，世爲乙失活酋長。父謚，開元中提衆納款，始名阿勞，勇聞燕趙間，共推張阿勞王沒諾千二人齊

名，沒諸干，王武俊也。孝忠子茂昭、茂宗，別有傳。

卷二百一十，史寔誠，其先奚也，內徙靈武，爲建康人，三世署魏博將。

卷一百四十八，史孝章，憲誠之子。

卷二百一十一，李寶臣，本范陽內屬奚也，范陽將張瑣高畜爲假子，故冒其姓，名忠志，先事安史，降賜姓名。子惟岳、惟簡，有傳。

卷一百三十六，李光弼，營州柳城人。父楷洛，本契丹酋長，武后時入朝。光弼中興戰功推爲第一，其部將有靺鞨人李懷光，鐵勒人僕固懷恩、渾釋之、安國人李抱玉、李國臣，突厥人哥舒曜——翰之子，羌人荔非元禮，龜茲人白孝德、白元光，烏洛侯人烏承玘。光弼弟光進，附見本傳。

卷二百一十一，王武俊，本出契丹怒皆部。父路俱開，開元中，與饒樂府都督李詩等五千帳求襲冠帶，入居薊（河北今縣。）武俊子士真，孫承宗、承元，別有傳。承元傳見卷一百四十八。

卷二百二十五上，孫孝哲，契丹人。

卷二百一十二，李懷仙，柳城胡也，世事契丹降將，守營州，從祿山反，後降。

卷一百九十七，李惠登，營州柳城人。

卷二百二十五上，安祿山，營州柳城胡也。本姓康，母阿史德，爲獁，居突厥中，禱子於軋犖山而妊，遂字軋犖山。少孤，隨母嫁虜將安延偃，乃冒姓安，更名祿山。安祿山蓋爲胡與突厥混種也。就其本姓言，應爲康國人；就其居地言，得爲奚契丹靺鞨諸種。但當時謂奚契丹爲兩蕃，此胡字似指西域。祿山「養同羅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人爲假子」，「胡人數百侍左右」。又按孫孝哲傳中有商胡康謙，天寶中爲安南都護，吾終疑祿山爲康突厥混種，其父經由突厥奚契丹至於柳城，故能「通六蕃語」也。子慶緒，附見本傳。

卷二百二十五中，李希烈，燕州遼西人。按營州本遼西郡，其人來歷亦不明也。

六 高麗百濟靺鞨烏洛侯

史載高麗爲扶餘別種，百濟亦扶餘別種，大姓有八：沙氏，燕氏，劄氏，解氏，貞氏，國氏，木氏，昔氏。靺鞨有二：北爲黑水（黑龍江）靺鞨，南爲粟末（松花江）靺鞨，即唐代之渤海國也。烏洛侯亦曰烏洛渾，東與靺鞨，南與契丹，北與烏丸爲鄰。

卷一百一十，泉男生，高麗蓋蘇文之子，率其衆與契丹靺鞨內附，子獻誠，有傳。按泉蓋蘇文、高麗人，所著書作淵蓋蘇文（韓國文苑載有淵蓋蘇文上書高麗王請行道教啟），泉字當爲唐人避諱所改。

卷一百二十一，王毛仲，高麗人，父坐事沒爲官奴婢，生毛仲。

卷一百三十五，高仙芝，高麗人，七四七年，征大小勃律，使拂林大食諸胡七十二國，皆震懾降附。七五〇年，兵敗於大食，大食虜唐人甚衆，中國藝術輸入西方，此役之果也。

卷一百四十四，侯希逸，營州人。又卷二百十三，李正己，高麗人，希逸母，即其姑。則希逸非高麗人，亦含有高麗血統。

卷一百四十七，王思禮，高麗人，居營州，父爲朔方軍將。

卷二百十三，李正己，高麗人，爲營州副將，從侯希逸至青州，逐希逸代爲節度使。子納，孫師古，師道，皆有傳。

卷一百四十八，李洵，李正己從父兄也。

卷一百一十，黑齒常之，百濟西部人，以所部降，擊吐蕃有功。

卷二百十五上，突厥傳，有扶餘文宣。按百濟國王以種爲姓，此人疑出百濟王族。

卷一百一十，李謹行，靺鞨人。父突地稽部會長，隋末內附，賜氏李。

卷一百一十，李多祚，其先靺鞨酋長，後入中國，世系湮遠，至多祚以功顯。

卷二百二十四上，李懷光，渤海靺鞨人，本姓茹。父常，徙幽州，爲朔方部將，賜姓名。

卷一百三十六，烏承玘，張掖人，開元中；與族兄承恩皆爲平盧先鋒。又卷七十五下，宰相世系表，烏氏世居北方，號烏洛侯，後徙張掖。

卷一百七十一，烏重胤，承玘子也。

七 突厥

突厥在唐代以頡利默啜二可汗時爲盛。六三〇年，頡利禽，分其故地爲府州，擢酋豪爲將軍郎將者五百人，奉朝請者且百員，入長安籍者數千戶，其歸化之多，可以想見。茲爲錄取唐書有傳之人。

卷一百一十，史大奈，本西突厥特勤也，入隋後，分其部於樓煩（山西靜樂），李淵起兵太原，大奈提其衆隸焉，賜姓史。

卷一百一十，阿史那社爾，突厥處羅可汗次子，六三六年，率衆內附，尚公主，平高昌龜茲有功。子道真，附見本傳。

卷一百一十，阿史那忠，右賢王阿史那泥孰蘇尼失子也，始歸國，妻以宗女，賜名忠。

卷一百一十，執失思力，突厥酋長也，貞觀中入朝，尚公主。

卷一百三十五，哥舒翰，其先蓋突騎施酋長，哥舒部之裔。父道元，爲安西都護，赤水（唐書地理志涼州有赤水軍）軍使，故仍世

居安西。其人之血統，似不盡屬西突厥。據傳，安祿山謂翰曰：「我父胡母突厥，公父突厥母胡，族類本同，安得不親愛？」後翰討祿山，其屬將多爲蕃人：有王思禮，高麗人也；有鉗耳大福，羌也；有火跋歸仁，鮮卑也；有渾萼，有契苾寧，皆鐵勒部落也。安史之亂，兩方之主動力多爲異族。翰子曜，附見本傳。

卷二百二十五上，史思明，寧夷州突厥種，初名宰于，玄宗賜名，與安祿山共鄉里，通六蕃譯。子朝義，附見本傳。

卷二百十五上突厥傳，李思摩，頡利可汗族人，賜氏李，曾一度立爲突厥可汗者也。

卷二百一十八沙陀傳，朱邪執宜，沙陀人，西突厥別部處月種也。八〇八年內屬，置十府以處沙陀。執宜死，赤心嗣，賜氏李，名國昌，國昌子克用。

八 鐵勒回紇

鐵勒十五部，回紇薛延陀最強。歸化之人，唐書有傳者，惟契苾、渾、阿跌、僕骨、回紇諸部而已。

卷一百一十，契苾何力，鐵勒契苾部莫賀可汗之孫，莫賀咄特勒之子，六三二年詣沙州（甘肅敦煌）內屬，破吐谷渾高昌龜茲西突厥高麗吐蕃諸役有功。子明，附見本傳。又卷二百十七下，迴鶻（即回紇）傳中有契苾通，卷一百三十五哥舒翰傳有契苾寧。

卷一百七十一，李光進，其先河曲諸部，姓阿跌氏，貞觀中內屬，以其地爲鷄田州。按地理志，迴鶻府州有雞田州，以阿跌部置。光進弟光顏，別有傳。

卷二百十一，王廷湊，本回紇阿布思之族，隸安東都護府。曾祖五哥之爲李寶臣帳下，驍果善鬪，王武俊養爲子，故冒姓王。廷

奏子元逵，孫紹鼎、紹懿，曾孫景崇，玄孫銘，四代五人相繼爲節度使，並有傳。

卷二百十二，李茂勳，本回紇阿布思之裔，來降，賜姓名。子可舉，附見本傳。

卷二百二十四上，僕固懷恩，鐵勒部人，六四六年，鐵勒九姓大首領率衆降，分置九都督府，別爲蕃州，以僕骨歌濫拔延爲金微都督，訛爲僕固。拔延生乙李噶拔，乙李噶拔生懷恩，世襲都督。懷恩子瑒，附見本傳。

卷二百零七，吐突承璀，闐人也。按魏書卷一〇三高車傳，有吐突鄰部，在女水上，常與解如部相爲唇齒。三八八年，太祖西征，度弱洛水，復西行趣其國，至女水上，討解如部落破之；明年春，盡徙其部落畜產而還。吐突似卽吐突鄰之省稱。吐突鄰部附於高車傳後，其人似出鐵勒也。

卷一百一十泉獻誠傳，有薛吐摩支，殆爲薛延陀部落歟？

卷一百五十五，渾瑊，本鐵勒九姓之渾部也，世爲皇蘭都督。父釋之，附見本傳。子鎬，鐵，別有傳。

卷一百一十一張仁愿傳，卷二百十五上突厥傳，卷二百一十九契丹傳，有沙吒忠義，未著其所種人。按許堯佐章臺柳傳，有蕃將沙吒利，疑爲鐵勒諸姓。忠義曾爲朔方軍總管，而當時隸朔方之羈縻州，以屬鐵勒諸部爲多也。

九 西域人

檢唐書列傳，得安國人四，龜茲人二，吐火羅人一，于闐人一，疏勒人一，康國人一，何國人一，石國人一，燉煌人四，——唐時系出燉煌者，不能必其爲漢族，故附於此。

卷八十六李軌傳，薛舉亂金城（甘肅皇蘭境），軌謀據姑臧（甘肅武威），同郡安修仁率諸胡入內苑城建旗大呼，軌舉衆應之，遂據涼州。李淵起兵，遣書稱軌爲弟。（按淵起兵時對突厥稱臣。）軌以梁頌爲謀主，頌見故西域胡種族盛，勸軌備之，因與安修仁交怨。修仁兄興貴自長安詣涼州招軌，軌不從，興貴乃與修仁潛引胡兵，奚道宣率羌兵，共擊軌，軌送長安。則安氏弟兄爲西域胡也。又卷七十五下宰相世系表云：「武威李氏，本安氏，出姬姓。黃帝生昌意，昌意次子安，居於西方，自號安息國。（按安息王朝始建於紀元前二五六年，即周亡之年，昌意之子壽命何其長也？）後漢末，遣子世高入朝，因居洛陽。晉魏間，居於安定（甘肅涇川境），後徙遼東，以避亂，又避武威。後魏有難陀孫婆羅，周隋間居涼州武威，爲薩寶，生興貴修仁，至抱玉賜姓李。」按黃帝神話成立之時，安息未興。唐初，安息早亡，即代安息而王波斯之薩山（Sassan）王朝，已近末日，何來此安息耶？難陀孫婆羅，對音似爲 Nandasunbara，梵化之西域人名也。薩寶爲唐代火祇教官，其人必爲火祇教徒。又考卷二百二十一下西域列傳，安國一曰布豁，又曰捕喝。顯慶中（六六五至六六〇），以其都城阿濫誼爲安息州，其地即今日俄屬中亞之布哈爾，應爲安興貴等之母國。世系表以其人與久爲沙門之安世高通譜，極爲可笑。自世高至是，已四五百年，何尚有梵化之後裔，爲祇教之薩寶耶？其遷徙路綫，亦太離奇：忽而自河南至甘肅，忽而自甘肅徙遼東，忽而自遼東遠遷到甘肅西境，僞書之僞造世系，由斯可見。對於功臣如此，對於帝室，又從可知矣。

卷一百三十八，李抱玉，本安興貴之曾孫，世居河西。抱玉從父弟抱真，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二有傳。

卷一百三十六，李國臣，河西人，本姓安，疑亦爲安國人。

卷一百五十六，李元諒，安息人，本安氏，少爲宦官駱奉先養

息，冒姓駱，名元光，有功賜姓名。李懷光反，元諒「與馬燧渾瑊等討之，其將徐廷光素易元諒，數嫚罵，爲優胡戲，斥侮其祖；又使約降曰：我降漢將耳，及馬燧至，降於燧。」

卷八十五，王世充，祖西域胡，號支頽耨，後徙新豐（陝西臨潼境）死。其妻與霸城（陝西長安境）人王粲爲庶妻，頽耨子收從之，冒粲姓，仕隋，歷懷汴二州長史，生世充，豺聲卷髮。按世充曾與李淵爭天下者也，故敍其家世形貌甚惡。自漢以來，月支人以支爲姓，時貴霜帝國，已爲嚙達所併，此時西域之支姓，應爲吐火羅人。又據隋唐嘉話，世充將單雄信謂李元吉爲胡兒，則李淵胡之程度，必多於世充。

卷一百四十八，康日知，靈州（寧夏靈武境）人，祖植，當開元中（七二一）縛康待賓，平六胡州。按其事已見前考。縛人者及被縛者，皆姓康，疑同屬康國人。蓋唐之康國人多姓康，康國人常往來於今撒馬爾罕及庫倫之間。按卷二百十五上突厥傳，頡利委政諸胡，斥遠宗室不用。諸胡疑爲康國人。又據敦煌出現之沙州圖經，貞觀中，康國大首領康豔典東來居石城鎮（今羅布泊南娑羌境），胡人隨之，因成聚落。又據今庫倫南黑城子 Karabalgassam（即唐時迴鶻可汗牙）八一四年所建九姓迴鶻可汗碑，上勒漢文突厥文康居文三種文字，則突厥中有康國人，亦無足異。六胡州之康姓，應爲康國人，康日知亦爲康國人。緣靈州邊地得失不常，不應有漢人占籍其地也。日知子志睦，承訓，別有傳。

卷二百二十一上，勵賓傳，有何處羅拔。其人疑爲何國人。

卷一百九十三，石演芬，西域胡人，事懷光至都將。按西域人常以國爲姓，如前見安國之安，康國之康之例是已。此人疑爲石國人，唐之石國，即今之塔什干也。

卷一百三十六，白孝德，安西人。按唐安西都護府六五八年徙

治龜茲（見地理志），龜茲王姓白（見西域列傳），白亦作帛，又考諸僧傳，龜茲僧人亦有以白爲姓者，則其人決爲龜茲人無疑。

卷一百三十六白元光傳，謂其先突厥人。按鮮卑中既有匈奴，西突厥中當然應有龜茲。當時必隨西突厥內附，唐人不察，概以突厥名之。

卷一百一十，尉遲勝，本王子闐國，天寶中，授毗沙府都督，安祿山反，率五千人赴難，讓國與弟，偕子銳留宿衛不歸。按宋高僧傳卷三，智嚴姓尉遲氏，名樂，本于闐國質子，封金滿郡公，七〇六年捨宅爲寺。則五十年前，于闐已有質子在中國矣。

卷一百一十，裴玢，五世祖糾，本王疏勒，武德中入朝，留不去，遂籍京兆。按宋高僧傳，慧琳姓裴氏，疏勒國人也，印度聲明，支那詰訓，靡不精奧，遂撰成大藏音義一百卷，起七八八年，迄八一〇年，方得絕筆。按裴玢生卒年爲七四八至八一二年，此二人爲同時人，疑出一族。

卷一百零二令狐德棻，宜州華原（陝西耀縣）人，其先乃燉煌右姓，然則與系出太原之令狐有別矣。德棻祖整，父熙，北史有傳。整傳：「令狐整，敦煌人也，本名延，世爲西土冠冕。」又云：「整遠祖漢建威將軍邁，不爲王莽屈，其子稱，避地河右。」按北史之文，本於周書卽爲令狐德棻所修，此種世系不可靠也。德棻孫暉，別有傳。

卷一百六十六，令狐楚，德棻之裔也，則亦系出西域。子緒、綯，孫瀟，弟定，別有傳。

卷一百四十八，令狐彰，京兆富平（陝西今縣）人，其先自燉煌內徙。

卷九十四，薛萬均，本燉煌人，後徙京兆咸陽（陝西今縣），與弟萬徹歸唐。按李軌傳，涼州胡種族盛，其西沙州又從可知矣。官氏志西方諸氏有叱干氏，後改爲薛氏，萬均兄弟疑爲此薛氏也。

卷二百零九，索元禮，胡人也。不詳爲北方胡，抑爲西域胡，大約以屬西域之成分爲多。

十 蠻烏蕃羌越倭諸種人

除前述諸種人外，唐書列傳中有系出南蠻者二人，樊一人，牂柯一人，吐蕃二人，羌二人，南越一人，獠一人，日本一人，未詳所出者一人。

卷一百一十，馮盎，高州良德（廣東茂名境）人，本北燕馮弘裔孫。弘奔高麗，遣子業以三百人歸晉。業留番禺，至孫融爲梁羅州（廣東石城境）刺史。子寶，聘越大姓洗氏（高涼蠻）女爲妻，遂爲首領，授本郡太守，至盎三世矣。盎後見楊素，素奇之曰：「不意蠻中乃生是人。」則盎系出北燕之說，亦不可靠也。盎子智載，族人子猷，別有傳。

卷二百零七，高力士，馮盎曾孫也，中人高延福養爲子，故冒其姓。

卷一百一十，黑齒常之傳，有爨寶璧。按爨爲西南夷大姓，在唐時爲東西爨，昔之獠夷，今訛爲擺夷者是也。

舊唐書卷一百十五，趙國珍，牂牁之苗裔也。

卷一百一十，論弓仁，吐蕃族也，六九九年，以所統吐渾七千帳內附。孫維貞，附見本傳。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二史敬奉傳，有野詩良輔，應爲吐蕃人。

卷一百三十五高仙芝傳，有夫蒙靈詵。按元和姓纂，夫蒙，羌姓。

卷一百三十五哥舒翰傳，有鉗耳大福。按魏書卷九十四闕官王遇傳，遇，馮翊李潤鎮羌也，與雷黨不蒙（按應爲夫蒙異譯）俱爲

羌中強族。自云其先姓王，後改氏鉗耳，世宗時復改爲王。則大福，羌人也。

卷一百三十六，荔非元禮，又卷二百二十五上安祿山傳，有荔非守瑜，皆不著其何種人。考廣韻卷四，羌複姓有荔非氏，則其人亦羌人也。

卷一百五十二，姜公輔，愛州日南人，舊唐書作不知何許人。按唐時愛州與占婆（當時名林邑又名環王）接壤，又卷七德宗本紀云：貞元十八年（八二〇）環王陷驩愛二州，則其人爲南越人也。

卷一百七十四，牛僧孺，隋僕射奇章公弘之裔。按隋書卷四十九，弘傳，弘，安定鶉觚（甘肅靈臺境）人，本姓獠氏，魏賜姓爲牛氏。考獠與僚通（見漢書師古註），余疑卽西南夷之一古稱，後加豸旁作獠者也。則奇章公殆爲系出獠族之人也。子蔚、叢，孫定，有傳。

卷二百二十日本傳，日本副使朝臣仲滿，慕華不肯去，易姓名曰朝衡，仕於唐。

卷二百零七，劉貞亮，本俱氏，冒所養宦父姓，故改焉。又卷二百二十二上南詔傳，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五劉全諒傳，皆有俱文珍。按俱姓始見於十六國時，非漢姓也，其源未詳。

按唐代與印度交際甚密，印度人之至中國傳佈婆羅門教佛教之教師（見諸僧傳），曆數家（見開元占經），製糖匠人（見玄奘傳），經諸書著錄者不少。而唐書惟附帶敘及一二曆數家（如舊唐書卷三十二曆志之瞿曇羅，卷三十六天文志之瞿曇誤，卷七本紀之迦業至忠等），方士（如新唐書二百二十一上天竺傳之那邏邇娑婆寐盧逸多等）而已。上述諸人，固不能謂爲華化者。但天竺人仕唐者，要必甚多。如宋高僧傳卷三，菩提流支傳中之天竺大首領伊舍羅，又同卷般刺若傳中爲神策軍正將之羅好心，又卷二生於中國之慧智，皆可謂華化之人也，其名

皆不見於唐書。則欲檢尋華化之印度人，須求之於所謂正史之外。此外諸國僧人生長中國，雖甚著名，亦不爲正史著錄，如康國人法藏，即釋教中之賢首大師，其一人也。

附錄 高齊出於鮮卑

史書所誌之系譜地望，不可盡信，前引之例不少。茲檢史書，北齊高歡之來歷，亦甚不明。北齊書卷一本紀云：「高歡，字賀六渾，渤海蓆人。」按蓆縣自漢迄元魏，皆治今河北景縣境，歡之原籍，似在河北山東之間矣。本紀又云：「六世祖隱，晉玄菟太守。隱生慶，慶生泰，泰生湖，三世事慕容氏。及慕容寶敗，國亂，率衆歸魏。」按晉之玄菟，治今遼寧瀋陽境，諸人史無考，疑出偽造。本紀又云：「湖生四子，第三子謚，杜魏位至侍御史，坐法徙居懷朔鎮。謚生樹，樹生歡。」按懷朔在今綏遠五原境，則其人實生於內蒙。本紀又云：「神武既累世北邊，故習其俗，遂同鮮卑，」「長頭高顴。」則其人即出漢族，已早鮮卑化矣。但據史文考之，其人實非漢族而鮮卑化者。

北齊書本紀卷一云：「神武曰，今以吾爲主，當與前異，不得欺漢兒，不得犯軍令。」

北齊書本紀卷二云：「侯景素輕世子（高澄），嘗謂司馬子如曰，王在，吾不敢有異，王無，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

北史本紀卷七云：高洋「神武第二子，……及產，命之曰侯尼，於鮮卑言有相子也。」

北齊書卷九，文宣皇后李氏傳云：「及帝將建中宮，高隆之高德正言，漢婦人不可爲天下母，宜更擇美配。」

北史卷五十四高隆之傳：隆之「洛陽人，爲闡人徐成養子，……

後有參定功，神武命爲弟，仍云渤海薩人。」

北齊書卷二十一高昂傳：「高祖曰，高都督純將漢兒，恐不濟事，今常割鮮卑兵千餘人，共相參雜。」「于時鮮卑共輕中華朝士，唯憚服於昂，高祖每申令三軍，常鮮卑語，昂若在列，則爲華言。」

顏氏家訓教子篇云：「齊朝有一士大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服事公卿，無不寵愛，亦要事也。」

按上述之教育，祖珽曾受之也。北齊書卷三十九珽傳：「元康因薦珽才學，并解鮮卑語。」「帝於後園使珽彈琵琶，和士闌胡舞。」珽雖具此技能，因爲漢兒，幾不得作領軍。傳又云：「孝徵（珽字）漢兒，兩眼又不見物，豈合作領軍也。」

周書卷一本紀：宇文泰之伐高歡傳檄五鎮，數歡之罪，謂歡「器識庸下，出自輿皂，罕聞禮義，以一介鷹犬，効力戎行。」雖其語出政敵，然歡之出身可知。賴宇文泰亦非漢種，否則必斥歡爲胡虜夷狄矣。

據前引諸文，北齊高歡不得謂爲漢種，唐書中之渤海薩人，來歷亦多可疑，而系出北齊宗室，爲唐太宗妻長孫后舅父之高士廉，殆不失爲鮮卑也。

中亞新發現的五種語言與 支白安康尉遲五姓之關係

我於研究這個問題以前，先要聲明一句話，就是我所提出的問題，完全是一種假定，等待將來的證明。

最近二十年來，歐洲各國考察團在中亞發現了五種從前人所未識的語言；有兩種屬於印度歐羅巴系，其初德國學者定名曰甲乙兩種吐火羅語，後來法國學者又改成為焉耆語同龜茲語。有三種語言屬伊蘭系，一種定名康居語 (Sogdi)就是西域記的窣利 (Sulik) 語，也有人稱為粟特語。一種是摩尼教經中的鉢羅婆語。一種是從前名為東伊蘭語的于闐語。

我對於五種語言之中的兩種語言名稱，略略有點意見。焉耆語的材料，幾幾乎全在柏林，好多尚未發表。我第一個假定以為焉耆語恐就是月支語。就歷史說，月支種業已統治過吐火羅，就地理說，焉耆從前也名過月支。斯坦因 (Stein) 在敦煌所得宋人寫本，有一種名稱「西天路竟」的，就把高昌龜茲中間的一國，喚作月氏。而且焉耆的名稱在東西來往僧衆行紀裏頭，多名曰烏耆，只有法顯傳同釋氏西域記名曰僞夷。高僧傳卷一卑摩羅叉傳名曰烏纏；西域記名曰阿耆尼。這四個名稱，恐怕是本於一種對音。當時「月支吐火羅」分佈的地方極廣，就是現在且末縣于闐縣中間，玄奘經過之時，還有一個「覩貨邏故國」。我又作進一步的假定，以為月支烏

者恐怕也是本於同一對音，所以我想主張將焉耆語改爲月支語。至若焉耆之突厥語哈喇沙爾(Karahshahr) (此言黑城)的名頭，當然與吐火羅語毫無瓜葛。

五種語言之中，還有一種摩尼教經用的 Pahlavi，這個名稱，是從梵文 Pahlava 來的，雜阿含經曾把他翻作鉢羅婆，孔雀王經又翻作波羅婆，就是指安息(Arsak)王朝所治之地，此地就是古波斯語的番兜 Partava，英文的 Parthia。尋常的鉢羅婆語固然在薩珊(Sassan)王朝時代(三國至唐初)流行，可是這一種特別鉢羅婆語，必定很古，所以我想將他喚作安息語。由是五種新發現的語言可以改定如下。

月支語 龜茲語 康居語 安息語 于闐語

因爲語言的名稱，我又聯想到用作中國家庭標識的姓氏。我們中國人的姓，在現在世界上可以說是一種特別的表徽，外國語言除開拉丁語之 Cognomen 外，尋不出別的字可以翻譯。制度固然特別，外國人到中國來的多少也要遵守中國習慣，所以就近代說，姓南的懷仁，姓湯的若望，往古代說，有姓安的世高，姓康的孟詳。而中國人對於外國人，也把他們看作一樣有姓的，即或沒有，也要裝上一個，不管是地名人名王號國號。所以梵語的 Varman，此言鎧，硬把他派作姓范，馬來語以及擺夷語的 Yan，此言神或王，硬把他派作姓楊。由此類推，月支人所以姓支，天竺人所以姓竺，康居人所以姓康，安息人所以姓安，在唐朝還有許多姓曹姓何姓史姓石的外國姓，都是從這樣來的。于闐王姓尉遲，方君欣安告訴我說，是 Vijaya (此言普勝) 的對音，則唐書卷一百一十之尉遲勝，譯音而兼譯意矣。還有龜茲人姓白(亦作帛)，疏勒人姓裴，撰大藏音義一百卷的慧琳，俗家姓裴，大約就是唐書卷一百一十裴玢的本家兒。

弟。裴白兩姓現在還未尋出他的對音，可是疏勒龜茲人所冠的姓是無疑義的了。由是我又進一步假定，姓支的外國人所說的話必定是甲種吐火羅語，姓白的所說的必定是龜茲語，姓康的所說的必定是康居語，姓安的所說的必定是安息語，姓尉遲的所說的必定是于闐語。不過要附帶聲明的，隋唐時代姓安的外國人，原籍不在波斯，而在今之布哈兒 (Bokhara)，所以與其像唐書卷七十五下宰相世系表，胡亂記載安興貴李抱玉是安世高的後人，倒不如說他們是元史卷一百二十五饗典赤的同鄉；不過安興貴所說的安息語，在七世紀下半葉的時候，已經在對大食語辦交代了。

我這些假定，不敢說毫無武斷的地方，尤其是月支焉耆同一對音的假定。就今音說，Ücçi 同 uki 固然大有分別，可是要知道，今音不是古音，月支的漢朝讀法，現代還沒有腳踏實地的考據。我們祇知道氏與支相同，月字怎樣讀法，我們不知道。近人有主張氏讀若氏的，新羅人崔致遠撰法藏和尚傳，月又音作燕，這種讀法，恐怕也是懸揣。我們要知道漢晉人譯外國名，常用省譯方法，譬如Sravasü 作舍衛，Rajagrha 作羅閱，梵語雜名中龜茲的對音是 Kucina，西域記中烏耆的對音是 Agni。拿這幾種例來推想，月支要是「音譯」，恐怕也是省譯。由是我又可提出一種假定，梵文中有一本史頌，名稱羅摩衍那 (Ramayana) 的，稍治梵學的人都知道，這部書與平話小說西遊記是很有淵源的，書中有一篇地誌，地誌裏頭列舉北方二十國名，有支那 (Cina) 外支那 (Aparacina) 兩個國名。釋藏的正法念處經第七品身念處品，把他全抄了出來，中文譯本裏頭把「外支那」刪了，西藏文譯本裏頭兩名具在。外支那一名，我想指的是新疆的月支。當時月支語，或者受有直接間接的影響，也借用了這個外支那的梵名。又或者是梵文借用別一語言的名稱，因

爲支那一名原指雪山以北諸地的種族，也許是月支人傳過去的，久而久之，就從外支那變爲月支烏耆了。

我這些假定，將來也許毫無價值，也許可以證明。因爲這件問題到還新鮮，特地提出來，希望有人研究研究。

——女師大學術季刊一卷四期——

論龜茲白姓

向覺明

馮承鈞先生論「中亞新發現的五種語言與支白安康尉遲五姓之關係」一文發表其焉耆語即月支語，鉢羅婆語即安息語之假定，並論及月支焉耆爲同一對音之理由，與夫支白安康尉遲五姓對音之追溯諸端，文中對於龜茲白姓尙未尋出對音，只謂其爲龜茲人所冠之姓，無疑義云云。今按龜茲白姓，是否亦如于闐王姓尉遲之出於Uijaya一辭之例，係由譯音而來，尙難確定。唯據余懸測，龜茲白姓，疑淵源於漢唐間古籍中時道及之「白山」，而非譯音也。茲略陳鄙意如次，尙望馮先生及讀者諸君有以教之。

按龜茲白姓，或亦作帛。作白者最先見於故籍。後漢書班超傳有龜茲侍子白霸之名。至於龜茲白姓之一作帛，則僅見於晉代。高僧傳之高座法師帛尸黎密多羅，據云乃龜茲王子。又有竺佛圖澄，原本姓帛，當亦爲龜茲人。晉書焉耆傳言焉耆國王龍安嘗爲龜茲王白山所辱。安子會雪父仇，遂襲滅白山。苻堅遣呂光平西域，龜茲王白純爲所滅，別立純弟震爲龜茲王。白純，據晉書龜茲國傳作白純，載呂光傳則作帛純。然按高僧傳鳩摩羅什傳，龜茲王爲白純白震；北史周書隋書兩唐書之龜茲國傳，俱云龜茲國王姓白，係呂光所立白震之後；並不作帛。是龜茲國姓，實應作白，作帛者

爲載筆之誤；帛尸黎密多羅既爲龜茲王子，自應姓白，不煩言而喻也。

龜茲王室在西元前第一世紀以前之統系及其族姓，今不可得而知，至其改用白姓之始，疑起於西元前第一世紀末葉，龜茲王絳賓醉心華化以後之時也。龜茲王絳賓妻烏孫公主解憂長女弟，始於漢宣帝元康元年（西元前六五年）夫婦相階入漢朝賀。王及夫人皆賜印綬夫人號稱公主。賜以車騎旗鼓歌吹綺繡雜繒琦珍，凡數千萬。留且一年，厚贈送之。後數來朝賀。漢書渠犂傳謂絳賓「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徼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鼓；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羸也。」形容絳賓之醉心於中國文明，可謂淋漓盡致。絳賓死，其子丞德嗣位。絳賓一名，當係譯音，至於丞德，便似漢名。以絳賓之如此醉心華化，妻又爲漢公主之女，故丞德二字，必爲摸擬漢人而取。至建初時（西元後第一世紀中葉），班超上疏，請攻滅龜茲，疏中始及龜茲侍子白霸之名。則龜茲王室之改白姓，雖無確證以斷其爲即自絳賓始，而起於絳賓醉心華化以後，西元前後數十年間，似約略可決也。自是若晉時之龜茲王白山白純白震，其姓其名，皆屬華風。隋唐之際，龜茲王室雖仍白姓，而名則詰屈繳繞，大異於前。如隋之蘇尼咄（北史作蘇尼噠，疑爲形誤），唐之蘇伐勃駛，蘇伐疊，訶黎布失畢，疑皆爲龜茲原音，白姓則史臣依據舊史以冠其上耳。他如隋煬帝欲循曹妙達封王之例以寵之之樂正白明達，唐時安西番將白孝德，則原出龜茲，臣事中國，遂從華風者也。

龜茲王室以及龜茲國人東來中土，所以冠以白姓者，余意以爲譯音，乃取義於龜茲國北之白山而言也。龜茲國北之白山，即今天山，亦即漢書西域傳中所指之北山。白山橫亘西域之中，往昔西域諸國，對此具有絕大之秘密。太平御覽卷五十引西河舊事有云，一

天山高，冬夏長雪，故曰白山。山中有好木鐵。匈奴謂之天山，過之皆下馬拜（後漢書明帝紀引此拜下有焉字）。在蒲（同上明帝紀及班超傳引此蒲下有類字）海東一百里，即漢貳師擊右賢王之處也。此處所指，大約在今巴里坤附近，實則天山不限於一地，東西數千里，俱爲天山，是以周書隋書北史及焉耆疏勒龜茲地望，俱云在白山南若干里。而在天山羣峯之中，龜茲以北今稱爲汗騰格里山者，尤爲羣山之冠冕。龜茲盛時，稱霸西域，不惟姑墨溫宿尉頭，仰其鼻息，即焉耆疏勒，亦復甘心北面；巍然爲北道一大國。故班超呂光之征西域，皆以先服龜茲爲急務。龜茲盛時疆域疑有白山南面諸國之大部分。白山爲其國中唯一之大山，重以汗騰格里山即在其境內，故龜茲對於白山，實無異於清朝之於長白山，爲其鎮國之神山。因即取白爲氏，蓋至爲近理之舉。徵之晉書載記赫連勃勃傳，勃勃自道其受姓始末，以爲「古人氏族無常；或以因生爲氏，或以王父之名，朕將以義易之。帝王者繫天爲子，是爲徽赫，實與天連；今改姓曰赫連氏。」赫連氏之來源，是否如此，尙有待於語言學上之考究，唯龜茲百姓之爲竊取斯義，則大致或不相遠也。

余意龜茲之姓見於古籍，而待新發見之龜茲語爲之證合，或梵文之屬爲之溯源者尙復不少。隋書音樂志紀有龜茲人蘇祇婆傳習琵琶七調。隋書龜茲傳謂龜茲王白蘇尼啞，白係中國史官所加，蘇尼啞則其龜茲原來姓名。唐時龜茲王又有蘇伐勃駛與蘇伐疊二人。「蘇」與「蘇伐」疑爲同音，而蘇祇婆一名還原，或爲 Suvajiva；「蘇」與「蘇伐」或同爲 Surva 之異譯。唯所擬對音，是否相合，尙須在龜茲語及梵文找尋證據，不敢遽然決定也。唐書又紀有訶黎布失畢及葉護二人，俱謂爲龜茲王名。今按訶黎布失畢之對音，猶不之知，葉護則係突厥官名，彼時龜茲已淪於突厥，受其官封，史臣不察，乃誤以葉護爲王名耳。——女師大學術季刊二卷一期——

再說龜茲白姓

(一)

我發表了「中亞五種語言」一文以後，引出覺明先生的論「龜茲白姓」一文，引證詳贍，且喜且佩，既然遇見了一位「有本錢的同行」，便忍不住再談一談龜茲白姓。

我從前說白姓是龜茲人的姓，可是要將下面幾種姓白的撇開：

(一)中國的白姓，這一類姓，當然是與龜茲毫無關係，不能做白香山把白公勝白乙丙拉來通譜。

(二)若干沙門的白姓，「魏晉沙門，依師爲姓，故姓各不同，道安以釋命氏，遂爲後式，」(出三藏記集道安傳)則如白法祖一類的沙門，不可誤作龜茲。

(三)唐書之「其先爲突厥人」的白元光，五代史之吐谷渾會長白承福，這一類的姓白的，也要暫時撇開。

除開上列幾種，所餘下來的龜茲白姓，如果真是歷代相傳不絕的氏族，可以算得是世上的一個大世家閥閱，七百多年，姓白的龜茲國王，經載籍明著的有下面許多人，即後漢書的白霸，白英，晉書的白山，白純，白震，隋書的白蘇尼啞，唐書的蘇伐勃跋，蘇伐疊，訶梨布失畢，白素稽，延由跌，白莫苾，白多布（後改名孝節），圓照撰悟空行紀的白環等是也。

至若沙門要算帛尸黎密多羅 Srimitra 是最早的了，還有所謂三國時代的白延，其實是前涼時代的人，後別有說。

這白字究竟是音譯還是意譯？現在我可不敢斷定，覺明先生「因白山而得姓」的話可備一說，然而我不敢完全贊同，因為新疆昔有兩座白山，一座是西河舊事「冬夏有雪，匈奴謂之天山」改白山。括地志曰，「天山一名白山，今名初羅漫山，在伊吾縣北百二十里，」（史記卷一〇九李廣傳正義引）則在今鎮西哈密之間，後漢書耿秉傳出白山擊車師，就是這個白山。一座是唐書龜茲傳「姓白氏，居伊邏盧城，北倚阿羯田山，亦曰白山」的白山。「初羅漫」不知出於何種語言，「阿羯」想是突厥語的 Ak（此言白），田字或者是 tagh（此言山）的變音。後一白山好像是晚見於唐書，魏書祇言其國西北有大山，山雖同是一山，可沒有說是白山。西域記屈支條說，「文字取則印度粗有改變，」玄奘要是知有白山，必定有梵音「叔離勢羅」類的名稱，但是未見著錄，可見這白山的名目晚見，怕是突厥人傳過去的。至若東邊的白山與龜茲沒有瓜葛，龜茲國力未曾到過高昌，似不能取境外的山名，作為國王的姓氏。所以就目前說，以山為姓，尚無強健理由。不過在科學裏頭。話是很難說的，將來出土的史料，若更有發現，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釋藏，若仔細爬梳，類書的材料，像冊府元龜之類，若完全哀集，語言裏頭若別有對證，也許我是費話，別人有理。

隋唐時龜茲王幾個譯名，現在已有法還原，西域記說，「近代有王，號曰金花，」又說，「文字取則印度，粗有改變，」則可以從梵文裏頭去探尋了。考翻譯名義集七寶篇，「蘇伐羅，或云修跋羅，此云金」還原則為 Suvama。又百華篇，「布瑟波，此云華，」還原則為 Puspa，蘇伐勃駛應是 Suvarnapuspa 的節譯。覺明先生蘇伐二字還原不錯，不過被唐朝的譯人節譯所阻，不能盡其全功。我現在再進一步考證訶梨布失畢的梵名，更不難了。「布失畢」就是「布瑟波」勃駛的同名異譯。至若「訶梨」，若把訶梨跋摩 Harivarman 傳序（出三

藏記集卷八)看一看,就可以知道訶梨布失畢就是 Haripuspa 的對音,此言「獅子花」是已。若將金花獅子花等王號推想一下,好像龜茲王號常用「花」字。我又聯想到訶梨跋摩的「跋摩」來了,跋摩 Varman 譬鎧,印度或印度化的王號,甚至到中國許多僧人的名稱常有這個尾巴。從前的譯人看見他們的名尾,都是一樣,所以將他當作姓,而譯其音曰「范」。史傳中林邑國王姓范,大概是這樣來的。所以 Bhadravarman 叫范胡達, Cambhavarman 叫范梵志。拿這個例子來一推,我到有點疑心這個「白」字是從 Puspa 來的。但我這也不過是聊備一說,不敢斷定說是。

(二)

爲了一個龜茲白姓,費了許多筆墨,究竟值得嗎?我敢說關係很大,因爲他牽涉到佛教最初東被的歷史,這一件事是人所想不到的。我們研究經錄,在後漢魏吳西晉二秦諸錄中,除開一個白延外,沒見一本龜茲人的譯經,可是處處看見龜茲語的痕跡。Sylvain Levi 的龜茲語考說,對照漢梵,常見漢譯與龜茲語近,與梵語遠,譬如「沙門」「沙彌」「波逸提」,這些音譯,「出家」「外道」「滅」這些意譯,皆像是從龜茲語轉販來的。而且魏略後漢書中還有「桑門」「晨門」許多證據。可見最初譯經的,是些用龜茲語的人,不但說天竺人直譯的話靠不住,而且在安息康居月支種種語言未詳細研究之先,也祇好讓龜茲人專美於前了。

但是若將最初經錄中無龜茲人譯經的事實對證起來,又不相符,這件問題似乎麻煩了。有人問說白延不是姓白嗎?歷代三寶紀大唐內典錄古今譯經圖紀開元釋教錄不皆說他是西域人嗎?西域姓白的不說是龜茲人嗎?何以說沒有龜茲人譯經呢?問雖問得不

錯，我却有我的理由，我從前費了好幾個月的功夫，想把古今存佚的譯經，和現在佛學研究的成績，整理一下，後來中輟了。中輟的原因，不是玄奘所說的「自量氣力不復辦此」，實在是因為這種研究太苦，一個人去硬幹，固然可以治學，可是不能治生。然而也把後漢魏吳的經錄整理得有點頭緒。片斷整理的結果，我覺得經有偽，人亦有偽，現在祇把白延來說，高僧傳說不知為何許人，僧祐著錄其譯經二部，長房錄六部，開元錄五部，開元錄中其本並闕，可是今日到有一本白延出的須賴經 *Surata Pariproccha* 不知從那裏來的。考開元錄卷十二，著錄須賴經一卷，前涼月支優婆塞支施崙譯註云，「出經後記，第三譯，前後四譯，三本闕」，我按着這線索去尋，祐錄以下都說白延出首楞嚴經，檢出三藏記集卷七首楞嚴後記云，「咸安（大正新修本作咸和誤）三年（紀元三七三）歲在辛酉，涼州刺史張天錫在州出此首楞嚴經，於時有月支優婆塞支施崙手執胡本，」「出首楞嚴，須賴，上金光，首如幻三昧，時在涼州州內正聽堂湛露軒下集，時譯者歸慈王世子帛延，善晉胡音，延博解羣籍，內外兼綜，」云云，這樣看起來，明明是張冠李戴，這個帛延明是那個白延，不過把他提前了一百十五年了，拿前後證據來比較，當然祇有前涼的帛延是真的，按此倒推，道安錄（出三藏記集所引）以前的人和經，必須要詳細鑑別一下。

由前一說，佛教東被，龜茲人的介紹是無可疑的，試再舉一證據來說，宋高僧傳卷三彥綜論曰，「如天竺經律傳到龜茲，龜茲不解天竺語，呼天竺為印特伽國（Indika）者，因而譯之，若另解者，猶存梵語，如此胡梵俱有者是，」這明明證明龜茲為佛教東行之一大站了。但由後一說，前涼以前並無一龜茲人譯經。然則這些留存龜茲語的古經文，是從那裏來的呢？我想祇有三種解決方法。

（一）其他介紹佛教的西域語言，與龜茲語相近。

(二)譯經和譯人「提前」像白延這個例子。

(三)假造幾個人，假造幾部經，或闕譯人名，或派在從前有名的譯匠名下，安世高支謙死後比活的時候譯經加了幾倍就是這個道理。

不過要解決這些問題，先要闡明西域的語言，這是現在一件很大的難事。復次要將釋藏完全整理，高楠順次郎等新修的大正大藏經，「量」的成分煞是可觀，可是他祇顧校對別人的版本，不管自己的錯字句讀。

(三)

還有幾句零零碎碎的話，拉雜寫在後面。

西域華化是間歇的，不是繼續的。所以除從前的高昌有點成績外，其他都不相干。絳貧這個例子，好像是現代的人出洋回來，穿西服吃大餐的心理，回到鄉間去，是行不通的，所以祇能曇花一現。

蘇祇婆的梵名是 *Sujiva*，此言「善壽」，釋藏中有個善壽長者與他同名，這個善壽能力可不小，他是一個受了印度文化的龜茲人，跑到突厥，送新嫁娘到中國來，並傳播音樂（可惜此人生不逢時，要是生在現在，縱不能被研究院聘來當語言研究所的研究員，也可以有充「坐汽車的教授」的資格，再不然也可以當一個學院音樂系的主任）。

蘇伐壘的龜茲語名是 *Swarnate*，也是梵文的 *Suvarnate*，此名從伯希和在庫車西北三十里所發現的符券上見之，我想蘇尼唾的對音，恐怕也是一樣，此二人時代輩分不同，好像不是一個人，可是從前譯人和史官的玩藝，是沒有準的，也許他們鬧錯了。

梁書中有位紀元五二一年入貢的龜茲王，名尼瑞摩珠那勝，無

法還原，譯名怕有脫訛。

本篇中所舉的龜茲，歸茲，屈友，庫車，皆是一地，此外還有鳩茲，歸茲，丘茲，屈茨，安西，拘夷，曲先，苦叉，許多同名異稱。

尉遲的對音是 Vijaya 前次被手民誤排，這是梵名，可不知于闐語如何寫法。（編者按尉遲在于闐語作 vi sa）。

(四)

我希望有人把載籍中的龜茲史事，按年代的先後，註明所出書名卷數，用西曆哀輯，作成一篇「龜茲史料」。最要是拿各本對勘，附註異同於下，比方唐書的延田跌，冊府元龜卷九七〇作延縣拔，對勘起來，至少可以知道田字是由字之訛。這部史料，在現在的中國有供無求，或者無大價值，但在西方考古學界，必定大為歡迎，因為科學方法我不如他，校勘板本他不如我，我們中國人現在要在世界考古界見長，最好先走這條路。

——女師大學術季刊二卷一期——

論龜茲白姓兼答馮承鈞先生

向覺明

(一)

前為論龜茲白姓一文，承馮承鈞先生為再說龜茲白姓一文予以指教。我於馮先生的文章未發表以前蒙編者的好意，得以先為拜讀。我對於馮先生殷勤指教的厚意很為感激，尤其是對於馮先生所創獲的龜茲白姓是由於蘇伐勃駛 *Suvarnapuspa* 和訶黎布失 *Haripuspa* 兩名末尾的 *puspa* 一字之說，極為贊同。龜茲白姓

對音之還原，大約要以馮先生的假定爲最近真了。有了馮先生的這一個假定，不惟我的龜茲白姓原於白山之說可以放棄。即是王靜安先生高昌寧朔將軍麴斌造寺碑跋中所云訶黎布失畢爲訶黎伐失畢之誤，以爲訶黎伐即是突厥官名舊史所稱爲俟利發頡利發音變之說亦可由馮先生之假定而知其不然。

我在未讀馮先生的再說龜茲白姓一文之先，曾檢水經注卷一所引支僧載外國事，中間有這樣的一段「菩薩于瓶沙隨樓那果園中住一日，日暮便去半達鉢愁宿。半達晉言白也，鉢愁晉言山也。」所謂半達鉢愁，據日本藤田豐八在他所著的葉調斯調私訶條考（見日本史學雜誌三十八編第七號）一文中說以爲梵文還原起來，應是Punda-Vasu 二字。我當時私揣以爲藤田博士還原的梵文之對與不對，且不去管，而龜茲的白山當突厥勢盛時既有一阿羯田山的突厥名稱，說不定在漢魏時代印度佛教的勢力，瀰漫西域之際，別有一梵文名稱，也許即是與半達鉢愁相類的聲音。因此我曾假定龜茲白姓原出白山，音與義兩者的成分兼而有之。不過這種假設既沒有積極的文獻以爲證明，又嫌過於深文羅織，始終不敢自信。如今得讀馮先生的意見，始確然知道我自己的假設缺乏語學上同文獻上的根據，是不能成立的。

至於馮先生文中謂龜茲的白山好像是晚見於唐書，此言似不盡然。太平寰宇記四夷引隋西域圖記「白山一名阿羯山，常有火及烟；即是山烟沙處。」這即是水經注卷一引道安西域記的「屈茨北二百里山，夜則火光，晝日俱烟。人取此山石炭治此山鐵恒充三十六國用。」的屈茨北二百里之山，也就是椿園氏西域記所記庫車「出礪沙之山在城北。山多石洞，春夏秋洞中皆火夜望如萬點燈光，人不可近」的山。龜茲白山名稱的起原，蓋遠在唐朝以前也。至於唐以前和唐時的龜茲白山是否有如馮先生所云梵音「叔離勢羅」類

的名稱，固不敢定。但是史記李廣傳正義所引括地志，天山一名白山，今名初羅漫山的「初羅漫」山必有誤字。斯坦因在敦煌所得的光啟元年寫本沙州伊州地志殘卷第五十四行有時羅漫山，又第七十三行屬於柔遠縣的有「時羅漫山，縣北四十里，按西域傳，即天山也。綿亘數千里。」云云的一段，作時羅漫山不作初羅漫山。我疑心光啟寫本殘地志爲是，而史記李廣傳正義所引括地志文有誤。而此處之時羅漫山或即馮先生所謂梵音叔離勢羅類的名稱，還原起來似乎是 *Cukla-mandara* 義爲白山者，亦未可知。（光啟寫本沙州伊州地志殘卷全文，日本小川博士還曆紀念史學地理學論叢羽田亨所作光啟元年寫本沙州伊州地志殘卷考曾爲轉錄可以參看。）苦於我不通梵學，不能爲馮先生一證之也。

(二)

馮先生文中又討論到龜茲人譯經和古經文中留存有龜茲語痕跡的問題。這一個問題似乎太大了，不是我這樣淺學所能贊一辭的。如今勉就所知來湊湊熱鬧。僧祐出三藏記集卷七七須真天子經，是太始二年（西二六六）天竺菩薩曇摩羅察（竺法護）於長安青門內白馬寺中口授出之，聶承遠張玄伯孫休達手受而傳言者却是安文惠同帛元信兩人。帛元信，據同書卷八正法華經記第六所記爲龜茲居士，太康七年（西二八六）竺法護之譯正法華經二十七品，預於參校之役者，天竺沙門竺力（應作竺法力）而外也有帛元信的分兒在內。這雖不是龜茲人直接譯經，而譯場中却也有龜茲人在內。

而要說到龜茲語的痕跡滲入古經文中，其最大的介紹人，自然要數鳩摩羅什了。鳩摩羅什的母親是龜茲王女，鳩摩羅什生於龜茲，於七歲時在龜茲出家，從師受經，日誦千偈，凡三萬二千言，其後從天竺歸，又在龜茲宣揚教化。鳩摩羅什三十九歲以前，實以在

龜茲說教的時候爲多；其受有龜茲佛教的影響，可想而知。鳩摩羅什到中國以後，所譯諸經原本，至今是否尚有留存，不得而知。不過就唐以前人曾見龜茲文經本者之所記述，則鳩摩羅什所譯的佛經中，實有出於龜茲文的。隋仁壽元年崛多笈多二法師譯添品妙法蓮華經序有這樣的幾句，「昔燉煌沙門竺法護於晉武之世，譯正法華，後秦姚興更請羅什，譯妙法蓮華。考驗二譯，定非一本：護似多羅之葉，什似龜茲之文。余檢經藏備見二本，多羅則與正法（正法華經）符合，龜茲則共妙法（妙法蓮華經）允同。護葉尚有所遺，什文寧無其漏。而護所闕者普門品偈也；什所闕者藥草喻品之半富樓那及，法師等二品之初，提婆達多品普門品戒偈也。什又移彌累在藥王之前，二本陀羅尼，並置普門之後。其間異同言不能極。」這是崛多笈多二法師親見鳩摩羅什所譯妙蓮法華經的龜茲文經本，勘出梵文同龜茲文此經的異同，而說的話。可惜當時所譯諸經原本既未能流傳至今而崛多笈多二法師的添品法華也只將什師所漏以及次序不同者，以多衆本爲之校正增補。至於多衆龜茲二本所有專名譯音的異同等等，未能一一舉出，不然鳩摩羅什介紹龜茲文佛經到中國來的證據或可更爲顯明呢。

以上是對於馮先生的再說龜茲白姓一文所續的狗尾巴。

——女師大學術季刊二卷一期——

論龜茲白姓答劉盼遂先生

向覺明

我前撰論龜茲白姓一文，揭於大公報文學副刊（第一百四十八期）後，劉盼遂先生在女師大學術季刊第一卷第四號上發表了唐代白氏爲蕃姓之史料二事一篇，其「唐以前白姓本作白，入唐乃改爲

白」一節，承劉先生對於我的論龜茲白姓一文，予以批評。我於劉先生殷勤指教的厚意，很爲感激。現在乘便在此答辯幾句。

劉先生的文章中，開始即引我的話，「六朝時，龜茲白姓多書作帛，作帛者乃載筆之誤。」隨後就抓住這一句話，大事反駁，最後以爲不攻自破云云。今按我的文章中，並沒有這樣的幾句話，我只說「是龜茲國姓，實應作白，作帛者爲載筆之誤。」我是說的龜茲國自後漢以來，繼承王統的這一族的族姓。後漢書班超傳，班超於建初三年（七八）上疏所道及的龜茲侍子白霸，又見於袁宏後漢紀卷十一。這位白霸，當是於永平十七年（七四）西域諸國遣子入侍中的一位龜茲王子於永元三年（九一）受漢家之封爲龜茲王。龜茲王姓白的以此爲最先，此後如白英，白山，白純，白震，白蘇尼咥，白素稽，白回地羅徽，白莫茲，白多市，白環多是作白。我疑心龜茲王室之作白姓，漢魏以來，官書所述，俱係如此；最顯明的證據便是班超一疏。如高僧傳，鳩摩羅什傳也說龜茲王白純白震而晉書載記乃作帛不作白，所以我說作帛者爲載筆之誤，乃指龜茲王族的族姓，尤其是指的晉書載記而言。劉先生沒有拿出後漢書班超班英梁懂諸傳，袁宏後漢紀，和慧皎鳩摩羅什傳有經後人改竄之迹的證據以前，我的龜茲國姓實應作白，作帛者爲載筆之誤的說素，似乎還可以不致就被攻破。

劉先生因爲要駁我的作帛者乃載筆之誤一語，於是拈出了抱朴子遐覽篇和祛惑篇中帛仲禮白仲禮之異，以爲「龜茲白姓，原止作帛。」由龜茲白姓原止作帛的結論，又進一步，以高僧傳吉友和竺佛圖澄之姓爲據，而說「是隋以前書記，西域姓多作帛，不作白；至唐乃見白氏。」更進一步，發表了「六朝之姓，帛者不作白黑之白，則固一確然史實也。六朝人作帛，入唐以後，始改帛爲白，又一確然史實也」的大結論。可是帛仲禮是否西域人，尤其是否爲龜茲人，

劉先生並沒有拿出證據來。而祛惑篇中同白仲禮相距不遠的處所，還有一位白和，劉先生也沒有說他是否亦如白仲禮之例，應作帛和。龜茲王室之應作白還是作帛，劉先生只說是「縱難即定」可說是對於我的論旨，中心並未抓着。他的一大篇的話，我可以不管，尤其是西域無姓白者，至唐始有，和六朝姓白的多是唐人改竄的兩大結論。後漢書後漢紀的白霸白英，高僧傳的白純白震，這難道不是姓白麼？劉先生駁我的筆誤之說，以為「儻必定為筆誤，烏得千篇一律，如是之整齊耶？」隋以前書記西域姓，果多作帛，不作白，如劉先生所說之千篇一律的整齊麼？恐怕不然！我也可以仿照劉先生的語氣反詰道，「儻必以為龜茲百姓原止作帛，作白者乃後人以少見而竄改，何以隋以前書白錯見，留出若干漏洞，而不為之改成一律耶？」這樣的駁詰，似乎沒有多大的意味！

漢朝有位劉歆改竄古書，窺測劉先生的意思，大約唐朝也有這樣一位，把漢以後唐以前的書也加以竄動，尤其是西域的姓氏大改而特改，於是龜茲人到中國來的漢姓本應作帛的也改成姓白了。至其所以改動的原故，是因為帛姓後人少見，所以改而為白。但是隋唐以前六朝時代，外國人華化而後所取的不見於古經古傳而希奇古怪侏侏僂僂的姓，單就魏書官氏志而言，也就不少了。這位唐朝的劉歆何以不去一一改了轉來，而單單抓住了龜茲的帛姓呢？少見二字的解釋，恐怕還不足以去除這一點糾紛哩！

我所知道的，龜茲百姓，似乎不一定是中國文人或「唐朝的劉歆」所加，龜茲人自己也慨然以此自稱。最近西北科學考察團黃文弼先生於十七年十月在新疆庫車庫木土拉佛洞中發見領糧單一紙，同時發見諸物尚有唐天寶年號，所以這一紙領糧單的年代大約也相去不遠，而領糧單上具名的為白蘇畢黎。庫車在唐時為龜茲國，這位白蘇畢黎當然也就是龜茲人了。就是龜茲百姓惟一現存

的實物證據。

龜茲白姓之又作帛，劉先生以爲「入唐以後始改帛爲白。」據我的私見，龜茲姓白帛之雜見，乃見六朝時代民間著作中的一種常見的事。出三藏記集卷七的帛延，隋費長房歷代三寶紀即作白延。又高僧傳鳩摩羅什傳和出三藏記集卷十四鳩摩羅什傳當出同源，而高僧傳的白純到了出三藏記集，却變了帛延。鳩摩羅什在成實論出論後記却作拘摩羅耆婆。這一定要說誰去改誰可能想信麼。然而一國國姓，形於公牘、官書的却不能前後錯見，彼此不同。所以我對於龜茲國姓，以爲當是從白，至於其他的龜茲人姓，則白帛可以互存。一定要說是唐朝人有改韻的痕跡，未免太缺少文獻上的證據了。

印

——女師大學術季刊二卷一期——

何滿子

幼時所讀書，迄今尚憶而未忘者：三字經論語唐詩三百首。詩歌比較散文容易記誦，所以唐詩記得較熟。（現今年達六十左右而能趕上科舉末尾的人，我想必定有不少人與我有同感。）唐詩的選本至少有幾十種，當時流行最廣的，應首數這部蘅塘退士的選本，其卷六五言絕句中有一首題作何滿子的，其詞曰：

「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

我初見的唐詩三百首刻本，此絕句闕作者名，而在白居易絕句後。我曾疑心是白居易的作品，因此遍檢白氏長慶集而未得。後別見一三百首刻本，下題張祜名，兩唐書無張祜傳，僅知唐人筆記中曾記其人數事。（一）康駢劇談錄記王智興（七五八至八三六年）（註一）初為徐州節度使時，祜曾在客座中獻詩，臨行獲智興厚贈。（二）王保定撫言記祜元和和長慶（八〇六至八二六年）中深為令狐楚（七六六至八三七年）所知，楚鎮天平時（八二九年十一月至八三二年二月），自草薦表進獻祜詩。（三）近檢范攄雲溪友議，知杜牧（八〇三至八五二年）（註二）與張祜為詩酒之交，酷吟祜宮詞。亦知錢塘之歲白（居易）有非祜之論，常不平之。乃為詩二首以高之曰：「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又云：「如何故國三千里，虛唱歌詞滿六宮。」張詩曰：「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此為祜得意之詩也。

註一：本文所註生卒年壽，除別有註外，並從舊唐書各本傳。

註二：生年從唐詩紀事，歿年從新舊唐書，然據樊川文集，八五六年牧尙未卒。可參看輔仁學誌第十卷第一、二合期；余君嘉錫疑年錄稽疑十六至十七頁。

此詩既爲祐得意之作，然在全唐詩中並未著錄，手邊又無清席啓寓所輯的張祐詩集（註三），不知其中有無此詩。假定無有，則蘅塘退士應從雲溪友議錄出。我從前讀他這首絕句，不求甚解，以爲何滿子是曲名。好像是唐玄宗幸蜀後，宮人歌此曲，數十年後的張祐因作此詩，現在我以爲問題似不能如此單簡。崔令欽教坊記所列舉的曲名固有何滿子，然而根據其他材料，好像原來是人名，而後來即以人名作曲名。段安節樂府雜錄有曲名康老子，亦是以人名作曲名；教坊記曲名中有曹太子安公子，皆此類也。

註三：張祐詩集二卷，見唐詩百名家全集。

何滿子既是人名，我於是對他作了點考證，因而知道詠何滿子的，還有白居易（七七二至八四六年）（註四），元稹（七七九至八三一年）薛逢諸人。薛逢在諸人中時代較晚，好像十世紀初年尙存，他的何滿子曲，見宋郭茂倩的樂府詩集卷八十，其詞曰：

「繫馬宮槐老，持杯店菊黃，故交今不見，流恨滿川光。」

註四：此從新唐書，蓋與墓誌合。舊唐書多一歲。

其詞僅表示憶舊之意而已，對於何滿子的攷證毫無補助，所以我沒有攷究他的出處。樂府詩集卷八十並載有白居易絕句一首，我曾檢白氏長慶集與續集，卷六十八後聽歌絕句中卽有其詞，詞曰：

「世傳滿子是人名，臨就刑時曲始成，一曲四詞歌八疊，從頭便是斷腸聲。」

茂倩並有解題云：「唐白居易曰：何滿子開元（七一三至七四一年）中滄州歌者，臨刑進此曲以贖死，竟不得免。杜陽雜編曰：文宗時宮人沈阿翹爲帝舞何滿子，調辭風態率皆宛暢，然則亦舞曲也。」

茂倩所引居易語，尙未詳何所本。根據此說，好像何滿子是一歌者，臨刑時進何滿子曲以贖罪，竟不得免死。居易既云「世傳滿子是人名」，好像是根據傳說而來，時問雖僅相距百年，知之尙不甚審也。可是根據元稹的何滿子歌，又說滿子竟因此曲而獲免。歌見元氏長慶集卷二十六，並云「張湖南座爲唐有熊作。」其詞曰：

「何滿能歌聲宛轉，天寶（七四二至七五六年）年中世稱罕，嬰刑繫在囹圄間，下調哀音歌憤懣，梨園弟子奏玄宗，一唱承恩羈網緩，便將何滿爲曲名，御譜親題樂府纂，魚家入內本傾絕，葉氏有年聲氣短，自外徒煩記得詞，點拍纔成已夸誕，我來湖外拜君侯，正值灰飛仲春瑄，廣宴江亭爲我開，紅粧逼坐花枝暖，此時有熊踏華筵，未吐芳詞貌夷坦，翠蛾轉盼搖雀釵，碧袖歌垂翻鶴卵，定面凝眸一聲發，雲停塵下何勞算，迢迢擊磬遠玲瓏，一一貫珠勻款款，犯羽含商移調態，留情度意拋絃管，湘妃寶瑟水上來，秦女玉簫空外滿，纏綿疊破最慙懣，整頓衣裳頗閑散，冰含遠溜咽還通，鶯泥晚花啼漸嬾，歛黛吞聲若自冤，鄭袖見捐西子浣，陰山鳴雁曉斷行，巫峽哀猿夜呼伴，古者諸侯饗外賓，鹿鳴三奏陳圭瓚，何如有熊一曲終，牙籌記念紅螺盃。」

此歌識何滿子事較詳，或者比較白居易之「世傳」爲可靠。足證何滿子爲人名而兼曲名。樂府雜錄俳優條弄假婦人中有一名孫有熊者，具見樂舞俳優之中，有同名有熊者。隋唐時胡部曲有歌曲解曲舞曲之別，並見隋唐諸書音樂志；舞有健舞軟舞字舞花舞馬舞之分，並見樂府雜錄。我無暇在此處作此種攷證，僅言何滿子爲舞曲名也。

蘇鶯杜陽雜編云：「上（文宗八二七至八四〇年）於內殿前看牡丹，翹足憑欄，忽吟舒元興牡丹賦云：俯者如愁，仰者如語，含者如咽。吟罷方省元興詞，不覺嘆息良久，泣下沾臆。時有宮人沈阿翹

爲上舞何滿子，調聲風態率皆宛暢。曲罷，上賜金臂環，卽問其從來。阿翹曰：妾本吳元濟之妓女，濟敗因以聲得爲宮人。俄遂進白玉方響云，本吳元濟所與也，光明皎潔，可照十數步。言其犀鼈卽響犀也，方物有聲乃響應其中焉。架則雲檀香也，而文彩若雲霞之狀，芬馥着人則彌月不散。制度精妙迥非中國所有。上因令阿翹奏涼州曲，音韻清越，聽者無不淒然。上謂之天上樂，乃選內人與阿翹爲弟子焉。」

郭茂倩樂府詩集會節引此文，足見何滿子舞曲自開元天寶以來至文宗時尙在流行，故白居易元稹張祜等皆及見之；甚至及於十世紀初年之薛逢亦識其曲。

以人名爲曲名，除何滿子以外，我尙引有康老子曹大子安公子等名。在未詳唐代胡人以國爲姓之例者視之，自不發生何種影響。可是自從桑原隲藏的隋唐時來往中國之西域人（註五），向達之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等研究發表以後，此類姓氏我們可不能斷爲中國土著。我在十六年前研究唐代華化蕃胡時，曾引證舊唐書卷八開元九年（七二一年）本紀所載蘭池州叛胡首領姓名：康待賓安慕容何黑奴石神奴康鐵頭。同一本紀載開元十年（七二二年）九月張說擒叛胡首領康願子於木盤山，詔移河曲六州殘胡五萬餘口於許汝唐鄧仙豫等州，始空河南朔方千里之地。此類胡人姓氏，一見卽知爲當時所稱之「九姓胡」。新唐書卷二二一下康國傳云：康國「枝庶分王曰安、曰曹、曰石、曰米、曰何、曰火尋、曰戊地、曰史，世謂九姓皆氏昭武。……諸國人嗜酒好歌舞於道……。」史書明指九姓者僅有此文，可是新唐書訛誤之處不一而足，恐不能作準。九姓之中康安曹石米何史七姓常見載籍著錄；戊地乃伐地之誤，卽西安國；火尋史記卷一二三大宛傳作驪潛（註六），大唐西域記作貨利習彌伽，元史西北地附錄作花刺子模。此二國人在唐代未見以國爲姓

者（註七）。綜考隋唐諸書與玄奘記傳，七姓之外尚有穆國或在九姓之列，餘一姓尙未能確定爲何國。可是九姓不必代表九國：曹國有三：曰東曹、中曹、西曹；安國有三：曰東安、中安、西安；史國有二：曰大史、小史；則姓曹姓安姓史者，尙難確定爲本國人或支國人也。

註五：何健民有譯本題作隋唐時代西域人華化考，此本後並附有我在一九二九年九月在東方雜誌發表之唐代華化蕃胡考。

註六：伯希和教授有考證，見近年通報，似在一九三九年左右。

註七：僅元代花剌子模國人姓忽林失，見元朝祕史。

九姓胡所居之地，在後漢書中作粟弋，在魏書北史中作粟特，在宋書中作蕭特，在大唐西域記中作窣利（註八）。其居民好貨利善音聲，並見諸書著錄。其樂舞流行中國，自爲意中必有之事，當時著名之胡旋舞，即發源於此地也。唐代十部樂，來自西域者即居其半：曰高昌樂，曰龜茲樂，曰疏勒樂，曰康國樂，曰安國樂。後二部樂應包括有九姓胡音樂在內。桑原隲藏向達二氏列舉曹康米史安何石等姓之西域樂工多人，可見康安二國之樂包括有九姓之樂也。由是我推想何滿子是何國人。

註八：大藏經論傳記中亦作修利宿利速利迦蘇哩。

隋書卷八十三何國傳云：「何國都那密水，南數里，舊是康居之地也。其王姓昭武，亦康國王之族類，字敦。都城方二里，勝兵千人。其王坐金羊座。東去曹國百五十里，西去小安國三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七百五十里。大業（六〇五至六一六年）中遣使貢方物。」

新唐書卷二二一下西域傳云：「何或曰屈霜你迦，曰貴霜匿，即康居小王附墨城故地。城左有重樓，北繪中華古帝，東突厥婆羅門，西波斯，拂菻等諸王，其君且詣拜則退。貞觀十五年（六四一年）遣使者入朝。永徽（六五〇至六五五年）時上言，聞唐出師西

討，願輸糧于軍。俄以其地爲貴霜州，授其君昭武婆達地刺史。遣使者鈔底失入謝。」

大唐西域記卷一云：「從此國（中曹國）西行三百餘里，至屈霜你迦國（原註唐言何國）。屈霜你迦國，周千四五百里，東西狹，南北長。土宜風俗同颯秣建國（康國）。從此國西二百餘里至喝捍國（原註唐言東安國）。

據上引三文，知何國在那密水南數里，東去西曹百五十里，中曹三百餘里，西去東安二百餘里。那密（Namidh）乃是阿剌璧人名稱 Zarafshan 河流之稱；屈霜你迦乃 Košaniya 之梵語名號；颯秣建乃 Samarkand 之古讀，喝捍乃 Kharghan 之對音。

隋唐時代西域何國人經桑原隲藏檢出者有何稠，隋書卷六八有傳（註九），僧伽大師宋高僧傳卷十八有傳。向達檢出者有祆教穆護何祿，見西溪叢語卷下；何知猛何摩訶，並見新出土之墓誌銘。此外尚有見舊唐書本紀卷八之何黑奴。茲數人者，僅何稠爲藝術家，餘人皆與歌舞無涉。然唐代有著名歌者何戡，亦經桑原檢出，惟未敢斷爲何國人，似乎矜慎太過。唐代有名歌者樂工而經樂府雜錄記錄者，泰半多是九姓胡。如歌者條：「元和（八〇六至八二〇年）長慶（八二一至八二四年）以來有李貞信米嘉榮何戡陳意奴。」俳優條：「弄參軍有曹叔度，弄婆羅門人有康迺李百魁石寶山。」琵琶條：「開元（七一三至七四一年）中有賀懷智；貞元（七八五至八〇五年）中有康崑崙，王芬，曹保，保子善才，其孫曹綱；咸通（八六〇至八七四年）中有米和，即嘉榮子也。」醫藥條：「德宗朝（七八〇至八〇四年）有尉遲青，大中（八四七至八五九年）以來有史敬約在汴州。」茲十餘人者不特米何康石曹史諸姓之人，可以認爲是九姓胡人，尉遲是于闐人，而且李姓賀姓亦有爲外國人華化之嫌疑。然則何戡可斷爲何國人也。劉禹錫（七七二至八四二年）有與歌者何戡

詩云：

「二十餘年別帝京，重聞天樂不勝情，舊人唯有何徽在，更與慙歡唱渭城。」（註一〇）

註九：案 綱之叔妥隋書卷七五亦有傳。

註一〇：見劉夢得文集卷五。

此詩大概作於太和二年（八二八年），距作遊玄都觀詩之時不遠，其滿腹牢騷之意，與「種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劉郎又到來」之句蓋同。

難者以爲白居易明言何滿子爲滄州人，何以見其原籍何國歟？舊唐書卷九三王峻傳，開元四年（七一六年）峻上疏請徙降胡於內地，疏語有云：「若以北狄降者不可南中安置，則高麗俘虜置之沙漠之曲，西域編氓散在青徐之右，唯利是視，務安疆場，何獨降胡不可移徙。」則在開元十年（七二二年）徙阿曲六州殘胡於許汝等州之前，尙有徙西域胡人於青徐之右一事。滄州地距青徐不遠，胡人占籍其地亦事之常，與元氏之籍隸洛陽情形正同，無足異也。又況史敬約著名于汴州，沈阿翹（註一一）爲妓于蔡州；西域歌者舞者樂工遍天下，檢唐賢詩集可有不少證明也。

註一一：阿翹雖非西域人，然習知西域樂曲。

余草此文畢，又得二事，雖與何滿子事無涉，然可考見當時異族之華化也。

舊唐書卷一四四李元諒傳：元諒本姓安氏，其先安息人。李懷光反於河中，詔元諒等討之。賊將徐庭光守長春宮，元諒遣使招之。庭光素輕易元諒，且慢罵之；又以優胡爲戲於城上，辱元諒先祖。唐代謂安國爲安息，則元諒爲不花刺人也。此文可以證明元諒之祖或者曾隸樂部，否則庭光此舉毫無意識矣。

我前在唐代華化蕃胡考中曾首創李唐出於異族一說，其後續

主是說者，頗不乏人。唯尙有一證未經諸賢檢出，杜甫樂府中有哀王孫，似作於至德元年（七五六年）九月，中有句云：「腰下實玦青珊瑚，可憐王孫泣路隅。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爲奴。已經百日竄荆棘，身上無有完肌膚。高帝子孫盡隆準，龍種自與常人殊。豺狼在邑龍在野，王孫善保千金軀。」高帝子孫盡龍準，具見李唐子孫形貌近於深目高鼻之人。如李淵爲鮮卑種，兼可以推鮮卑之形貌矣。漢高祖固隆準而龍顏，然未聞劉氏子孫皆隆準也。

西域樂舞流行中國之經過，迄今尙無人研究及之。如有人將載籍中之材料鳩輯而比附之，不僅有功於藝術史而已也。一九四四年二月五日命九兒先銘筆受訖。

——天津益世報史地週刊第十四、十五期——

大食人米撒兒行紀中之西域部落

大食波斯突厥人的著作，國人研究的很少，其實這也是一種最重要的史料，大食波斯突厥文的撰述涉及東方者，可考者不下五六十種，其中可以稱爲行紀的，可以說祇有兩部（註一），一部是大食商人蘇來蠻（Sulayman）的行紀（註二），一部是大食詩人阿不都刺米撒兒（Abu Dulaf Mis'ar bin al-Mahalhil）的行紀，蘇來蠻行紀專記海行，米撒兒行紀則並記西域，尤有參考的必要，因爲唐元之間三百年西域的史事，我們不大明瞭，其事不明，有些大問題我們就無從解說，去年王日蔚先生向我詢及回教最初如何輸入中國，這件大問題我就無從答覆，我祇知道西籍中有人研究過Bogra-khan的故事（註三），中籍中首先著錄回回名稱的是夢溪筆談，然而此處的回回疑是回紇回鶻的異譯，不是指的回教，由是我想欲解決這一類的問題，應從大食波斯人的撰述中去尋究，所以我收輯了許多回教人的記述，米撒兒行紀即其一種。

註一：此外祇能說是地理的纂述，ibn Khordadzbeh 書雖然較古，可是此人是個驛長，所記皆是得諸耳聞，與趙汝適的諸蕃志情形相等，ibn Batuta 的行紀記事怪誕，殆出偽造。

註二：地學雜誌載有劉復的譯文，然譯文不全。

註三：見巴黎亞洲學報一九〇〇年刊 Grenard 撰文。

米撒兒的生卒年月未詳，祇知道不花刺（Bukharā）算端（Sultan）納昔兒（Nasr bin Ahmed）在位時，他曾隨使到過中國（Cin）

的都城，納昔兒是撒蠻朝 (Samanide) 第三主，在位年始九一四或後梁乾化四年，終九四三或後晉天福八年，則米撒兒東行是九四三年以前事，他東行的動因，據說中國國王名稱哈凌本沙乞兒 (Kalin ibn as-Sakhir) 者遣使到不花刺約婚，納昔兒許娶中國公主爲王子妃，遣米撒兒隨使臣東行報聘，他行紀中著錄的中國都城名稱 Sandabil，據說行到長城西邊一個關驛，又行八日抵此都城，按阿刺壁文字的音點很重要，傳寫訛誤，原名便不可識，這部行紀中所著錄的中國國王同中國都城的名稱，不復可辨，據我的推想，從長城西，行八日便到都城，不特談不上汴洛，而且說不上甘涼，恐怕指的是沙州，新五代史吐蕃傳，梁開平中有節度使張奉自號金山白衣天子，又沙州留後曹義金卒於晉天福五年，行紀中所謂的中國國王，恐怕指的是這些人。

米撒兒行紀原本似佚，但在宋元間經可疾云尼 (Kazwini) 同雅姑特 (Yakut) 二書採錄，一八四二年時 Wustenfekl 曾將上二書所輯之文轉爲德文，逾三年 Kurt von Schlözer 又刊行一部阿刺壁文本，附以拉丁文譯文，一八六六年俞耳 (Yule) 又從此拉丁文本中節譯行紀之文，載入其契丹路程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一書中，一九〇三年馬迦兒特 (Marquart) 曾撰了一篇考證，一九一三年費瑯 (G. Ferrand) 又從阿刺壁文譯作法文，這部行紀的沿革如此，前後經過九百多年的傳寫翻譯，其中當然少不了訛誤，所以俞耳馬迦兒特皆說過此書內容雖真，然編次已經竄亂，記中所言的種族部落，不免有前後倒置者，可是據費瑯說，關於西域諸突厥部落，頗有些貴重資料，我現在還無暇將行紀全部轉爲華言，僅將其中所著錄的那些部落名稱提出，以供留心西域史地者的考證。

米撒兒從不花刺首途，經行河中 (Ma-wara'n-nahr, Transoxiane) 諸回教城市以後，首先見的一個部落名稱哈兒迦 (Kharkah)，

經行此部一月，到一部落名稱塔黑塔黑 (Takhtakh)，據云此部人隸屬中國國王，而納賦稅於哈兒迦，因為他們已經歸向回教的緣故，所以如此，嗣後到一部落名稱巴札 (Badja)，部人是偶像教徒，納稅於塔黑塔黑部，嗣後到一部落名稱帛赤奈格 (Petchenegue)，居地甚大，北方與斯拉夫 (Slaves) 部相接，行十二日到一部落名稱赤乞勒 (Cikil) 部，中有若干基督教徒，(猶言摩尼教徒) 行四十日到一部落名稱巴黑刺 (Baghrac)，相傳其王是阿里 (Ali) 後人，嗣後到一部落名稱秃拔惕 (Tubat) (註四)，城中有回回教徒，猶太教徒，基督教徒，火祿教徒，同印度國人，居民納賦稅於巴黑刺部，行四十日到一部落名稱開馬克 (Kaymak)，無國王亦無教堂，行三十五日到一部落名稱忽思 (Ghuzz)，與印度及中國通貿易，已而到一部落名稱脫古思斡古思 (Toguzoguz) (註五)，行二十日至一部落名稱乞兒吉思 (Khirkhiz)，已而到一部落名稱柯耳魯 (Kharlokh) (註六)，行二十五日到一部落名稱忽都魯 (Khutlukh)，在諸突厥部落中最好戰，已而到一部落名稱哈迪延 (Khatiyan) (註七)，制度甚善，行二十日抵一國名稱比馬 (Pima) (註八)，國有城郭，其王即名比馬，城中有回回教徒，猶太教徒，基督教徒，火祿教徒，偶像教徒，行四十日至一地名稱古來布 (Kulaybu)，阿刺壁 (Arabi) 之遊牧部落居此，相傳其祖先來自 Yemen，東侵中國而留於此，祇知古阿刺壁語，不識他種語言，崇拜偶像而納貢中國，行一月抵關驛 (註九)，其城在沙中，中國國王戍兵居此，凡自突厥或其他部落入中國者，必須在此關口驗放，吾人行此境內三日，受國王供應，已而抵驛谷，驗放後渡此谷，又行三日，復行一日見 Sandabil 城，即中國都城也，次日早行，至日暮時入城。

註四：此部非土蕃，蓋土蕃應寫作 Tubbat 也。

註五：此言九姓，即回鶻也。

註六：即唐代之葛邏祿，宋代之割稱，元代之哈刺魯。

註七：疑指和闐。

註八：疑指西域記之娑摩城。

註九：馬迦兒特謂關在長城之西。

此後行紀言從此抵馬來半島之 Kalah，然後循海行，歷南海及印度沿岸，然未言在何處登陸，斯坦因在敦煌得的一部寫本名稱西天路竟，若將其中的部落名稱與此行紀對照，必定可以校正若干訛誤。

遼金北邊部族考

吾人研究元代史籍，常見有若干北邊部族，不見於前代史書，而遼金二史中復有若干部族名稱未經前賢考證，本文之旨趣乃在取三史之部族比對牽合。惟此問題關涉語言甚多，尤以契丹語爲難解，故研究之結果不能副始願之所期，祇能解決若干問題也。

首應知者，北邊部族所用的是部落制度，所處的是遊牧生活，部落有分合，勢力有強弱，隨時代境遇而爲變遷，例如蒙古在十三世紀之初固曾建立一空前大帝國，然在前代輒依附他族而自存，不足重也。有人以爲舊唐書室韋傳之蒙兀（新唐書作蒙瓦），即是後來之蒙古，其興趣不過證明蒙古名稱之古而已；然相類假定在遼金二史中亦不難尋出：

遼史卷二四道宗本紀太康十年（一〇八四）紀，「二月庚午朔萌古國遣使來聘：三月戊申遠萌古國遣使來聘。」

根據上引之文，可以假定此萌古得爲蒙古。金史卷四四兵志，北路部族有萌骨部族，萌骨，則又可假定此萌骨得爲蒙古。假定是否可能成立，其實無甚關係，蓋在當時假定有此蒙古稱號，勢力尙微，不足以左右歷史也。適用部落制度之種族，必須有一強有力的酋長之出現，吞併其他部落，始能強大：如阿保機阿骨打鐵木真一類的英雄，才能造成所謂契丹帝國女真帝國蒙古帝國；質言之，

用本部落統率其他部落。至在此類英雄未出以前，弱者輒依附強者；但依附之時，諸部落不必完全喪失個性，特用依附方法自存而已。明瞭此理，然後可解北方部族分合之理。

二

遼史著錄部族較詳，卷四六百官志北面邊防官條云：

「遼境東接高麗；南與梁唐晉漢周宋六代爲勍敵；北臨阻卜，朮不姑，大國以十數；西至西夏，黨項，吐渾，回鶻等強國以百數……。」

可以藉知北邊大國十餘，而以阻卜朮不姑爲最著名。朮不姑亦曰述不姑，又曰直不姑，並見同條著錄，惟此部族在遼史中未嘗露頭角。阻卜則不然，同條列舉阻卜國有四：

「阻卜國大王府，

阻卜札刺部節度使司，

阻卜諸部節度使司，聖宗統和二十九年（一〇一一）置，

阻卜別部節度使司；

西阻卜國大王府；

北阻卜國大王府；

西北阻卜國大王府。」

準是以觀，阻卜據地甚廣，內容部落當然甚多。金史有阻鞞，應是同一對音。阻卜阻鞞的原名殆出於契丹語，或爲漠北諸強大部落之總稱，猶之前代之鐵勒，突厥，所包括者不僅同一語系之種族也。

據吾人考證之結果，遼金時代之阻卜阻鞞，至少包括有札刺兒（Jalair）克烈（Keräit）塔塔兒（Tatar）等部落，或者兼有主兒勤

(Jurkin) 乃蠻 (Naiman) 等部落；蓋此類部落在金末蒙古乞顏 (Kiyān) 族勃興時，皆屬強有力之部落也。

三

何以知札刺兒部爲阻卜？前引遼史百官志，阻卜國大王府分設節度使司三，一曰阻卜札刺部節度使司，札刺當然爲部名，殆爲阻卜諸部中之最強者。考成吉思汗勃興前，漠北有札刺兒部，亦名札刺亦兒，又名押刺伊而 (Yalair)。元史太祖本紀載此部人曾乘勝殺莫拏倫，滅其家。刺史德丁 (Rasidu-'d-Din)書謂此部分爲十部，應爲當時強有力之部落。居地似在斡難 (Onon) 河一帶，則此阻卜大王府應冠東字。此外遼史著錄諸部族，無以札刺爲名者。固有部落名茶札刺，然遼史別有著錄，又寫其名作茶赤刺，不得謂爲茶札刺之省寫。由是觀之，除札刺兒部以外莫屬。

四

何以知克烈部爲阻卜？元秘史卷六，成吉思差人告克烈部長王罕有云：

「在前你的父忽兒察忽思不亦魯黑罕有四十箇子，內只你最長，所以立作罕……。」

案罕此言王，不亦魯黑尊號也，北方部落常用之，五代史作梅錄，元史作盃祿。忽兒察忽思元史太祖本紀作忽兒札胡思，是人名，乃基督教名 Cyriacus 之對音，而由突厥語 Quriaqus 轉化爲蒙古語 Qurjaquz 者（註一）。考刺史德丁書，克烈部人奉基督教，十一世紀初年景教教師曾傳教於此部。忽兒察忽思之父馬兒忽思不

亦魯 (Marguz-Buyuruq) 曾被塔塔兒部長納兀兒不亦魯 (Na'ur-Buyuruq) 所俘，獻之金國皇帝，釘於木驢而死。馬兒忽思遺二子，曰忽兒察忽思不亦魯黑，曰古兒罕，(元史太祖本紀作菊兒罕)，忽兒察忽思嗣罕位。及其死也，遺六子，其中有脫斡隣 (Togril) 殺弟二人，奪罕位，受中國冊封，故名王罕 (註二)。案馬兒忽思亦是基督教名 Marcus 之對音，由突厥語之 Markus 轉為蒙古語之 Marguz 者 (註三)。克烈部乃突厥語部落，應從突厥語譯作馬兒古思。父子二人皆用基督教名，足證皆奉景教。此外克烈部人用基督教名者應復甚多，若將遼史著錄之北阻卜人名詳細審之，必尚有新的發現。此馬兒忽思或馬兒古思，前此似無人在中國載籍中檢尋。

註一：參看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六一至六二頁。

註二：參看多桑蒙古史第一卷四四至四五頁；鄭撰成吉思汗傳三〇頁。

註三：參看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六一頁。

阻卜在遼代叛服無常，大為邊患，而北阻卜會長磨古斯尤為遼國所痛心疾首。磨古斯大安五年(一〇八九)始為諸部長，八年(一〇九二)殺金吾吐古斯以叛，九年(一〇九三)誘殺西北路招討使耶律撻不也，壽隆六年(一一〇〇)正月辛卯始被西北路招討使耶律斡特刺所執，同年二月己酉磔於市(註四)。遼史卷九六撻不也傳云：

「阻卜會長磨古斯來侵，西北路招討使何魯掃古戰不利，詔撻不也代之。磨古斯之為會長，由撻不也所薦，至是遣人誘致之。磨古斯給降，撻不也逆於鎮州西南沙磧間，禁士卒無得妄動。敵至，裨將耶律綰斯徐烈見其勢銳，不及戰而走，遂被害。」

註四：參看遼史卷二四至卷二六道宗本紀；卷九七耶律斡特刺傳；女師大學術季刊第一卷第二期徐炳超阻卜年表。

遼史卷三七地理志：鎮州本古可敦城，……東南至上京三千餘里。則遼之鎮州在臨潢西北三千里，似在外蒙叨林一帶。克烈部牧地在斡兒寒秃刺二水一帶，故撻不也逆於鎮州西南沙磧間，足證磨古斯爲克烈部長，而克烈部卽是北阻卜。更作進一步的考訂，此磨古斯卽是馬兒古思，不論爲塔塔兒部酋長所執獻，抑爲耶律斡特刺所執獻，結果皆同。意者塔塔兒部酋長執獻於斡特刺，而由斡特刺轉獻於朝；遼討北邊叛部，常徵調諸部兵也。由是觀之，北阻卜應屬克烈部無疑（註五）。

註五：磨古斯之父或者名稱余古赧。遼史卷二四道宗本紀太康七年（一〇八一）紀：「六月丙寅阻卜余古赧來貢；」同卷大安二年（一〇八六）紀：「六月乙巳阻卜酋長余古赧及愛的來朝，詔燕國王延禧相結爲友。」余古赧亦是基督教名，乃 Yohanan 之對音，元朝祕史卷七之月忽難，元史卷一三四之月合乃，與後來湯若望之若望，洪若翰之若翰，並是此名之同名異譯。吾人固難斷定其人爲磨古斯之父，然必爲克烈部長無疑。

五

遼史百官志，阻卜國大王府所統節度使司有三：一治阻卜札刺部，一治阻卜諸部，一治阻卜別部。前既假定此阻卜國爲東阻卜國，而札刺部爲札刺兒部；餘二節度使所治者，應屬其他諸部。諸部中應有塔塔兒部，此部在金元時居捕魚兒海（Buir nor）附近，遼時或亦然也（註六）。唐代有達怛（見李德裕會昌一品集），五代有達靺（見新五代史四夷附錄），殆爲塔塔兒之同名異譯。前引刺史德書，曾言脫斡鄰受中國冊封，故名王罕。據元祕史，受封之原因，蓋爲夾攻塔塔兒部而有功也。茲引金史元祕史之文如下，以明塔塔兒部亦爲阻卜或阻靺。

註六：遼史卷十四聖宗本紀乾亨二十三年（一〇〇五）紀云：「己亥達旦國九部遣使來聘。」又卷十五聖宗本紀開泰二年（一〇一三）紀：正月「達旦國兵圍鎮州，州軍堅守，尋引去。」祇此兩見，嗣後二百餘年未見著錄。卷三六兵衛志屬國軍條，卷四六百官志北面屬國官條，卷六九部族表，卷七〇屬國表，皆無達旦國名。

金史卷十章宗本紀明昌五年（一一九四）紀云：「九月甲申，命上京等九路，并諸抹及兀等處選軍三萬，俟來春調發；仍命諸路並北阻鞮以六年夏會兵臨潢。」

是役未言所討何部，證以金史卷九四夾谷清臣內族襄二傳，知所討者是阻鞮，別言之東阻鞮，因北阻鞮既會兵討叛，不能自討本部也。

夾谷清臣傳云：「六年（一一九五）遷儀同三司，進拜左丞相，改封，密受命出師，行尚書省事於臨潢府。清臣遣人偵知虛實，以輕騎八千，令宣徽使移刺敏爲都統左衛將軍，充招討使，完顏安國爲左右翼，分領前隊，自選精兵一萬以當後隊。進至合勒河，前隊敏等於栲栳灤攻營十四下之，回迎大軍，屬部斜出，掩其所獲羊馬資物以歸。清臣遣人責其賤罰，北阻鞮由此叛去，大侵掠。上遣責清臣，命右丞相襄代之。」

內族襄傳云：「夾谷清臣北禦邊措畫乖方，屬邊事急，命襄代將其衆，佩金牌便宜從事。……遂屯臨潢，頃之出師大鹽灤。復遣右衛將軍完顏充進軍斡刺速城。……未幾遣西北路招討使完顏安國等趨多泉子。密詔進討，乃命友軍出東道，襄由西道而東。軍（案即先鋒瑤里孛迭軍）至龍駒河，爲阻鞮所圍，三日不得出，求援甚急。或請俟諸軍集乃發，襄曰：我軍被圍數日，馳救之猶恐不及，豈可後時，即鳴鼓夜發。或請先遣人報圍中，便知援至。襄曰：所遣者倘爲敵得，使知我兵寡而糧在後，則吾事敗矣，乃益疾馳。遲明

距敵近，衆請少憩。襄曰：吾所以乘夜疾馳者，欲掩其不備爾，緩則不及。響晨壓敵突擊之，圍中將士亦鼓譟出，大戰，獲輿帳牛羊。衆皆奔斡里札河，遣安國追躡之，衆散走。會大雨，凍死者十八九，降其部長，遂勸勳九峯石壁。捷聞，上遣使厚賜以勞之，別詔許便宜賞賚士卒。」

元朝秘史卷四云：「金國因塔塔兒蔑古真薛兀勒圖不從他命，教王京丞相領軍來勦捕，逆着活勒札河襲來。成吉思合罕說：在前塔塔兒將我祖宗父親害了，趁這機會可以夾攻他，以報前讐，遂使人約脫斡鄰（王罕）。……脫斡鄰許了軍馬，整治了三日，親自到來。成吉思又使人對主兒勤種的撒察別乞泰出將這報讐的意思說將去，要他來助。待了六日不來，成吉思遂與脫斡鄰引軍順活勒札河，與王京夾攻塔塔兒。時塔塔兒在忽速禿失禿延地面，立了寨子。被成吉思脫斡鄰攻破，將塔塔兒蔑古真薛兀勒圖殺了。」同卷又云：「金國的王京，知成吉思與脫斡鄰將塔塔兒寨子攻破，殺了蔑古真等，大歡喜了。與成吉思札兀忽里的名分，脫斡鄰王的名分。王京又對成吉思說：殺了蔑古真等，好生得你濟，我回去金國皇帝行奏知，再大的名分招討官教你做者。說罷，自那裏回去了。成吉思與脫斡鄰將塔塔兒共擄着，也各自回家去了。」

上引金史元愁史諸文，是證金軍與克烈等部在斡里札（元朝秘史作活勒札）河夾攻塔塔兒部，惟兩方各自敘其功績而已。由是觀之，金史之阻鞮，即元朝秘史之塔塔兒，金史之北阻鞮，即元朝秘史之克烈主兒勤乞顏等部。夾谷清臣傳之屬部斜出，疑是元朝秘史之主兒勤部酋長撒察泰出（註七）二人；成吉思約之不至者，殆因前此有掩奪金軍俘獲之舉。元朝秘史同卷云，成吉思「落後下的老小營，在哈灑勒海子邊，被主兒勤部將五十人剝了衣服，十人殺了。」則主兒勤部不僅掩奪金軍的資物，而且襲擊成吉思罕的老小。

註七：元史太祖本紀作薛徹六丑。

六

乃蠻在當時應已成一重要部族，惟乃蠻名稱僅見於遼史卷三十天祚本紀，與卷六九部族表中，是爲耶律大石在北庭都護府所會十八部之一部名；後來雖復見於元史太祖本紀，然此外在遼金二史中未見著錄。伯希和曾揣想以爲此部在遼代名稱粘八葛，此名見遼史卷二六道宗本紀壽隆三年（一〇九七）紀，卷三六兵衛志屬國軍條，卷四六百官志北面屬國官條。此種假定，固有理由，第無其他證明。余以爲金末之乃蠻在遼代或爲西北阻卜國，蓋乃蠻地處金山之北，爲克烈部西面一大部落，在遼代不能謂相安無事也。是亦一種假定，如能證明粘八葛卽是乃蠻，此種假定亦可成立，因爲西北阻卜名稱不見其他紀傳著錄，或仍用部族名也。

七

遼史百官志云：「北鄰大國以十數」，現僅知有阻卜，同無從位置的朮不姑，其餘應以何種部族當之？吾人研究元代載籍，知有一大部族，名稱弘吉刺（Qongirat, Ongirat），居地在捕魚兒海附近，與塔塔兒部爲鄰，則亦在遼金邊牆之外，不能謂無事蹟可尋。但在遼史中，僅見卷三十天祚本紀與卷六九屬國表，著錄其名作王紀刺，亦是耶律大石所會十八部之一部，此外別無著錄。晚至金代，名稱廣吉刺，聲勢與阻鞮並重。金史卷九三內族宗浩傳云：

「北部廣吉刺者，尤桀驁，屢脅諸部入塞，宗浩請乘其春暮馬弱擊之。時阻鞮亦叛，內族襄行省事於北京，詔議其事。襄以謂若攻

破廣吉刺，則阻鞮無東顧憂，不若留之，以牽其勢。宗浩奏國家以堂堂之勢，不能掃滅小部，顧欲籍彼爲捍乎？臣請先破廣吉刺，然後提兵北破阻鞮。章再上，從之。詔諭宗浩曰：將征北部，固卿之誠，更宜加意，毋致後悔。宗浩覘知合底忻與婆速火等相結，廣吉刺之勢必分，彼既畏我見討，而復掣肘仇敵，則理必求降，可呼致也。因遣主簿撤領軍二百爲先鋒，戒之曰：若廣吉刺降，可就徵其兵以圍合底忻。仍偵餘部所在，速使來報，大軍當進與汝擊，破之必矣。合底忻者，與山只昆皆北方別部，特強中立，無所羈屬，往來阻鞮廣吉刺間，連歲擾邊，皆二部爲之也。撤入敵境，廣吉刺果降，遂徵其兵萬四千騎，馳報以待。宗浩北進，命人齎三十日糧，報撤會於移米河共擊敵。而所遣人誤入婆速火部，由是東軍失期，宗浩前軍至忒里葛山，遇山只昆所統石魯渾灘兩部，擊走之，斬首千二百級，俘生口車畜甚衆。進至呼歇水，敵勢大蹙。於是合底忻部長白古帶，山只昆部長胡必刺，及婆速火所遣和火者皆乞降。宗浩承詔諭而釋之。胡必刺因言所部迪烈土近在移米河，不肯偕降，乞討之。乃移軍趨移米，與迪烈土遇，擊之，斬首三百級，赴水死者十四五，獲牛羊萬二千車帳稱是，合底忻等恐大軍至，西度移米，棄輜重遁去。撤與廣吉刺部長忒里虎追躡，及之於窰里不水，縱擊大破之。婆速火九部斬首溺水死者四千五百餘人，獲馳馬牛羊不可勝計。軍還，婆速火乞內屬，并請置吏，上優詔褒諭。」

是役應在章宗承安元年（一一九六），金史卷十承安元年紀云：「正月甲申大鹽澤羣牧使移刺觀等爲廣吉刺部兵所敗，死之。」「七月乙酉命有司收瘞西北路陣亡骸骨。」十二月「己酉遣提點太醫近侍局使李仁惠勞賜北邊將士：授官者萬一千人，授賞者幾二萬人，凡用銀二十萬兩，絹五萬匹，錢三十二萬貫。」

據上引金史諸文，足知廣吉刺在承安元年侵入大鹽澤（註八），

宗浩始將兵破諸部，戰事應在是年夏間。宗浩傳以廣吉刺與阻鞮相對言，可以證明廣吉刺非阻鞮。傳云：「攻破廣吉刺，則阻鞮無東顧憂；」又云：「先破廣吉刺，然後提兵北破阻鞮，」具見阻鞮在廣吉刺之西北。據元代史籍與西書，吾人已知弘吉刺部之北爲塔塔兒部，西北爲蒙古諸部與克烈部，則此處阻鞮應概指以上諸部而言矣。

註八：金史卷三十食貨志：「臨潢之北有大鹽澤，」則在熱河開魯境內。

八

宗浩傳云：「合底忻者與山只昆皆北方別部，特強中立，無所羈屬，往來阻鞮廣吉刺間，連歲擾邊，皆二部爲之也。」則此二部亦是北邊強大部族，遼史無此二部名。既往來弘吉刺阻鞮間，應屬蒙古諸部落。考元史太祖本紀，蒙古諸部常與鐵木真對抗者，有弘吉刺，塔塔兒，哈答斤 (Qatagin)，散只兀 (Salji'ut) 等部。宗浩傳之合底忻，顯是元史之哈答斤，山只昆顯是元史之散只兀，蓋其原名應作 Saljigun 用蒙古語寫以畏吾兒字，變爲多數，則成散只兀。（元朝祕史作撒勒只兀惕，元史亦作珊竹。）至若並見宗浩傳之婆速火部，疑是元朝祕史之別速惕 (Bāsut)，可是不能必其是也。

九

遼史卷二五道宗本紀大安十年（一〇九四）紀：「四月丙午烏古部節度使耶律萊家奴奏討茶札刺捷；」卷二六壽隆六年（一一〇〇）紀：「五月壬午烏古部討茶札刺，破之。」卷四六百官志後列舉諸部

族有茶札刺部，則亦爲當時之一著名部族。耶律大石在北庭都護府所會十八部，亦有此部名，惟作茶赤刺。（卷三十天祚本紀，卷六九部族表。）此部爲一蒙古部落，元史及元朝祕史作札答刺，或亦在遼代北鄰十數大國之列。

一〇

遼史卷二六道宗本紀壽隆二年（一〇九六）紀：「十二月己未斡特刺討梅里急破之；」三年紀：「正月丙午阻卜、長猛、撒葛，粘八葛、長秃骨、撒，梅里急、長忽魯八等請復舊地貢方物，從之；」「十一月丁丑西北統軍司奏討梅里急捷。」卷三六兵衛志屬國軍條，卷四六百官志北面屬國條皆著錄有此梅里急部，惟卷三十天祚本紀與卷六九屬國表所著錄耶律大石所會十八部名作密兒紀部。此部既與阻卜、粘八葛兩部並稱，殆爲此二部之鄰部。考元史元朝祕史等編有蔑兒乞部，牧地當時似在薛靈哥（Selenga）斡兒寒（Orkhon）兩水流域，西鄰乃蠻，南接克烈，東鄰蒙古諸部，則此梅里急或密兒紀應爲此蔑兒乞無疑。

一一

遼史卷四六百官志北面屬國條諸國中有斡郎改國王府，諸部中有唃娘改部；卷三六兵衛志屬國下有斡朗改；卷七穆宗本紀應歷十三年（九六三）紀：「五月壬戌斡朗改國進花鹿生麋；」卷一太祖本紀三年（九〇九）紀：「十月己巳遣鷹軍討黑車子室韋，破之，西北唃娘改部族進輓車人。」斡朗改與唃娘改（註九）對音相同，初視之似爲同部，惟在百官志中兩名並著，在太祖紀中有西北唃娘改之稱，

應爲二部也。蒙古諸部落中有兀良合，別有一兀良合部，居森林中，元朝祕史名後一部曰槐因亦兒堅，此言林木中百姓。則遼史之斡朗改殆指蒙古兀良合部，嚙娘改殆指林木中之兀良合部矣。

註九：當時譯音用字，改海同音；卷四六百官志，女真國順化王府下，「封女直阿海爲順化王，亦作阿改。」

此外遼史著錄之部族可與元代部族比對者，則有遼之轄戛斯與元之乞兒吉思，遼之迭刺葛與元之帖良古。至若遼代屢爲邊患次於阻卜之烏古部，未詳爲何種部族，若以元之汪古部擬之，則誤矣。（註十）

註十：多桑蒙古史第一卷四六頁謂蔑兒乞分四部，一部名 Ohoz，後五八頁又寫此部名作 Ouhouse，音與烏古近，然此問題複雜，容續考之。

元代的幾箇南家台

我從前所纂的一部西域地名很簡陋，常想增補改訂，所以近年來哀輯材料不少，尤以關於元代的地名部族名爲最多，最後想別撰一篇元代西域地名。我所檢尋的中國載籍，大致以元朝祕史，聖武親征錄，元史，以及元人所撰的碑誌，行狀，家傳，行記，爲主。偶亦旁採及於時代較先之載籍，如黑韃事略，蒙韃備錄之類。目的既在「溯源」，所以元史以後改修的那些續編，類編，新編，一直到最近的新元史，一概屏除；惟便於檢尋起見，偶然一檢蒙兀兒史記而已。此書在西域史地一方面能有助於我的固然很少，可是哀輯的中國載籍史料，且有在那珂通世成吉思汗實錄之外者，所以不能將此書同別的新編元史相提並論。

元代的蒙古色目，常以部族名爲人名，因爲同名異譯的關係，所以我曾將此類人名檢出不少。這篇研究，就是關於此中一箇人名研求的結果。今夏草成此稿之時，未檢他書，以爲蒙兀兒史記中的囊加台傳，是屠氏所補的。後始知元史類編卷四十一，元史新編卷四十一，元史卷七十三，新元史卷一百六十四，皆有囊家台傳。我先前曾以爲囊加台是紐璘孫之考證，是出於屠氏，因爲蒙兀兒史記初刻本疑此人是元代的宗王，增補本改作紐璘之孫；後來檢尋三史同名錄囊加台條，及元史氏族表，始知最先考出的是錢大昕。而

元史本證遺卷十二也有關於囊加台的史文之哀輯。我先前若是知有這種成績，這篇研究可以不作。不過前人的考訂未加說明，我所用的方法或者與前人有別，而且有若干附帶說明的問題，或者可供研究元史者之一助，故將原稿略為修改，就正於世之博達。

囊加台這個名字，當然是個譯名，蒙古人名常用一個接尾詞，大致男名用 -tai 漢譯作台、作歹、作帶、作罽；女名用 -cin，漢譯作真，比方乃蠻台 (Naimatai) 乃馬真 (Naimacin) 之類，是已。雖然不是通例，女人名後也有用台的，比方伯牙台 (Bayatai) 之類，可是變例，不是正例。這個名尾大致可以訓為漢語白話之「的」，比方不花台 (Buqatai) 此言「牛的」，哈喇台 (Qaratai) 此言「黑的」，乃蠻台 此言「乃蠻部的」，撒兒塔台 (Sartaqtai) 此言「回回的」是已。

這個囊加台的「囊加」二字，究竟作何義釋？（現在的「呢」字，唐人寫作聾，見龐居士語錄。）考蒙古時代的人名取義固多，可是有幾類名稱時常用作人名，一類是動物：比方阿兒思蘭 (Arslan) 此言獅，巴兒思 (Bars) 此言虎，脫里 (Togril) 此言鷹，不花 (Buqa) 此言牛是已；一類是金屬名，比方帖木兒 (Tāmur) 此言鐵，孛羅 (Bolod) 此言鋼，是已；一類是部族的名稱，比方札剌兒歹 (Jalairtai) 猶言「札剌兒部的」，委兀兒台 (Uigurtai) 猶言「畏吾兒的」是已；這個「囊加」二字，我想是應歸入這最後一類。

外國人稱呼漢人的名稱，最古曰支那 (Cina)，隨後曰 Tabgač 長春真人西遊記譯其音作桃花石，伯希和 (Pelliot) 疑是拓跋的對音（唐家一說是不對的），最後則曰契丹 (Khitai)，凡三變，這是世人所知道的事實。元代的蒙古人稱南人曰蠻子，這也是屢見元典章著錄的。現在的蒙古人有時稱漢人曰 Nankiyas，華夷譯語中有此字，其對稱作「蠻」，可見明代時也有這類稱呼。再溯而上，宋金時代，女真人稱呼漢人也是一樣。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二引馬擴茅

齋自敘，記粘罕語有云：「你說得也煞好，只是爾南家說話多稍空」；又同書卷二〇二引汪若海劄子，北方漢人亦名宋人曰南家。（參閱亞洲報一九一三年刊上冊四六〇至四六六頁伯希和撰文。）如此看來，南方的漢人還有這個南家的別號，囊加台的原名就是南家台（Nankiyatai）的訛譯了。

元代人的譯名常不一貫，這可也難怪他，因為往往有好多人名字相同，蒙古人無所謂姓，要判別他們，祇好變通譯字。蒙古人名「牛」的居多，有的人加些顏色在上面，比方黑牛（Qarabuqa 哈刺不花），青牛（Kököbuqa 闊闊不花），黃牛（Sirabuqa 昔刺不花），金牛（Altanbuqa 按難不花）之類。還有點分別，若是僅稱曰牛，就不能一概寫作不花了，所以元人譯上一字作不、作普、作溥、作補、作卜；下一字作花、作華、作化。用這類的變譯去分別他們，這箇囊加台的原名譯法也是一樣，上一字作囊、作南、作囊；中一字作家、作加；下一字作台、作歹、作帶、作斛。就算他們知道對稱是南家台，也不能不加以變通。我想元代的譯人必未想到此南家台與蠻子台（Manzитай）之原義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名稱。

我們切莫誤會用部族名稱的人就是本部族的人，元史（卷一三八）之馬札兒台（Majartai）是順帝時當權的伯顏（Bayan）之弟，脫脫（Toqtasa）之父。他們是蔑兒吉斛氏，質言之，蔑兒乞（Märkit）部落的人，而不是馬札兒人或匈牙利人。元史（卷一一九）之塔塔兒台（Tatartai）是木華黎（Muqali）的後裔，可見是札刺兒（Jalair）部人，而不是塔塔兒部人。這類例子甚多，舉不勝舉，若是誤會以部族為名的人皆是本部族的人，則凡是不花皆成牛，凡是那海（Noqai）皆為狗矣。（可是也有極少數的變例，如元史卷一百三十三塔出傳，說塔出蒙古札刺兒氏，父札刺台，就是一個變例）。

二

囊加台一名的對音既已考出，現在再尋究此人是何許人；說到此處，似乎不免作點節外生枝的說明了。當時蒙古帝國大汗繼承的方法，是用大會推舉的方法，由諸宗王諸可敦諸大將集合爲忽隣勒台 (Quriltai)，推舉後任的大汗，在忽必烈以前，皆是用這種方法。迨至蒙哥汗死後，忽必烈自立爲帝，先同他的兄弟阿里不哥爭了四年，後同窩闊台的孫子海都一直爭到死時還未罷休，此端一開，後來的人就有了榜樣了。所以圖帖睦爾汗 (文宗) 後來又同阿速吉八 (天順帝) 爭位，阿速吉八失敗，忠於他的幾箇臣子皆不得善終。其中有幾箇有名的人，因爲成王敗寇的關係，元史皆不爲他們立傳。所以後來改修的元史鳩集史文補了倒刺沙 (Daulat-sān) 囊加台 禿堅 (Tugān) 三傳。我說明囊加台以前，請略言倒刺沙，倒刺沙回回人，是在一三二八年被殺的。元史所散見的事蹟，最早似不得過一三〇二年以前，因爲泰定帝紀 (元史卷二十九) 說大德六年也孫帖木兒 (泰定帝) 嗣爲晉王，王府內史倒刺沙得幸云云也。我檢西書，好像有一箇倒刺沙隨使波斯的事情，此事未經中國載籍著錄。多桑 (d'Ohsson) 蒙古史 (第二冊五三四頁註) 引瓦撒夫 (wassaf) 書說：「愛育黎拔力八達汗 (仁宗) 命愛牙赤 (Ayadji) 丞相同倒刺沙 (Devlet-schan) 使波斯，在回曆七一一一年齋月 (一三一二年二月) 至算端完者都 (Oljaitou) 所，時算端駐冬於報達 (Bagdad)，使者以中國蒙古可汗之贈品同詔敕付算端，完者都厚待使者，賜以錦衣寶石帶。使者回中國時，各用驛馬六百匹，完者都遣使隨行，往領數年歲賜。此處的算端完者都，就是元史的合兒班答，其中的西名皆是多桑的譯寫方法，所以倒刺沙名稱前後不同。愛牙赤名不見元

史宰相表，大約是行省的丞相，雖與忽必烈的兒子同名，我想必不是此人。此次奉使的倒刺沙，有八九成是一三二八年被殺的倒刺沙，因為奉使的蒙古人，常帶個西域人作翻譯，一二八五年時孛羅丞相奉使波斯，他帶的怯里馬赤 (Kälämäci) 是愛薛，(見雪樓集卷五拂林忠獻王神道碑)可以為證。此文可補元史之缺，不過是不敢確定此二倒刺沙必為一人，因為倒刺沙是回回人常用的名稱(參照輟耕錄嘲回回條)。這箇在位一月不知所終的天順帝，明監本元史的名稱作阿速吉八，此名好像迄今尚未有人指出其誤。元史中錯誤的名稱甚多，比方元史卷一百三十四的月乃合，下二字顛倒，一直到現在的新元史，還未根據馬祖常石田集的禮部尚書馬公神道碑將他改正，我因此對於元史的名稱時常懷疑。此阿速吉八上二字與元史所譯 As 部落的名稱相同，可是後二字始終不詳其對音，檢元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二，此名作阿刺吉八；我要是持先入為主的成見，必定以為元史紀事本末的譯名有誤，幸而我持着懷疑的態度。有一天偶檢多桑蒙古史，看見此名在本文中(第二冊五四四頁)作 Radchapiks 在世系表中(同冊六四二頁)作 Radjapika 多桑的譯名本來是不一致的，可以不去管他。可是他對於此名在本文譯名之下附註說：「漢文譯名作阿速吉八，此是蒙古源流的譯名，Schmidt 說此名是一梵名。」檢漢譯蒙古源流本卷四，泰定帝下似有脫文，我想德文譯本必是直譯蒙文本的。如此看來，此名應作 Rajapika 了。比較起來，元史紀事本末的譯名較為可靠，因為元代的蒙古人常用梵名，這是一箇顯著的事實，如諸王中之阿難答 (Ananda) 阿木哥 (Amogha) 是已。元人譯外國語凡是有 R- 開始發聲的，常用此發聲後之韻母加在 R- 之前，比方 Ros- 作斡羅思 (Oros 這就是元譯的俄羅斯而常用作人名者)，海山汗 (武宗) 之子，元史所謂寧宗者，名稱 Rincinpai (西藏語名)，漢譯有「懿璘質

班「亦輦眞班」等名。圖帖睦爾汗長子阿刺忒納荅刺 Aratnadala, 就是梵文的 Ratnatala; 拿這個例子一看, 尤足證明天順帝漢譯名之頭二字是阿刺, 而不是阿速。就拿元史卷一百〇七的宗室世系表來對照, 表曰:「泰定皇帝四子, 長皇太子阿里吉八,」元人翻譯中間的 -r- 用刺、用里、用兒, 又可證本紀「速」字之誤了。

如前所說, 阿速吉八應當改作阿刺吉八, 名稱如此改正, 就可發生這個人存亡的問題了。元史泰定紀同文宗紀, 皆未說到天順帝後來的踪跡, 祇有宗室世系表說泰定帝四子俱早殞無後。蒙古兒史記缺泰定紀, 然在圖帖睦爾可汗本紀(見續刻本)說:「破上都, 皇太子阿速吉八暴薨」; 又注曰:「語出西書, 舊紀諱之。」回教人的著作好像未記此事, 我想必是直接或間接本於多桑蒙古史(第二冊五四九頁)「由是此幼帝死, 然不知如何死法,」二語的。案多桑所採武宗以後的史料, 幾乎可以說全是本於中國載籍的譯文; 而這類中國載籍, 不出宋君榮(Gaubil) 馮秉正(Mailla) 諸神甫所譯的續通鑑綱目元史類編元史等書之外。多桑這幾句話, 大約是從「不知所終」四個字上做的文章。這四個字出洋以後回來, 一變而為暴薨。可是我以為阿刺吉八並未曾死, 我現在即取元史本紀來證明:順帝紀卷四十二至正十二年(一三五二)下云:七月「庚寅, 以殺獲西番首賊功, 賜歧王阿刺乞巴鈔一千錠」, 云云。此歧王阿刺乞巴, 我想就是阿刺吉八。我們切莫以為此阿刺乞巴是忽必烈第七子奧魯赤的曾孫乞八大王(見宗室世系表); 因為這箇「乞八」, 在文宗本紀一三三〇年下亦作「乞八」, 可見不是阿刺乞巴的省稱。元代殺宗王的事情很少見, 不比波斯的蒙古汗。我想當時或者同倒刺沙一同逮送到大都, 因他年紀很小, 沒有殺害, 等到順帝即位之時, 封他為歧王, 史有缺文, 所以留下這樁疑案。不然若說兩個人皆用這個很僻的名稱, 未免難解。

三

元代這一次的政變，天順帝一方面的主角，固然是倒刺沙囊加台秃堅等三人。圖帖睦爾汗一方面的主角，固然是燕鐵木兒 (Il 'Tämür?)。我覺得在另一方面看起來，好像是欽察人 (Qypcaq) 與回回人 (Sarta'ul) 之爭，又好像起初蒙古人多幫着回回人，阿速人多幫着燕鐵木兒的欽察人。(也許斡羅思人也曾參加在內。)我現在引幾條元史卷三二文宗本紀的記載，就可知道了。

一三二八年八月壬子，阿速衛指揮使脫脫木兒帥其軍自上都來歸，即命守古北口。

己未罷回回掌教哈的所(哈的疑是 Qadi 的對音此言斷事官)。

九月庚申朔，中書左丞相別不花 (Bai buqa) 言回回人哈哈的自至治間 (一三二一至一三二三) 貸官鈔違制，別往番邦得寶貨無算，法當沒官，而倒刺沙私其種人不許，今請籍其家，從之。

辛未，烏伯都刺 (Abdullah) 鐵木哥 (Tämügä) 棄市。

壬申，帝即位大赦，詔曰，「……權臣倒刺沙烏伯都刺等專權自用，疏遠勳舊，廢棄忠良，變亂祖宗法度，空府庫以私其黨類……」。

甲戌，徵左右兩阿速衛軍老幼赴京師，不行者斬，籍其家。

丁丑諭中外曰，近以姦臣倒刺沙烏伯都刺潛通陰謀，變易祖宗成憲，既已明正其罪，凡回回種人不預其事者，其安業勿懼，有因而扇惑其人者，罪之。

十月壬辰，倒刺沙貸其姻家長蘆鹽運司判官亦刺馬丹鈔四萬錠，買鹽營利於京師，詔追理之。

辛丑，以兵圍上都，倒刺沙等奉皇帝寶出降。

己酉，命刑部郎中大都前廣東僉事張世榮追理烏伯都刺家貲。

乙卯，以倒刺沙宅賜不花帖木兒 (Buqa Tumür)，倒刺沙子潑皮宅賜斡都蠻 (Otuman)。

十一月庚申，命中書省追理倒刺沙及其兄馬某沙 (Mahmut-šāh) 子潑皮木八刺沙 (Mubarek sah) 等家貲。

乙丑，燕鐵木兒請以烏伯都刺等三十人田宅賜斡魯思 (Oros) 等三十人，從之。

庚午，監察御史言，……邇者倒刺沙以上都經費不足，命有司刻板印鈔，今事既定，宜急收毀，從之。

辛巳，遣欽察百戶及其軍士還鎮。

癸未，倒刺沙伏誅，磔其尸於市，王禪亦賜死，馬某沙紐澤撒的迷失 (Safilmis) 也先鐵木兒 (Asān Tāmür) 等皆棄市。

十二月辛丑，立龍翊侍親衛親軍都指揮使司，分掌欽察軍士，秩正三品，指揮使三人，命燕鐵木兒及卜蘭奚卯罕爲之，餘官悉聽燕鐵木兒選人以聞。

癸卯，欽察阿速二部依宿衛軍士例給芻豆。

戊申，加香山 (阿速人基督教徒) 爲司徒。

一三二九年正月己未朔，立都督府，以總左右欽察及龍翊衛。

庚申，床兀兒之子蒼隣苔里 (燕鐵木兒之弟)，襲父封爲句容郡王。

辛未，回回人戶與民均當差役。

以上所檢元史文宗本紀若干條，雖不完備，可以窺見欽察人與回回人在當時權勢消長之一斑。此次政變發動於一三二八年八月甲午，十月辛丑大都兵破上都執倒刺沙。四川的囊加台是在次年四月己亥才罷兵的，祇有雲南的禿堅抗命最久，晚至一三三二年，文宗死的那一年雲南方定。此處抵抗最久的原因，我想同回回不無關係。當時雲南受賽典赤瞻思丁烏馬兒 (Saiyid-i Ejell Šams

al-Dīn omar)同他的兩箇兒子納速刺丁(Nasir al-Dīn) 忽辛(Husain)輸入回教的影響很大;說他們是傳佈雲南回教的始祖(此三人元史卷一百二十五皆有傳),也不爲過。

四

蒙兀兒史記的囊加台補傳,除說他是紐璘孫一語是新發明外,取材純出元史泰定同文宗本紀。此人的事蹟始於一三二四年之征西番參卜郎,終於一三二九年八月十四(屠氏補傳誤作七月)之被殺。他是四川行省平章,大概聽見圖帖睦爾奪位之訊,所以起兵討逆。他的兄弟不花台(Buqatai)是陝西蒙古軍都元帥,他曾遣使招之同舉義,不花台不從。囊加台遂南取貴州,自帥軍出漢中,奪據諸關驛,焚棧道,並分兵東逼襄陽,其勢很大。當時圖帖睦爾曾命人從陝西湖廣川西三路進兵,並且調河南江浙江西山東之兵同左右翼蒙古侍衛軍爲後援,可見很重視此事。一三二九年四月,囊加台大概聽見大都不守的消息,又被湖廣參政李羅(Bolod)持赦詔來騙,他由是軟化。那曉得圖帖睦爾於是年八月十五即位大赦以前,坐以「指斥乘輿大不道」的罪名將他殺了。我想他起兵時傳檄中必有使圖帖睦爾難堪的話,所以不能不致之死;他若是不受騙,多支持八個月,等到禿堅在雲南起兵的時節,同他合兵,恐不止支持到一三三二年圖帖睦爾之死,則順帝是否可能嗣位,尚在不可知之列。歷史中的偶然真是不可思議,囊加台的事蹟大致如此。

我未檢出囊加台的世系以前,曾鳩集元史中合乎南家台對音的人名,尋着許多,其與此時代相近的,僅有四五人。

一個是元史卷二十三武宗本紀至大二年(一三〇九)下的和林省右丞囊家帶。史文說:「和林省右丞相太師月赤察兒言,臣與哈

刺哈孫（此人之父亦名囊加台，其名見元史卷二太宗本紀，同卷一百三十六哈刺哈孫傳，此囊加台大概死在一二五九年）答剌罕共事時，錢穀必與臣議。自哈刺哈孫沒，凡出入不復關聞，予奪失當，而右丞囊家帶反相凌侮，輒託故赴京師，有旨其鎖囊家帶詣和林鞠之。」此人好像祇此一見，無法知爲何人。

元史卷一百三十七察罕（Čagan）傳，說一三〇七年舉薦察罕的河南平章囊加台，在武宗時（一三〇八至一三一二）曾同察罕總東宮左右衛兵，此人或者就是我們所欲考見的囊加台。可是仍然無從詳其氏族（也許就是後面的囊加歹）至若察罕倒是一個華化的板勒紇（Balku）人，他曾經翻譯過脫必赤顏曰聖武開天紀。

元史卷一百三十一別有專傳的囊加歹，較爲有名。此人是乃蠻（Naiman）人，成吉思汗平乃蠻，其父麻察來降（一二〇四）。後從忽必烈伐宋（一二五九），破阿里不哥（一二六二），平李璿（一二六二）。囊加歹幼從麻察習戰陳，後從阿朮（Arcu）圍襄陽（一二六八至一二七三），從伯顏（Bayan）取宋（一二七四至一二七六），伯顏曾命他入宋取降表玉璽。嗣後一直到仁宗即位時（一三一二），仁宗以其家河南，特授河南江北行省平章政事，佩金虎符終其身，封浚都王。此人的事蹟如此，我看他必不是我們所想考證的囊加台。因爲假定初圍襄陽時他有二十歲，則其人應生在一二五〇年前後。至囊加台被殺之一三二九年，年雖不過八十，可是他的年歲恐怕還要大，因爲本傳說成宗死後，武宗之能承大統，乃因囊加歹定策之功。仁宗未即位時曾說：「吾聞周文王有姜太公，囊加歹亦予家姜太公也。」姜太公八十遇文王的傳說很古，如此看來，囊加歹的生年恐怕還要上溯在一二三〇年前後。幼從其父麻察習戰陳，疑是定宗憲宗時候的事，則此人也不成問題了。

五

元史卷一百〇九諸公主表，趙國公主位下，有趙國大長公主亦伶真 (Rincin)，適君不花 (Kun-buqa) 子趙忠烈王囊家台。此囊家台元史無傳，其父君不花附見元史卷一百十八阿剌兀思剔忽吉里 (Alaqus-tagin-quli) 傳後。元文類卷二十三駙馬高唐忠獻王碑敘這一家的世系很詳細。據說阿剌兀思是汪古「Ongüt」部長，妻名阿里黑 (Ariq) 生二子；長子不顏昔班 (Buyan-Siban)，幼子孛要合 (Boyoqa?)，孛要合妻是成吉思汗的女兒阿剌海別吉 (Alagai-bägi)；庶出子三人，曰君不花，曰愛不花 (Ai-buqa)，曰拙里不花 (Colig-buqa)。

君不花的妻是定宗貴由 (Güyük) 的女兒葉里迭失 (Yelmis) 有三子，曰囊家台，(碑作囊加解)，曰喬察隣，(碑作丘隣察，此據公主表)，曰安童。囊家台妻趙國大長公主亦伶真，生子馬札罕 (Majar-qan?)，妻大長公主桑哥八剌 (Sangäbala)，喬察隣妻宗王阿直吉女回鶻公主。

愛不花妻世祖忽必烈女大長公主月烈 (Yürük)，有四子，曰闕里吉思 (Giwargis, Kōrkös, Georges)，曰也先海迷失 (Asän-qaimiš)，曰阿里八解 (Albatai)，曰朮忽難 (Juhanan)。闕里吉思初娶忽必烈子真金 (Činkim) 之女忽答迭迷失 (Qutadmiš 碑作忽答的美實)，繼娶成宗鐵穆耳女愛牙失里 (Ayaširi 表作愛牙迷失)，一子曰朮安 (Giovanni 武宗本紀一三〇九年下作注安)，妻真金子晉王甘麻剌的女兒阿剌的納八剌 (Aratnabala)。阿里八解妻宗王兀魯解 (Uru, utai) 女葉縣干真公主。朮忽難妻大長公主阿失禿魯 (碑作宗王奈剌不花女阿實禿忽魯公主)。

拙里不花一子火思丹，妻宗王卜羅出女竹忽真公主。就這一家的世系看起來，囊家台的嫡堂姪兒朮安，就是天順帝阿剌吉八的姑夫，泰定帝是朮安的大舅，說他是在四川討逆的囊加台，也有可能。就年代說，也很相近。闊里吉思是在一二九八年被窩闊台孫海都所擒殺的，他的兒子朮安在那時很年幼。囊家台雖是長房的兒子，在泰定帝死時，年紀恐不算很大。闊里吉思有個妹子名葉里彎 (Arā' ol) 曾在一二九八年寫了一部敘利亞文的福音書 (見一九一四年通報伯希和撰文)，相距泰定帝死時，也不過三十年。可是這些互證點，爲元史文宗本紀的一句話所打消。因爲在四川討逆的囊加台有箇兄弟名叫不花台，高唐忠獻王碑無此人名，此碑所述那個囊家台的系譜很詳細，就是早死的也先海迷失也沒有遺漏，何況他人。我這一次檢尋的結果，不免又令我失望，可是不能說無益。

阿剌兀思這一家，可以說是直接與「歐洲人」發生宗教關係最先的一家，縱不然也可以說是最先經歐洲人記述所著錄有名可考的基督教徒。當時的克烈 (Keräit) 乃蠻汪古，甚至唐兀 (Tangut) 等部，皆有基督教徒。十二世紀時克烈部長有名馬兒忽思者，就是 Marguz 與馬可福音之馬可同名，此人是王罕之祖父。還有一箇部主名喚忽兒察忽思，就是 Qurjaquz (Cyriacus) 之對音，此人是王罕之父。前一名見刺失德 (Rašid) 史集，後一名見元朝祕史，並見多桑蒙古史五〇至五一頁著錄。乃蠻太陽罕派到汪古部，約阿剌兀思合攻成吉思汗的使臣，碑文作卓忽難，此名在聖武親征錄中作月忽難，就是 Juhanan, Yohanan 兩種寫法之對音。又如闊里吉思的兄弟朮忽難，元史卷一三四的月合乃，元史本紀卷三六，一三三二年下的甘州人岳忽南，同諸王不別居法郎的使者要忽難，馬祖常石田集馬公神道碑中之岳難，程鉅夫雪樓集拂林忠獻王神道碑中

之咬難，皆是此名之別譯。就是闐里吉思的兒子尤安 (Giovanni) 一名寫法雖不同 (因為不是本於同一語言的)，皆是現在所譯的基督教名約翰之同名異譯。又如闐里吉思，元史中還有卷一百三十四之闐里吉思，又同卷愛薛 (Isa 就是耶穌之同名異譯，馬公神道碑又寫作易朔) 的兒子亦名闐里吉思 (並見拂林忠獻王或愛薛神道碑)。元史卷一百三十五之阿速人口兒吉，卷一百二十一速不台 (Sübötai) 傳之會長玉里吉 (Yurii) 皆是 Georges 一名之各種語言不同的寫法。此外元代載籍中的基督教名，舉不勝舉，必須做一篇特別研究，我在此處不過附帶言及而已。

君不花同愛不花二人曾見敘利亞史書著錄。十三世紀上半葉大都的一個畏吾兒 (Uigur) 人列班掃馬 (Rabban Sauma) 同一箇汪古部人馬兒忽思 (Markus)，相約同去巡禮聖地，路過河套北邊，曾經見過君不花同愛不花兩人。這箇汪古部人後來當選為景教總主教，改名為 Mar Yahbalaha III；這箇畏吾兒部人後來被派為唐兀汪古兩部的景教主教，他還奉使到過歐洲，見過羅馬教皇同英法二國的國王。這箇高唐王闐里吉思，原是景教徒，後被 Giovanni de Monte-Corvino 舉行洗禮，改奉正宗基督教，所以他們二人的名稱相同。

阿剌兀思有箇姪兒名喚鎮國，多桑蒙古史 (第一冊四一九頁注) 引刺失德史集，說成吉思汗曾以第三女阿剌海別吉嫁他。如此看來，阿剌海別吉未嫁孛要合以前，先嫁鎮國。又據蒙兀兒史記 阿剌忽失 (這是元朝祕史的寫法) 傳的考訂，說黑韃事略 徐霆注云，「白廝馬亦名白廝卜，即白韃僞太子，忒沒真塔，僞公主阿剌罕 (Al-aqan) 之前夫。」屠氏以為白廝卜就是不顏昔班，這種考訂我覺得不錯。所以他說阿剌海在先又嫁過不顏昔班，前後共嫁三人。可是屠氏根據蒙韃備錄 阿里黑百因曾嫁金國亡臣白四部一段傳聞之

詞，便說阿黑就是阿刺海，未免與元史同碑文的記載不合（這些考訂亦非屠氏發明，已早見成吉思汗實錄二二九頁）。而且在對音上也通不過。按阿里黑(Ariq)在阿里不哥(Ariq Bögä) 阿里海牙(Ariq Kaya)等名之中，皆省譯作阿里（元人還譯回教人Ali名稱作阿里），未見寫作阿刺，可以為證。蒙兀兒史記糾集比附中國史文，使研究的人節省許多時間；在這一方面看起來，此書是歷來修訂元史諸人所不及的；要研究元代載籍的人，皆不能不檢此書。可是在考訂漢語外的人名地名方面，似乎過於穿鑿。尤其不對的，將蒙古語表示多數的語尾，胡亂加在別種語言的後面。印度的恒河，取西域記的菟伽譯名，未始不可。可是不應該將印度的「五河」一概名曰菟伽，另外加了箇蒙古語多數，寫作菟伽惕，我的梵語雖不行，可從未見Gangat的寫法。像這一類語學的錯誤，不計其數。然而這不能算他的過失，因為我們中國的舊考據家，向來是不管聲韻的。加之抱着漢語聲韻古今不變的成見，所以皆不免有這類的缺點。

六

我走了許多曲折的道路，才發現此人是珊竹帶人，錢氏元史氏族表說珊竹即是散只兀，這種考訂是對的。元朝祕史的全名作撒勒只兀惕，考刺失德史集（貝勒津 Berezin 本）蒙古氏族篇，此名作Saljiut 同 Sanjiut，蒙古時代常將-l聲母讀作-n。這種寫法在元代載籍中常見，比方altan 有時寫作阿勒壇，有時寫作按攤，就是在清代也有這種譯法，比方將Barköl 寫作巴里坤，就是一箇例子。貝勒津本兩名並著，並不足為奇。

元史卷一百二十九紐璘傳著錄有囊加台的世系，不過是將囊

加台寫作南加台而已。本傳說，瑯竹帶人 李羅帶 (Bolodai) 爲太祖成吉思汗宿衛，從太宗窩闊台平金（一二三四），李羅帶子太苔兒 (Taidar) 佐憲宗蒙哥征阿速欽察等國（一二三六至一二三九），有功拜都元帥，壬子（一二五二）率軍攻宋入蜀，乙卯（一二五五）入蜀重慶，是歲卒。太苔兒子紐璘 (Nurin?) 元史武宗本紀一三一〇年下有紐璘，別是一人)，常從父軍中。丁巳（一二五七）將兵入蜀，破宋軍，有功拜都元帥。中統元年（一二六〇）招降諸蠻，未幾鎮秦鞏唐兀之地。三年（一二六二）以軍援瀘州，次年（一二六三）卒。紐璘子也速苔兒 (Yisudar 文宗本紀一三二八年有一指揮使與他同名) 至元十七年（一二七四）從軍圍嘉定，嗣後因功加都元帥，轉戰四川雲南等地，遷蒙古軍都萬戶，鎮唐兀之地，進同知四川等處行樞密院事。成宗即位（一二九五），拜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武宗時（一三〇八至一三一〇）由四川遷雲南，加左丞相，仍爲平章政事。南征叛蠻威輝，還至成都卒，弟八刺 (Burak?) 襲爲蒙古軍萬戶。八刺卒，次子拜延 (Bayan) 襲，拜四川行省左丞，長子南加台官至四川行省平章政事。（案南加台子苔失八都魯，元史卷一百四十二別有傳，孫李羅帖木兒，元史卷二百〇七別有傳。）

此傳所述此家五代一百多年的事，中有三事使我們不能不承認死於一三二九年的囊加台就是此傳中的南加台。（一）此二人皆是四川行省平章政事。（二）四代人接連同四川發生關係。（三）八刺死後次子襲爲蒙古軍萬戶，而不是長子。我想原來襲爵的必是長子，因爲當時四川雖無丞相，祇有兩個平章，要是沒有兵權，恐怕不能做大事。也速苔兒死年最晚不過一三一〇年，八刺年齡與其兄必相差不遠，在一三二八年時，必定早死了。（元代在中國的蒙古人長壽的很少，元史可考的人名，平均起來大約在三四十歲之間我對於此點將來別有說。）所以我以爲囊加台或南加台曾經襲爲

蒙古軍萬戶。及至他被殺以後，他祖孫四代歷鎮四川，部曲必衆。文宗仍不得不命他的兄弟拜延襲爲蒙古軍萬戶，兼四川行省左丞。修史的人不便埋沒他祖與父的戰功，所以將囊加台改作南加台，也不提他襲爲萬戶同興兵四川的事情（根據蒼失八都魯傳，此南加台不但生前無罪，而且死後封王）。元史迴護的地方，趙翼的念二史劄記（卷二十九）曾指出若干條。然而還可在他傳考見其事，其中還有不能考見的彈，茲舉一事以明之。

元史卷一百二十二巴而朮阿而忒的斤（Barcuk art tägin）傳說，巴而朮卒，次子玉古倫赤的斤嗣。好像是中間並無別人了，其實中間還有玉古倫赤的兩個哥哥。多桑蒙古史（第二冊二七二至二七四頁）所引刺失德史集朮外尼（Juwaini即洪譯之志費尼）的世界侵略者傳，曾說巴而朮死，其子乞失馬因（Kischmain）嗣爲亦都護，未幾死。時皇后脫列哥那（Turakina）稱制，命其弟撒連的（Salendi）嗣位（以上見刺失德書畏吾兒傳）。有奴誣其欲盡殺回教徒，忙哥撒兒（Mangoussar）按問撒連的，施以拷捶，遂寢服，送之至別失八里（Bisch-balik）命其親弟玉古倫赤（Okendje 多桑寫法與元史微異，不知孰是，按元史卷一百三十五月舉連赤海牙一名中之月舉連赤，疑是玉古倫赤之同名異譯，此人亦畏吾兒人）殺之。即命玉古倫赤代其位，回教人大悅（以上見朮外尼書）。此事於高昌北庭一帶佛教回教勢力之消長，很有關係。元史不特不誌其事，且埋沒兩亦都護之名，此不僅迴護而已也。

在這一方面看，元史須要補證的地方很多，可是就史料方面說，可以說是一部最好的史料。其中的本紀，同蒙古色目以及與外族有關係之諸漢人南人列傳，可以說是一種很豐富的金礦。可是脈絡很多，須要各方面的探索。祇就語言說，亞洲大陸同南海的語言皆備。若以一人的學識去整理，恐怕無此鴻博之人，最好分途去

探索，像伯希和和拿中國載籍同西方記載去考證王罕 (Ong-qan) 同桑昆 (Snaggum) 父子二人敗亡的事蹟(見亞洲報一九二〇年刊上冊庫蠻 (Comans) 考)，就是一個很好的榜樣。

補 註

檢三史同名錄卷十九囊加台條，見其中有若干條未經我檢出者，然我所檢出的諸條，也有不見於同名錄者；茲將我所漏引的補誌於後：

元史卷六五河渠志，濟州河下，至元三十一年(一二九四)有漕臣囊加解。

元史卷九十八兵志，延祐三年(一三一六)亦著錄有一囊加解。

元史卷二十六仁宗紀，延祐六年(一三一九)七月己卯，有札魯忽赤囊加帶。

以上三名不知應屬何人，此外還有涉及我們所研究的囊加台之二事者。

元史卷一百三十七阿禮海牙傳，一三二八年(河南行院使來報曰，西人北行者，度河中以趨懷孟，南行者帖木哥過武關掠鄧州而殘之，直趨襄陽，攻破郡邑三十餘。……西結囊家解，以蜀兵至矣。]

元史卷一百七十六秦起宗傳，「文宗初立，命威順王征八番，是時蜀省囊加台拒命未平，……」。

嘉慶丙寅上諭中之賀清泰

數年前裴化行 (Henri Bernard) 神甫過談時，常提到費賴之 (Pfister) 神甫入華耶穌會士傳是一部佳作，可惜還要修改補正。他蒐輯的西文材料甚多，頗想我在中國載籍中尋求材料。我當時以為病廢的人，學識淺陋，未敢應承；繼而一想若將此傳轉為漢文，使世人知道有這部書，有這些有功於中西文化溝通的人，並且有許多史家未曾參考過的重要史料，使他人可以共同尋究，豈不甚善，我翻譯此傳目的在此。

有清盛時，文禁甚密，有些中國人不敢記載的事實，往往見於諸傳教師筆錄或信札之中，這些寶庫，國內尙未有人開發過。自從耶穌會士范禮安 (Valignani) 利瑪竇 (Matteo Ricci) 諸神甫等遵從華風以來，西士大多有漢姓名，漢籍中必有著錄者。入華耶穌會士傳中西士漢姓名可考者，十有七八，手此名錄在中國載籍中尋求材料，必定甚多。譬如這篇研究中之賀清泰，我若不知此人的姓名，就不知他有五張繪畫被石渠著錄。當時那些傳教師因仇教之事時常發生，故以學術謀得士夫之同情，其中多有學識才藝之人，中西文物由是溝通。我們不用上觀象臺或北海圖書館，或故宮博物院，僅到任何花廠中一看，其中保不住就有湯執中神甫攜帶來京之花賞或菜子的後裔在內。可是花名今昔不同而已。(註一)

註一：胡敬國朝院畫錄卷上說石渠寶笈續編著錄有余省海西集卉一冊，畫洋卉八種：一檀羅結，二朝陽鳳，三瑞珠盤，四曉雲酣，五品秋設，

六鑲金英，七白香芸，八紫香芸。

賀清泰是法國神甫 Louis de Poirot 的漢姓名，業經入華耶穌會士傳增訂人考出，據說從東華續錄卷三十二載嘉慶十六年七月壬辰上諭考得的；因為上諭中開列的人名，餘人皆可考其原名，只有清泰無考，核計年歲，似捨此神甫莫屬。現將上諭全文轉錄如下，用見當時西洋人不得安居之情況：

「壬辰諭：西洋人居住京師，原因其諳習算法，可以推步天文，備欽天監職官之選（註二）。昨據管理西洋堂務大臣查明在京者共十一人，除福文高李拱辰高守謙三人見任欽天監監正監副；南彌德在內閣充當繙譯差使；又畢學源一人通曉算法，留備敘補；賀清泰吉德明二人均年老多病不能歸國。此外學藝未精之高臨淵等四人，俱已飭令回國。見在西洋人之留京者止有七人，此七人中，其有官職差使者，出入往來俱有在官人役隨地稽查，不能與旗民人等私相交接。其老病者不聽其終老，不准擅出西洋堂；外人亦不准擅入。管理大臣及官員弁兵巡邏嚴密，諒不至有聽其傳教惑衆之事。至外省地方，本無需用西洋人之處，即不應有西洋人在境潛住。從前外省拿獲習教人犯，每稱傳播始於京師。今京師已按名稽覈，徹底清釐。若外省再有傳習此教者，必係另有西洋人在彼煽惑地方匪徒私自容留，不可不加之厲禁。除廣東省向有西洋人來往貿易，其居住之處應留心管束，勿任私行傳教，有不遵禁令者，即按例懲治外，其餘各直省，著該督撫等飭屬通行詳查。如見有西洋人在境，及續有西洋人潛來者，均令地方官查擊具報；一面奏聞，一面遞交廣東，遣令回國。如地方官辦理不力，致令傳教惑衆，照新定條例嚴參重處。若內地民人私習其教，復影射傳惑者，著地方官一律查擊，按律治罪。將此通諭知之。」

註二：大概是說當時只准諳習天文曆算的西洋人居住京師。其實以

前各類學者藝士皆有，如雷孝思，杜德美，湯尙賢，馮秉正，費隱，德瑪諾，宋君榮，劉松齡，傅作霖，高慎思諸人之與地理；鄧玉函，索德超，鮑仲義，何多敏，安泰，巴新，樊繼訓，隨彌嘉諸人之與醫藥；湯執中之與園藝；蔣友仁，衛嘉祿之與建築；郎世寧，利博明，艾啓蒙，王致誠，安德義，潘廷璋，賀清泰之與繪畫；嚴嘉樂，汪達洪，李俊賢，陸伯嘉，林濟各，楊自新之與機械鐘錶；此姑就記憶者言之，所遺尙多也。此外習音樂者，通曉其他各科學術者，當翻譯者，尤難勝計。

上面的上諭所錄在京者七人，除賀清泰外，餘皆是遣使會士，確皆有中西姓名可考：

福文高葡萄牙人，一七四〇（一作一七五八）年生，一七九一年抵澳門，一八〇一年抵北京，後任欽天監監正，一八二四年歿。（註三）

註三：參看 Van den Brant 增訂入華遣使會士傳略，一九三六年北京北堂刊本第二十三傳。

李拱辰葡萄牙人，一七六七年生，一七九一年抵澳門，一八〇一年抵北京，繼文高爲監正，一八二六年歿。（註四）

註四：參看同書第二十四傳。

高守謙葡萄牙人，生年未詳，一八〇三年抵澳門，一八〇四年抵北京，一八二六年任監正，同年請假赴澳門，一八三二年回國，一八五二年歿於本國。（註五）

註五：參看同書第四十四傳。

南彌德法蘭西人，一七六七年生，一七九一年抵澳門，一七九四年抵北京，在內閣充當翻譯，因劉方濟真福案被牽連，一八一九年離京赴澳，一八三一年歿於澳門。（註六）

註六：參看同書第二十六傳。

畢學源葡萄牙人，一七六三年生，一八〇〇年抵澳門，一八〇

四年抵北京，供職欽天監，一八三八年歿。（註七）

註七：參看同書第三十五傳。

吉德明，吉亦作冀，比利時人，一七五一年生，一七八五年抵北京，一八一二年歿。（註八）

註八：參看同書第十四傳。

何以知賀清泰是 de Poirot 神甫？因為當時遣使會神甫修士如韓納慶巴茂正等早已去世；已被解散的耶穌會之神甫修士如晁俊秀錢德明索德超潘廷璋等亦皆不在人間，況且他們皆是有漢姓名可考的人，所以皆不成問題。只有 de Poirot 神甫是生於一七三五年的人，到一八一四年才歿於北京，他在嘉慶十六年（一八一一年）年達七十七歲，可以當得「年老」二字，所以在北京的西洋人，只有他可以作賀清泰。然而這是一個孤證，以前尚無其他證明。檢入華耶穌會士傳第四三六傳，（註九）說其人從未學習繪畫，然在內廷為繪士，尚能滿足華人好尚。如此看來，若能尋出他畫的一張畫，就不難知他的姓名了。從前乾隆平定準回兩部以後，曾命西士郎世寧艾啓慶王致誠安德義四人繪畫戰圖，以彰勞績，共繪成十六幅，寄到法國鑄刻銅版（註一〇）。這些戰圖的印本，傳世很稀，銅版好像只有羅振玉先生在開封見過一版（註一一）。原畫的踪跡，好像只有格登鄂拉斫營圖一幀可考，石渠寶笈續編著錄有阿玉錫持矛蕩寇圖一卷（註一二），大概就是戰圖原十六圖之一圖。我用這條線索去尋賀清泰的畫，果然如我所期。

註九：原書二版九六六葉。

註一〇：參看一九二一年刊通報一八三至二七四葉伯希和撰乾隆西域武功圖考證；並參看東洋學報第九卷第三號石田善之助同一考證。

註一一：參看雪堂叢刻本五十日夢痕錄三一至三二葉。

註一二：國朝院畫錄卷上十五葉。

國朝院畫錄卷下有「賀清泰，工翎毛，石渠（續編）著錄五：白海青一軸，賁鹿一軸，白鷹一軸，白海青一軸，黃鷹一軸。」這個賀清泰，大概就是嘉慶丙寅上諭中的賀清泰，也就是入華耶穌會士傳中的 de Poirot。只有一箇難題，院畫錄對於繪士多著錄里貫，如郎世寧下云海西人，賀清泰下無此三字，或者此賀清泰別爲一人。其實不然，院畫錄著錄的西洋繪士，除賀清泰外有三人，郎世寧艾啓蒙名下皆有海西人三字，可是王致誠無里貫，只說他「工畫馬，石渠（續編）著錄一：十駿馬圖一冊。」據我們所知道那十六張戰圖有姓名可考的繪士，就是上面所說的郎世寧等四人。其中的王致誠畫了三張戰圖：一名和落霍斯之捷；一名阿爾楚爾之戰；一名平定回部獻俘。院畫錄著錄的王致誠，當然就是畫過戰圖的王致誠，可是在胡敬撰國朝院畫錄以前四十幾年間，這些戰圖散佚了，只剩下一張十駿馬圖，所以只知道他工畫馬，而且不知道他是海西人了。我想賀清泰的情形一樣，胡敬雖然在嘉慶二十一年撰院畫錄，而對於兩年前去世的賀清泰，竟認畫不認人了。這也難怪他，看前錄上諭的語氣，試問何人敢與西洋人或海西人交通，當然無法調察。賀清泰的運氣還算好，他是一箇原來未學繪畫的人，他的繪畫竟蒙石渠著錄五軸；安德義雖然畫的不好，十六張戰圖他一人畫了六張，來中國前應該習過繪畫，可是一張未被石渠採錄。

不過還有一點疑義，當時有一法國神甫名 de Grammont 者，供職欽天監（註一三），歿年有二說：一說在一八〇八年歿於澳門，一說在一八一二年前歿於北京北堂。要是後一說確實不誤，也可以說此人是賀清泰。可是西洋人歿葬北京的，皆有墳墓可以調查，而此人墳墓不在北京，這是可以證明他不是賀清泰的一箇證據。然而還有一箇證據：他所遺信札有兩件，係致英國使臣馬戛爾尼（Macartney）者，一作於一七九三年五月七日，一作於同年八月六

日。英國副使斯當東 (Staunton) 撰的奉使行記 (註一四)，說此二札是北京一箇重要傳教師的手筆。從前有人誤以為是安國寧 (Rodrigues) 神甫 (註一五)，其實就是 de Grammont 的信札。兩札已在一九三四年刊通報中刊布，他曾在一札中將他的中國姓名寫出，據譯音揣之，好像就是「梁棟材」。無論還原對不對，要可證明他不是賀清泰。

註一三：入華耶穌會士傳第四三三傳，原本九五八至九六一葉。

註一四：劉復有譯本，三卷，題曰乾隆英使覲見記，中華書局出版。崇禎七年（一六三四）英吉利海船初至廣州求訂商約，以扼於葡萄牙人未果行。晚至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始遣使至中國，請許在舟山寧波天津等處泊船貿易。以馬憂爾尼為正使，斯當東副之；駕四舟由海道至天津登陸，赴熱河入覲。朝廷以貢使之禮待之，不許使臣留居京師；賜以敕書，遣人護送至粵。使臣等歸撰此記，凡高宗之政見起居，內廷服御之侈靡，朝臣之庸曠，有司百僚之趨蹌奔走，酬應供張之繁縟，編戶齊民之疾苦，罔不按其目擊耳食所及，一一記之。而於叩首禮之爭執，諸家筆記之未備者，陳述尤詳。考東華錄載乾隆五十七年十月乙酉，諭軍機大臣等：郭世勳等奏，英吉利國王遣使臣嗎嘎囉呢進貢，由海道至天津赴京，應准所請，以遂其航海嚮化之誠。五十八年八月庚午，上御萬樹園大幄次，英吉利國正使臣嗎嘎囉呢副使臣嘶噹唎等入覲。己卯，賜英吉利國王敕書，不許夷商貨船駛至浙江天津地方。與是編所記皆符。譯筆頗雅潔，惜未加以考證。記中之福某，疑指福康安，長某疑指長麟。十月三日來謁之安育德神甫，應是耶穌會士錢德明 (Amiot)。考入華耶穌會士傳第三九二傳（八四二葉），謂是年十月八日德明得法國來札，驚悉國王路易十六世在本年一月二十一日被害，即跪地祈禱，入夜突中風卒。則卒於見英使後之第五日矣。

註一五：入華耶穌會士傳第四一八傳，原本八八九葉。

我作這篇小考證的意思，是在說明點尋究的方法，如有人在中

文撰作，尤其是在故宮檔案同軍機處檔案中去檢尋，許還有不少新發現。有些傳教師漢名未詳者，或僅知漢名而不知原名者，可用此法去比對牽合。陳援菴先生所列雍正十年（一七三二）廣東省城天主堂調查表（註一六），其中那些西洋人名就很够研究的。我只知道其中的赫蒼壁，就是法國耶穌會士 Hervieu，雍正十年他確在廣東，曾為是年被逐出境的傳教師三十人盡力，那時他適在法國傳教會會督任內。他曾為同會士沙守信（de Chavagnac）撰的真道自證作了一篇訂記（註一七）。表中的閔明我，既不是多明我會士 Navarrete，也不是耶穌會士 Grimaldi；多明我會的閔明我，是真閔明我，早在一六八九年死在美州；耶穌會的閔明我，是頂替前人姓名的閔明我，也在一七一二年死在北京。這第三個閔明我應另是一人（註一八），或者也是西班牙籍的多明我會士。同表中的卜如善，也許是法國傳教師 卜文氣（Porquet），因為他在廣州同赫蒼壁住在一處（註一九）。還有一箇法國傳教師 卜日生（Baborier）（註二〇），他曾藏在棺材裏面逃過關津，可是他傳教的地方是佛山，而不是廣州。同時傳教佛山的還有一個葡國傳教師 房日昇（de Cordes）（註二一），也許就是方玉章。此表中諸西洋人的漢名，不是無法考訂，不過要費很多的時間而已。

註一六：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八卷第二號從教外典籍見明末清初之天主教三葉。

註一七：他在此訂記中假為答客問之說，以駁儒家，稱俗儒有三等，曰鄙儒，曰昏儒，曰蕩儒，皆不足當儒稱，立說之巧，與孫璋（de la Charme）性理真詮先儒後儒之說同。

註一八：援菴先生同一文中（二三葉）所識乾隆五十年（一七八五）二月在江西拿獲的傳教西洋人李瑪諾，同明末的 Emmanuel Diaz 相距太遠了，也是箇同姓名的人。

- 註一九：參看入華耶穌會士傳第二五九赫蒼壁傳，原本五八一葉。
註二〇：參看同本第二九〇傳六二九葉。
註二一：參看同本第二九五傳六四一葉。

——輔仁學志八卷二期——

安南書錄

安南官私著作，今日散佚者固已甚多；然留存於今可資整理我國正史外國傳之用者，尚復不少。惟其書流傳於中國者甚稀。其爲四庫著錄者，有安南志略殘本十九卷，然且爲越人在中國之撰述，別有越史略三卷，列入附錄（守山閣叢書有刊本），此外寂無聞焉。二十餘年前，在巴黎國民圖書館，獲讀越南史籍數種。歷年以來，又知有書名若干。然欲求一書目，而不可得，蓋越南史書皆屬編年體，而無史志。一七四九年時，黎貴惇撰有大越通史，體裁全倣宋史；應亦有其藝文志。然此書現已殘缺不完。十九世紀上半葉潘輝注撰有歷朝憲章類志，檢其目錄有文籍志一卷，然聞安南內閣聚奎書院所藏本，即缺此卷（比開河內學校現已購入全本）。其內閣書目，又不獲見之。茲編所錄，乃法國傳教師迦節（Cadière）根據欽定越史通鑑綱目（以後省稱綱目）所輯，附以伯希和（Pelliot）教授所錄在安南內閣所見諸書。惟綱目所引諸書，今不盡存，而內閣所存者，又未經伯希和全錄，爲可惜耳！茲於列舉書目之前，先說明安南史書沿革之大略：

一 安南書籍

安南最古之史家，爲撰大越史記之黎文休。文休，清化東山縣甫里社人，陳太宗天應政平丁未年（一二四七），以進士第二人及

第，仕至兵部尚書翰林學士監修國史。陳太宗時（一二二五至一二五八）奉敕纂修越史，始趙武帝（前二〇七年）終李昭皇（一二二四）。陳聖宗（一二五八至一二七八）紹隆十五年（一二七二）書成，共三十卷。按安南志略稱陳普（一作晉）嘗作越志，黎休嘗修越志，俱陳大王時人。大王者，即陳太宗，黎休應即黎文休。陳普既為其同時人，疑為修史之一人。此書經歷後人增訂刪改，原來面目已不可識矣。

現存最古之安南史籍，應首數十三世紀末年，黎崱撰之安南志略。此書已經四庫著錄，惟原書二十卷，至是僅存十九卷（見四庫總目卷六十六）。一七九〇年錢大昕所得本，亦闕第十九卷卷末，及第二十卷全卷，其圖併佚。聞倫敦博物院（British Museum）有一部，據Douglas所訂目錄，謂為二十卷本，似為一七五〇年刊本，今未見此本，不知審否。

陳朝時代（一二二五至一四一三）似無撰述。惟據伯希和之說：不著撰人名氏越史略，應撰於是時。此書上卷曰國初沿革，始趙武帝迄黎氏之亡（一一〇九）；中卷下卷皆曰阮紀，則始李氏得國以後，迄於陳廢帝昌符元年（一三七七）。按安南志略稱陳氏代立，凡李氏宗族，皆令更姓為阮，以絕民望，故曰阮紀。考其第三卷年表云今王昌符元年，則知其為陳廢帝時（一三七七至一三八八）人。本書所載李朝事跡，可補正安南正史者不少。

黎仁宗（一四四二至一四五九）於一四五五年命潘孚先補修大越史記，始陳太宗（一二二五年）終明之放棄交趾（一四二七，）共為書十卷。黎聖宗（一四六〇至一四九七）於一四七九年又命吳士連重修之，定名曰大越史記全書。本書又增趙武帝以前之傳說，而託始於鴻龐氏。全書分為二編：前編曰外紀，始鴻龐氏迄吳氏十二使君（九六七），為書五卷；後編曰本紀，始丁先皇（九六八至九七九），

迄黎太祖（一四二八），爲書十卷。此書卷數較大越史記少二十五卷，似已有所刪訂。考吳士連序，引有胡宗鸞撰越史綱目一種，謂已佚而不傳。據綱目卷二十六所引，有武瓊奉敕撰大越通鑑二十六卷，於一五一一年進呈。此書亦遵全書之例，分爲外紀本紀，始鴻龐氏迄黎太祖之自立（一四二七）。

書成之後，黎襄翼帝又命黎嵩（原名楊邦本賜姓名）撰大越通鑑總論（一五一四）。惟據內閣書目，一題越鑑通考總論。

黎玄宗景治（一六六三至一六七一）初，又命胡士揚等重修大越史記全書。吏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少保燕郡公范公著撰序，題年乙未，知其書成於一六六五年。全書分爲四編：一曰大越史記外紀全書，始鴻龐氏迄十二使君；二曰大越史記本紀，始丁先皇迄黎太祖；三曰大越史記本紀實錄，始黎太祖（一四二八）迄黎恭皇及莫氏篡位（一五三二）；四曰大越史記本紀續編，始黎莊宗（一五三三）迄黎神宗（一六六二）。

上列各書雕版未盡，黎熙宗又命黎儋阮貴德續編黎玄宗黎嘉宗（一六六二至一六七五）兩朝實錄。正和十八年（一六九七）書成，是爲現存最後修訂本。計一、外紀全書五卷，二、本紀全書第一卷至第九卷，三、本紀實錄第十卷至第十五卷，四、本紀續編第十六至十九卷，共爲二十四卷。本書引有阮儼撰越史備覽，吳時仕撰越史標按二書，今未審其存佚。

一七四九年黎貴惇見安南史書祇有編年體，而無傳記體，曾擬仿宋史編纂大越通史。檢內閣藏書，有大越通史三冊，第一冊爲序言凡例及第二兩卷，敘述黎利時代史事。二三兩冊分爲三卷，未標卷第，專載莫氏時代列傳。顧考本書序文，本書應先述本紀，始黎利（一四一八）終於莫氏之篡，次爲列傳，與此書內容不合，疑撰而未成，抑已殘缺也。

阮朝時代嘉隆時(一八〇六)撰有皇越一統輿地志十卷。明命二年(一八二一)設立史館,纂修列聖實錄,一八四一年列聖實錄前編書成。本編爲嘉隆以前阮氏廣南諸王實錄。

嗣後每代皆有實錄。嘉隆時實錄名實錄正編第一紀,六十卷。明命實錄爲實錄正編第二紀,二百二十卷。據史館目錄,尙有紹治實錄第三紀,七十四卷,嗣德實錄第四紀七十一卷。

紹治時曾命纂修列傳,嗣德五年(一八五二)書成,名大南列傳前編,六卷。後又續修大南正編列傳初集,三十三卷,於成泰元年(一八八九)刊行。

安南重要史籍,要爲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此書爲潘濟簡等於嗣德八年十二月(一八五六)奉敕撰,一八五九年書成,嗣後於一八七一、一八七二、一八七八等年續修,至建福元年(一八八四)始行刊布。計目錄一卷,前編始雄王,終九六七年,爲書五卷;正書始七六八年終一七八九年,爲書四十七卷。

二 史部書目

後列諸書多爲綱目所引,餘爲迦節伯希和二氏所輯,其書存佚不等,故著錄亦有詳略。概依字典部首編次,並於逐條之上,附加號數,以便檢對。

- 一部 1. 三台山靈蹟二冊,內閣鈔本。第一冊標題靈蹟參考,無撰人名,第二冊題爲丹峰寓士阮逸爽撰,河內學校有鈔本。
2. 三平實錄一冊,內閣鈔本。爲錄有三:曰平西實錄,述一七五〇年平定山西之役;曰平興實錄,述一七六七年至一七六九年平定興化之役;曰平寧實錄,述一七六九至一七七〇年平定鎮寧之役。河內學校有鈔本。

- 部 3. 中興節義錄。綱目卷二十七引。不知與後列第十六第一六八第一六九等號之書是否同本。
- 刀部 4. 又安人物志。嘉泰三年。(一五七五)綱目引。
5. 又安古蹟志。疑從後書鈔出別行。
6. 又安志。又安省志書也。此類志書安南不少。
7. 又安風土記。綱目卷二引。
8. 又靜雜記。一冊，內閣鈔本，潘和甫撰，潘輝瀨校訂。又靜者，又安河靜二省之省稱也。河內學校有鈔本。
- 土部 9. 交趾遺編，最近內閣書目著錄。
- 人部 10. 使交紀事，一冊，內閣鈔本。題曰阮啓撰。此書似爲明人撰述，然其人又似越人。考越史黎紀纂要新編第二冊，有一阮啓，爲一六〇〇年時人，疑卽其人。
11. 使程雜記，一冊，內閣鈔本，記安南貢使自安南赴北京之行程。
- 入部 12. 全越詩錄一冊，內閣鈔本。黎貴惇撰。貴惇撰有大越通史，前已著錄。
13. 入西日記，內閣鈔本二冊，武文豹等一八八九年，使法日記。河內學校有鈔本。
14. 入清日記，內閣鈔本一冊。黎峻阮思儒等撰。此書爲一八六八年，嗣德時入清貢使日記。
- 刀部 15. 列聖實錄前編，前已著錄。
16. 前黎節義錄，內閣鈔本。與甘露府志合訂一冊，亦題爲前後黎節義錄，或前後黎忠義錄。內分忠義義婦奸臣諸錄。第一編題曰清華丹峰阮逸爽輯。此書述莫氏篡立時盡節從逆諸人事，河內學校有鈔本。
- 力部 17. 功業演志，綱目卷二十七引。

- 七部 18. 北南實錄，內閣鈔本一冊。標題下有「事依四平實錄」六字，述一七七四至一七七七年事。河內學校有鈔本。
19. 北圻雜編，汝伯仕撰。按北圻即今地圖之東京。
20. 北圻雜錄，吳高朗撰，綱目卷十七引。
21. 北圻地輿誌錄，內閣鈔本。按原書十二卷，現存三冊，第一冊第一卷昇隆，第二卷海陽，第二冊第三卷山南上，第四卷山南下，第三冊第十卷安廣，第十一卷諒山，第十二卷高平，蓋亦北圻地方志之類也。
- 十部 22. 南掌紀略，內閣鈔本一冊。一八三八年，南掌使臣至鎮寧，刑部郎中范克宅禮科掌印給事中黎文實錄記聞諸使臣之事，撰成是書。河內學校有鈔本。
- △部 23. 參補嶺南傳聞神異摭怪列傳錄，內閣鈔本三冊。第一冊上題慕澤武瓊著，內記自唐迄安南陳氏時傳說十六事。河內學校有鈔本。
24. 參記本傳，一七八七年綱目引。內閣有卷一殘本。
- 部 25. 史，綱目卷二引有吳仕史，疑即吳時仕撰之越史標按。
26. 名節錄，陳驥騰撰。
27. 吳氏家譜，一七八六年綱目引。
28. 嘉定通志，明命（一八二〇至一八四一年）年鄭懷德撰。嘉定，南圻地名。
- 部 29. 國史館前編草本，綱目卷二十七引。
30. 國史實錄，綱目卷三十四引。應為前述實錄之一部。
31. 國朝名臣章疏，內閣鈔本一冊。國朝，應指黎氏，蓋諸章疏皆署景興三年（一七四二），後題延河黎家藏板六字。前此似有刊本。
32. 國朝會典，綱目卷四十六引。按內閣有黎朝會典鈔本。

三冊，應卽此本。惟內閣本已殘缺不全。

33. 國朝處置萬象事宜，一八八四年內閣目錄著錄五冊，據云爲一八六八年集賢院購進本。明命年古藤高朗撰，今佚。考其標題，所記者應爲阮氏撫御萬象諸事。萬象者，老撾都城也。

土部 34. 地志類，此書無標題，惟各卷首題有地志類三字。壽昌居士方亭撰。全書五卷：第一卷爲採諸中國載籍之文，第二卷爲黎氏時代安南地志，三卷以後爲近代地志。序尾題年按爲一八六二年。

大部 35. 大南列傳前編，前已著錄。

36. 大南正編列傳初集，前已著錄。

• 37. 大南國疆界彙編，內閣本七冊，備載現代省府縣名。河內學校有鈔本。

38. 大越史記，此書有二本：一爲一二七二年黎文休撰本，一爲一四五五年潘孚先增修本。前已著錄。

39. 大越史記，七冊，北城學堂藏版。前二冊爲外紀，後五冊爲本紀，有黎嵩吳時仕諸人評註，則非潘孚先之書矣。

40. 大越史記全書，國子監本。日人引田利章有重刊本（一八八四），極劣。

41. 大越史記全書，范公著等奉敕撰。與上記國子監本略異，似爲阮氏以前刊本。又一四七九年吳士連亦撰有大越史記全書，前已著錄。

42. 大越史記本紀續編，一名黎史續編，見後一六四號。

43. 大越史記續編，內閣現存殘本七冊，並非一書。其一冊內並題黎皇雜記，記述太祖高皇帝及太尊（宗字避諱）文皇帝兩朝之事。無卷次頁數，與大越史記全書卷十及卷十一

之文相同，而較簡略。別有五冊，字體與前冊異，其一冊內題大越史記續編卷之十六，所記與全書卷十六之文常有出入，後為卷十七至卷二十一。別有一冊，卷末題越史新編，則別為一書矣。

44. 大越地志，內閣鈔本二冊，不佳。

45. 大越歷代史總論，一題大越史記總論。

46. 大越通鑑，前已著錄，但亦有謂其與大越通鑑總論各為一書者。

47. 大越通史，內閣殘本三冊。河內學校有鈔本。

48. 天南忠義錄，范丕顯撰。

49. 天南實錄。

50. 天南餘暇集，見第一〇二洪德天南餘暇集條。

一部 51. 安南一統志，內閣鈔本一冊。列舉黎氏末年省府縣名。

52. 安南志，綱目卷一引。

53. 安南紀要，綱目前編卷五云為高熊徵撰。考內閣書目，熊徵華人，撰有安南志原。疑即一書。

54. 安南志略，前已著錄。

55. 宣光省志。

56. 實錄正編第一紀，前已著錄。

57. 實錄正編第二紀，前已著錄。

58. 實錄正編第三紀，前已著錄。

59. 實錄正編第四紀，前已著錄。

60. 寧平冊，綱目卷一引。寧平，省名，殆為省志之類。

山部 61. 嶺南紀事，內閣鈔本一冊。內題國史紀年略抄，胡士馴撰。

广部 62. 廣平志，廣平省志也。此書總題大南一統志，應為一統

志之一部。

- 五部 63. 延河譜記，內閣鈔本一冊。黎貴惇年譜也。按貴惇爲河內延河人。河內學校有鈔本。
- 彳部 64. 後黎紀略，一七六〇、一七七四、一七八六等年綱目引。
65. 後黎野錄。
66. 御製剿平南圻賊寇詩集，史館刊本一冊，一八三三至一八三五年之御製詩。
67. 御製北巡詩集，史館刊本一冊，輯錄紹治遊巡北圻諸詩。
68. 御製武功詩集，史館刊本，原集十卷爲一冊，今存三冊。附平定暹羅真臘方略（一八四一至一八四五），前無序文目錄。
69. 御製越史總詠集，十卷，訂爲十一冊，嗣德御製詩集也。前有一八七四年御製序。
70. 御製銘文古器圖，史館刊本一冊，明命時所製自商迄漢銘文古器之圖。一八四〇年刊。
71. 御製名勝圖繪詩集，史館刊本十六冊，紹治詩集也。
- 心部 72. 慕澤世譜，內閣鈔本一冊。慕澤，地名，隸海陽省。本書所輯皆屬慕澤名家傳。
- 戈部 73. 我越皇黎朝歷科進士題名碑文，內閣鈔本四冊，高朗輯河內文廟所藏自一四四二迄一七八〇年諸碑。第二冊第一頁，上題清化省疆界分合名號沿革並山川景勝集記，亦題爲高朗撰。中引有廣州記文獻輿地考二書。河內學校有鈔本。
- 手部 74. 撫邊雜錄六卷，史館內閣各有一本，一七七六年黎貴惇撰。河內學校有鈔本。

75. 抑齋集六卷，訂爲三冊，阮鷹詩文集也。末附輿地志，所誌黎利建國抗明事，可與史文參證者不少。
- 友部 76. 故黎名臣譜，內閣鈔本一冊。黎氏時代阮范二氏家傳也。河內學校有鈔本。
77. 故黎官職志。
78. 故黎善政錄，一名黎朝善政錄。
79. 故黎野錄。
80. 故黎邦交集。
- 文部 81. 文獻輿地考，前第七三條著錄，應爲內閣書目著錄之文獻地輿。
- 斤部 82. 新編傳奇漫錄增補解音集註，內閣刊本四冊，阮喚撰。按喚父爲一四九六年進士，序中引有瞿宗吉撰藝燈新話一書。
- 方部 83. 旅中雜記。
- 日部 84. 明命政要，二十五卷訂爲十二冊，明命時代之重要詔令也。
85. 晉公家譜，第一〇九條玉山風物志引。
86. 晚黎遺史，誌一七八六至一七八九年遺事，此書鈔本極稀。
87. 暹羅事跡，內閣鈔本一冊，記一七七八年至一八四五年安南暹羅國交事。
- 月部 88. 望國功臣錄，史館鈔本一冊，內載開國功臣、中興功臣、忠節功臣。望國者，暹羅都城 Bangkok 之譯音，蓋嘉隆未即位前曾亡奔暹羅也。
- 本部 89. 本紀實錄，綱目卷十三引，謂爲吳士連撰。
90. 本紀續編，一七五八年綱目引。疑與第一六四條之黎

氏續編同爲一書。

- 欠部 91. 欽定剿平兩圻匪寇方略，內閣本，一百四十五冊。誌一八三三年迄一八三五年討平北圻叛人黎維良、農文雲、南圻叛人黎文儂等及暹羅事。此書內容：首爲目錄及御製詩二卷（即第六十六條著錄之詩），次爲剿平北圻逆匪方略正編八十卷，三爲剿平南圻逆匪方略正編四十七卷，四爲剿平暹寇方略正編十五卷，五爲剿平平順省蠻匪方略，附編八卷。
92. 欽定大南會典事例九十七卷，卷爲一冊，一八五一年編成。
93. 欽定詠史賦，內閣刊本五十四卷，合訂二十七冊。黎伯惇等奉敕撰。
94. 欽定越史通鑑綱目，前已著錄。
95. 欽定越史綱目聲敘，內閣鈔本四冊，一八七七年奉敕撰。
- 止部 96. 歷代南越史記，內閣鈔本一冊，內題亦作南越史記傳。此書記述安南歷代國名，歷代都城，歷朝發源地，殿以安南諸王詠史詩。撰者謂黎氏爲今朝，則黎氏時人也。
97. 歷代文選，內閣鈔本十五卷，綿賓輯。
98. 歷朝憲章類誌內閣殘本十三冊。今尙存者：第六至第八卷人物志，第十三至第十九卷官職志，第二十至第二十五卷禮儀志，第二十六至第二十八卷科目志，第二十九至第三十二卷國用志，第三十三至第三十七卷刑律志，第三十九至第四十一卷兵制志，第四十六至第四十九卷邦交志。所缺者爲地輿文籍諸誌。河內學校有鈔本。
99. 歷朝雜記，內閣鈔本四冊，高朗撰。綱目亦作高朗雜記。本書記述十七八世紀間之史事，第一冊引有高綿國史。

高綿，亦稱高蠻，越人東浦寨之稱也。

- 水部 100. 永祿縣志，劉公道撰。按永祿縣隸南定省。
101. 河仙十詠，最近內閣書目，有目無書。河仙，地名也。
102. 洪德天南餘暇集，一作天南餘暇集。據綱目卷二十三，洪德癸卯年（一四八三），黎聖宗命申仁忠郭廷寶杜潤陶舉譚文禮等合纂此書。原書應有百卷，今內閣目錄，尙見著錄。惟伯希和云，未見此書。
103. 海東志略，內閣鈔吳族藏版本一冊。按海東，省名也。本書所記，多爲名人小傳。
104. 海程誌略，內閣鈔本一冊，潘輝注撰。言其一八三三年冬奉使江流波之行程，按江流波今爪哇 Batavia 也。
105. 清化省疆界分合名號沿革並山川景勝集記，高朗撰。見第七十三條。
106. 清化輿圖事跡記，內閣鈔本一冊，高朗撰。
107. 烏州人物記，內閣鈔本一冊。按烏州爲安南中部之舊稱。
108. 烏州近錄，內閣書目著錄一冊。伯希和未見。撫邊雜錄卷五，謂莫氏僭立時楊文中撰。
- 玉部 109. 玉山風物志，內閣鈔本一冊。玉山，地名也。此書引有督學人志晉公家譜二書。
- 甘部 110. 甘肅府志，內閣鈔本，與前後黎節義錄合訂一冊。河內學校有鈔本。
- 六部 111. 登科錄，內閣書目著錄。伯希和未見。綱目卷二十七引。阮公侗撰。
112. 登科備考，潘輝溫撰。
- 白部 113. 皇朝南越地輿志，一作皇越地輿志，一八三三年刊本，

二冊。

114. 皇朝邦交大典，內閣鈔本十六冊，記述一七八九年至一八一五年間中國及越南國交事。

115. 皇越一統輿地志，史館鈔本十冊，嘉隆時黎光定等奉敕撰。前有一八〇六年阮嘉吉序。河內學校有鈔本。

116. 皇越地輿志，應是第一一三條著錄之書。

117. 皇越文選，內閣刊本八卷，合訂三冊，前有一八二五阮摺序。河內學校有鈔本。

118. 皇越春秋，二冊，章回小說體，敘一四〇〇年至一四二六年胡氏僭立時事，全書分爲六十回。

目部 119. 督學人志，玉山風物志引。

系部 120. 稽紳實錄，一七五一年鄭楹撰。

121. 總論，按即黎嵩撰大越通鑑總論省稱。

122. 續編，按即大越史記本紀續編省稱。

羽部 123. 翦燈新話，第八十二條傳奇漫錄引。

白部 124. 興化風土紀，一冊，一作興化風土錄，黃仲政撰。

艸部 125. 芸叢類語，內閣鈔本二冊，黎貴惇撰。河內學校有鈔本。

126. 藍山實錄，內閣鈔本三冊，胡士揚撰。按藍山地屬清化省，黎利起兵抗明之地也。

西部 127. 西南邊塞錄，內閣鈔本二冊，記述十五六世紀安南占城老撾國交事。河內學校有鈔本。

128. 西洋志略，內閣鈔本三冊，撰於十九世紀上半葉。

129. 西行詩紀，李文馥誌其一八三〇年奉使榜葛刺（此書譯音作明歌），一八三一年奉使星加坡之行程。

見部 130. 見聞錄，黎貴惇撰。綱目卷二十五引。此書之一卷曰

西洱河志。

131. 親征記事, 記黎聖宗親征占城老撾事。
- 言部 132. 詠史詩集, 鄧鳴謙撰。
133. 詠史賦, 即第九十三條之欽定詠史賦。
134. 詩文遺集, 即第七十五條抑齋集之一部。
- 走部 135. 越事瑣記, 內閣鈔本一冊。
136. 越南開國志傳, 內閣鈔本。原書八卷, 缺第三卷。阮榜中撰, 前有楊慎齋序。河內學校有鈔本。
137. 越史三百詠, 史館鈔本二冊, 汝伯士撰。河內學校有鈔本。
138. 越史備覽, 阮巖撰。已著錄。
139. 越史新編, 內閣鈔本二冊。
140. 越史略, 前已著錄。
141. 越史綱目, 胡宗鸞撰, 已著錄。
142. 越史總詠, 見第六十九條。
143. 越甸幽靈集, 內閣書目有目無書。李濟川撰。
144. 越史續編, 內閣鈔本四冊。三冊內無標題, 一冊內題大越史記續編卷之二十一。河內學校有鈔本。
145. 越史黎記纂要新編, 內閣鈔本二十冊, 始黎氏迄一六六二年, 多錄明史之文。
146. 越鑑通考總論, 黎嵩撰, 已著錄。
147. 越音集, 潘孚先撰。
148. 越音詩集, 不著撰人名, 與前書似非一書。河內學校有鈔本。
149. 越史標按, 吳時仕撰。
- 車部 150. 輿地志, 阮鷹撰, 即第七十五條抑齋集之一部。

151. 輿地志, 顧希馮撰。
- 是部 152. 退食記聞, 張國用撰。綱目卷五引。
153. 通國沿海渚, 內閣鈔本一冊。河內學校有鈔本。
- 邑部 154. 邦交備覽, 申澂撰。
155. 邦交錄, 內閣鈔本, 八冊, 記一七八九至一七九〇年中國安南國交事。
- 里部 156. 野史, 此名見綱目, 疑即故黎野錄 (第七九條,) 或後黎野錄 (第六五條) 之類。
- 門部 157. 閩盤城記, 一八六〇年阮文顯撰。閩盤, 占城舊城, 今在平定省中。河內學校有鈔本。
- 阜部 158. 隣好例, 史館鈔本一冊, 內題暹羅使事, 記述嘉隆時代安南暹羅通使事。
- 雨部 159. 雨中隨筆錄, 范琥撰。
- 青部 160. 青池阮氏世譜, 史館鈔本二冊。阮仲合家譜也。青池縣, 屬河內省。
- 頁部 161. 須知簿, 一六九四年黎熙宗所記安南山川、城郭、塔廟、湖沼諸名。
- 馬部 162. 驩都風土記。按古之驩州, 即今之乂安河靜二省。
- 高部 163. 高蠻事迹, 內閣鈔本一冊, 一八五二年敕撰。高蠻即東埔寨。
- 黍部 164. 黎史, 綱目數引之, 應為黎史續編。內閣書目著錄之大越史記本紀續編, 似為一書。
165. 黎史略談, 綱目卷十五引。
166. 黎季紀事。迦節所藏鈔本, 記述一七七七至一七八九年事。
167. 黎定一統志。

168. 黎朝中興錄，胡士揚撰。與後一本似爲一書。
169. 黎朝中興功業實錄，內閣鈔本，三卷二冊。河內學校有鈔本。
170. 黎朝御製國音詩，內閣鈔本一冊，內題先朝御製國音曲記詩卷。河內學校有鈔本。
171. 黎朝會典，即第三十條之國朝會典。
172. 黎朝歷科進士題名碑文記，見第七十三條。
173. 黎朝野史，內閣鈔本二冊。河內學校有鈔本。
174. 黎玉譜，黎氏家譜也。
175. 黎紀，內閣有鈔本四冊，均題此名。然前三冊實爲大越史記全書。後一冊爲黎顯宗（一七四〇至一七八六）本紀。

三 補錄一

越南史部存佚書目，已詳前錄。茲檢越史通鑑綱目，又得越人撰述三十二部。中有越史綱目，大越史記，越甸幽篔集三部，前已著錄，餘皆今日不傳之本。據綱目云，永樂十六年（一四一八），明置交阯布政司，將所有越人撰述，搜送南京，而於次年頒行四書，性理大全，佛經於交阯，越南舊籍，遂以不傳。然則此類撰述，或尚存留於中國也。錄次於後，以供留心越南文獻者參考云爾。

- （一）刑書 三卷，李太宗（一〇二八至一〇五四）敕撰。
- （二）國朝通禮 十卷，陳太宗（一二二五至一二五八）敕撰。
- （三）刑律 一卷，陳太宗敕撰。
- （四）建中常禮 十卷，建中陳太宗時年號，始一二二五迄一二三一。
- （五）課虛集 一卷，陳太宗撰。

- (六) 御詩 一卷，陳太宗撰。
- (七) 貽後錄 二卷，陳聖宗(一二五八至一二七八)撰。
- (八) 箕裘錄 一卷，陳聖宗撰。
- (九) 詩集 一卷，陳聖宗撰。
- (十) 陳朝大典 二卷，陳裕宗(一三四一至一三六九)敕撰。
- (十一) 興實錄 二卷，陳仁宗(一二七八至一二九三)撰。
- (十二) 詩集 二卷，陳仁宗撰。
- (十三) 詩集 二卷，陳明宗(一三一四至一三二九)撰。
- (十四) 水雲隨筆 二卷，陳英宗(一二九三至一三一四)撰。
- (十五) 葆和殿餘筆 八卷，陳藝宗撰。按藝宗在位始一三七〇迄一三七二，此書題爲一三八三年，則在禪位以後矣。
- (十六) 詩集 一卷，陳藝宗撰。
- (十七) 兵家要略 一部，興道王陳國峻撰。國峻，十三世紀後半葉時人。按大越史記全書卷六引作兵家妙理要略書。
- (十八) 萬劫祕傳 一部，不著撰人名。按萬劫爲北寧省一社之名，至元二十一、二年(一二八四至一二八五)元伐安南潰師之地也。此書卽述當時戰況。
- (十九) 四書說約 一部，朱文貞撰。
- (二十) 樵隱詩 一集，朱文貞撰。
- (二一) 岑樓集 一卷，威文王陳國遂撰。
- (二二) 樂道集 一卷，昭明王陳光啓撰。
- (二三) 冰壺玉壑集 一卷，司徒陳元旦撰。
- (二四) 介軒詩集 一卷，阮忠彥撰。聞此本尙存。
- (二五) 峽石集 一卷，范師孟撰。
- (二六) 菊堂遺草 二卷，陳元璫撰。
- (二七) 討聞效鑿 一卷，胡宗鸞撰。

- (二八) 越南世志 一部，胡宗鑑撰。
- (二九) 蕊溪詩集 一卷，阮飛卿撰。
- (三十) 披砂集 一卷，韓詮撰。按詮本姓阮，因於一二八二年在富良江曾驅鱗魚，慕韓愈之為人，故改姓韓。其人曾以越語入詩，亦以國語詩賦馳聲越南，而後人作國音詩者，皆宗「韓律」。

上列三十種均見綱目。

- (三一) 紹治文規 一八五七年奉敕撰。共有四百二十四冊。此書與後一書，皆仿佩文韻府編纂，現無刊本。惟聞史館有鈔本三百八十冊，內閣有鈔本四百一十六冊，疑皆不全。此書所收之辭韻不少，例如佩文韻府東韻僅有一百七十四字，而此書所收者有七百二十四字之多，可以見其體例矣。
- (三二) 欽定韻海 一八五四年奉敕撰。內閣本現有三百八十六冊，內閣舊書目著錄一本，多至六百八十九冊者，今已遺而不傳。

四 補錄二

以下諸書概爲河內學校最近購藏本：

越史續編，越史略集，史歌，越史謗評，功臣錄，歷代名臣事狀，越史摘要，越史補遺，平元功臣實錄，古今交涉事宜考，黎朝類編，皇親冊，皇朝玉牒譜記，歷代年表，黎朝官制典例，黎朝貢法，官制典例，國朝詔令善政，國朝條例田制，歷朝政要，詞訟條例，歷代科舉考，仕宦須知，天南餘暇集，黎朝舊典，黎朝事例，切伯祠引跡，大越國書，南北往來柬札，帳表文集，名臣章疏，名臣筆錄，御製詔諭

表章稿，酬奏文集，國朝詔表式，紹治詔諭，皇朝諭集，詔奏集，五旬慶節文章，名臣奏冊，朝臣表謝，御製銘文古器圖，御製越史總詠，郊祀典例，雄王事跡，李天主事跡，陳家典跡，大南一統志，大南輿地約編，北城地輿，北南圻地輿，新定越南志錄，太平省通志，山西省全轄，北寧省轄亭祠寺廟，北寧古跡，北寧瑣記，海陽風物志，高平事跡，興化風土錄，興化記略，西俘日記，退食記聞，廣南省志略，錦溪風俗志，上京風物志，回京日程記，吳家文派，吳家文派別本，聖尊遺草，羣書攷辨，歷朝祭文，前黎進士寧遜詩集，皇越叢詠，存庵文稿，吳陽亭文集，使華叢詠。

曇無讖與所譯大般涅槃經前分

現存大涅槃經有二本，皆題北涼中天竺沙門曇無讖譯：一舊本四十卷，一劉宋沙門釋慧嚴慧觀同謝靈運再治之南本三十六卷。南本雖較舊本少四卷，然舊本有十三品，南本則有二十五品；蓋將舊本之壽命品分出爲四，如來性品分出爲十，特爲子目之增加，文字之潤飾而已。余今所欲研究者，非譯本之內容，乃譯本之來處。

曇無讖，無亦作摩，讖亦作讖，似是 Dharmaksema 之對音。僧祐出三藏記集卷十四，慧皎高僧傳卷二皆有傳。祐傳較簡略，與皎傳文幾盡同，然亦有不見皎傳之文。此二書撰作年代相距不遠（一在五一五年後，一在五一八年後），其文似同本一源。皎傳既較詳，茲先言皎傳。

皎傳所記靈異最多，今暫置不言。據云：曇無讖中天竺人，幼隨母傭織毳毼爲業，十歲學小乘，後專業大乘。已而齋大涅槃前分十卷，并菩薩戒經菩薩戒本等取道罽賓，東適龜茲。頃之進到姑臧。河西王沮渠蒙遜聞讖名，呼與相見，接待甚厚。遜素奉大法，志在弘通，欲請出經本。讖以未參土言，又無傳譯，恐言舛於理，不許卽翻；於是學語三年，方譯寫初分十卷。時沙門慧嵩道朗獨步河西，值其宣出經藏，深相推重。轉易梵文，嵩公筆受。道俗數百人，疑難縱橫，讖臨機釋滯，請辯若流。嵩朗等更請廣出諸經，次譯大集大雲悲華地持優婆塞戒金光明海龍王菩薩戒本等六十餘萬言。讖以涅槃經本品數未足，還外國究尋，值其母亡，遂留歲餘。後於

于闐更得經本中分，還姑臧譯之。又遣使于闐尋得後分，於是續譯爲三十卷。以玄始三年（四一四）初就翻譯，至玄始十年（四二一）十月二十三日三喪方竟，即宋武永初二年（四二一）也。讖云此經梵本本三萬五千偈，於此方減百萬言，今所出者止一萬餘偈。後魏主拓跋蒙遜聞讖有道術，遣使迎請，遂留不遣。義和三年（四三三）讖固請西行，更請涅槃後分，遂遣刺客於路害之，春秋四十九。

祐傳則以所齋大涅槃經本前分有十二卷；後於于闐得經本，復還姑臧譯之，續爲三十六卷。亦云歿年四十九，然未言何年被害。此外無多異文，惟有一事較皎傳所錄爲詳。兩傳皆言讖明解呪術，隨王入山，王渴乏須水不能得，讖乃密呪石出水。王悅其道術，深加優寵。頃之王意稍歇，待之漸薄。以下皎本言去罽賓。祐本多四十餘字云：「讖怒曰：我當以髮水詣池呪龍入甕，令天下大旱。王必請呪，然後放龍降雨，則見待何如。遂持髮造龍。有密告之者，王怒捕讖，讖悔懼誅，乃齋經本奔龜茲。由此可見祐錄傳文雖簡，尙有不見皎傳之異文；皎傳之本旨似在隱惡而揚善。所以讀皎傳文，祇見讖爲一有道行之沙門。僅據此二傳，則知讖爲三八五至四三三年間人，自中天竺歷罽賓龜茲而至姑臧。沮渠蒙遜呼與相見，請譯經本。始譯所齋來之大涅槃初分十卷或十二卷，後自於于闐得中分，又遣使于闐得後分，續譯爲三十卷或三十六卷。其死也乃因蒙遜密遣刺客害之。

然若檢閱他書之文，其人其事皆與此兩傳所誌不符。魏書卷九九沮渠蒙遜傳云：「始闐賓沙門曰曇無讖，東入鄯善，自云能使鬼治病，令婦人多子。與鄯善王妹曼頭陁林私通，發覺亡奔涼州。蒙遜寵之，號曰聖人。曇無讖以男女交接之術教授婦人，蒙遜諸女子婦皆往受法。世祖聞諸行人言曇無讖之術，乃召曇無讖。蒙遜不遣，遂發露其事，拷訊殺之。」觀此文，可見讖之死非刺殺，離龜茲後

曾至鄯善也。

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亦識其事云：「先是沮渠蒙遜在涼州亦好佛法，有罽賓沙門曇摩讖習諸經論，於姑臧與沙門智嵩等譯涅槃諸經十餘部。又曉術數，禁呪，歷言他國安危，多所中驗。蒙遜每以國事諮之，神龜（四二八至四三一）中帝命蒙遜送讖詣京師，惜而不遣。既而懼魏威責，遂使人殺讖。」

此文言讖死於神龜中，與僧傳所識延和二年（四三三）之說獨異。初視之似誤，細審之或為事實。蓋僧傳修陳靈異，蒙遜歿於延和二年四月，故將讖死之年移後數年，而證實蒙遜之死乃因殺讖而受神殛也。

釋道朗，曾參加涼州譯場者也，出三藏記集卷八所錄道朗撰大涅槃經序有云：「天竺沙門曇摩讖者，中天竺人，……婆羅門種，先至燉煌，停止數載。……大沮渠河西王……開定西夏，斯經與讖自遠而至。……讖既達此，以玄始十年（四二一）歲次大梁十月二十三日，河西王勸請令譯。讖手執梵文，口宣秦言。……」據此文又知讖離鄯善後先至燉煌，並未逕至涼州。西涼之亡在玄始九年（四二〇），次年下燉煌。遜之得讖，應在是時。然則皎傳「玄始三年（四一四）初就翻譯，至玄始十年十月二十三日三表方竟」，記錄誤矣。讖抵涼州之時，最早應在四二一年，是年十月二十三日乃遜勸請譯經之日，非必翻譯開始之日，蓋皎傳有「學語三年，方譯寫初分十卷」之語也。則開始翻譯之時應在玄始十三年（四二四）以後，今再以別一記錄證之。

三藏記集卷八載闕撰人名大涅槃經記云：「此大涅槃經初十卷有五品。其胡本是東方道人智猛從天竺將來，暫憩高昌。有天竺沙門曇無讖，廣學博見，道俗兼綜，遊方觀化，先在燉煌。河西王宿植洪業，素心冥契，契應王公，躬統士衆，西定燉煌，會遇其人，神

解悟讖，請迎諸州，安止內苑。遣使高昌取此胡本，命讖譯出。此經初分唯有五品，次六品以後，其本久在燉煌。……有胡道人，應期送到此經。……今現已有十三品，作四十卷……。」僧祐後有註云：「祐尋此序與朗法師序及讖法師傳，小小不同。未詳孰正，故復兩存。」此文言蒙遜得讖於燉煌，與道朗序合，惟獨以所譯涅槃初分五品，乃智猛從天竺將來，而非讖自齋之本。其後八品乃取自燉煌，而非來自于闐，與上引諸說皆不合耳。智猛，出三藏記集卷十五，高僧傳卷三皆有傳。略謂智猛以弘始六年（四〇四）招結同志沙門十有五人，自長安西邁。在華氏城得泥洹胡本一部，又尋得摩訶僧祇律一部。以甲子（四二四）歲發天竺，惟猛與曇纂俱還涼州，譯出泥洹本得二十卷。以元嘉十四年（四三七）入蜀。則似此本爲猛自譯。檢出三藏記集卷二，亦著錄有般泥洹經二十卷（下註云闕），摩訶僧祇律一部（下註云胡本未譯出）。後云「右二部，定出一部，凡二十卷。宋文帝時，沙門釋智猛遊西域還，以元嘉中於西涼州譯出泥洹經一部。至十四年（四三七）齋還京都。」嗣後諸經錄錄有此經，皆有目無本。惟自歷代三寶記始，多云「見宋齊錄」；按此錄道慧撰，其人卒年（四八一）早於僧祐三十七年，亦恐因傳聞致誤。余以爲猛譯經文恐無其事，蓋猛既與曇無讖同在涼州，同出涅槃，猛譯本不應獨闕，不應未留有經序與題記。出三藏記集卷八固引有二十卷泥洹記，然謂出智猛遊外國傳，而所引傳語已並見智猛傳中，僅有「得泥洹胡本，還於涼州出得二十卷」二語。細攷傳語，似僅言在涼州譯出此本，未明言爲猛譯抑爲讖譯也。余以爲讖所譯者即猛將還之本。猛於玄始十三年甲子（四二四）發自天竺，本年或次年行抵高昌。時高昌郡屬北涼，且爲當時佛教東漸之一大站。蒙遜遣使取此經本，命讖譯出。原造傳者不察，誤以讖自齋涅槃經本而來。觀上引魏書之文，其人蓋一無行方士，攘智猛將歸之本爲

已有，亦意中或有之事。猛於元嘉十四年（四三七）入蜀，後二年（四三九）北涼亡，譯場由涼州移至高昌，而猛亦無在彼譯經之事也。

余且疑智猛傳中偕猛俱還涼州之曇纂與曇無讖爲一人；蓋「曇無」「曇摩」「曇謨」均爲 dharma 之對音，亦常省譯爲「曇」；「讖」與「懺」形近，而「纂」字音近，南人撰錄與傳者傳聞不實，因誤以其人與智猛同還涼州。此類訛誤在釋藏中常見有之，而在正史中尤甚，茲試舉一例以證之。

隋書卷三五經籍志云：「初晉元熙（四一九至四二〇年六月）中，新豐沙門智猛策杖西行，到華氏城，得泥洹經及僧祇律。東至高昌，譯泥洹爲二十卷。后有天竺沙門曇摩羅讖復齋胡本來至河西。沮渠蒙遜遣使至高昌，取猛本欲相參驗，未還，而蒙遜破滅。姚萇弘始十年（四〇八），猛本始至長安，譯爲三十卷。」

此條舛誤不止一點。智猛於弘始六年（四〇四）西邁，而此誤作晉元熙中，疑元熙爲義熙（四〇五至四一八）之誤。名曇摩羅讖曰曇摩羅讖，釋藏偶亦有此寫法，然不常見，應衍一羅字。沮渠蒙遜亡於四三三年，後六年北涼始爲元魏破滅；則蒙遜應爲牧犍之誤。弘始十年（四〇八）智猛尙在印度，此傳至長安之猛本何自來？既云東至高昌，譯泥洹爲二十卷，何必又在長安重譯爲三十卷？此處後秦弘始十年，應爲北涼玄始十年（四二一）之誤，而此玄始十年根本亦誤，已詳前說也。

大藏經錄存佚考

緒 言

研究內典之來源，要以官私目錄爲主。茲分經錄爲已佚現存兩種。已佚經錄按佚時之先後又別爲三：一爲三寶紀撰時已佚經錄；二爲三寶紀撰時尙存經錄；三爲開元錄撰時已佚經錄。現存經錄以六世紀初年僧祐撰出三藏記集爲最古；以五九七年費長房撰之三寶紀爲最繁博，惟真僞兼收；至內典錄，譯經紀皆踵房錄，無所糾正；以七三〇年智昇撰之開元錄批評材料爲最多。故本篇之中所考者以僧祐長房開元三錄爲主；而現存經錄最晚以貞元續錄爲斷。

祐錄以前諸錄有目無本者，據三寶紀卷十五所載，都爲二十四種。其目並見內典錄卷十，開元錄卷十。

一 三寶紀撰時已佚經錄

(一)古經錄，亦省稱古錄，一卷。三寶紀卷十五云，「似是秦時釋利防等所齋來經目錄。」按釋利防於始皇時齋經來化一事，並見三寶紀卷一。惟同卷帝年下無其事，疑皆爲後人所增。考佛祖統紀卷三十五所載始皇四年(前二四二)西城沙門室利防等十八人齋佛經來化一事，謂見朱士行經錄。按朱錄，費長房且未嘗見，志磐

烏從知之！作偽顯然。又按三寶紀所載諸經，見古錄者有卷九北涼沙門釋道真譯悲華經十卷，又北涼三藏曇摩讖譯悲華經十卷，則不徒事偽，經錄亦偽。

(二)舊經錄，省稱舊錄，一卷。三寶記謂似前漢劉向搜集藏書所見經錄。按僧祐曾見舊錄者也，未言其出於劉向（三藏記卷二）。三寶紀卷十一所誌南齊沙門道備所譯九傷經，謂「見舊錄」，則亦五世紀後之偽錄矣。

(三)漢時佛經目錄一卷。三寶紀謂「似是伽葉摩騰創譯四十二章經，因即撰錄」，則亦偽錄也。

(四)朱士行漢錄一卷。內典錄云，「士行於洛陽講道行經，因著其錄。」按士行以二六〇年發跡雍州，西赴于闐，此錄殆係行前所撰。三藏記，三寶記數引之古代經錄較有歷史根據者，以此爲首。

(五)竺法護錄一卷。按三寶紀卷六，法護所出有衆經錄目一卷，似爲法護所譯經目。考諸經譯年似在二八四及三一三年之間。此錄未爲諸錄所引。

(六)聶道真錄一卷。按三寶紀卷六，道真所出有衆經錄目一卷，其名與法護所出錄目相同，似爲道真所出經目。第據內典錄云，「永嘉（三〇七至三一二）中稟受護公之筆匠也。後自翻經，因出錄云，」則併道真所出兼而有之。考其所誌法護譯經之年，最後見者爲晉太安年號，則道真撰錄在四世紀初年。

(七)二趙錄，一名趙錄，佚撰人名。按三寶紀卷七所誌佛開解梵志阿鷲經一卷，謂爲「晉末未詳何帝年，沙門法勇所出，見趙錄。」此錄應爲西晉以後人所撰。諸錄不常引之。

(八)釋道安錄一卷。按三寶紀卷八，此錄名綜理衆經目錄，成於三七四年。其一部份業爲三藏記保存。三藏記卷三云，「安錄誠佳，頗恨太簡。」

(九) 二秦錄一卷，三寶紀卷八名二秦衆經錄目，沙門僧叡撰。此錄在諸錄後秦所出諸經中常見引之，最晚之年爲四一三年。三寶紀卷八所誌佛馱耶舍所出長阿含經二十二卷，云「弘始十五年（四一三）出，見二秦錄，」則撰年應在此年之後。

(十) 竺道祖衆經錄四卷。每卷一錄：計魏世錄目一卷，吳世錄目一卷，晉世雜錄一卷，河西錄目或稱涼錄一卷。考三寶紀卷八云：「右四錄經目合四卷，廬山東林寺釋慧遠弟子沙門釋道流創撰未就，而流病卒；同學竺道祖因而成之，大行於世。」按高僧傳卷六，道祖歿於四一九年。又按三寶紀卷九，「曇摩讖所出大般涅槃經四十卷，玄始三年於姑臧出，至十年方訖；見竺道祖涼錄，」則此經亦完成於四一九年。又考三藏記所誌年月爲玄始十年十月二十三日。按譯經地爲姑臧，撰錄地爲廬山，道祖病卒地似爲臺寺，一月之間不應遽知有曇摩讖所出經目。竊意譯年卒年必有一誤。

(十一) 支敏度錄，亦名經論都錄，一卷。按三寶紀卷八，「右錄一卷，成帝世（三二六至三四二）預章山沙門支敏度總校羣經，合古今目錄撰此都錄。」

(十二) 釋王宗錄，一名衆經目錄，二卷。三寶紀卷十一云，「武帝世（四七三至五〇二），釋王宗抄集衆經，依事類撰，有似數林；首題經名，編預於錄。懼亂名實，故復委論。既非正經，世所疑惑，又撰大小乘目錄。」並見三藏記。

(十三) 釋弘充錄一卷。按高僧傳卷八，充以齊永明中卒（四八三至四九三）。又按三藏記卷七，載有充撰首楞嚴經序，後題宋大明二年（四五八年）。此錄撰時似在四六五年之後，永明中之前。諸錄不常引之。

(十四) 釋道慧宋齊錄一卷。按高僧傳卷八，慧卒於四八一年，撰錄應在此年之前。後來諸錄常見引之。

(十五)釋道憑錄一卷。按續高僧傳卷八，憑卒於五五九年。此錄，諸錄不常引之。

(十六)釋正度錄一卷。度未詳爲何時人。考三寶紀卷六，法護所出不可得經，又卷七，竺法力無量壽至真等正覺經，皆云見釋正度錄。考前一經爲三〇三年所出，後一經爲四一九年所出，則撰年之時代應在此年之後。

(十七)王車騎錄一卷。未詳其爲何時人。諸錄亦未引之。

(十八)始興錄，亦名南錄，一卷。考高僧傳卷三求那跋摩傳，「始興有虎市山，跋摩謂其髣髴耆闍，乃改名靈鷲，於山寺之外別立禪室。」此錄殆爲始興山寺藏經目錄，不詳其撰年。據伯希和之考訂，長房所見南方目錄僅有寶唱錄一種，則始興錄應撰於寶唱錄之前。（見河內校刊卷十，一一四頁。）

(十九)廬山錄一卷。顧名思義，此錄當然出於廬山山寺。惟未爲諸錄所引，故不詳其撰年。

(二十)岑號錄一卷。亦未爲諸錄所引。

(二十一)菩提流支錄一卷。按續高僧傳卷一，流支以五〇八年來至洛陽，譯經二十餘年。此錄疑在永寧大寺所撰。

(二十二)釋僧紹華林佛殿錄四卷。三寶紀卷十一云，「右一錄四卷，天監十四年（五一五）勅安樂寺沙門釋僧紹撰。紹略取祐三藏集記目錄，分爲四色，餘增減之。見寶唱錄。」

(二十三)靈裕法師譯經錄一卷。按續高僧傳卷九，其人爲五一八至六〇五年間人。其撰時應在五七九年三寶紀撰年之前。

(二十四)衆經部錄八卷。三寶紀卷十五云，「似是總合諸家。」未詳作者。

二 三寶紀撰時尙存諸錄

(一) 衆經別錄二卷。三寶記卷十五云，「未詳作者，似宋時述。」又於卷十五南齊沙門道備所出安臺呪經一卷下云，「見別錄疑。」考其撰錄之年，或在五世紀後半葉中。三寶紀常引之。

(二) 元魏衆經目錄一卷。三寶紀卷九云，「衆經錄目一卷，雒陽信士李廓，魏永平年（五〇八至五一—）奉勅撰。廓內外學，注述經錄甚有條貫。」又卷十五云，「魏世衆經錄目，永熙年（五三二至五三三）勅舍人李廓撰。」考續高僧傳卷一菩提流支傳，「又勅李廓撰衆經錄。」據其錄云，「三藏流支自洛及鄴，爰至天平（五三四至五三七），二十餘年」云云，則斯錄撰時應在天平年中。

(三) 歷代衆經目錄四卷，五一八年梁沙門寶唱奉勅撰。按五一五年僧紹曾奉勅撰華林衆經目錄，或以其撰述未善，茲復命寶唱重撰此錄；僧紹錄遂以不傳。

三 開元錄撰時未見諸錄

(一) 高齊衆經目錄一卷，北齊武平中（五七〇至五七五），沙門法上撰。按三寶紀卷十五誌有法上撰衆經錄一卷。此錄並前三錄，智昇撰開元錄時尋本未獲，但存其目。

(二) 唐衆經目錄五卷。開元錄云，「唐貞觀（六二七）初，沙門玄琬撰。」又考內典錄名隋仁壽（六〇一至六〇四）年內典錄，引玄琬傳云，「文帝勅大興善寺大德與翻經沙門學士披檢法藏，詳定此錄，一錄兩名。」此錄道宣撰內典錄時已云「所略過半，未足尋之。」智昇撰開元錄時則云，「似取隋五卷衆經錄編新經入，餘者大同。」

四 現存諸錄

(一) 出三藏記集十五卷，梁沙門僧祐撰。是爲現存經錄之最古者。內典錄謂其撰於齊末梁初。第檢三藏記卷七所載王僧孺慧印三昧及濟方等學二經序讀，內有「天監十四年(五一五)十月二十三日」一語，則此錄似撰於此時之後。但僧紹於是年取祐三藏記目錄撰華林經錄，則似又在此時之前。總之祐卒於五一八年，要不能晚於此年也。此錄三寶紀卷十五謂有十二卷，而卷十二又謂其有十六卷，內典錄謂有十二卷，而開元錄則有一十五卷，與現存卷數合，足證隋唐之間已有增損矣。

(二) 隋衆經總目七卷，五九四年沙門法經等二十大德奉勅撰。三寶紀卷十二云，「凡爲七軸：別錄六卷，總錄一卷。但法經等既未盡見三國經本，校驗同異，今唯且據十餘家錄，刪簡可否，總標綱紀，位爲九錄。」

(三) 歷代三寶紀，亦名隋開皇三寶錄，十五卷，五九七年翻經學士費長房撰。初三卷述佛教沿革，佛法東流，翻經次第。次九卷詳記歷代譯師所譯經典。次二卷大乘錄與小乘錄入藏目。後一卷三寶錄總目。現存古錄此最繁博；惟真偽兼收，是其短耳。故內典錄云，「房所撰者，瓦玉相糅。得在繁富，未可覈通；非無憑準，未可偏削。」開元錄云，「房錄事實雜謬，其闕本疑偽皆編入藏，竊爲不可。」

(四) 隋衆經總目五卷，六〇二年沙門彥琮等奉勅撰。

(五) 唐衆經目錄五卷，唐沙門靜泰撰。開元錄云，「於隋錄內加奘譯經，餘皆無異。」此錄蓋爲法經錄之增訂本。

(六) 大唐內典錄十卷，麟德元年(六六四)沙門道宣撰。開元

錄云，「宣公所撰，類例明審，實有可觀。然少有差雜，未能盡善。」

(七)續大唐內典錄一卷，開元庚午（七三〇）沙門智昇撰。開元錄云，「從麟德元年至開元十八年，前錄未載，今故續之。」

(八)大唐古今譯經圖紀四卷，麟德中（六六四至六六五）沙門靖邁撰。按此錄成於玄奘死後（玄奘歿于六六四年）。開元錄云，「大慈恩寺翻經堂內壁畫古今翻經圖變，靖邁因撰題之於壁。但略費長房錄，翻經者紀之；餘撰集者不錄。逮至皇朝，總成四卷。房所錯者，此亦同然。」

(九)續古今譯經圖紀一卷，開元庚午（七三〇）沙門智昇撰。開元錄云，「從奘法師後至輸波迦羅，前紀未載，今故載之。」

(十)大周刊定衆經目錄十五卷，天冊萬歲元年（六九五）勅沙門明佺等撰。開元錄云，「當刊定此錄，法匠如林，德重名高，未能親覽；但指爲末學，令緝撰成之。中間乖失，幾將太半。」

(十一)大唐開元釋教錄，庚午歲（七三〇）沙門智昇撰。此錄體例最爲完善，批評材料亦復衆多。分爲二錄：一曰總括群經錄，從漢至唐所出經教，區別人代，具顯此中；目錄始終，續於後列。一曰別分乘藏錄，別分爲七：一曰有譯有本，二曰有譯無本，三曰支派別行，四曰刪略繁重，五曰拾遺補闕，六曰疑惑再詳，七曰僞妄亂真。末二卷爲大乘小乘入藏錄。四庫提要時常是己而非人者也，乃對此錄極其推重（卷一四五），曾謂「朱彝尊作經義考號爲善本，而核其體例，多與此符。或爲規仿，或爲闡合，均未可定；然足見其爲緇流之中嫻於著作者矣。」

(十二)開元釋教錄略出四卷，庚午歲（七三〇）沙門智昇撰。即用千字文編訂之開元錄。

(十三)大唐貞元續開元釋教錄三卷，甲戌歲（七九四）沙門圓照撰。從開元十八年，迄貞元十年。前錄未載，續編入錄。

(十四)貞元新定釋教目錄三十卷，庚辰歲（八〇〇）沙門圓照奉勅撰。此錄將開元十八年以後翻經加入開元錄中，而成貞元新錄。

(十五)續貞元釋教錄一卷，南唐保大乙巳歲（九四五）沙門恒安撰。始貞元甲戌，迄南唐保大三年，計一百五十二年。所翻經文，並貞元錄中所遺漏者，編入此錄。

歷代釋藏譯經存佚考

本文所用簡稱與符號

- [出] [祐錄] [僧祐錄] [三藏記] 皆指出三藏記集
- [歷] [房錄] [長房錄] [三寶紀] 皆指歷代三寶紀
- [內] [內典錄] 皆指大唐內典錄
- [譯] [譯經紀] 皆指古今譯經圖紀
- [開] [開元錄] 皆指開元釋教錄
- [高] 指高僧傳
- [貞] 指貞元釋教錄
- [求] 指歷代求法翻經錄 馮承鈞撰
- [南條目錄] 南條文雄撰 (B. Nanjio,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the Buddhist tripitaka, Oxford.)
- [○] 現存譯經
- [×] 別生或重見譯經

後漢釋藏譯經存佚考目錄

- 一、攝摩騰
- 二、竺法蘭
- 三、安世高
- 四、支婁迦讖

- 五、竺佛朔
- 六、安玄
- 七、嚴佛調
- 八、支曜
- 九、康巨
- 十、康孟詳
- 十一、竺大力
- 十二、曇果
- 十三、失譯諸經

後漢譯經存佚考

一、攝摩騰 高卷一 出卷二 歷卷四 內卷一 譯卷一 開卷一 求一

攝摩騰 (Kasyapa Matanga)，中天竺人，漢永平中（前五八至七五）至於雒陽，譯四十二章經一卷。

○四十二章經一卷 道安錄中無此經。三藏記引舊錄名孝明皇帝四十二章，略謂漢孝明帝夜夢金人，乃遣秦景等於月氏國，遇沙門竺摩騰譯寫此經，還洛陽，藏在蘭臺石室。三寶記卷四引舊錄云，本是外國經抄，元出大部，撮要引俗，似此孝經一十八章，道安錄無出。又引寶唱錄云，是竺法蘭譯，此或據其與攝摩騰同時來耳。內典錄譯經紀開元錄皆引三藏記。相傳此經出於六十七年，考此經譯時容或甚古，今本似非原經，蓋三藏記卷六所錄此經之舊序，已為唐人所刪，易以新序，則其內容從可知矣。

二、竺法蘭 高卷一 出卷二 歷卷四 內卷一 譯卷一 開卷一 求二

竺法蘭 (Dharmaratna) 亦中天竺人，與摩騰同至雒陽，翻譯十

地斷結，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四十二章等五部。移都寇亂，四部失本，唯存四十二章經。

(一)佛本行經五卷 此經名初見高僧傳。三寶紀內典錄譯經紀並著錄。開元錄引高僧傳，相傳譯年爲前六十八年；開元錄中有目無本。此經及後四經不見三藏記，疑皆僞經也。

(二)佛海藏經三卷 高僧傳三寶紀內典錄譯經紀並著錄。開元錄有目無本，謂爲初出，與法海經等同本。

(三)十地斷結經四卷 南條目錄著錄。經名初見高僧傳。三寶紀云或八卷，見朱士行漢錄。內典錄譯經紀並著錄。開元錄有目無本，云初出，與竺佛念十住斷結經同本，永平十三年(七〇)出，見高僧傳及長房錄。

(四)佛本生經二卷 南條目錄謂卽生經之一譯本。經名初見高僧傳。三寶紀云，見高僧傳。內典錄譯經紀開元錄並著錄。麗藏三寶紀謂見名僧傳，按三寶紀卷十一所誌寶唱等撰錄，固有名僧傳三十一卷，此處所引，必爲高僧傳之訛。

(五)二百六十戒合異二卷 三寶紀謂見別錄。內典錄譯經紀並著錄。開元錄無此經。按此譯應爲律藏戒本，當時佛法未行，尙無翻譯戒本之必要。三藏記卷十一錄有大比丘二百六十戒三部合異序，所題撰人爲曇無蘭。檢隋法經衆經總目，有比丘二百六十戒，卽爲曇無蘭所出，殆因竺曇無蘭與竺法蘭名之相類，故有此誤。

三、安世高 出卷一 卷十 卷十三 高卷一 歷卷四 內卷一 譯卷一 開卷一 貞卷一 求五

安清字世高，安息人。一四八年始到中夏。二十餘年所譯諸經，諸錄所載部數不同：三藏記謂有三十五部；三寶紀謂有一百七十六部；開元錄謂有九十五部，其中有目無本者四十有一。按三藏

記卷十所錄嚴佛調十慧經序，謂世高所出數百萬言。三寶紀卷四云：「釋道安錄，僧祐出三藏集記，慧皎高僧傳等，止云世高翻三十九部。」房廣尋求究，檢衆錄記述，世高互有出沒，將知權迹隱顯多途，或由傳者頗致乖舛。量傳所載三十九部，或但路出自燉煌，來屆止京邑；靈帝之末，關中擾攘，便渡江南，達人見機，在所便譯；得知他處闕而未傳。」「今總羣籍，備搜雜記，有題注者多是河西江南道路隨逐因緣，從大部出，錄目分散，未足致疑。」茲依其源，分別考之。

(1) 三藏記三十五部之說 高僧傳謂有三十九部，傳引道安經錄云：「安世高以漢桓帝建和二年（一四八）至靈帝建寧中（一六八至一七一）二十餘年，譯出三十餘部經。」考僧祐所引諸錄，有別錄，朱士行錄，道安錄，李廓錄，舊錄，吳錄。除舊錄別錄外，大致翔實。但其所採，似未週徧。蓋祐錄已佚者，當時尙存，不特世高一人爲然，其他譯師所出，亦有遺漏。

(2) 三寶紀一百七十六部之說 祐錄之數，固似較少，房錄則未免過多。其所持之說，已摘錄於前。顧道安推重世高，爲羣譯首，不致漏列世高所出如是之多。故開元錄謂其八光經等八十五部，並從諸經別生，或非安高所出，不合足爲翻譯之數。按房錄諸經從大部抄出者，固屬有之，即開元錄所錄諸經，如安般經，大安般經，水喻經，陰持入經等經，亦出大部，惟不應多有百餘種。則房錄之說，未可信也。今考所錄之法句經，及大僧威儀經，必非世高所出，其他可以類推。內典錄謂有一百七十部，合一百九十卷。壽經紀謂有一百七十六部，合一百九十七卷，與房錄同。

(3) 開元錄九十五部之說 開元錄謂世高所出九十五部，五十四部見存，四十一部闕本。其五十四部之數，與見存藏中五十五部之數大體相符。

茲據諸錄所載諸經分別考之。

(甲) 僧祐等錄所錄諸經

○(一)安般守意經一卷 祐錄引道安錄云：小安般。三寶紀云二卷，見朱士行漢錄及僧祐李廓錄。開元錄著錄同。此經今存。南條目錄著錄。

○(二)陰持入經一卷 祐錄著錄。三寶紀引別錄云：陰持入，道安注解，見朱士行漢錄及祐錄。開元錄作二卷，云祐云除持入，誤也；亦云陰持入，安公注解。房錄陰持入外，別存除持入者誤也。今存。南條目錄著錄。

○(三)百六十品經一卷 祐錄引舊錄云：增一阿含百六十章經。三寶紀開元錄注同。祐錄開元錄有目無本。

○(四)大十二門經一卷 祐錄著錄。三寶紀引別錄云二卷，出長阿含，安公注解，見寶唱及祐錄。開元錄有目無本。

○(五)小十二門經一卷 祐錄著錄。三寶紀云出長阿含，見寶唱及僧祐錄。開元錄有目無本，云安公注解。

○(六)大道集經二卷 祐錄引道安錄云：是修行經抄，元外國略本，或無大字。三寶紀謂爲初出，長阿含，開元錄著錄。今存。南條目錄著錄。

○(七)入本欲生經一卷 祐錄著錄。三寶紀云：元嘉二年（一五二）譯，出長阿含，見朱士行漢錄及僧祐錄，道安注解。開元錄云：出長阿含第十卷異譯。今存。按此經與長阿含大緣方便經同本。

○(八)道意發行經二卷 祐錄著錄。三寶紀云：或一卷，出長阿含，見道安及僧祐錄。開元錄有目無本。

○(九)阿毘曇五法經一卷 祐錄引舊錄云：阿毘曇五法行經。三寶紀云出長阿含。開元錄亦云阿毘曇苦慧經。今存。南條目錄著錄。

錄。

(一〇)七法經一卷 祐錄引舊錄云：阿毘曇七法行經。三寶紀云出長阿含。開元錄有目無本。

(一一)五法經一卷 祐錄三寶紀並著錄。開元錄有目無本。

〇(一二)十報經二卷 祐錄引舊錄，一名十報法，出長阿含。三寶紀云，亦名多增道章經。開元錄名長阿含十報法經，謂出長阿含第九卷異譯。今存。按即長阿含第一分中之十上經。

〇(一三)普法義經一卷 祐錄亦名具法行經。三寶紀云：元嘉二年(一五二)譯出，出長阿含，見朱士行漢錄及祐錄。開元錄謂出中阿含，與廣義法門經同本。今存。南條目錄著錄。

(一四)義決律一卷 祐錄亦云義決律法行，安公云出長阿含。三寶紀開元錄並著錄。但在祐錄時已有目無本。

〇(一五)漏分布經一卷 祐錄引道安云：出長阿含，但祐錄並引朱士行漢錄，謂譯出中阿含。三寶紀著錄。開元錄云：安公云，出長阿含者，或誤也。今存。即中阿含達梵行經。

〇(一六)四諦經一卷 祐錄云：安公云出長阿含。三寶紀云出中阿含。開元錄云：出中阿含第七卷異譯；安公云出長阿含者或誤也。今存。與中阿含分別聖諦經同本。

〇(一七)七處三觀經二卷 祐錄云：元嘉元年(一五一)譯，見朱士行漢錄；道安云出雜阿含。三寶紀並引祐錄。開元錄著錄。按此經出雜阿含第二卷及第三十四卷。今存。南條目錄著錄。

〇(一八)九橫經一卷 祐錄著錄。三寶紀開元錄云：房云出雜阿含，檢無。按此經今存。

〇(一九)八正道經一卷 祐錄云出雜阿含。三寶紀云見朱士行漢錄及祐錄。開元錄謂出雜阿含第二十八卷異譯。今存。南條目錄著錄。

(二〇)雜經四十四篇二卷 或云雜四十四篇經。祐錄云：安公云出增一阿含，既不標名，未知何經。三寶紀開元錄並著錄。此經在祐錄中已闕。

○(二一)五十校計經二卷 祐錄云：或云明度五十校計經。三寶紀云：元嘉元年(一五一)出，見朱士行漢錄及祐錄。今存。

(二二)大安盤經一卷 祐錄云：道安注解。三寶紀云：或二卷，亦名大安般集經。開元錄云：大安般守意經二卷，或無守意字。

(二三)思惟經一卷 祐錄亦名思惟要略法。三寶紀開元錄並著錄，初出。

(二四)十二因緣經一卷 祐錄著錄。三寶紀亦云聞城十二因緣經，初出。開元錄有目無本。是爲初譯，後支曜有二譯本。

○(二五)五陰喻經一卷 祐錄引舊錄亦名五陰譬喻經。三寶紀云：見朱士行漢錄及祐錄，出雜阿含。開元錄云：一名水沫所漂經，出雜阿含第十卷，異譯。今存。

○(二六)轉法輪經一卷 祐錄或云法輪轉經。三寶紀云：見釋道安及僧祐錄，出雜阿含。開元錄云：出雜阿含第十五卷，異譯，其本經後同前異。今存。按此經出雜阿含第十五卷。南條目錄著錄。

○(二七)流攝經一卷 祐錄引舊錄云：一切流，亦云一切流攝守。三寶紀引吳錄云：流攝守因，亦云受因，見朱士行漢錄及祐錄，出中阿含。開元錄謂出中阿含第二卷異譯。今存。按此經與中阿含漏盡經同本。南條目錄著錄。

○(二八)是法非法經一卷 祐錄著錄。三寶紀云：見朱士行漢錄及僧祐錄，出中阿含。開元錄謂出中阿含第二十一卷異譯。按此經今存，即中阿含真人經。

○(二九)法受鹿經一卷 祐錄三寶紀開元錄並著錄。今存。

(三〇)十四意經一卷 祐錄引舊錄云菩薩十四意經。三寶紀開元錄並著錄。按此經在祐錄中已闕。

○(三一)本相猗致經一卷 祐錄云：安公云出中阿含。三寶紀引吳錄云：本相猗致與緣本致經同，見朱士行漢錄及祐錄。開元錄云：出中阿含第十卷異譯。今存。

○(三二)阿含口解一卷 祐錄或云阿路口解十二因緣經，或云斷十二因緣；舊經錄云，安侯口解，凡有四名，同一本。三寶紀開元錄皆列入安玄所出經中，或因安侯二字乃以其爲安玄所出。此經現存。

(三三)阿毘曇九十八結經一卷 祐錄已闕。三寶紀開元錄並引祐錄。

○(三四)禪行法想經一卷 祐錄著錄。三寶紀云：見僧祐錄及寶唱錄。開元錄同。今存。南條目錄著錄。

(三五)難提迦羅越經一卷 祐錄闕本。三寶紀引祐錄。開元錄同。

(乙) 三寶紀等錄所錄諸經

(三六)法句經四卷 開元錄引三寶紀，有目無本，云爲初出。內典錄引別錄作二卷。譯經紀亦作四卷。考法句經之譯本爲祐錄所錄者有二：一爲維祇難之初出本，一爲支謙與律炎之二出本，別無他本。其首先著錄世高所出法句經者爲三寶紀，顧三寶紀亦知有維祇難支謙二本。其卷五即錄有維祇難法句經二卷，並謂「初出，吳錄云五卷，見三藏記。」支謙法句經二卷，謂爲「第二出，見別錄及三藏記，少勝前譯。」初出既屬維祇難，則不應復屬之於世高。雖有法句舊譯，必非世高所出。

○(三七)大僧威儀經四卷 三寶紀謂見別錄。按祐錄卷四失譯

錄，此經共有兩本，此外別無世高譯本。伯希和疑此經頗類晉人譯筆，似不應出於四世紀之前（通報一九二〇年刊），則又一假託世高之譯經矣。開元錄別名此經爲大比丘三千威儀經二卷。今存。

（三八）禪經二卷 三寶紀云初出，見別錄。開元錄云爲第二出，見房錄。

（三九）無量壽經二卷 三寶紀云初出，見別錄，元魏世沙門曇鸞論偈注解。開元錄有目無本，云爲初出，與寶積無量數會同本。

○（四〇）禪行三十七品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寶唱錄，或無禪行字，及僧祐錄。考僧祐錄並未錄有此經。開元錄云見寶唱錄。今存。南條目錄著錄。

○（四一）長者懊惱三處經一卷 三寶紀亦云長者子懊惱三處經，亦直云三處惱經。開元錄云見房錄。今存。

○（四二）阿那那耶化七子經一卷 三寶紀云出增一阿含。開元錄云出增一阿含第四十九卷異譯。今存。按此經出增一阿含第五十一非常品。

○（四三）十支居士八城人經一卷 三寶紀云：出中阿含第六十卷，亦直云十支經。開元錄引三寶紀。今存。按即中阿含八城經。

○（四四）長者子制經一卷 三寶紀著錄。開元錄云：初出，與逝童子經同本。今存。南條目錄著錄。

（四五）舍頭諫經一卷 三寶紀云初出，見舊錄，亦云舍頭諫太子明二十八宿經；亦云太子明星二十八宿經；亦云虎耳經。開元錄云二出，有目無本。

○（四六）出家因緣經一卷 三寶紀亦云佛說出家因緣。開元錄云見房錄。今存。南條目錄著錄。

○（四七）父母恩難報經一卷 三寶紀一云難報，出中阿含。開

元錄謂中阿含無此經。今存。

(四八) 禪法經一卷 三寶紀著錄。開元錄有目無本，云見房錄。

(四九) 分別善惡所起經一卷 三寶紀著錄。開元錄云出房錄。

○(五〇) 犯戒罪報輕重經一卷 三寶紀著錄。開元錄云：出目連問毘尼經，亦云犯戒罪報輕重經，亦云目連問經。今存。是爲一種律本。伯希和疑爲僞經（見通報一九二〇年刊）。

(五一) 禪定方便次第法經一卷 三寶紀著錄，開元錄有目無本，云見房錄。

○(五二) 自誓三昧經一卷 三寶紀云：內題云，獨贈品第四出，比丘淨行中初出，與護（法護）出大同小異。開元錄云，見房錄。今存。

(五三) 流離王經一卷 三寶紀云：出增一阿含，初出，與護出小異。開元錄云：房云出增一，檢無。

○(五四) 溫室洗浴衆僧經一卷 三寶紀云初出。開元錄云：亦云溫室經，初出，見房錄。今存。

○(五五) 迦葉結經一卷 三寶紀著錄。開元錄云：初出，見房錄。今存。南條目錄著錄。Przyluski 有譯本。

○(五六) 罵意經一卷 三寶紀著錄。開元錄云見房錄。今存。

○(五七) 處處經一卷 三寶紀著錄。開元錄云見房錄。今存。

○(五八) 婆羅門子命終愛念不離經一卷 三寶紀云出增一阿含。開元錄云出中阿含第六十卷異譯。今存。按卽中阿含愛生經。

○(五九) 婆羅門避死經一卷 三寶紀云出增一阿含。開元錄云出增一阿含第二十三卷異譯。今存。

(六〇) 如幻三昧經一卷 三寶紀云或二卷。開元錄有目無本，

云爲初出，與寶積善住意會等同本。

(六一)內藏經一卷 三寶紀云元嘉二年(一五二)十月出是第一譯；一名內藏百品，或百寶，見朱士行漢錄。開元錄有目無本，引房錄，惟又謂是第二譯。

(六二)五門禪要用法經一卷 三寶紀云初出。開元錄有目無本。按此經在開元錄中重見。

○(六三)鬼問目連經一卷 三寶紀著錄。開元錄云初出，與鬼報應經等同本。今存。

○(六四)十八地獄經一卷 三寶紀云：或云十八泥犁。開元錄作十八泥犁經。今存。

○(六五)地獄報應經一卷 三寶紀或云罪業報應教化地獄經。開元錄作罪業應報教化地獄經，謂爲初出。今存。

○(六六)阿難問事佛吉凶經一卷 三寶紀亦云阿難問事佛經，亦云事佛吉凶經。開元錄亦云與阿難分別經等同本。今存。

(六七)當來變滅經一卷 三寶紀著錄。開元錄有目無本。

○(六八)太子墓魄經一卷 三寶紀著錄。開元錄謂出六度集中異譯。今存。按僧會譯本中之 *Kumara muka sutra* 沙腕已有譯文。

(六九)四不可得經一卷 三寶紀著錄。開元錄有目無本，謂爲初出。

○(七〇)堅心正意經一卷 三寶紀亦云堅心經，亦云堅意經。開元錄惟名堅意經，謂爲初出。今存。南條目錄著錄。

(七一)分明罪福經一卷 三寶紀著錄。開元錄有目無本。

×(七二)多增道章經一卷 三寶紀云：舊錄無道字，亦云異出十報法，出長阿含。開元錄同。按此經即前錄之第十二經重見於三寶紀者也。

○(七三)捺女祇域經一卷 三寶紀著錄。開元錄名捺女耆域因緣經。今存。按閱藏知津卷三十，世高所出此經有兩本：一本捺女耆域因緣經，一名捺女耆婆經，謂後經與前經同；而文稍略。則後一本得爲後人摘抄之本矣。

○(七四)摩鄧女經一卷 三寶紀著錄。開元錄云：一名阿難爲蠱道女惑經，初出，與摩登伽經等同本。Beal 有節譯文。

(七五)悔過法經一卷 三寶紀著錄。開元錄有目無本。

(七六)舍利弗悔過經一卷 三寶紀著錄。開元錄作悔過法經，有目無本。

(七七)太子夢經一卷 三寶紀著錄。開元錄云初譯，有目無本。

(七八)小般泥洹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別錄。開元錄有目無本。

○(七九)阿難同學經一卷 三寶紀云出增一。開元錄云增一無此經。南條謂爲增一之一古譯，今存。

○(八〇)尸迦羅越六向拜經一卷 三寶紀云初出，出長阿含。開元錄云：或云尸迦羅越六方禮經，出長阿含第十一卷異譯。今存。南條目錄著錄。按 Beal 有節譯文。

(八一)卒逢賊結衣帶咒經一卷 三寶紀著錄。開元錄有目無本。

(八二)五行經一卷 三寶紀著錄。開元錄有目無本。

○(八三)健陀國王經一卷 三寶紀云或無國字。開元錄同。今存。南條目錄著錄。

(八四)正齋經一卷 三寶紀著錄。開元錄有目無本。

○(八五)寶積三昧文殊師利菩薩問法身經一卷 三寶紀亦云遺日寶積三昧文殊師利問法身經。開元錄同。今存。

(八六) 月燈三昧經一卷 三寶紀云出大月燈三昧經。開元錄有目無本，云出大月燈三昧經第七吳譯。

○(八七) 佛印三昧經一卷 三寶紀開元錄並著錄。今存。南條目錄著錄。

○(八八) 大乘方等要慧經一卷 三寶紀著錄。開元錄云初出，與寶積彌勒問八法會同本。今存。南條目錄著錄。

(八九) 空淨天感應三昧經一卷 三寶紀引舊錄云空淨三昧經。開元錄有目無本。

(九〇) 藥王藥上菩薩觀經一卷 三寶紀著錄。開元錄有目無本。

(九一) 修行道地經七卷 三寶紀云，或六卷，初出，漢永康元年(一六七)譯，支敏度制序，見寶唱錄及別錄，或云順道行經。開元錄有目無本。

○(九二) 阿含正行經一卷 三寶紀開元錄並著錄。今存。南條目錄著錄。

(丙) 內典錄所錄經

○(九三) 請寶頭盧法一卷 內典錄云初譯。開元錄引內典錄。按此書二譯沙畹烈維有合譯文，見巴黎亞洲學報一九一六年刊。

(丁) 開元錄所錄經

○(九四) 八大人覺經一卷 開元錄云出寶唱錄。今存。

(九五) 恒水經一卷 開元錄云：初出，亦云恒水不說戒經，見法上錄；寶唱錄云恒水誡經。

(戊) 三寶紀單獨著錄諸經_{下文皆出原注}

(九六) 獨富長者經一卷 亦云獨富長者財物無付經，亦云無

子付囑，出雜阿含四十六卷。

(九七) 申起長者悔過經一卷 亦云申越長者悔過供佛經，申越申起，未知何定。

(九八) 佛爲那拘說根熟經一卷 亦云爲那拘羅長者說根熟經。

(九九) 長者兄弟詣佛經一卷 亦云長者黎師達多兄弟二人往佛所經，出中阿含。

(一〇〇) 佛神力救長者子經一卷

(一〇一) 無長離車白阿難經一卷 出雜阿含二十一卷。

(一〇二) 受咒願經一卷 亦云最勝長者受咒願經。

(一〇三) 郁伽居士見佛聞法醒悟經一卷 亦云修伽陀居士佛爲說法得醒悟經，出雜阿含。

(一〇四) 得非常觀經一卷 亦云長者夜輸得非常觀經。

(一〇五) 佛度旃陀羅兒出家經一卷

(一〇六) 純陀沙彌經一卷 或作沙門字，或作淳字，出雜阿含二十四卷。

(一〇七) 外道出家經一卷

(一〇八) 精進四念處經一卷 出雜阿含二十九卷。

(一〇九) 禪思滿足經一卷 出雜阿含。

(一一〇) 數息事經一卷

(一一一) 禪秘要經一卷 或無秘字，出禪要秘密治病經。

(一一二) 世間言美色經一卷 出雜阿含二十四卷。

(一一三) 一切行不恒安住經一卷 出雜阿含三十四卷。

(一一四) 人受身入陰經一卷 出修行道地經第一卷。

(一一五) 人身四百四病經一卷 出修行道地經第一卷。

(一一六) 人病醫不能治經一卷 出修行道地經。

- (一一七)多倒見衆生經一卷 或無多字,出出曬經第十六卷。
 (一一八)斫毒樹復生經一卷 出出曬經。
 (一一九)阿練若習禪法經一卷 出菩薩禪法第一卷。
 (一二〇)四百三昧名經一卷
 (一二一)佛爲頻頭婆羅門說像類經一卷 出雜阿含第十一卷。

- (一二二)佛爲調馬聚落主說法經一卷 出雜阿含三十二卷。
 (一二三)豆遮婆羅門論議出家經一卷 出雜阿含四十二卷。
 (一二四)佛爲事火婆羅門說法悟道經一卷 出雜阿含。
 (一二五)婆羅門虛僞經一卷 出雜阿含三十卷。
 (一二六)四吒婆羅門出家得道經一卷 出雜阿含四十四卷。
 (一二七)佛爲橋慢婆羅門說偈經一卷 出雜阿含。
 (一二八)婆羅門問世尊將來世有幾佛經一卷 出雜阿含。
 (一二九)佛化大興婆羅門出家經一卷 出雜阿含。
 (一三〇)佛爲婆羅門說耕田經一卷 出雜阿含,或無田字。
 (一三一)婆羅門問佛布施得福經一卷
 (一三二)婆羅門行經一卷 出中阿含三十九卷。
 (一三三)七老婆羅門請爲弟子經一卷
 (一三四)婆羅門通達經論經一卷 出雜阿含第二十五卷。
 (一三五)佛覆裸形孑經一卷 出生經,一云審裸形孑經,審與此覆字,未知何誤。

○(一三六)佛爲阿支羅迦葉說自他作苦經一卷 出增一阿含。今存。

- (一三七)婆羅門解知衆術經一卷 出雜阿含。
 (一三八)佛爲年少婆羅門說知善不善經一卷
 (一三九)佛爲婆羅門說四法經一卷 出雜阿含第二卷。

- (一四〇) 安般經一卷
(一四一) 小喻經一卷 出增一阿含。
(一四二) 淳木譬喻經一卷
(一四三) 鬘喻經一卷 出六度集。
(一四四) 提婆達生身入地獄經一卷 出出曜經。
(一四五) 摩那祇女人誹佛生身入地獄經一卷
(一四六) 地獄罪人衆苦經一卷
(一四七) 目連見衆生身毛如箭經一卷 出雜阿含第十九卷。
(一四八) 摩訶衍精進度中罪報品經一卷
(一四九) 尊者薄拘羅經一卷 出中阿含第八卷。
(一五〇) 迦旃延無常經一卷 出出生經第二卷。
(一五一) 金色女經一卷
(一五二) 前世爭女經一卷 出出生經。
(一五三) 承世勝己經一卷
(一五四) 慈仁不殺經一卷
(一五五) 商人脫賊難經一卷
(一五六) 過去彈琴人經一卷 出雜阿含四十八卷。
(一五七) 世間強盜布施經一卷 出增一阿含。
(一五八) 商人子作佛事經一卷 出長阿含。
(一五九) 五陰成敗經一卷 出修行道地經。
(一六〇) 梵天詣婆羅門講堂經一卷 出增一阿含。
(一六一) 八光經一卷
(一六二) 五戰鬪人經一卷 出增一阿含。
(一六三) 三毒經一卷
(一六四) 良時難遇經一卷
(一六五) 求離牢獄經一卷

- (一六六) 蓮華女經一卷
 (一六七) 孤母喪一子經一卷
 (一六八) 昔有二人相愛敬經一卷 出出曜經。
 (一六九) 住陰持入經一卷 亦云除持入，或二卷。
 (一七〇) 鏡面王經一卷 出六度集。
 (一七一) 子命過經一卷 出出生經。
 (一七二) 歎寶女經一卷 亦云舍利弗歎寶女說不思議經。
 (一七三) 大迦葉遇尼乾子經一卷 出長阿含。
 (一七四) 舍利弗問寶女經一卷
 (一七五) 阿那律思惟目連神力經一卷
 (一七六) 阿難惑經一卷 出人本欲生經。
 (一七七) 迦葉詰阿難經一卷 亦云迦葉責阿難雙度羅漢喻經，初出。
 (一七八) 情離有罪經一卷 世註爲疑。

四、支婁迦讖 出卷二 卷七 高卷一 歷卷四 內卷一 譯卷一 開卷一 求七

支婁迦讖 (Lokaksema)，亦直云支讖，月支沙門，光和中平之間(一七八至一八九)譯經洛陽河南，清信士孟福張蓮等筆受。所出經：祐錄有十四部；三寶紀內典錄譯經紀有二十一部；開元錄有二十三部，中有本者十一部。

○(一)般若道行品經十卷 祐錄作摩訶般若波羅密經八卷，光和二年(一七九)十月八日出。三寶紀內典錄譯經紀開元錄並云：初出，見支敏度錄及僧祐錄。今存。南條目錄著錄。

(二)首楞嚴經二卷 祐錄著錄。三寶紀內典錄開元錄云：中平三年(一八六)二月八日出，是初譯，見朱士行漢錄及祐錄；吳錄

又云三卷。按此經在祐錄中已有目無本。

○(三)般舟三昧經二卷 祐錄引舊錄云：大般舟三昧經，光和二年（一七九）出。三寶紀云：初出，見聶道真錄，吳錄，及三藏記。開元錄作三卷，云，一名十方現在佛悉在前立定經，舊錄云大般舟三昧經，或二卷。今存。南條目錄著錄。

○(四)徧真陀羅經二卷 祐錄引舊錄云：徧真陀羅王經，別錄所載，安錄無，今闕。三寶紀云：初出，見朱士行漢錄及僧祐錄。開元錄云：初出，與大樹緊那羅經同本。今存。南條目錄著錄。

○(五)方等部古品遺日說般若經一卷 祐錄云：今闕。三寶紀云：出方等部，一名佛遺日摩尼寶經，一名摩訶衍寶嚴經，一名大寶積經。開元錄云：佛遺日摩尼寶經一卷，安公云出方等部，初出，與寶積普明菩薩會等同本。今存。南條目錄著錄。

(六)光明三昧經一卷 祐錄云：出別錄，安錄無。三寶紀云亦見吳錄。開元錄有目無本，云為初出。

○(七)阿闍世王經二卷 祐錄：安公云出長阿含，舊錄阿闍世經。三寶紀著錄。開元錄云：與普超三昧經等同本，安公云出長阿含者，非也。今存。南條目錄著錄。

(八)寶積經一卷 祐錄：安公云一名摩尼寶經，光和二年（一七九）出；舊錄云，摩尼寶經二卷。三寶紀云第一出。內典錄云：余尋此經與前（佛遺日摩尼寶經）略同。開元錄未著錄。

○(九)問署經一卷 祐錄：安公云出方等部，或云文殊問菩薩署經。三寶紀開元錄並著錄。今存。南條目錄著錄。

(一〇)胡般泥洹經一卷 祐錄云今闕。三寶紀云：舊錄云胡般，今改為梵，初出，或二卷，見朱士行漢錄及三藏記。開元錄有目無本，云與大般涅槃經等同本。

○(一一)兜沙經一卷 祐錄著錄。三寶紀云見吳錄及三藏記。

開元錄云是華嚴經名號品異譯。今存。南條目錄著錄。

○(一) 阿閼佛國經一卷 祐錄云：或云阿閼佛刹諸菩薩學成
品經，或云阿閼佛經。三寶紀云：建和元年(一四七)第一出，見朱
士行漢錄及祐錄。開元錄云：與寶積不動如來會等同本。今存。
南條目錄著錄。

(一三) 寺本經二卷 祐錄云：今闕。三寶紀云初出。開元錄
有目無本。

○(一四) 內藏百品經一卷 祐錄：安公云出方等部，舊錄云內藏
百寶經。遍校羣錄，並云內藏百寶，無內藏百品，故知即此經也。
三寶紀云，第二出，與世高譯者小異。開元錄作內藏百寶經，今存。
南條目錄著錄。

(一五) 大集經二十七卷 祐錄無此經。三寶紀云：初出見李
廓錄。內典錄譯經紀並著錄。開元錄作大方等大集經，有目無本，
云初與曇無讖等出者同本，見李廓錄。

○(一六) 無量清淨經二卷 祐錄無此經。三寶紀、內典錄、開元
錄並云：見吳錄，亦云無量清淨平等覺經。內典錄云：與帛延出者
異本。開元錄云：第二出與大阿彌陀及寶積無量壽會等並同本。
今存。南條目錄著錄。

(一七) 阿闍世王問五逆經一卷 祐錄無此經。三寶紀云：亦
直云阿闍世王經，內典錄、譯經紀並著錄，開元錄有目無本，云亦作
阿闍世王經，初出見長房錄。

(一八) 大方便報恩經一卷 祐錄無此經。三寶紀、內典錄並
云：見吳錄。開元錄有目無本。

(一九) 禪經一卷 祐錄無此經。三寶紀、內典錄並云見別錄。
開元錄有目無本，云初出房云見別錄。

○(二〇) 雜譬喻經一卷 祐錄無此經。三寶紀云：凡十一事，祐

錄云失譯，今檢見別錄別載之。內典錄誤作凡十事，開元錄著錄與三寶紀同。此經今存。南條目錄著錄。

○(二一)阿育王太子壞目因緣經一卷 祐錄無此經。三寶紀云：此王是佛滅後百三十年六月王方出，故非佛說，一本無經字，祐錄有，四十四部。開元錄有目無本，云佛涅槃後一百餘年育王方出，故非佛說，或無經字，初出見長房錄。

(二二)般舟三昧經一卷 開元錄所錄支識譯經二十三部，其中無寶積經，而獨有此經一卷，有目無本，亦未見其他諸錄。據云一卷是後十品重翻，祐有此一卷無三卷者，見靜泰錄，或加大字，第三出。

(二三)象腋經一卷 僅見開元錄，有目無本，云初出，見法上錄。

(二四)諸法勇王經一卷 僅見開元錄，有目無本，見法上錄。

五、竺佛朔 高卷一 出卷二 歷卷四 內卷一 譯卷一 開卷一 求三

竺佛朔(祐錄誤作竺朔佛)，印度沙門。漢靈帝之時，賈道行經，至洛陽，即轉梵爲漢，光和二年(一七九年)又譯般舟三昧經。所譯經：祐錄著錄一部，三寶紀、內典錄、譯經紀、開元錄均著錄二部。並闕。

(一)道行經一卷 祐錄：安公云道行品經者般若抄也，外國高明者所撰安公爲序注。三寶紀云：熹平元年(一七二年)譯見朱士行漢錄及三藏紀。內典錄著錄同，惟誤熹平爲嘉平。開元錄作光和二年(一七九年)十月八日出，與三寶紀、內典錄所載較晚七年。

(二)般舟三昧經二卷 祐錄無此經。三寶紀云：舊錄云大般舟經或一卷，第二出見高僧傳。內典錄著錄同。開元錄云：光和二

年(一七九年)十月八日出見經後記高僧傳等,因與道行經同時啓夾,故出日同也。

六、安玄 高卷一 出卷二 歷卷四 內卷一
譯卷一 開卷一 求六

安玄,安息國優婆塞。三寶紀云,靈帝末世(一八九年前)遊賈維陽,因遇佛調,即共翻譯,世亦號爲安侯。祐稱世高,此是姓同,相濫涉耳。

譯經二部

○(一)法鏡經一卷 祐錄:安公云出方等經,與沙門嚴佛調共譯。三寶紀云:或一卷,嚴佛調筆受,康僧會注。開元錄:光和四年(一八)與佛調共出,安公云出方等部,初出,與寶積郁伽長者會等同本;或一卷。今存。南條目錄著錄。

○(二)斷十二因緣經一卷 祐錄無此經。三寶紀云:亦云阿含口解十二因緣經,亦直云阿含口解經,亦云安侯口解經;祐云世高譯,今檢羣錄,乃是安玄譯。內典錄世高與玄並出口解。開元錄云:內典中安高安玄俱出口解者誤也。今存。南條目錄著錄。

七、嚴佛調 高卷一 出卷二 歷卷四 內卷一
譯卷一 開卷一 求六

嚴佛調,一作浮調,臨淮人也。諸錄或作沙門,或作清僧士,與安玄共在洛陽譯經。其自譯之經,三寶紀著錄者七部;開元錄著錄者五部,其中四部有目無本。

(一)古維摩詰經二卷 三寶紀云初出,見古錄及朱士行漢錄。開元錄有目無本,云與唐譯無垢稱經同本。

(二)潘首菩薩無上清淨分衛經二卷 三寶紀云:一名決了諸

法如幻三昧經，或一卷。開元錄作淨分衛經二卷，有目無本，謂爲初出，與大般若那伽室利分等經同本，或一卷。

(三)慧上菩薩問大善權經二卷 三寶紀云，或無菩薩字，亦一卷。開元錄有目無本，云爲初出，與寶積大乘方便會等同本。

(四)思意經一卷 三寶紀亦云益意經。開元錄有目無本，云爲初出。

○(五)內六波羅密經一卷 三寶紀云：亦云內外者，道安云出方等部。開元錄作菩薩內習六波羅密經，云此經見在。今存。

(六)迦葉詰阿難經一卷 三寶紀云：第二出，見岑號及寶唱二錄，與世高出迦葉責阿難雙度羅漢喻經大同小異。開元錄云：乃是諸經之抄，故未著錄。

(七)十慧一卷 祐錄：或云沙彌十慧，云爲佛調安玄共出；又云十慧是佛調所撰，又卷十錄有嚴浮調所造沙彌十慧章句序，則此本爲佛調自撰。三寶紀著錄。開元錄云：既非聖言，又闕其本，今並刪之。

八、支曜 高卷一 出卷二 歷卷四 內卷一 譯卷一 開卷一 求八

支曜，諸錄並云西域沙門，似爲月支人也。祐錄僅著錄其譯經一部。三寶紀謂於中平年（一八四至一八九）出經十一部，其七部是吳錄所載。內典錄譯經紀所載部數同，惟譯經紀謂爲中平二年（一八五）所出。開元錄著錄十部，其五部闕本。

○(一)成具光明經一卷 祐錄：或云成具光明三昧經，或云成具光明定意經。三寶紀云：見朱士行支敏度僧祐慧皎等四錄。開元錄作成具光明定意經。今存。南條目錄著錄。

(二)小木起經二卷 三寶紀：或云修行本起，或云宿行，近來加小字耳，見舊錄及高僧傳。開元錄有目無本，云爲初出，與瑞應

本起經等同本。

(三) 賴吒和羅經一卷 三寶紀云初出，道安云出方等部。開元錄有目無本，云出中阿含經第三十一卷異譯，房云見吳錄，安云出方等部者，或恐誤也。

○(四) 馬有八態經一卷 三寶紀云：一名馬有八態譬人經，一名馬有八弊惡態經，出雜阿含三十四卷。開元錄云：出雜阿含第三十三卷異譯，房云見吳錄。今存。

○(五) 馬有三相經一卷 三寶紀云出雜阿含。開元錄云：亦云善馬有三相經，出雜阿含第三十三卷異譯；房云見吳錄。今存。

(六) 首至問佛十四事經一卷 三寶紀內典錄譯經紀並著錄，開元錄無此經。

(七) 聞城十二因緣經一卷 三寶紀云第二出，與世高譯十二因緣經小異。開元錄有目無本，云房云見吳錄。

(八) 墮落優婆塞經一卷 三寶紀著錄。開元錄有目無本，云房云見吳錄。

○(九) 小道地經一卷 三寶紀著錄。開元錄云：房云見吳錄。今存。南條目錄著錄。

○(一〇) 阿那律八念經一卷 三寶紀云：或直云八念經，見舊錄。開元錄云：一名禪行斂意經，舊錄云禪行檢意，出中阿含第十八卷異譯。今存。

(一一) 摩訶摩耶經一卷 三寶紀云：或直云摩耶經，或二卷。開元錄名大摩耶經，有目無本。據云或無大字，初出；房云見吳錄。

九、康巨 高卷一 歷卷四 內卷一
譯卷一 開卷一 求九

康巨，諸錄並云西域人，或西域沙門。惟內典錄誤作中國沙

門。衡以康孟詳之例，其人似爲康國人也。中平四年（一八七）譯經一部。

問地獄事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朱士行漢錄。開元錄有目無本，云並見高僧傳。

十、康孟詳 高卷一 出卷二 歷卷四 內卷一
譯卷一 開卷一 貞卷二 求十

康孟詳，三藏記及高僧傳未著其爲何地人。三寶紀云外國沙門。內典錄云中天竺沙門。譯經紀云，西域人。開元錄云，沙門康孟詳，其先康居國人，以興平元年（一九四）至建安四年（一九九）譯經洛陽。祐錄著錄一部。諸錄六部，開元錄中僅存其二。

（一）中本起經二卷 祐錄云：或云太子中本起經。三寶紀云：見始興錄；釋道安云，沙門曇果於迦維羅衛國得此梵本，來至洛陽，建安十二年（二〇七）翻，康孟詳度語。內典錄云初出，一名瑞應本起，一名太子本起，見三藏記。譯經紀作太子本起端應經。開元錄有目無本，據云太子本起端應經與過現因果經等同本；房云見三藏記，然祐三藏記中，孟詳出中本起，非端應本起。

○（二）興起行經二卷 三寶紀云：亦名十緣經，見吳錄。開元錄亦名嚴誠宿緣經，見吳錄，見題云出雜藏。今存。南條目錄著錄。

（三）梵網經二卷 三寶紀云初出，見吳錄。諸錄同。開元錄有目無本。

○（四）舍利弗目連遊四衢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別錄。開元錄云出增一阿含第四十一卷。今存。按此經出增一阿含馬王品。

（五）報福經一卷 三寶紀云：或云福報經，見吳錄。開元錄有目無本。

（六）四諦經一卷 三寶紀云：興平元年（一九四）譯，第二出，

與世高所翻小異，見竺道祖漢錄。開元錄云，出中阿含第七卷異譯。

十一、竺大力 高卷一 歷卷四 內卷一 譯卷一
開卷一 貞卷二 求十

竺大力 (Mahabala)，諸錄未著爲何處人，惟開元錄云爲西域沙門。高僧傳云，沙門曇果於迦維羅衛國得梵本，孟詳共竺大力譯爲漢文。三寶紀云，沙門竺大力，以建安二年(一九七)於洛陽譯修行本起經，孟詳度爲漢文。

○修行本起經二卷 三寶紀云見始興錄。開元錄云第三出，與瑞應本起經等同本，一名宿行本起。今存。

十二、曇果 高卷一 歷卷四 內卷一
譯卷一 開卷一

曇果 (Dharmaphala)，開元錄云西域沙門，以建安十二年(二〇七)譯中本起經，康孟詳度語。內典錄中以曇果與孟詳共出，遂與孟詳太子本起瑞應合爲一本者非也。二經全異，不可合之。祐云，中本起康孟詳出者，據其共經故耳。

○中本起經二卷 以前諸錄，皆作曇果孟詳共譯，開元錄始與太子本起瑞應別而爲二。據云，或云太子中本起經，見始興錄。經初題云出長阿含。今存。南條目錄著錄。

十三、失譯諸經 出卷三 歷卷四 內卷一
譯卷一 開卷一

按後漢失譯人名諸經，據三藏記卷三，出安公失譯經記卷一，作九十二部。據三寶紀，共有一百二十五部。內典錄卷一部數同。

譯經紀漏列二部。開元錄卷一於安錄九十二經錄其八十二部，其餘十經：「或標譯主，或是別生，彼中既載，故此除之。」房錄一百二十五部錄其五十九部，其餘六十六部：「或翻譯有憑，或別生疑偽，今既尋知所據，故非漢代失源，同舊重編，恐成繁雜，今並刪也。」通前舊失譯經，總一百四十一部，並為漢代失源云。」下列諸經經開元錄刪除者，上加×號；別無注釋者，惟錄其經名卷數及存佚。

○(一)大方便報恩經七卷 今存。

○(二)分別功德經五卷 房錄云迦葉阿難撰。開元錄作分別功德論，或三卷，或五卷。今存。南條目錄著錄。

(三)梵本經四卷 房錄云：舊作云胡字，似長安中出。開元錄有目無本。

(四)泥洹後千歲中變記經四卷 房錄云：一名千歲變經。開元錄作泥洹後千歲變經，又引祐錄云，泥洹後千歲中變記一卷。

×(五)合道神足經四卷 房錄云，一名道神足無極變化經。開元錄云即道神足經之異名，二本無刻。

×(六)如來性起經二卷 房錄云，一名大方廣如來性起微密藏經。開元錄云，是舊華嚴經如來性起品。

(七)諸經佛名二卷 開元錄有目無本，云今疑是不思議功德經。

×(八)舊譬喻經二卷 開元錄云：舊雜譬喻經，吳代康僧會譯。

○(九)雜譬喻經二卷 開元錄云，一名菩薩度人經。今存。南條目錄著錄。

×(一〇)舊無量壽佛經一卷 開元錄云：此經已曾兩譯，一存，一闕，備顯錄中。

×(一一)龍種尊國變化經一卷

×(一二)過去香蓮華佛世界經一卷 開元錄云出悲華經。

×(一三)見牧牛者示道經一卷 房錄云或上有佛字。開元錄作佛見牧牛者請比丘示導經，云出雜阿含。

○(一四)作佛形像經一卷 房錄云：一名優填王作佛形像經，一名作像因緣經。開元錄云：與造立形像福報經同本。今存。南條目錄著錄。

(一五)三千佛名經一卷 開元錄有目無本。

×(一六)千佛因緣經一卷 開元錄引法上錄云：姚秦羅什譯。

×(一七)五十三佛名經一卷 開元錄云出藥王藥上經。

×(一八)八部佛名經一卷 開元錄云：元魏瞿曇流支譯。

×(一九)十方佛名經一卷 開元錄云：西晉竺法護譯。

×(二〇)賢切千佛名經一卷 房錄云：唯有佛名，與曇無蘭所出四諦經千佛名異。開元錄云：出賢切經中異譯。

(二一)稱揚百七十佛名經一卷 房錄云，亦直云百七十佛名經。開元錄有目無本，云今疑出稱揚功德經。

(二二)南方佛名經一卷 房錄云，一名治城寺經。開元錄有目無本，云舊云一名治城寺經者非也，此乃題寺爲記，非是經之異名。

(二三)滅罪得福佛名經一卷 開元錄有目無本。

(二四)觀世音所說行法經一卷 房錄云是咒經。開元錄有目無本。

×(二五)彌勒爲女身經一卷 開元錄云出六度集。

×(二六)寂調意所問經一卷 房錄云：一名如來所說清淨調伏經。開元錄云：合作音字，意者誤也，宋代法海譯。

(二七)薩陀波崙菩薩求深般若圖像經一卷 開元錄有目無本。

×(二八)菩薩生地經一卷

×(二九)菩薩所生地經一卷 開元錄云，乞伏秦聖堅譯。

(三〇)菩薩受戒法經一卷 房錄云異出本。開元錄有目無本，云祐錄無經字。

(三一)受菩薩戒次第第十法一卷 開元錄有目無本。

(三二)菩薩懺悔法一卷 開元錄有目無本。

(三三)初發意菩薩常晝夜六時行五事經一卷 開元錄有目無本。

○(三四)六菩薩名經一卷 今存。

×(三五)迦葉赴佛泥洹經一卷 房錄云一名佛般泥洹時迦葉赴佛經。

×(三六)善唄比丘經一卷 開元錄云出出囉經。

(三七)僧名數事行經一卷 開元錄有目無本。

(三八)比丘諸禁律一卷 開元錄有目無本。

(三九)摩訶僧祇律比丘要集一卷 房錄云，一名摩訶僧祇部比丘隨用要集法。開元錄有目無本。

(四〇)優波離問佛經一卷 開元錄云或名優波離律。

×(四一)沙彌威儀一卷 開元錄云宋求那跋摩譯。

(四二)沙彌十戒經一卷 房錄云舊錄直云沙彌戒。開元錄有目無本。

(四三)比丘尼十戒經一卷 開元錄有目無本。

○(四四)受十善戒經一卷 今存。

○(四五)沙彌尼戒經一卷 開元錄云，或無經字。今存。南條目錄著錄。

(四六)賢者五戒經一卷 開元錄有目無本。

(四七)優波塞威儀經一卷 開元錄有目無本。

×(四八)四天王經一卷 房錄云：後有咒，似後人所附，出雜阿

舍。開元錄云，宋智嚴譯。

○(四九)魔嬈亂經一卷 房錄云，與魔王試目連經大同小異。開元錄云：一名弊魔試目蓮經，一名魔王入目連蘭腹經，出中阿含經第三十卷異譯。今存。按即中阿含賴吒和羅經。

(五〇)頂生王因緣經一卷 房錄引舊錄云：頂生王經。開元錄有目無本。

×(五一)行檀波羅密經一卷 房錄云：或云一切施王所行檀波羅密經。開元錄云：亦名薩和檀王經，出六度集。

×(五二)功德莊嚴王八萬四千歲請佛經一卷 開元錄云出大集經。

×(五三)嚴調王經一卷 房錄云異出。開元錄云出六度集。

×(五四)誨子經一卷 開元錄云出生經。

×(五五)教子經一卷 房錄云：一名須達教子經，舊錄云須達訓子經。開元錄云出雜譬喻。

×(五六)福子經一卷 開元錄云出雜譬喻。

×(五七)小兒聞法即解經一卷 開元錄云出六度集。

×(五八)菩薩修行經一卷 一名長者威施所問菩薩修行經，或直云長者修行經。開元錄云：已曾三譯，一存，二闕，備顯錄中。

(五九)長者賢首經一卷 開元錄有目無本。

×(六〇)長者命終無子付囑經一卷 開元錄云：獨富長者經異名，出雜阿含。

×(六一)質多長者請比丘經一卷 開元錄云出長阿含。

×(六二)善德婆羅門求舍利經一卷 開元錄云出大雲經。

×(六三)外道誘質多長者經一卷 開元錄云出雜阿含。

×(六四)無害梵志執志經一卷 開元錄云出出曜經。

×(六五)梵志避死經一卷 開元錄云出出曜經。

×(六六)梵志婁女經一卷 開元錄有目無本。

×(六七)梵志觀無常得解脫經一卷 開元錄云出義足經。

×(六八)貧子得財發狂經一卷 開元錄云出出曜經。

(六九)獠狗齧王經一卷 房錄引舊錄云：獠狗經。開元錄有目無本。

×(七〇)居士物故爲婦鼻蟲經一卷 開元錄云出雜譬喻。

×(七一)鐵城泥犂經一卷 開元錄云：一名中阿含泥犂經。

(七二)泥犂經一卷 房錄云：一名中阿含泥犂經。按開元錄無相對經名，疑有脫誤。

(七三)勤苦泥犂經一卷 開元錄有目無本。

(七四)地獄經一卷 開元錄有目無本。

×(七五)鹽(明本作闍)王五使者經一卷 房錄云一名五天使經。開元錄云：宋慧簡譯。

×(七六)積骨經一卷 開元錄云：出七處三觀經。

○(七七)苦陰經一卷 開元錄云：出中阿含第二十五卷異譯。今存。按即中阿含苦陰經上。南條目錄著錄。

×(七八)持齋經一卷 開元錄云齋經別生。

(七九)海八德經一卷 開元錄引法上錄云：姚秦羅什譯。

×(八〇)寂志果經一卷 房錄云：出長阿含，與前出者名同語異。開元錄云：寂志果經抄諸經撰，在別生錄。

×(八一)人弘法經一卷 開元錄云出大雲經。

○(八二)未曾有經一卷 房錄云異出本。開元錄云初出，與唐譯甚希有經等同本。今存。南條目錄著錄。

×(八三)華嚴瓔珞經一卷 開元錄云：僧法尼誦出，亦在偽錄。

×(八四)觀世樓炭經一卷 房錄云：有三品，出大樓炭經。開元

錄云：先在偽錄。

×(八五)波若得經一卷 房錄云：一作般若德。開元錄云僧法尼誦出，亦在偽錄。

×(八六)惟日雜難經一卷 開元錄云吳支謙譯。

○(八七)內身觀章經一卷 開元錄作內身觀章句經。今存。

×(八八)摩訶剎頭經一卷 房錄云，與灌頂經同，後事少異。開元錄云：乞伏秦聖堅譯。

×(八九)清淨法行經一卷 開元錄云先在偽錄。

×(九〇)金剛清淨經一卷 房錄云：金剛三昧本性清淨不壞不滅經。開元錄題用後一名；據云，長房等錄云：吳代支謙譯。漢後失譯錄中復載。今詳此經，非是漢代失源，復非支謙所出，似等姚秦以來什公等譯。今且爲失源，編於秦錄。

×(九一)淨除業障經一卷 開元錄云，抄淨業障經。

(九二)摩訶衍寶積經一卷 開元錄云：一名大迦葉品第二出，與寶積普明菩薩會等同本。中云晉言，合編晉錄。今且依舊。祐云摩訶乘寶積經。

×(九三)十位毘婆沙經一卷 開元錄云抄十住論。

×(九四)佛遺日摩尼寶經一卷 開元錄云漢支謙譯。

×(九五)轉女身菩薩經一卷 房錄云：一名樂瓔珞莊嚴方便經，一名樂瓔珞莊嚴女經。開元錄云，宋代法海譯。

(九六)受持佛名不墮惡經一卷 開元錄有目無本，惡字下多道字。

×(九七)七寶經一卷 開元錄云出增一阿含經。

(九八)十一因緣章經一卷 房錄引舊錄云：十一因緣經。開元錄有目無本，或作十二。

(九九)沙門爲十二頭陀經一卷 開元錄有目無本。

×(一〇〇)三十二相因緣經一卷 房錄云：與安公失源所出三十二相大同小異。開元錄云，西晉竺法護譯。

(一〇一)三十七品經一卷 房錄云異出本。開元錄云：抄諸經撰，在別生錄。

(一〇二)般舟三昧念佛章經一卷 房錄云，此章舊作童字。開元錄有目無本，云是行品別翻第四出。

(一〇三)瑜伽三摩斯經一卷 房錄云：譯言修行略，一名達磨多羅禪法，或云達摩多羅菩薩撰禪法要集。開元錄有目無本。

○(一〇四)禪要呵欲經一卷 開元錄云：題云禪要經呵欲品。今存。

×(一〇五)須(一本作恒)河譬經一卷 房錄云異本。開元錄云出雜譬喻。

(一〇六)法句譬喻經一卷 開元錄有目無本，引祐錄云，凡十七事，或無喻字。

(一〇七)譬喻經一卷 開元錄云，宋慧簡譯。

(一〇八)梵音偈本經一卷 房錄舊作胡。開元錄無經字，下注舊作胡音，有目無本。

(一〇九)阿彌陀佛偈經一卷 房錄云或無經字。開元錄有目無本，云初出。

○(一一〇)後出阿彌陀佛偈經一卷 開元錄：第二出。今存。

(一一一)讚七佛偈一卷 開元錄有目無本。

(一一二)恒和尼百句一卷 開元錄有目無本。

(一一三)五言詠頌本起一卷 房錄云一百四十二首。開元錄有目無本。

(一一四)道行品諸經梵音解一卷 房錄云舊作胡音。開元錄有目無本。

- ×(一一五)般若波羅密神咒經一卷 房錄云或無經字。開元錄云出大品經。
- ×(一一六)七佛所結麻油遮咒一卷 開元錄云，東晉竺曇無蘭譯。
- ×(一一七)幻師跋陀神咒一卷
- (一一八)五龍咒毒經一卷 開元錄有目無本。
- (一一九)取血氣神咒一卷 房錄引舊錄云：血咒。開元錄多經字。
- ×(一二〇)咒齩齒咒一卷 房錄云：一名咒蟲齒，一名咒齒。開元錄云：東晉竺曇無蘭譯。
- ×(一二一)咒牙痛咒一卷 房錄云異本。開元錄云東晉竺曇無蘭譯。
- ×(一二二)咒眼痛咒一卷 房錄云異本。開元錄云東晉竺曇無蘭譯。
- (一二三)咒賊咒法一卷 房錄云異本。開元錄有目無本，下多經字，引祐錄直云咒賊。
- (一二四)七佛安宅神咒一卷 開元錄有目無本，下多經字。
- (一二五)安宅咒法一卷 開元錄下多經字，云亦安宅咒法經；祐云安宅咒。今存。

開元錄所錄安公古典經八十二部 出卷三
開卷一

- (一)拔波菩薩經一卷 或爲拔波。安錄云：跋拔陀菩薩經。安公云：出方等(Vaipulya)部，是般舟經初四品異譯，第五出。
- (二)栴檀樹經一卷 今存。南條目錄著錄。
- (三)阿鳩留經一卷 今存。南條目錄著錄。

(四) 菩薩道地經一卷 安公云出方等部。

(五) 魔王入目捷蘭腹經一卷 亦名弊魔試目蓮經，舊錄云魔王入目連腹中經，出中阿含第三十卷，即後十經之一也。

(六) 佛有五百比丘經一卷 安公云出中阿含。

(七) 凡人有三事愚癡不足經一卷 安公云出中阿含。

(八) 佛誡諸比丘言我以天眼視天下人生死好醜尊者卑者經一卷 安公云出中阿含。

(九) 自見自知爲能盡結經一卷

(一〇) 有四求經一卷

(一一) 佛本行經一卷

(一二) 河中大聚沫經一卷 或云水沫所漂經，或云聚沫譬經；衆經錄云，出雜阿含。今以安錄先集雜阿含，後譯是別譯本，非從彼出。

(一三) 便賢者坑經一卷 坑字或作旃。

(一四) 所非汝所經一卷

(一五) 兩比丘得割經一卷

(一六) 道德舍利日經一卷

(一七) 舍利日在王舍國經一卷

(一八) 獨居思惟自念止經一卷

(一九) 問所明種經一卷

(二〇) 欲從本相有經一卷 或云欲從本經。

(二一) 獨坐思惟意中生念經一卷

(二二) 佛說如有諸比丘經一卷

(二三) 比丘所求色經一卷

(二四) 道有比丘經一卷

(二五) 色爲非常念經一卷 從自見自知下本有二十二經，安

公云是阿含一卷，於中五經已備餘錄，今但有十七載雜含分中。

(二六)色比丘念木起經一卷

(二七)善惡意經一卷

(二八)比丘一法相經一卷

(二九)有二力本經一卷

(三〇)有三力經一卷

(三一)有四力經一卷

(三二)人有五力經一卷

(三三)不聞者類相聚經一卷 舊錄云：類相聚經與相應相可

經同本。

(三四)天上釋為故世在人中經一卷 或作無上誤也。

(三五)爪頭土經一卷

(三六)身為無有反復經一卷

(三七)師子畜生王經一卷

(三八)阿須倫子婆羅門經一卷

(三九)婆羅門子名不侵經一卷

(四〇)生聞婆羅門經一卷 舊錄云生聞梵志經。

(四一)有隣竭經一卷

(四二)署杜乘婆羅門經一卷

(四三)佛在拘薩國經一卷

(四四)佛在優墮國經一卷 經作優隨。

(四五)是時自梵守經一卷

(四六)有三方便經一卷 舊錄云：三方便經。法經錄云，出七

處三觀。

(四七)婆羅門不信重經一卷

(四八)佛告舍日經一卷

(四九)四意止經一卷 舊錄云：四意止本行。法經錄云出中阿含。

(五〇)說人自說人骨不知腐經一卷 色比丘念下二十五經，安公云並出雜阿含。今尋藏中單卷雜阿含內，並有此經，多是後人合之成卷。

(五一)雜阿含三十章經一卷 法經錄云，出雜阿含異本。

(五二)五十五法誠經一卷 或云五十五法行。

(五三)一切義要一卷

(五四)說善惡道經一卷

(五五)愛欲聲經一卷 一本云愛欲一聲經。

(五六)摩訶遮曷旋經一卷

(五七)天王下作猪經一卷

(五八)始造浴佛時經一卷

(五九)十二賢者經一卷

(六〇)佛併父弟調達經一卷 五十五法下，安公云上十經出阿毘曇。今但有九，一本入重譯中，即魔王入目連腹經是。

(六一)憂墮羅迦葉經一卷

(六二)四部本文經一卷 安公云：上二經出長阿含，一本云出阿毘曇。

(六三)讓德經一卷

(六四)有賢者法經一卷

(六五)摩訶厥彌難問經一卷 或云大厥彌經。

(六六)大本藏經一卷

(六七)說阿難持戒經一卷

(六八)阿難問何因緣持誠見世間貧亦現道貧經一卷

(六九)給孤獨四姓家問應受施經一卷

- (七〇)曉所諍不解經者經一卷 今疑上經字錯。
- (七一)奇異道家難問甘處經一卷
- (七二)奇異道家難問法本經一卷
- (七三)賢者手力經一卷
- (七四)八法行經一卷
- (七五)憂多羅經一卷 或作夏字。
- (七六)梅檀調佛經一卷
- (七七)惡人經一卷
- (七八)難提和難經一卷 或云難提和羅經。
- (七九)四姓長者難經一卷 舊錄云四姓長者經。
- (八〇)折佛經一卷
- (八一)道地經中要語章一卷 或云小道地經，今疑支曜出者是。
- (八二)數練意章一卷 舊錄云：數練經。安公云：上二經出生經；黏按今生經無此章名。

以上錄出安公古典經八十二部，下文皆從開元錄抄出。安錄尚有十經：「或標譯主，或是別生」，不入此錄。

三國釋藏譯經存佚考目錄

- 一、曇摩迦羅
- 二、康僧鎧
- 三、曇諦
- 四、白延
- 五、安法賢

以上曹魏五人

六、支謙

七、維祇難

八、竺律炎

九、康僧會

十、支彊梁接

以上吳五人

十一、失譯諸經

三國譯經存佚考

一、曇摩迦羅 高卷一 歷卷五 內卷二 譯卷一 開卷一 求十一

曇摩迦羅，諸錄並作曇柯迦羅，此云法時，則其梵名應是Dharmakala，茲依翻譯名義集改正。諸錄並云天竺沙門，黃初三年（二二二）至洛陽，嘉平二年（二五〇）出大衆部戒本一部。

僧祇戒本一卷 三寶紀云：初出，見竺道祖錄。內典錄、譯經紀並著錄。開元錄有目無本。按大衆部之全部律本，四一六年復由覺賢共譯，即現存之摩訶僧祇律四十卷是已。

二、康僧鎧 高卷一 歷卷五 內卷二 譯卷一 開卷一 求十二

康僧鎧，諸錄並作天竺沙門。核以舊日譯例，其梵名應爲Sanghavarman。其人似爲康國人，而非天竺人也。嘉平四年（二五二）譯經洛陽，高僧傳謂其出郁伽長者等四部經。三寶紀、內典錄、譯經紀僅著錄二部。開元錄著錄三部。

○（一）郁伽長者所問經二卷 三寶紀云：第二譯，一名郁伽羅越問菩薩行經，見竺道祖魏錄。開元錄云：嘉平四年（二五二）出，今

編入寶積第十九會是。按此經現存。南條目錄著錄。

○(二)無量壽經二卷 三寶紀云：第二譯，見竺道祖晉世雜錄及寶唱錄，與世高出者小異。開元錄云：第四譯，又與寶積無量壽等同本。按此經現存。Max Müller 已將此經梵本譯出。南條目錄著錄。

○(三)四分雜羯磨一卷 開元錄云：題云曇無德律部雜羯磨，以結戒場爲首，新附。按此本現存，惟不見於以前經錄爲可疑耳。

三、曇諦 高卷一 歷卷五 內卷二
譯卷一 開卷一 求十三

曇諦，開元錄亦作曇無諦，魏云法實(Dharmasatya)。安息沙門，正元元年(二五四)至於洛陽，譯戒本一部。

○曇無德羯磨一卷 三寶紀云：初出，見竺道祖魏錄。開元錄云：題云羯磨一卷，出曇無德律，以結大界爲首。按此本現存。考曇無德對音之所本，似出於梵文俗語 (Prakrit) 之 Dharmauttka，而不本於梵文雅語 (Sanskrit) 之 Dharmaguptaka。

四、白延 高卷一 歷卷五 內卷二
譯卷一 開卷一 求十四

白延，高僧傳一作沙門帛延，不知何許人；三寶紀、內典錄、譯經紀、開元錄均作西域人。諸錄並云甘露中(二五六至二五九)譯經洛陽。譯經紀且著其出經之年爲甘露三年(二五八)。首先著錄此名者，爲三藏記。據云：別錄所載，安公錄先無其名。又考三藏記卷七所載未詳作者撰首楞嚴後記云：咸安(大正本誤作咸和)三年(三七三)歲在癸酉，月支優婆塞支施耑手執胡本，出首楞嚴，須賴金光，首如幻三昧，時在涼州。時譯者歸慈(一本作龜茲)王世子帛

延，善晉胡音云云。則此二帛延應爲一人，諸本誤作二人也，諸錄所載此帛延所出經；祐錄著錄三部；房錄等著錄六部；開元錄著錄五部，當時其本並闕，今存一部。

(一)首楞嚴經二卷 祐錄云見別錄。三寶紀云第二出，與漢世支讖所出本同，文少異，見竺道祖晉世雜錄及三藏記。開元錄云：五出，殆爲二出之訛也。此經祐時已闕。

(二)無量清淨平等覺經一卷 三寶紀云：第三出，與世高康僧鎧等所出無量壽經本同文，名少異，見竺道祖晉世雜錄。開元錄云：第五出，與漢世支讖等所出及寶積無量壽會並本同文異，見竺道祖晉世雜錄及僧祐錄。按祐錄無此經。

○(三)叉須賴經一卷 祐錄云闕。三寶紀云：一本無叉字，見竺道祖及僧祐等錄。開元錄云，初出。按此經現存。南條目錄著錄。

(四)除災患經一卷 祐錄云闕，三寶紀云見三藏記。開元錄云初出，與除患災患經同本。

(五)平等覺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竺道祖魏吳錄。開元錄無此經。按此經疑爲白譯無量清淨平等覺經之別出，或一名兩見。

(六)菩薩修行經一卷 三寶紀云：一名長者威施所問菩薩修行經，一名長者修行經，見始興及寶唱等二錄。開元錄同。

五、安法賢 歷卷五 內卷二 譯卷一 開卷一 求十五

安法賢 (Dharmabhadra)，祐錄及高僧傳皆未著錄。三寶紀云「外國沙門」。「羣錄並云：魏世不辨何帝年，今依編子末；又別錄亦載。」譯經紀及開元錄並云西域人，則其人似爲安息人。然魏世之魏，亦得爲元魏也。在洛陽出經二部，開元錄中其本並闕。

(一)羅摩伽經三卷 三寶紀云：見竺道祖寶唱法上靈裕等四

錄。開元錄云：是華嚴經入法界品少分初出。

(二)大般涅槃經二卷 三寶紀云：略大本前數品爲此二卷，見竺道祖魏錄。開元錄云：第二出。蓋支謙已有初出也。

以上五人並見魏錄。

六、支謙 出卷二 高卷一 歷卷五 內卷二
譯卷一 開卷二 求十六

支謙，字恭明，一名越，諸錄並云大月支人；三寶紀云月支優婆塞。黃武二年(二二二)至建興二年(二五三)譯經建業。所出經部卷多少諸說不定。祐錄唯載三十六部，而祐錄謙傳云出二十七經。高僧傳乃有四十九部。三寶紀多至一百二十九部。開元錄以房錄所載，多是別生，或異名重載，僅錄八十八部。當時有本者五十一部，其房錄所載經開元錄視爲從諸經抄出者，共爲三十八部(後加×號者是)。

○(一)維摩詰經二卷 祐錄云闕。三寶紀云：維摩詰所說不思議法門經三卷，亦云佛說普入道門經或二卷，第二出，與後漢嚴佛調譯者小異，見竺道祖魏吳錄及三藏記。開元錄一名佛法普入道門三昧經。按此經現存。南條目錄著錄。

(二)大般泥洹經二卷 祐錄云：安公云出長阿含；祐按今雜阿含與此異。三寶紀云：此略大本序分哀嘆品爲二卷，後三紙小異耳，見竺道祖吳錄，第二出。開元錄有目無本。

○(三)瑞應本起經二卷 祐錄著錄。三寶紀云：黃武年(二二二至二二九)第二出，一云太子本起瑞應，與康孟詳出者小異；陳郡謝鏘吳郡張洗等筆受，魏東阿王植詳定，見始興錄及三藏記。開元錄云，第四出。按此經現存。南條目錄著錄。

(四)小阿差末經二卷 祐錄云闕。三寶紀云：見別錄及三藏

記。開元錄有目無本，據云：既加小字，與阿差末菩薩經應非同本。

○(五)慧印經一卷 祐錄云：或云慧印三昧經，或云實用（一作寶網）慧印三昧經。三寶紀云：一云十方現在佛悉在前立定經，一云寶山慧印三昧經，與如來智印經同本異出，見竺道祖吳錄及三藏記。開元錄云，初出。按此經現存。南條目錄著錄。

○(六)本業經一卷 祐錄云：或云菩薩本業經。三寶紀著錄。開元錄云：亦名淨行品經，是華嚴淨行品異譯，見僧祐錄：長房錄中本業之外，別載淨行品者，誤也。按此經現存。

(七)法句經二卷 祐錄著錄。三寶紀云：第二出，見別錄及三藏記，少勝前（維祇難）譯，開元錄有目無本。

(八)須賴經一卷 祐錄云，或云須賴菩薩經。三寶紀云：第二出，與白延出者同本別出，見竺道祖吳錄及三藏記。開元錄有目無本，云爲第三出。

○(九)梵摩渝經一卷 祐錄著錄。三寶紀云：見竺道祖錄及三藏記。開元錄作梵摩渝經，云出中阿含第四十一異譯。按此經現存。

○(一〇)私阿末經一卷 祐錄云：或作私阿昧，案此經即是菩薩道樹經。三寶紀云：見道安及支敏度僧祐等三錄。開元錄云：私訶昧經第二出，或云私訶末，亦名道樹三昧。按此經現存。南條目錄著錄。

○(一一)微密持經一卷 祐錄云：或云無量門微持經。三寶紀云，見僧叡二秦錄及三藏記。開元錄云：一名成道降魔得一切智經，初出，與出生無量門持經等同本。按此經現存。南條目錄著錄。

○(一二)阿彌陀經二卷 祐錄云：內題云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檀過度人道經。三寶紀云：第四出，與漢世高魏僧鑑譯者小異，亦

云無量壽經，見竺道祖吳錄。開元錄云第三出。按此經現存。南條目錄著錄。

○(一三)月明童子經一卷 祐錄云：一名月明童男子，一名月明菩薩三昧經。三寶紀開元錄並著錄。按此經現存。南條目錄著錄。

○(一四)義足經二卷 祐錄著錄。三寶紀云：見竺道祖吳錄及寶唱錄。開元錄云，初出，有十六經。按此經現存，中有鏡面王經，並見六度集經，沙畹有譯文。

○(一五)阿難四事經一卷 祐錄著錄。三寶紀、開元錄並云見三藏記及別錄。按此經現存。

○(一六)差摩竭經一卷 祐錄著錄。三寶紀云：一名菩薩生地經，見竺道祖吳錄。開元錄云初出。按此經現存。南條目錄著錄。

(一七)優多羅母經一卷 祐錄云闕。三寶紀云一本無母字。開元錄有目無本。

○(一八)七女經一卷 祐錄云：安公云出阿毘曇。三寶紀云：一云女本經，初出。開元錄亦云：七女本經。按此經現存。南條目錄著錄。

○(一九)八師經一卷 祐錄著錄。三寶紀云見竺道祖吳錄。開元錄云初出。按此經現存。南條目錄著錄。

○(二〇)釋摩男經一卷 祐錄云：安公云出中阿含。三寶紀云見竺道祖吳錄。開元錄作釋摩男本經，一名五陰因事經，云出中阿含第二十五異譯。按此經現存。南條目錄著錄。

○(二一)孛抄經一卷 祐錄云：今孛(Pusya)經一卷是。三寶紀云初出，見三藏記及別錄。開元錄云第二出。按此經現存。

○(二二)明度經四卷 祐錄云：或云大明度無極經。三寶紀名大明度經，或六卷，見竺道祖魏吳等二錄。開元錄云第二出，與道行小品等同本。按此經現存。南條目錄著錄。

○(二三)老女人經一卷 祐錄云：安公云出阿毘曇。三寶紀云：吳錄直云老女經，或云老母經。開元錄云初出。按此經現存。南條目錄著錄。

○(二四)齋經一卷 祐錄云闕。三寶紀云初出，一云持齋經，見別錄。開元錄云：出中阿含第五十五異譯。按此經現存。

○(二五)四願經一卷 祐錄著錄。三寶紀云，見竺道祖吳錄。開元錄同。按此經現存。南條目錄著錄。

(二六)悔過經一卷 祐錄云：或云序十方禮悔過文。三寶紀作悔過法經，或無經字。開元錄有目無本。

(二七)賢者德經一卷 祐錄、三寶紀並著錄。開元錄有目無本。

(二八)佛從上所行三十偈一卷 祐錄云闕。三寶紀著錄。開元錄有目無本。

○(二九)了本生死經一卷 祐錄云：安公云出生經；祐按五卷生經無此名。三寶紀云：一名稻竿，同本異出；謙自注并制序。開元錄引安公序云；漢末出，謙注。按此經現存。南條目錄著錄。

(三〇)惟明二十偈一卷 祐錄三寶紀並著錄。開元錄有目無本，云爲初出。

(三一)首楞嚴經二卷 祐錄云：別錄所載，安錄無，今闕。三寶紀云：方等首楞嚴經黃武年(二二二至二二九)第二出，與後漢支讖出者小異，見竺道祖吳錄。開元錄有目無本。

○(三二)龍施女經一卷 祐錄云：別錄所載，安錄無。三寶紀同。開元錄云：初出，與龍施菩薩本起經同本。按此經現存。南條目錄著錄。

(三三)法鏡經二卷 祐錄云：出別錄，安錄無。三寶紀云：僧會注，并製序。開元錄有目無本，據云：或一卷，第二出。又長房等錄更有郁伽長者經二卷，亦云謙譯，卽是此經，不合重載。

×(三四)鹿子經一卷 祐錄云：別錄所載，安錄無。三寶紀云：竺道祖吳錄亦載。開元錄云：與西晉法護所出鹿母經文同。

(三五)十二門大方等經一卷 祐錄云：別錄所載，安錄無，今闕。三寶紀同。開元錄有目無本。

○(三六)賴吒和羅經一卷 祐錄云：別錄所載，安錄無，或云羅漢賴吒和羅經。三寶紀云：第二出，與支曜出者小異。開元錄云：出中阿含第三十一異譯。按此經今存。

以下爲三寶紀、內典錄、譯經紀、開元錄著錄諸經

(三七)禪秘要經四卷 三寶紀云：亦云禪法秘要，見吳別二錄。開元錄有目無本，據云或無經字，初出。

(三八)阿差末菩薩經四卷 三寶紀云：見吳錄，第二出，與前維祇難所譯本文小異。開元錄有目無本。

(三九)菩薩本緣集經四卷 三寶紀云：傳云天竺沙門僧伽斯那撰，或三卷，開元錄作菩薩本緣經二卷。

(四〇)修行方便經二卷 三寶紀云：或有禪字，見吳錄。開元錄有目無本。

○(四一)難龍王經一卷 三寶紀云，一本無王字。開元錄作龍王兄弟經，一名降龍王經，初出。按此經現存，南條目錄著錄。

(四二)不自守意經一卷 三寶紀云：或云自守，或云不自守。開元錄云：或無意字，出雜阿含第十一卷異譯。按此經現存。

(四三)四十二章經一卷 三寶紀云：第二出，與摩騰譯者小異，文義允正，辭句可觀，見別錄。開元錄有目無本，伯希和疑此爲僞，見一九二〇年刊通報。

(四四)五陰事經一卷 三寶紀著錄。開元錄有目無本。

○(四五)七知經一卷 三寶紀云：一作智，出中阿含第七卷。開元錄云：出中阿含第一卷異譯。按此經現存，與中阿含善法經同

本。南條目錄著錄。

(四六)人民求願經一卷 三寶紀著錄。開元錄有目無本。

○(四七)佛開解阿拔梵志經一卷 三寶紀云：一云梵志阿聽經。開元錄云：一名阿聽摩納經，安錄直云阿拔經，出長阿含第十三卷。按此經現存，與長阿含阿摩晝經同本。

(四八)梵志結淨經一卷 三寶紀著錄。開元錄有目無本。

○(四九)梵網六十二見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別錄；僧祐云，法護出。開元錄云：一名梵網經，出長阿含第十四卷異譯。按此經現存，與長阿含梵動經同本。南條目錄著錄。

(五〇)阿質國王經一卷 三寶紀著錄。開元錄有目無本。

(五一)惟異王師子渾譬喻經一卷 三寶紀云，一本無譬喻字。開元錄有目無本。

○(五二)諸法本經一卷 三寶紀著錄。開元錄云：出中阿含第二十八異譯。按此經現存，即中阿含諸法本經。南條目錄著錄。

○(五三)五母子經一卷 三寶紀著錄。開元錄云初出，與沙彌羅經同本。按此經現存。

○(五四)戒消伏災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舊錄。開元錄作戒銷災經。按此經現存。

(五五)恒水戒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舊錄，或無戒字。開元錄有目無本，云第二出。

○(五六)須摩提長者經一卷 三寶紀著錄。開元錄云：一名會講佛前，亦名如來所說示現衆生。按此經現存。南條目錄著錄。

(五七)淨行品經一卷 三寶紀云：出華嚴，一云菩薩本業經。開元錄云：菩薩本業經，亦名淨行品經。長房錄中本業之外，別載淨行品者，誤也。

(五八)惟越雜難經一卷 三寶紀著錄。開元錄作惟日雜難經。

(五九)阿闍世王女阿術達菩薩經一卷 三寶紀云初出。開元錄有目無本。

(六〇)勸進學道經一卷 三寶紀云一本無勸字。開元錄有目無本，云初出。

○(六一)貝多樹下思惟十二因緣經一卷 三寶紀云第二出。開元錄云第三出，與唐譯緣起聖道經等同本。按此經現存。南條目錄著錄。

(六二)堅意經一卷 三寶紀云或作心字。開元錄有目無本，云第二出。

○(六三)三品弟子經一卷 三寶紀著錄。開元錄云弟子學有三輩經。按此經現存。南條目錄著錄。

(六四)摩訶精進經一卷 三寶紀云：亦云大精進經。開元錄有目無本。

(六五)菩薩修行經一卷 開元錄云見寶唱錄。開元錄有目無本，云初出。

(六六)陀羅尼句咒經一卷 三寶紀云，亦云持句咒經。開元錄作持句神咒經，云初出，與陀隣尼鉢經等同本。

○(六七)華積陀羅尼咒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寶唱錄。開元錄云與華聚陀羅尼等同本。按此經現存。南條目錄著錄。

○(六八)八吉祥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古錄，亦有咒字，初出。開元錄云：與八陽神咒經等同本。按此經現存。南條目錄著錄。

(六九)摩訶般若波羅蜜咒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寶唱錄，或直云般若波羅蜜咒經。開元錄有目無本。

(七〇)七佛神咒經一卷 三寶紀一本無經字。開元錄有目無本。

(七一)演道俗業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舊錄，或無業字。開元

錄有目無本，云初出。

(七二)不莊校女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寶唱錄。開元錄有目無本，云初出。

(七三)孫多耶致經一卷 三寶紀云：或云梵志孫多耶致經；道安云出中阿含。開元錄云中阿含檢無。

○(七四)長者音悅經一卷 三寶紀云：一云長者音悅不闍迦葉經，一云音悅經。開元錄云初出。按此經現存。南條目錄著錄。

○(七五)黑氏梵志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別錄。開元錄同。按此經現存。南條目錄著錄。

○(七六)法律經一卷 三寶紀云：亦云法律三昧經。開元錄云，第二出。按此經現存。南條目錄著錄。

○(七七)弊魔試目連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舊錄。出阿毘曇。開元錄云：一名魔嬈亂，出中阿含第三十卷異譯。按此經現存，即中阿含降魔經。

(七八)七漏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別錄。開元錄有目無本。

(七九)藍達王經 三寶紀云：一云目連因緣功德經或云目連功德經，見吳錄。開元錄有目無本。

(八〇)佛以三車喚經一卷 三寶紀云出法華經。開元錄有目無本，云應出第二卷譬喻品。

○(八一)未生怨經一卷 三寶紀、開元錄並著錄。按此經現存。南條目錄著錄。

(八二)佛加沙王經一卷 三寶紀云：一云萍沙王五願經；道安云出中阿含。開元錄云：或作瓶字，中阿含檢無。

○(八三)須摩提女經一卷 三寶紀著錄。開元錄云出增一阿含第二十二異譯。按此經現存，出增一阿含增上品。南條目錄著錄。

(八四)百喻經一卷 三寶紀著錄 開元錄有目無本。

○(八五)獼猴經一卷 三寶紀、開元錄並著錄。按此經現存。

(八六)法滅盡經一卷 三寶紀云：初出，或云法沒盡經，或云空寂菩薩所問經。開元錄有目無本。

×(八七)寶海梵志成就大悲經一卷 三寶紀著錄。開元錄云出悲華經。

×(八八)梵志子死稻敗經一卷 三寶紀著錄。開元錄云出出曜經。

×(八九)梵志問佛師經一卷 三寶紀著錄。開元錄云出出曜經。

×(九〇)降千梵志經一卷 三寶紀云出阿含。開元錄云出出曜經。

×(九一)梵志經一卷 三寶紀云第二出。開元錄云出出生經。

×(九二)度梵志經一卷 三寶紀著錄。開元錄云小乘抄。

×(九三)外道仙尼說度經一卷 三寶紀著錄。開元錄云小乘抄。

×(九四)梵志問佛世間增減經一卷 三寶紀著錄。開元錄云出出曜經。

×(九五)佛爲外道須深說離欲經一卷 三寶紀云或無深字。開元錄云出雜阿含。

×(九六)桀貪王經一卷 三寶紀云出六度集。開元錄云出義足經。

×(九七)國王成就五法久存於世經一卷 三寶紀著錄。開元錄云出雜阿含。

×(九八)枯樹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道安錄，一本上有大字。開元錄云出增一阿含。

×(九九)是我所經一卷 三寶紀、開元錄並云出出生經。

×(一〇〇)甘露道經一卷 三寶紀、開元錄並云出出曜經。

×(一〇一)不淨觀經一卷 三寶紀云出長阿含。開元錄云出雜

阿舍。

×(一〇二)水上泡經一卷 三寶紀著錄。開元錄云出出曜經。

×(一〇三)色無常經一卷 三寶紀云出阿舍。開元錄云出雜阿舍。

舍。

×(一〇四)護口意經一卷 三寶紀著錄。開元錄云出出曜經。

×(一〇五)法施勝經一卷 三寶紀著錄。開元錄云出出曜經。

×(一〇六)諸漏盡經一卷 三寶紀、開元錄並云出雜阿舍，或無漏字。

×(一〇七)壽命促經一卷 三寶紀、開元錄並云出雜阿舍。

×(一〇八)摩訶(一作訶)王經一卷 三寶紀云初出，一本無王字。開元錄云出六度經。

×(一〇九)修行慈經一卷 三寶紀著錄。開元錄云出修行道地經。

×(一一〇)金剛清淨經一卷 三寶紀一云金剛三昧本性清淨不滅不壞經。開元錄云：後漢失譯錄中復載，詳文非是支謙所出，今移附秦錄。

×(一一一)佛爲訶利曠野鬼說法經一卷 三寶紀著錄。開元錄云出中阿舍。

×(一一二)普廣菩薩經一卷 三寶紀云出別錄。開元錄云，即別行隨願往生經是，出灌頂經。

×(一一三)大慈無滅經一卷 三寶紀著錄。開元錄云出大集經。

×(一一四)寶女問三十二相經一卷 三寶紀一云問慧經，一云三十二事經，一云寶女問經，凡四名。開元錄云出大集經。

×(一一五)三魚失水經一卷 三寶紀著錄。開元錄云出出曜經。

×(一一六)申日經一卷 三寶紀云：道安云出中阿舍。開元錄

云亦與法護所出月光童子經同。

×(一一七)出家功德一卷 三寶紀云見吳錄。開元錄云：今有兩本，一是秦譯，附於秦錄；一從賢愚抄出，今附別生錄中。

×(一一八)魔女聞佛說法得男身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別錄。開元錄云出大集經。

×(一一九)雪山獼猴經一卷 三寶紀著錄。開元錄云出雜阿含。

×(一二〇)度脫狗子經一卷 三寶紀著錄。開元錄云出雜譬喻。

×(一二一)三種良馬經一卷 三寶紀著錄。開元錄云出雜阿含。

×(一二二)鴟(一作鷄)鳥事經一卷 三寶紀著錄。開元錄云出增一阿含。

×(一二三)河草龜經一卷 三寶紀著錄。開元錄云出雜阿含。

×(一二四)瞎瞿經一卷 三寶紀著錄。開元錄云出曜經。

×(一二五)四種良馬經一卷 三寶紀云出增一阿含。開元錄云出雜阿含。

×(一二六)鷹鷄獵經一卷 三寶紀、開元錄並云出雜阿含。

×(一二七)無母子經一卷 三寶紀著錄。開元錄云出雜阿含。

七、維祇難 出卷二 高卷一 歷卷五 內卷二 譯卷一 開卷二 求十七

維祇難 Vighna, 天竺沙門。黃武三年(二二四)譯經武昌，出經二部。

○(一)法句經二卷 祐錄云：竺將炎共支謙譯出。三寶紀云，同竺律炎譯，初出，吳錄云五卷。三寶紀云初出，亦云法句集，尊者法救撰，與律炎支謙共出，見僧祐錄；吳錄云五卷，未詳。按此經現存。

(二)阿差末菩薩經四卷 三寶紀云：見吳別二錄，初出。開元

錄云：初出，與西晉法護阿差末及無盡意經等並同本。按此經與支謙所譯阿差末菩薩同本，其本在開元錄中已缺。

八、竺律炎 出卷二 高卷一 歷卷五 內卷二
譯卷一 開卷二 求十八

竺律炎，或云將炎，或云持炎，似以律炎爲是，其梵名似爲——Vinayatapa，天竺人，與維祇難同伴到自江左，其獨出之經，祐錄無一部，三寶紀著錄三部，開元錄云：以黃龍二年（二三〇）於楊都譯經四部。

○（一）三摩竭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始興錄，與分和檀王經大同小異。開元錄云：初出，一名須摩提女經，一名難國王經，一名恕和檀和經。按此經現存。支謙所出須摩提女經，前已著錄，或是二出，抑爲一本兩屬，皆未可知。南條目錄著錄。

（二）梵志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始興錄，與五百梵志經同本異出。開元錄有目無本。按此經與支謙所出或是一本分屬二人。

○（三）佛醫經一卷 三寶紀云：共支越出，非全典，從大經略，見寶唱錄；或云佛醫王經。開元錄同。按此經現存。南條目錄著錄。

○（四）摩登伽經三卷 開元錄云：見法上錄，與支謙共出，與舍頭諫經等同本，或二卷，第四譯。按此經現存。南條目錄著錄。

九、康僧會 出卷二 卷十三 高卷一 歷卷五
內卷二 譯卷一 開卷二 求十九

康僧會，其先康居人，世居印度，其父因商賈移於交趾。赤烏十年（二四七）至建業，晉太康元年（二八〇）卒。所出諸經：祐錄著錄二部；三寶紀著錄十四部；開元錄以爲中有四經並出六度集中，不合爲正譯之數，又有三經會雖製序，並注解，本非所翻，亦應剛

去。故在開元錄中著錄者七部，內有五部闕本。

○(一)六度集經九卷 祐錄云：或云六度無極經，或云度無極集，或云離（一作雜）無極經。三寶紀云：見竺道祖錄及三藏記。開元錄作八卷。按此經現存，沙畹業已完全逐譯。南條目錄著錄。

(二)吳品經五卷 祐錄云：凡有十品，今闕。三寶紀云：即是小品般若。開元錄有目無本，云祐錄無經字，第三出。

(三)菩薩淨行經二卷 三寶紀云：赤烏年（二三八至二五〇）譯，出大集寶結（一作髻）品，或直云淨律經，見竺道祖吳錄。開元錄有目無本，云是大集寶髻品異譯。

○(四)雜譬喻集經二卷 三寶紀云：或無集字，見祐錄。開元錄云：內典有舊字，房錄中無，見高僧傳及長房錄。按此經現存，云舊譬喻者，以別於四〇一年鳩摩羅什所譯譬喻經也。僧會所出本，沙畹已有全譯文。南條目錄著錄。

(五)阿難念彌經二卷 三寶紀云：亦云法阿難念經，見祐錄。開元錄刪。

(六)鏡面王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三藏記。開元錄刪。按此經出六度集經卷八。

(七)察微王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三藏記。開元錄刪。

(八)權方便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吳錄及別錄。開元錄有目無本，云與順權方便經等同本初出。

(九)坐禪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吳錄及別錄。開元錄有目無本。

(十)梵皇王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祐錄及高僧傳。開元錄刪。

(十一)菩薩二百五十法經一卷 三寶紀云：或二卷，以此代僧二百五十戒示皓者是。開元錄有目無本。

(十二)法鏡經解子注二卷 三寶紀著錄。按僧會所製序，見三藏記卷六。

(十三) 道樹經注解一卷 三寶紀著錄。

(十四) 安般經注解一卷 三寶紀著錄。按僧會製安般守意經序，現載三藏記卷六。

十、支彊梁接 歷卷五 內卷二 譯卷二
開卷二 求二〇

支彊梁接，三寶紀云外國沙門，魏言正無畏，甘露元年（二六五）於交州譯經。開元錄云，西域人，五鳳二年（二五五）於交州譯經，元藏明藏本內典錄，作彊梁樓。伯希和曾疑其與晉錄中在廣州譯經之彊梁婁至爲一人。按婁至譯經之年，三寶紀、內典錄均作太始二年（二六六），則其譯地與譯年相差亦不甚遠。但譯經紀、開元錄均作太康二年（二八一），則相差有一、二十年。且樓二字，不知何者爲是。現既無確實考訂，暫以其爲二人。前一人僅在交州出經一部。

法華三昧經六卷 三寶紀云：一本有正字，祐云失譯。開元錄云：初出，與法護正法華等同本，見竺道祖魏錄，亦見始興錄，本闕。

以上五人並見吳錄。

十一、失譯諸經 出卷四 歷卷五 內卷二
譯卷一 開卷二

按三寶紀所錄古舊二錄失譯諸經，共一百一十部。開元錄以其中八十七部僧祐失譯錄並載，餘二十三部，「或翻譯有源，或別名異號，或大部流出，或疑僞非真，今並刪除。」（上加×號者是）下錄諸經，皆爲三寶紀、內典錄、譯經紀、開元錄著錄，有注者錄之，注同錄其先注，無注則闕。

(一) 雜譬喻經八十卷 三寶紀云見舊錄。

- (二)雜數經二十卷 三寶紀云見舊錄。
- (三)阿惟越致轉經十八卷 三寶紀云見舊錄。
- (四)摩訶乘經十四卷 開元錄云：或云摩訶衍。
- (五)蜀普曜經八卷 開元錄云似是蜀土所出，第一譯。
- (六)摩訶衍優波提舍經五卷 開元錄云：祐云摩訶乘。
- (七)三昧王經五卷
- (八)梵王請問經五卷
- ×(九)不退轉輪經四卷 開元錄云：北涼失譯中有，此中復載，故知是重；僧祐錄云：安公涼土異經今存涼錄，此中除之。
- (一〇)佛從兜率降中陰經四卷 三寶紀云，出王宗錄。
- (一一)四天王經四卷 三寶紀云，疑一部四本。
- (一二)魔王請問經四卷 三寶紀云，或五卷。
- (一三)那先譬喻經四卷 三寶紀云見舊錄。
- ×(一四)度無極譬經三卷 三寶紀云，或四卷。開元錄云出小品經。
- (一五)釋提桓因所問經三卷。
- (一六)大梵天王請轉法輪經三卷。
- (一七)法筆光瑞菩薩現壽經三卷 開元錄云今疑抄正法筆。
- (一八)普賢菩薩答難二千經三卷。
- ×(一九)濡首菩薩經二卷 三寶紀云，疑是濡首菩薩分衛經。開元錄云：即濡首菩薩清淨分衛經是，此名但略耳。
- (二〇)太子試藝本起經二卷。
- ×(二一)小本起經二卷 三寶紀云見舊錄。開元錄云後漢支曜譯。
- (二二)不思議功德經二卷 三寶紀云或云功德經。開元錄作不思議功德諸佛所護念經。按並此經與現存三經合為開元錄中僅

存之四經。

(二三)蜀首楞嚴經二卷 三寶紀云見舊錄，似蜀土所出。開元錄云第三譯。

(二四)後山首楞嚴經二卷 三寶紀云見舊錄，云有十偈。開元錄云第四譯。

(二五)梵天王請佛千首經 三寶紀云，又大梵天王經二卷似此。

(二六)深斷連經二卷。

○(二七)甘露味阿毘曇二卷 三寶紀云，或云甘露味經。開元錄作阿毘曇甘露味論，云或無論字，尊者瞿沙造。按此論現存。南條目錄著錄。

(二八)普薩常行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舊錄。

○(二九)七佛父母姓字經一卷 三寶紀云：舊錄云七佛姓字經。開元錄云：出增一阿含第四十五異譯。按此經現存，出增一阿含十不善品。

(三〇)阿惟越致普薩戒經一卷 三寶紀云：舊錄云阿惟越致戒經。

(三一)摩訶目犍連與佛角能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舊錄。

(三二)阿難得道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舊錄。

(三三)阿難般泥洹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舊錄。

(三四)阿那律念復生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舊錄。

(三五)沙門分衛見怪異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舊錄。

(三六)人詐名爲道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舊錄。開元錄云出雜譬喻。

(三七)大戒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舊錄。

(三八)衣服制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舊錄。

- (三九)沙彌離威儀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舊錄。
- (四〇)弟子本行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舊錄。開元錄云：高僧傳云白法祖譯。
- (四一)道本五戒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舊錄。
- (四二)威儀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舊錄。開元錄云，法經錄中無經字。
- (四三)爲壽盡天子說法經一卷 三寶紀云：舊錄云命盡天子經。
- (四四)魔試佛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舊錄。
- (四五)阿須倫問八事經一卷 三寶紀云：舊錄云阿須倫所問八事經。
- (四六)摩竭王經一卷 三寶紀云：舊錄云摩竭國王經。
- (四七)薩波達王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舊錄。開元錄云：祐錄云菩和達王經。
- ×(四八)尸呵遍王經一卷 三寶紀云：舊錄云尼呵遍王經。開元錄云：出六度集經。
- (四九)年少王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舊錄。
- ×(五〇)太子法慧經一卷 三寶紀云：舊錄云太子法經。開元錄云：出六度集經。
- (五一)是光太子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舊錄。
- (五二)長者難提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舊錄。
- (五三)長者子誓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舊錄。開元錄云第二出。
- ×(五四)五百婆羅門問有無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舊錄。開元錄云，五百梵志經異名，在疑僞錄。
- (五五)女利行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舊錄。
- ×(五六)貧女聽經蛇醫命終經一卷 三寶紀：祐錄云貧女聽經

蛇毒命終生天經。開元錄云出雜譬喻。

×(五七)國王癡夫人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舊錄。開元錄云出雜譬喻。

(五八)四婦因緣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舊錄。

×(五九)婬人曳踵行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舊錄。開元錄云出義足經。

(六〇)須多羅經一卷 三寶紀云：舊錄云須多羅入胎經。

(六一)情迦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舊錄，晉言堅強。開元錄云，既曰晉言，合編晉錄。

(六二)盤達龍王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舊錄。

(六三)牛米自供養經一卷 三寶紀云：舊錄云牛米自供經。

(六四)行牧食牛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舊錄。開元錄云：或作放字。

(六五)墮釋迦牧牛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舊錄。

(六六)法嚴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舊錄，疑卽是等入法嚴經。

(六七)壁四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舊錄。

×(六八)賣智慧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舊錄。開元錄云出雜譬喻。

×(六九)初受道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舊錄。開元錄云出雜譬喻。

×(七〇)學經福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舊錄。開元錄云：學福共是一經，出雜譬喻。

(七一)止寺中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舊錄。

(七二)無端底持經一卷 三寶紀云：舊錄云無端底總持經。開元錄云第二出。

(七三)安般行道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舊錄。

(七四)解慧微妙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舊錄。

(七五)心情心識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舊錄，云有注。

(七六)失道得道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舊錄。

(七七)道德果證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舊錄。

(七八)父子因緣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舊錄。

(七九)檢意向正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舊錄。

(八〇)熒火六度經一卷 三寶紀云：舊錄有明度經一卷，一名熒火明度經。

○(八一)雜阿含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舊錄。開元錄云出雜阿含中異譯。按此經現存。

(八二)小觀世樓炭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舊錄。

(八三)內禪波羅蜜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舊錄。

×(八四)四輩經一卷 三寶紀云：舊錄云四輩弟子經，或云四輩學經。開元錄云：法上錄云西晉竺法護譯。

(八五)大四諦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舊錄。

(八六)五方便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舊錄。

(八七)五惟越羅名解說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舊錄。

(八八)五陰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舊錄。

(八九)中五濁世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舊錄。

(九〇)六波羅蜜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舊錄。

(九一)大七車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舊錄。

(九二)八正邪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舊錄。開元錄云：祐云八正八邪經。

(九三)八總持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舊錄。

(九四)八輩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舊錄。

×(九五)八部僧行名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舊錄。開元錄云出雜譬喻。

(九六)大十二因緣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舊錄。

(九七)十八難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舊錄。

(九八)五十二章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舊錄，別有孝明四十二章經。

(九九)百八愛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舊錄，似抄五蓋疑結經。

×(一〇〇)逮慧三昧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舊錄，一名文殊師利問菩薩十事行經。開元錄云：單卷月燈經異名。

(一〇一)小安般舟三昧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舊錄。

×(一〇二)禪行歛意經一卷 三寶紀云：舊錄云禪行檢意經。開元錄云：阿那律八念經異名。

(一〇三)禪數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舊錄。

×(一〇四)化譬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舊錄，亦云化喻經。開元錄云出雜譬喻。

(一〇五)羣生偈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舊錄。

(一〇六)大總持神咒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舊錄，亦云總持咒經。

×(一〇七)薩和菩薩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舊錄，亦云國王薩和菩薩經，在疑偽錄。

×(一〇八)慧定普遍神通菩薩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舊錄，亦云慧定普遍國土神通菩薩經。開元錄云在疑偽錄。

×(一〇九)貧女人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舊錄，亦云貧女難陀經。開元錄云在疑偽錄。

×(一一〇)阿秋那經一卷 三寶紀云見舊錄，亦云阿秋那三昧經。開元錄云在疑偽錄。

評中西交通史料彙編

中西交通史料彙編，張星烺撰。輔仁大學叢書第一種。全書共六冊，今年出版界之一巨刊也。此書搜集關係中西交際材料之多，從前此類出版物莫能與之倫比。分析內容，其基本材料，大致有四：

(一) 史籍中之外國列傳行紀等等。

(二) Henry Yule 原撰 Henri Cordier 補訂之契丹路程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譯文。

(三) Beal 之西域記譯本及 Watters 之考證。

(四) Laufer 撰之支那伊蘭 (Sino-Iranica) 節譯。

第一類材料搜集不少，惜撰者未曾研究釋藏，將不少材料遺漏。契丹路程一書業已翻譯大半，原書所輯諸行紀，多為未識西文者所不經見之作品，誠有逡譯之必要。但其中考證太舊，是一缺點也。至關係西域記諸考證，所本之書亦舊。而倫敦亞洲學報、巴黎亞洲學報、荷蘭通報所載之新考證，概未採入。第四類材料亦祇將關係礦物之考證採錄。

全書六冊，第一、二兩冊言上古時代中西交通及古代中國與歐洲之交通；第三冊言古代中國與非洲之交通，及古代中國與阿剌伯之交通；第四冊言古代中國與亞美尼亞、猶太、伊蘭之交通；第五冊言古代中國與西部土耳其斯坦之交通；第六冊言古代中國與印度之交通。綜觀全書，用力甚勤。範圍既廣，自難免不有遺漏錯誤之

處。其最大缺點，則於小註之中所錄考據，多不著其出處。而撰者本人之考訂，於史地時代語言語音一概抹煞，常以現代英文地名對照漢唐古翻，是其通病。在今日言考證西域史地不能不檢法文、日文之著作，撰者似不特未見法國漢學家 Chavannes、Pelliot、Levi、Maspero 諸氏之原作，而德國學者 Marguart、Müller、Franke 諸氏之著作，似亦忽略。所以此書就搜集材料方面，或可省學子翻檢之勞，第就考證方面言，撰者面壁考證，似乎未免太多。大凡考訂一種地名，先須考其漢文當時之讀法。然後，再求其對音爲他種語言，方不致誤。例如隋書波斯傳之達曷水，與今日英文所襲用古希臘語之 Tigris 對音，不相合也，必須於中世波斯語之 Dakrat 求之。顧此名與今音又不相合也，更須於唐人達曷二字讀法中求之，庶不致有將恆河沿岸之波羅奈搬到義大利北方之病（見第一冊第八五頁）。茲將全書之錯誤略爲指出。全書卷帙太厚，未能徧檢，所望撰者於第二版中加以修正。

第一冊關於上古時代中外交通之材料：茲就古代中國與歐洲之交通開始審之，九頁之犁軒，就空間與時間言，所指非一地。伯希和曾據巴利文 (Pali) 那先比丘經尋出阿荔散之對音爲 Alasand，乃以爲即埃及之 Alexandria，亦即前漢書之犁軒，其說較爲可取。乃撰者以爲即今日英、法文之 Rome，殊不知臘丁文羅馬作 Roma。即或兩千年前羅馬帝國以英文爲國語，除非漢代之音與今代之音大相懸殊外，毫無可以牽強附會之理由。縱使犁軒即是大秦，其對音必並非羅馬。

十頁之烏戈山離及排持，與英文之卑魯支亦毫無關係。排持作排特，烏戈山離應亦爲古之 Alexandria，今之 Herat。排特似爲中世波斯語安息 Partu 之對音。

五一頁之俱密與扞朵相距太遠。前一地名今名 Kumidh，在

Karategin 流域；後一地在今于闐縣北沙中，即漢書之扞彌、寧彌，後漢書之拘彌，西域記之婁摩，伽藍記之捍摩，新唐書之汗彌或建德力城，Marco Polo 行記之 Pein。此處之誤，足證撰者於 Stein 所撰「西域」Serindia 等書亦未寓目。

六五頁魏略地名，Chavannes 在通報中撰有考證，Pelliot 在巴黎亞洲學報中亦有片斷考證。關於大秦部分，Hirth 在所撰之中國與羅馬東境一書中亦有舊考訂也。

六九頁所引佛本行之耶窠尼，應是梵文之 Yavani。此字出於 Yavana，雜阿含經譯作耶槃那，即梵文中所指希臘人所在之地，其初所指者似為大夏。

一〇九頁突厥語 Aktagh 固為白山，然金山不僅阿爾泰山，今新疆之博克達山，元和郡縣志作金娑嶺。唐書地理志作金沙嶺，宋史王延德行記作金嶺，太平寰宇記作金山，唐書突厥列傳中之金山，多指此金山也。

一一三頁之 Ugurs，與隋書鐵勒傳之恩屈相差太遠。謂為隋書之韋紇或回紇，斯得之矣。

一六六頁之苦國，即大食人所稱之 Scham，敘利亞之別名也。至撰者所謂之卓支亞，大約即英文之 Georgia，此地在元史曷思麥里傳中作谷兒只。元代對音與英文地名當於不能相合，所以撰者後又誤以同傳中之曲兒忒為英文之 Georgia。

一七八頁之尋尋，即大食火祿教徒之稱。其唐代讀法應作 Zimzim，與 Semite 毫無關係。

二〇七頁之盤盤國，應在南海。魏時 Pompei 尙未發現，魏時人烏從知之耶？（記得此城是七九年所湮沒，一七四八年所發現。）

第二冊幾盡譯文，茲僅摘錄其一二遺漏錯誤之處如下：

三〇八頁註七之古里佛，星槎勝覽及明史作古里，瀛涯勝覽作

古俚。乃今之 Calicut, 非大食人之俱蘭 (Kulam,) 今之 Quilen。

四九四頁註二十五之 Sarcot, 卽色勒庫爾, 今日蒲犁縣全境之稱。

又註二十八之 Yaka-arik, 卽西域圖志之雅哈阿里克。

九〇三頁之 Hancialix, 卽今葉城縣治, 西域圖志之哈爾噶里克, 昔之朱鞠波、悉居半、斫句迦、米俱波等國之今地。

第三冊誌古代中國與阿剌伯之交通。

四九頁註十之苦國, 乃 Syria 之大食名稱。唐書引杜環經行記有大川東流入亞俱羅一語, 大川蓋指 Euphrates。亞俱羅似爲亞羅俱之訛, 卽 Irak 之對音也。

一一五頁註三, 賈耽路程之門毒國, 卽安南之衙莊府。註四之古宜國, 卽安南之靖化省, 亦 Kauthara 之對音。奔陀浪或賓童龍 (Panduranga) 卽安南平順潘蓬二省之地。以上諸地舊隸占城。

二四六頁註七之古邏, 乃大食語之地名 Kalah 之對音, 今日馬來半島之 Kra, 此名與俱藍相差太遠。

二七七頁錫蘭島以 Sirandib 名, 大致始於宋時。而用英文 Ceylon 名, 爲時尤晚。若謂正確, 應以宋史注蜚傳之悉蘭池 (猶言悉蘭島) 爲是。此島舊名師子國, 卽 Simhala 之意譯, 此言“執師子”也。

第四冊誌古代中國與伊蘭之交通。

三五頁註二媯水或烏澣水, 疑出希臘語 Oxus 一名, 或他種語言同一水名之對音。至若西域記之縛芻, 亦卽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初譯之博叉, 二譯之薄叉, 皆屬伊蘭語 Vaksu 或 Vahau 之對音, 當時尙不知有英語化之 Wakhsh 也。

三七頁之註七, 番兜之對音不出於古波斯語之 Partava, 便出於中世波斯語之 Partu。縱使安息以歐洲語言爲國語, 似應用同時的希臘語之 Parthyala。不會預先採用數千年後之英國語名

Parthia。

三九頁註二，木鹿之對音乃 Muru，而非後來變化之 Maru。

又註五，元史譯文證補以阿蠻爲 Arimania（此說不始於丁謙），尙有歷史根據。至撰者數百字考訂之 Oman，在音學上不能證明，蓋古譯以阿代 O 音者從無其例。

四一頁註二，安谷城之安息語對音，或古敘利亞語 Cestrangelo 對音。余固未詳，但確知其臘丁語名爲 Antiochia 而非英文之 Antioch。

五六頁註二，魏書之宿利城（尙有周書之蘇利城，隋書之蘇蘭城，新唐書之蘇利悉單。至若西域記之蘇刺薩儻那，出於梵文，又當別論。）乃 Suristan。是亦 Sleucia-Ktesiphon 兩城之總名。

八六頁註五，摩羅游即 Malayse 之對音。即義淨求法高僧傳中之末羅喻，在蘇門答刺島。余未嘗聞奚利佛逝都城遷至木鹿。此國兵力雖曾遠至錫蘭，但無侵略大陸之事。

八七頁註十三，俱位或商彌在 Mastuj。俱位之對音，曾經 Stein 考訂爲 Khovar。

二二九頁註四，西域記之提那跋 (Dinavar)，即北京圖書館藏摩尼教殘經中之雷那勿。乃摩尼教一派教徒之稱，非日神也。

二六六頁註五十九，合刺章即段氏之大理論。此稍檢元史者之所知也。

第五冊中國與西土耳其斯坦之交通。

六頁註二，康居一名之對音，今日無人知之。僅知西亞諸種語言名之曰 Sogah。中亞語言名之曰 Sulik，梵文名 Sulika，即玄奘之窣利，義淨之速利。至若撰者之「私訶條」，繩以唐音，私訶似 Saha，與康居無甚關係，康居即是窣利耳。

四一頁註四，按 Bactria 即大夏國都，亦大月氏西徙之薄羅，

續高僧傳之薄佉羅，慈恩寺傳之縛喝羅，梵文之 Bahlika，景教碑之 Balh，今之 Balkh。其梵名之異譯，釋藏中尙有不少。但皆可以根據舊日譯法復其原名。乃撰者於此 Bactria 一名，念念不忘。凡載籍中之地名，不論其兩字三字，祇須其有一二聲母或韻母相近，當以此名屬之。此條之濮達，或卽 Patarva 之漢譯。亦謂其爲大夏都城，不可解也。

四七頁註二，康僧鎧實爲康居國人。佛祖統紀謂其爲天竺沙門者，蓋根據歷代三寶記，大康內典錄，開元釋教錄等經錄。撰者或未檢此類經錄，故“不知其何所據”。

五九頁註十，唐以後東來高僧尙有其人。如宋代之法天、施護、法護，皆非不知名者也。不必檢尋僧傳，卽在宋史天竺傳中亦可見之。

六六頁註八，簿知余曾疑爲宋雲經行之波斯，魏書之波知，今之 Zebak。然未敢自信必以爲是，但撰者之 Baltistan（卽新唐書之大勃律）失之遠矣。

六八頁註十四，和墨城早有考定爲今之 Wakhan，與西域之忽憐國，毫無關係。撰者蓋見有一收聲之 m，故臆斷其爲 Khulum。

六九頁註十五，漢之雙靡，卽唐之商彌。撰者據以考訂之地圖，似爲現代地圖，而非歷史地圖。又註十六之鉗敦，卽是乾陀羅之舊譯。乃引證及於 Hussar，則又一用現代地圖之誤。

七二頁註二十四，博羅爾之古翻。據吾所知，應首數伽藍記之鉢慮勒。

七八頁註二十六，謁槃陁等名，乃今蒲犁縣治之古稱。其河今名塔克墩巴什河，亦卽伽藍記之孟津河。

八五頁註一，斡句迦等國名最後考訂在今葉城縣治，卽回語名 Karghalik 者是已。

八六頁註三，白題似爲西域記之伐地 (Betik)，唐言西安國者是也。

九六頁註九，臘丁語之 Deus。如何爲康居語流行之曹國所採用，不得其解。

一〇五頁註一，賈耽路程自安西 (Kucha)，至怛羅 (Talas) 道中諸地名。取 Chavannes 所撰西突厥史料讀之，皆可考矣。

一一五頁註三，康居在西歷紀元前後已有文字，康居語專家 Gauthiot 曾發表語學研究成績不少。

一七一頁註十二，劫爲竭師之省稱。撰者誤連下文，讀作「劫者」。竭師又爲 Kashkar 之省譯，今 Chitral 是已。

二八一頁註四，唐之北庭，元之別失八里。在今孚遠縣北，後堡子之北，舊考以在迪化東北者誤也。

第六冊中國與印度之交通。

二八頁註一，身毒之對音是 Sindhu。蓋以河流名全國。撰者英語化之 Sind，紀元前尙未如此省寫。

三四頁註一，漢之罽賓，即唐之迦濕彌羅 (Kasmira)。唐之罽賓，常指迦畢試 Kapisa。隋書曾誤以之爲漕國 (Jaguda)。並非因迦畢試隸屬迦濕彌羅而有是稱，而在史書中似未見此隸屬之事。

二九頁註五，漢書地理志之黃支國，業經 Ferrand 考訂爲西域記之建志補羅，余亦在宋高僧傳金剛智傳尋出建支之別釋。撰者於考訂即未著其出處，而又增所謂「開治」之音，亦近黃支一說，竟將數百年來黃建二字未失之鼻音取消。

四六頁註三，魏略撰時在後漢書之前，車離似非誤刊。范書之東離恐是傳寫之訛。此國即梵文之 Cola，宋史之注聳。

五四頁註一，迦毗黎似爲 Kaveri 河名之對音，除此之外，毫無可以遷就之對音。至若 Kapilavastu，徧檢釋藏，無從作迦毗黎之

省譯者，然常作刳比羅也。又註六之婆黎，即爪哇附近之 Bali。至若 Parlek，即元史之八刺刺。

六七頁註三，烏菴之對音，經 S. Levi 考訂爲 Uddiyana。舊日根據西域記烏仗那一名還元之 Udyana，在梵本中毫無根據。

六八頁註四，業波之對音，今日尙無確定之考訂。惟 S. Levi 獨謂其爲瞻波 (Campa) 之訛。至撰者之 Gopala，彷彿記得似是梵本中一龍王或一陶師之名。不知撰者從何處覓得。

一二九頁註一，(又二三頁本文) 按始皇時室利防等來自西域一事，初見於費長房歷代三寶記。但余疑其爲後人所增之文，蓋本書帝年之下未載其事。佛祖統紀又引其文，而加註云：出朱士行漢錄。此錄早佚，第較“古經錄”“舊經錄”尙有歷史根據，故引以實證其事，然其僞終難掩也。又考 Kaayapa, Matauga 乃今人(似出南條文雄之英文藏經目錄)假定之梵名，並非“梵語原音”。所以竺法蘭前此假名爲 Dharmaraksa 者，伯希和後又假擬爲 Dharmasatua。前一名此言法護，後一名此言法寶。

二〇〇頁註二，波頭摩國。若根據唐以前譯例還元應是 Padma。如言紅蓮花(翻譯名義亦作鉢特摩)。印度無此國名，高僧傳必有脫誤。設以撰者所考證者爲是，但唐人不用 Pataliputra，而用今代地名，其理亦不可解。

二〇五頁註一，波羅末陀此言真諦。梵文還元應爲 Paramartha，撰者誤作 Paramati。

二一〇頁註四，按柔然元魏改稱蠕蠕。宋書齊書作芮芮，隋書作茹茹，即西史之 Avars，撰者此處殆失考也。

二二一頁註六，薄佉羅即是梵文之 Bahlika，亦即大夏都城 Bactria，撰者在此處反與捕喝 (Bokhara) 合併。

二九三頁註二，辛頭即 Sindhu 之對音，不本於希臘語之 Indus。

那提 Nadi 梵語此言河，乃贅文也，但撰者臆斷其爲 Ladak。卽或唐代有此新地名，亦應讀若羅達，離那提甚遠也。

三一三頁註十七，鉢和早經考訂爲梵文之 Vakkana。此名在釋藏中經余檢出者：有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之僕迦那，或步迦拏，孔雀王經二譯本之僕迦那，三譯本之僕柯那，卽今之 Wakhan，與鉢利葛 (Parika) 之聲韻距離太遠。

三一五頁註三十，伽藍記之摩休國，應在北印度，不能以希臘之呼羅珊之 Margiana 當之。

三六三頁註十一，義淨並未將縛渴羅與 Bokhara 混而爲一。乃撰者誤將縛渴羅作 Bokhara 也。

三九三頁註六，國以 Campa 爲名者有二：一爲恆河沿岸之古國；一爲漢以後之林邑，唐以後之占城，西域記之摩訶瞻波，義淨之占波，新唐書亦作占婆，卽今安南本部之地。至若柬埔寨，唐時名曰真臘，一曰吉蔑，亦卽西域記之伊賞那補羅也。

三九六頁註八，地名脫一字，應作那伽鉢夏那，昔之 Nagapatana，今之 Negapatam。

又註九，以 Jamba-dvipa (舊譯作閻浮提) 與 Campa 相聯，過於臆斷。

四五三頁註三，監蔑似是蘇門答刺島之 Kampo。

四八八頁高郎步，卽錫蘭島之 Colombo。航行印度洋時，常停船之港也。此處可以就證今名。

五三七頁註三，大葛蘭卽是俱蘭，小葛蘭卽是 Kain Colon，業經 Rockhill 考訂。

上所糾者，不過錯誤中之一二，此外小說神話中諸地名考訂，過於空洞，未敢妄贅一詞。至其與西賢舊有考訂暗合之處，書中太多，亦無暇摘舉。惟其中謂洪鈞不識西文，丁謙讀書太少，此種批

評，不便贊同。譯文證補中錯處甚少，非毫無預備率爾操觚之撰述；丁謙諸考之病，在處處求其完備，當然不免有所假定。遽謂其讀書太少，未免責人太苛。總之，在今日考證史地，一須至少具有史地語言之常識；二須廣採東西考訂學家研究之成績，否則終不免管窺蠡測之病。雖然，此書在考訂方面如能再加以詳校，並將何人考訂咸明著來歷，亦為國內學子參考之佳構。撰者於短期之間，翻譯抄寫逾百萬言之多，其果敢勤勞，亦不可及。取其採輯之富，而置其考據之疏，雖有遺失，要於史學不為無補。

本文曾載於地學雜誌第四期(一九三〇年)這次發表略有刪訂。

評元祕史譯音用字考

元祕史這部書是一種考證元史的最好材料，因為一方面他代表的是另一種傳說，與聖武親征錄同刺失德等書所代表的傳說不同，一方面因為此書譯人的譯法謹嚴，考究原名極易，不像元史譯例不純，有些名稱很難還原。比方元史裏畏答兒，若不對照，誰也想不到是元祕史裏忽亦勒答兒。不幸元祕史詞句俚俗，要不是永樂大典將他收入，同幾個收藏版本家留下一點殘刻本和幾部鈔本，幾幾乎佚而不傳了。到了最近十年間，賴有俄國的Palladins，日本的那珂通世，法國的伯希和諸人的重視，其價值始顯。可是他們所見的版本，除俄國所藏的十五卷本外，皆是葉德輝的刻本，從來無人能取幾種版本來校勘。就是我們所檢尋的，也祇有一部葉本，雖明知其中有些譌誤，亦無法勘對。其首先取幾種本子來對勘的，要數援菴先生為第一人。

他這篇研究雖不過三十頁，可是用力必勤，費時必久。所據以勘對的，有葉刻本，有葉本所據的文廷式抄本，有顧廣圻校本，有俄國所藏的鮑廷博抄補本，同新發現內閣大庫藏的殘洪武槧本。他用這些本子考究元祕史中的譯音用字，這也是前人所未做過的工作。我們從前也曾考究譯字通，然目的惟在求其對音。檢尋元祕史時，雖亦偶然見着其中所用譯字之奇特，可是從未考究其理，因為我們從未想到譯法有如是細密者。今據援菴先生的考證，才知道譯字中山之字從山，水之字從水，口之字從口、從言、從食、從齒，

目之字從目，足之字從足、從走、從走，門之字從門，衣之字從衣、從系、從巾，器之字從金、從皿，鳥之字從鳥、從翼，鼠之字從鼠，虫之字從虫，馬之字從馬，羊之字從羊，以及其他有意義之音譯字（見原書十四至二八則）。如此細密的譯法，到了五百年後，才得有一個賞鑑家，可見就是書也要走時運。

援菴先生勘對元祕史的出發點，則為蒙古語動詞表示過去時的語尾之譯字。他並對照華夷譯語，檢出其中此類譯字作「八」作「伯」作「巴」作「別」，而在祕史則作「罷」作「畢」。「然祕史始譯時亦曾用過伯別等字，後乃一律改為罷。其所以改伯為罷者，疑因伯有侯伯之嫌，而罷有了字之意也。其別亦並改為罷者，疑有遷就罷字之意。今祕史中原作別者，有時亦原作伯也。其原作畢者不改，疑因畢亦有了字之意也」。（考九頁）。案：祕史用罷用畢，必為音義兼用之譯字無疑，其對音應作 -ba，作 -bi。至若何以分為罷畢之理，好像是男女性分別之結果。現在蒙古語固鮮有此種區別，在蒙古語中疑常有之。因為男名接尾字常用「台」，女名接尾字常用「眞」用「命」；此名詞分別男女性之例也。又如二人之「二」，男性作「豁牙兒」，女性作「只隣」；此形容詞分別男女性之例也。在動詞中想亦如此（一九三二年通報伯希和在莎兒合黑塔泥名稱考中已持此說）。至若何以又分為 -ba（八，巴，罷）-bi（伯，別），我想不是因為有侯伯之嫌，殆因語言之轉變，在百餘年前祕史成書時或讀作伯，而在譯書時或讀作罷也。

元祕史這個譯名本來不對，因為書名譯字作「忙豁侖紐察脫察安」，猶言蒙古祕史。況且所記的是成吉思汗先世一直到窩闊台時代的事蹟，不得追稱為元；後來又因元祕史的名稱，發生「元槩本」的臆揣。援菴先生以為果為元槩，則「原作」之「原」必用「元」，不用「原」，（考五頁又二十九頁）。此說誠是。我還有點補充的。祕史

中凡大都旁註皆作北平，在將來幾百年中國文物消滅以後，或者有些考據家提出現在北平一說。可是在現在我們祇能說祕史中的北平，就是洪武二年（一三六九）以後，永樂元年（一四〇三）以前的北平。足證祕史翻譯的年代在一三六九至一四〇三年之間。然而此年限還可縮短。據援菴先生之說，祕史翻譯似在火原潔等的華夷譯語以後。案：華夷譯語編類之時在洪武十五年（一三八二）又考永樂大典進呈之年是永樂五年（一四〇七），如此看來，祕史翻譯同刻版的年代，應在一三八二至一四〇七年的中間，當然無從有元槧本也。

祕史中時有缺義之語（考二十九頁），我想多半是人名種名地名。因為我從前研究過一個相類名稱，此名在葉本（三卷三十三頁）作脫忽刺溫，始亦不得其解，後來考出是札刺亦兒部的別部。殆是事過境遷，所以譯人數典忘祖。

法國有句諺語說，「吃的時候胃口來」。我們未見援菴先生這篇研究，自然沒有話說，既見之，加以他有別人所無的細密方法，別人未見的許多版本，很希望他作一種全部校勘工作，以惠後學。現在的葉刻本實不足滿學者的需要，必須有一部較佳本代替此本，因為葉刻本有些問題很難單獨解決。祕史譯字是謹嚴的，葉本中有些異譯，不知在別本中是否一樣。比方：畏吾兒在五卷十一頁作畏亦忽敦（敦字帶屬格而言，單稱實應作惕），又同卷十四頁作委兀敦。秦亦赤兀惕在一卷二九頁譯名如此，在二卷三頁作秦亦兀惕，尚可說有關文，然在二卷九頁又作秦亦赤額惕，續卷一四〇頁作台亦出兀，又是因為何故？這類錯誤可舉之例尚多，還可說譯人一時疏誤。但是王罕的兒子在祕史中作你勒合，在親征錄中作亦刺哈；波斯有個地名，在祕史中作亦薛不兒，在元史中作你沙不兒；祕史人名多一發音之n，地名少一發音之n，不知是翻譯疏忽，抑是

傳寫錯誤？如是等類的問題，一方需要漢譯諸本之校勘，一方需要蒙文原本之比對，方能解決。所以我們很希望援菴先生作一部全書校對的工作，並希望伯希和將他十幾年前所譯成的蒙文秘史譯本從速發表！

——大公報圖書副刊第三十六期——

評田中譯多桑蒙古史

多桑書自從洪鈞的元史譯文證補刊行以後，治蒙古史的人莫不知之。原書初在一八二四年出版，後在一八三四年、一八五二年重刊，迄今一百多年，尙未見有一部漢譯本。從前改修元史諸人，好像僅有洪鈞屠寄二人引用過。可是根據譯人的片斷譯文，未能通檢全書。本人既不能直接利用原書，而譯人又非專門學者，可以說多桑書同中國學者實在沒有發生關係。至若其他改修元史諸人，所本的多是霍渥兒特，同以後轉販至再至三的撰述，並不是多桑的原書。

多桑書共七編，前三編始成吉思汗先世，迄元之亡。後四編述波斯汗國史事，附帶言及察合台欽察兩汗國之沿革。田中所譯者，僅多桑書之前三編。多桑（實應譯作朵松）好像是瑞典人，通突厥、波斯、阿剌璧及歐洲諸國語言。其書所採材料，要可別爲三大部份：一部份是回教史家的撰述，其中以採錄刺失德丁，朮外尼，瓦撒夫等書爲最多；一部分是中國載籍，可是僅限於宋君榮，馮秉正，夏真特諸人所譯續通鑑綱目，元史類編，元史（僅前四本紀幾編列傳）等書之文；一部分是歐洲人的行記同撰述。此三部分以第一部分最有價值，因爲回教史家的撰述，迄今尙無全部譯文，除通曉波斯語，阿剌璧語的東方語言學者外，不能直接參考。多桑書出版百餘年尙不廢者，其故在此。其最薄弱的一部分，就是中國載籍的譯文，所譯的多是副科。當時還不知有元朝祕史，聖武親征錄，黑韃

事略，蒙韃備錄，大金國志，同元人文集中的許多碑誌行狀家傳。尤可惜的，宋君榮等所根據翻譯的本子，皆是根據元史語解，妄改的本子，這種譯文，不但使多桑迷離不明，而且使間接參考多桑書的人發生許多誤會（尤以蒙兀兒史記爲最多），不幸田中所參考的漢籍，也多是些乾隆時妄改的本子，未曾將他改正。

多桑書的優點，固在採錄波斯回教史家之文最富，可是其中亦有弱點。多桑在本書第一編第二章第二附段附註中（原書第一冊二十五頁）曾說過，所本的回教撰述，文字不著韻母，而聲母音點有時脫落，常易相混，這條附註很有關係。不幸田中譯文將他刪了（譯文十五頁）。聲韻既不明確，所以有時誤用。比方灑列堅一名，至少有三種寫法，幹赤斤一名，至少有五種寫法，主兒勤誤作 Bourkine，那牙勤誤作 Boncakines，如斯等類的錯誤，不計其數。此外根據御批續通鑑綱目，殿本元史，用羅馬字寫出的人名地名部族名，竟弄得一踏胡塗。如此看來，讀多桑書，譯多桑書，皆要審慎。

世人常咎元史譯名不一貫，元史倉卒成書，固未暇劃一，可是不無譯例可靠。因爲古人的譯法很謹嚴，不似今人隨便以本鄉方言譯寫外國語言的聲韻。要是了解元代譯例的人，對於元史不一貫的譯名，我覺得沒有多大的困難。現在姑舉幾個例子來說：

元史完澤傳的土別燕，應是元祕史的秃別延，可是元祕史卷五又作秃別干，這是甚麼緣故呢？我們要知道，元代蒙古人，除在最短期間用過八思巴字母外，始終用的是畏吾兒字母。願畏吾兒字無g聲母，譯寫既然脫落，讀法自未免兩歧，執此例以推之，所以Bulgar，元史寫作不里阿耳，元祕史寫作孛刺兒，而唐古(Tangut)變作唐兀突。

蒙古語同西域語常將b變作m，所以乞卜察黑(Qibčaq)變作欽察，(Qimčaq)，又若Tabgač變作Tamgac。（就是西遊記的

桃花石)。

蒙古語中採用的突厥語，常將 y 變作 j，突厥語驛站爲 Yam，蒙古語變作 jam。自元迄今，驛站同車站中的站字，實在可以說原是譯音。札刺亦兒在元史本紀中一作押刺伊而者應亦屬此例。

漢語古譯，常將 l 讀作 n，在元代幾成通例，若 Altan 之作按攤，Sultan 之作算端，Jalal ad-Din 之作札蘭丁，其例舉不勝舉。

蒙古語中之 n，可以隨意增刪，若阿勒赤 (Alči) 亦作按陳 (Alcin)，河西亦作合申 (Qašin)，月合乃之對稱是 Yuhanan (此人在諸本元史中皆誤作月乃合，新元史亦未根據神道碑改正)。兀速 (Usu) 有時亦作烏遜 (Usun)。

蒙古語對於開始發音之 r-，常疊用其後接之韻母，如 Ros 之作幹羅思 (Oros)，又如 Rinčinpai 之作認璘質班，皆其例也。元史中之也烈贊之對 Riazan，也是同樣譯法。所以有一部刺失德丁書鈔本，寫此名作 Arazan，蒙兀兒史記不知此例，妄改爲烈也贊，誤也。

蒙古語對於開始發音之 A-，有時省略，若 Abu Said 之作不塞因，Abu Bakr 之作不別，此類省稱，不僅見之於史錄，並見之於波斯蒙古汗致密昔兒 (Misr) 算端之國書。

如此看來，元人譯名雖似歧互，皆有譯例可尋。翻譯多桑書，自宜首先採用元秘史，親征錄，元史三書之舊有譯名，而爲之劃一可也。乃歷來譯西書的人，皆喜自作聰明，妄加竄改，尤以元史譯文證補的譯名，在今日學界種毒最深。譬如 Nogai 不知道元人常譯作的那海面作諾垓，還有可說，Cadjioun，或 Catchoun，明明知道是元代載籍中的合赤溫或哈赤溫，竟妄改作哈準，這同元史語解妄改名稱的先例，有甚麼分別。多桑書首先著錄王罕子名稱作 Ilco Singoun (見田中譯文三三頁)，核以刺失德丁原書及元秘史，

應作 Ilqu Sangum, 則多桑寫法已誤, 乃在後面根據殿本元史的譯文, 又作 Schilgak-san-hona, (見田中譯文二三五頁), 大約是元史所根據的原名, 是亦臘喝翔昆, 誤刊作赤騰喝翔昆 (這類誤刊雖洪武本元史亦不免), 又經殿本改作實勒噶克織昆, 竟使多桑不識其何人, 妄改名稱之弊如此。

田中譯名, 尤其複雜, 或逕用「假名」譯寫, 或直錄原名, 不附漢譯, 或用漢譯名, 而其漢譯名來源很雜, 有取諸元代史錄者, 有本於殿本元史改訂名稱者, 有本於元史譯文證補者, 有別譯新名者。其中有些名稱, 似不難在元代載籍中求其對稱, 如譯文二六七頁五行之 Carlouks, 可作哈刺魯, 二七一頁十二行之 Bayaoutes, 可作伯岳吾, 二七三頁二行之 Baudans, 可作不答安, 五行之 Kingcoutes, 可作晃裕壇。其別譯新名亦多虛構, 若二七七頁十二行之 Djadjérates 應是札只刺, 乃誤作朱里耶特, 二七二頁五行之 Sidjoutes, 應是失主兀惕, 乃誤作珊竹特, 則與同頁二行之 Saldjoutes (撒勒只兀惕) 不分矣。四六六頁二行之 Hadjib, 核以元人譯例可作哈只卜, 乃譯作哈求魄。此類錯誤, 譯本中甚多, 此不過隨手檢出數條而已。

我以為翻譯多桑書最重要的是譯名。譯名不正, 不如仍錄原名之爲得。姑舉一例以明之: 蒙古人傳說其祖先避難之地, 名稱 Erguèné-Coun 用新式譯寫方法, 可作 Argánâ-qun, 元史譯文證補譯作阿兒格乃衰, 田中譯文(十四頁)亦採用之, 其實應讀作額兒格涅昆, 案西域書中阿刺璧字不著韻母, 此譯寫容或有誤, 似可改作 Ärgun-qun 或額兒古捏昆, 由是可於蒙古古代傳說中獲見一點真相, 可以推想蒙古人原來居地似在黑龍江上流之支流額兒古納 (Ärguna) 河畔, 所以也同其地之弘吉刺, 亦乞刺思等部通婚姻, 此額兒古納即是元祕史中之額瀉古涅河, 元史孛秃傳之也兒古納河,

「昆」猶言巖，則古代蒙古人之策源地，在今額兒古納河畔之一山巖中矣。由此一點考證，可見譯名之重要，切不可自作聰明，亦不可過信多桑的寫法。

譯名之亂，使人不能同中國載籍的舊譯名共比附，這是田中譯文的一個大缺點。此外尚有若干可議的地方：多桑所採中國載籍之文，原書具在，似應就其所採部分，直接根據漢籍翻譯，不宜從法文轉譯。蓋書經三寫，烏焉成馬，譯文何以不然。況宋君榮等之譯文，不少錯誤。如指也可那顏，耶律朱哥爲二人，田中譯文四一七頁十行亦仍其誤，且從御批續通鑑綱目作也可諾延耶律珠格爾，是並元史耶律禿花傳亦未一檢矣。

此外還有誤解法文之處。花刺子模算端摩訶末出奔可疾云時，召羅耳王問計，多桑原文說羅耳王入覲時，對算端帳幕七拜，法文 Pavillon 一字訓作幕帳，亦可訓作旗幟，乃田中譯文（一五四頁）則作「近大纛七度虛脫仆地」。這段誤譯，並且經屠寄錄入蒙兀兒史記，（第七冊二十頁）並且加了一點臆斷的解釋。其文曰「將近大纛，七度顛仆，蓋時人惡之，甚其詞也。」屠寄爲田中所誤的地方，不祇此一點。可見譯文不忠實，可以發生一種意外的影響。

田中譯文第一編刊行已有二十年，此次新版乃由三田史學會在其遺稿中，得其所譯多桑書第二第三兩編，合併刊行，並經吉田小五郎作一索引附刊於後。多桑書誠有作一索引之必要，惜吉田索引僅限人名，而於重要不弱於人名之地名部族名，皆屏棄不錄。姑就人名言，亦多疏誤。原譯文之誤刊概未改正，如愛牙赤仍誤作 Abadji, Schiré 仍誤作 Sehire 之類，爲數甚多。其原譯文不誤而索引誤者，爲數更多。漢字之誤，無頁無之。凡蠻字幾盡誤槩，他可類推。多桑書一名而譯寫歧互之處，多不比附，尚須詳加校勘，否則無大功用。

我的批評，並不是指摘前賢而見己能，因為評書同作行狀是完全相反的，要在指摘其誤，讀者切勿因此誤會田中譯文不好。除去上述的幾種缺點以外，大致尚佳，並有許多地方具有卓識。譬如譯 Bout-Tangri 作帖卜騰格里（譯文五九頁），改多桑虛構的 On-Oussoun 地方作捏坤烏孫（四八頁）等例，非尋常翻譯匠之所能。比較田中所譯的多桑書，同那珂通世所譯的元朝秘史，好像田中的成績，不及那珂遠甚。其實不然，那珂的成吉思汗實錄，僅以元秘史為藍本。元秘史除有小小差異外，譯字皆是有標準的。那珂不過鳩巢中國載籍，同幾部西書之文，以供比附而已。至若多桑書譯寫之名稱複雜，雖有標準譯字，亦無所用之；而其取材之多，尤使譯人目迷五色。則田中譯業之難，何啻倍蓰。加以多桑書中錯誤散見，欲改之則與原文異，不改則與事實違，無論何人譯是書，終不免吃力不討好，則吾人雖指摘田中譯文之失，終不能不諒其用力之勤云。

